# 武俠世界

**碧血洗廬山**（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羣雄會師廬山，風雲瞬息萬變，龍爭虎鬥，兇險處間不容髮，緊張處步步驚心。雪刀浪子，戰羣邪，再顯英雄本色。本文情節着着逼人，文句妙筆生花，值得向讀者特別推薦。



$3.50

1132

##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我們刊出雪刀浪子故事「碧血洗廬山」。龍乘風的作品，一向迎合讀者興趣，不但文字流暢，對白簡潔，動作特多，場面熱鬧，而且橋段新穎，風格清新。「碧血洗廬山」是叙述雪刀浪子獨力戰羣邪的一篇巨著，他在本故事中顯盡英雄本色，一場驚天動地的龍爭虎鬥令你大歎觀止，閱後使你有一新耳目之感。

＊＊　＊＊　＊＊

今期特選一篇以民初滬江作背景的技擊鬥智故事「血濺上海灘」給各位，是篇描述那年代上海黃埔灘頭之混亂情形，弱肉强食，能者稱王。不過，儘管當地龍蛇混雜，梟雄遍佈，到頭來還是崛起了一支異軍展開對壘，風雨滿城，令到羣醜戒懼。

＊＊　＊＊　＊＊

睽別一時的海外作家曹若冰君，上期起，他的俠義中篇「浪子白如龍」已告刊出，本故事有很好的新穎題材，把恩仇、俠義、愛情……的感人事蹟融匯共治，描述淋漓，暢叙無遺。

下期巨型小說是雙鷹神捕故事之五「玉珮疑雲」。看過之四「血洞房」，萬勿錯過本篇。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 81.00 |
| | 一年港幣 | $ 162.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 87.00 |
| | 一年港幣 | $ 173.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 100.00 |
| | 一年港幣 | $ 199.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 武俠世界

**第113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 碧血洗盧山

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黃白石・圖

## 冥獄十三煞

(一)

穿過蜿蜒曲折的甘草河，步入一座茂密的竹林，龍城璧來到了靜世紅園。

這一天是三月初六，距離靜世紅園主人與世長辭的日子還有三天。

五天前，龍城璧接到了一封信箋。

信上寫得很簡單，意思是說靜祖師已算準了自己的死期，知道在三月初九那一天，勢必油盡燈枯，坐化於仙廳之內。

這個老人，要把一件重要的事物，交託龍城璧，送到某人手上。

他希望浪子會來。

而且，他也相信，只要這封信能及時送到浪子手上，浪子必來。

老人老了。

靜祖師已年逾九十，單是在這靜世紅園，已隱居了三十五載悠長的歲月。

× × ×

浪子已來。

他第一次來到這裏的時候，靜祖師曾在園外等他。

他第二次還未到甘草河，靜祖師已在河畔垂釣，等待他的駕臨。

這一次，是他第三次到靜世紅園。

但這一次，靜祖師既不在河畔，也不在靜世紅園門外那座殘舊的牌坊下。

他靜坐在仙廳中，兩旁各燃一根粗壯得出奇的蠟燭。

在他的頭上，還燃點着一座九日香。

這一座九日香，是靜祖師在三月初一拂曉時份，親身燃點的。

那時候，他對自己的兩名弟子說：「香盡之日，也就是爲師坐化歸去之時。」

兩弟子不能相信。

但却又不敢不相信。

因爲他們已跟隨着靜祖師快四十年，這四十年來，靜祖師從來都沒有騙過他們一次。

他們只好小心翼翼的，日以繼夜地在仙廳外看守着。

× × ×

從三月初一那天開始，靜祖師每天只吃兩碗稀粥。

到了初五，他連稀粥都吃不下了，每天只喝一點點清水。

兩弟子苦勸師父吃點食物，甚至只是要求他喝點羊奶，但靜祖師却拒絕了。

「該來的時候，我已來了，現在爲師已活到九十三歲，已是該去的時候，又何必苦苦戀棧不去？」

兩弟子淚如雨下，泣不成聲。

靜祖師嘆了口氣：「爲師現在已經別無所求，第一件事，只求『清靜』二字而已。」

兩弟子不敢再哭，强忍了哭聲。

靜祖師臉上露出了安慰的笑容：「很好，你們都對爲師很好，爲師唯一等待的，只有浪子一人而已。」

兩弟子帶着沉重的心情，悄悄退下。

他們也和靜祖師一樣，渴望雪刀浪子龍城璧能够早一點來。

(二)

龍城璧步入仙廳的時候，已是黃昏。

燭光，斜陽餘暉，同時照射到靜祖師清癯的臉龐上。

他仍然是盤膝坐在一塊來自天竺古國的蒲團上，臉上的神態很安詳。

黃昏時份的日落景色，本就是如詩如畫。

尤其是在這環境恬靜的靜世紅園裏，在落日斜暉映照下，更是令人有一種和平可愛的感受。

龍城璧曾在這裏渡過黃昏。

但那時候，靜祖師還很健康，偶然也會陪他喝幾斤清淡的家鄉美酒！

然而，歲月已悄悄的流逝。

靜祖師預計自己還有三天壽命，他能在這裏渡過的黃昏已然不多。

× × ×

靜祖師瘦了。

他不是瘦了一點點，而是瘦得幾乎脫了形，一張臉龐乾癟了下去，兩邊肩胛骨却高高的聳了起來。

他張開了眼睛，靜靜的凝視着浪子。

「城璧，你還是沒有變。」

「前輩也是一樣。」龍城璧說着這句說話的時候，連自己都知道，這句說話騙不了任何人。

靜祖師變了。

他已太接近死亡，確然已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

這種事，本來就是沒有人能逃避得過的。

「老朽也沒有變。」靜祖師居然一笑，承認了龍城璧的說話。

但他却是另有一番解釋：「老朽還是像幾十年前一樣，熱愛和平，不想看見武林中人往往爲了名利恩怨情仇的事，互相殺戮。」

龍城璧道：「前輩古道熱腸，風雪老祖昔年時常對晚輩提及。」

「風雪老祖沒有看錯人，他的確獨具慧眼，」聽到了「風雪老祖」這位已然仙逝的絕世高人，靜祖師的臉上不禁發出了一種異樣的光芒，他含笑說下去：「四十年前，老朽曾與他比過三種武功，第一是輕功，第二是掌法，第三是刀法。」

龍城璧忍不住心中的一陣好奇，問：「結果怎樣？」

靜祖師笑了。

「當時老朽還正值壯年，好勝心强，可說是出盡全力，結果，在輕功方面，僅勝風雪老祖。」

龍城璧點了點頭：「風雪老祖也常提

及，前輩的『飛渡中原天鷹十八變』輕功身法，確然是一項震古鑠今，極了不起的偉大成就。」

「甚麼震古鑠今，偉大成就，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靜祖師淡淡道：「風雪老祖雖然輕功稍不如老朽，但在第二陣比試上，他的掌力却在我之上。」

龍城璧道：「風雪老祖的『急風漫雪無極忝』掌力，晚輩也曾見識過一次，以當年而論，恐怕天下間能接下他老人家一掌者，還沒十人。」

靜祖師道：「老朽很僥倖，接下了他三掌，但第四掌他已沒有發出。」

他嘆了口氣，接道：「當時他若再發出第四掌，老朽非獨必敗，而且還極可能有性命之憂。」

龍城璧道：「老祖宅心仁厚，非到必要時，絕不會輕易傷人、殺人。」

靜祖師點點頭道：「不錯，他確是個好人，只可惜當年老朽却沒有領他這份情，却還要强行老祖再比刀法。」

龍城璧目光一閃。

「結果又怎樣？」

靜祖師沉默了半晌，才緩緩道：「是老朽贏了。」

龍城璧感到一陣意外。

靜祖師吸了口氣，接道：「老朽當時也以爲自己眞的贏了，直到五年之後，才知道那是風雪老祖故意相讓。」

龍城璧道：「何以在五年之後，前輩才知道？」

靜祖師道：「五年後，老朽在嵩山刀王亭下，與當代武林有刀王之譽的尤俠雍論刀，從尤俠雍口裏，才知道風雪老祖的刀法裏，其中有三招，名爲『風雷電追魂殺』，這三招若有其中一招出手，當日老朽非敗不可。」

他嘆了口氣，緩緩的接道：「那時，老朽還以爲他讓我獲勝，是不想老朽太難過，但其後才又查出，當日風雪老祖比試的時候，其實遠處已有十餘高手在暗中監視着。」

龍城璧悚然動容。

以風雪老祖和靜祖師的武功而論，幾乎已足以稱雄整個武林，又有誰居然敢在暗中窺視？

靜祖師接道：「那十餘人，當然不是風雪老祖之敵，但他們仍然甘冒奇險，暗中躲藏在隱密之處，對我們兩人的比試，極其關注。」

龍城璧吸了口氣，忽然恍然大悟：「他們是前輩的仇家？」

「不錯，」靜祖師頷首一嘆，慢慢的說道：「風雪老祖故意敗在老朽手下，因爲他知道老朽一旦敗陣，仇家很快就會找上門來。」

龍城璧道：「他們以爲你勝了，所以一直都沒有找你？」

靜祖師點點頭。

「不錯。」

龍城璧道：「這件事距離現在，已很久了，他們還是沒有對前輩採取任何行動嗎？」

靜祖師道：「他們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龍城璧道：「他們是誰？」

靜祖師沉默了很久，才緩緩的說道：

「冥獄中人。」

「冥獄十三煞？」

「不錯！」

龍城璧聞言，也沉默下來了。

（三）

靜祖師和龍城璧在廳裏談了很久。

兩個弟子在外面，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談些甚麼。

每天，他們都只是把食物和水送到廳裏，就給靜祖師把他們叫了出去。

一天復一天，轉瞬已到初九。

——靜祖師曾算過自己的死期，知道在初九那一天，勢必油盡燈枯，坐化於仙廳之內。

× × ×

又巳黃昏。

龍城璧忽然從仙廳裏走了出來，對這兩個一直守在廳外的弟子說：「香巳將燃盡，祖師叫你們快點進去。」

兩弟子的臉却變成了鐵青之色。

兩人互望一眼，立刻身形急展，飛掠進仙廳之內。

× × ×

夜幕巳悄悄垂下。

龍城璧站在仙廳外，臉上神色木然。

驀地，他聽見仙廳裏傳來一陣沉痛的哭聲。

他長長的吐了口氣。

他知道，香巳燃盡。

靜祖師也巳坐化。

× × ×

初十，黃昏。

靜祖師的兩個弟子，跟隨着龍城璧，離開了靜世紅園。

靜祖師雖然死了，但却並不代表着靜世紅園的末日。

因爲靜祖師已把靜世紅園的最高令符，交給了龍城璧。

× × ×

靜世紅園不單是一個避世的地方，也是一個潛伏在江湖秘密帮會的名字。

從表面上看來，靜祖師縱然不算貧窮，但却也不會很有錢。

但現在，龍城璧已知道，事實並不如此。

靜祖師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已承受了一筆驚人的財富。

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靜祖師的父親，原來是異域一個王朝貴族的後裔。

這個王朝，也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燦爛的日子。

但到了一百年前，王朝已沒落。

然而，王朝裏的貴族，有不少來到了中土，而且還在這裏生了根。

他們雖然勢力大不如前，但擁有的財富却是驚人的。

靜祖師從十五歲的時候開始，就已很有錢。

但他並沒有把這筆財富肆意揮霍。

但最渴望得到的並不是金錢，而是武功。

但是到了晚年，他最渴望的，却是平靜。

靜世紅園是個很平靜的地方，從來都沒有人敢到這裏騷擾。



那不單是因爲絕少人知道這個地方，而是就算有人知道，也絕不敢來侵犯。

從外表看來，靜世紅園是平靜的。

但龍城璧却知道，從今後起，靜世紅園裏的人，已很難再能平平靜靜的活下去了。

因爲靜祖師已經死了。

一直對靜世紅園虎視眈眈的冥獄十三煞，必然會發動一次可怕的侵襲。

他們的目的是要把靜祖師的根拔起。

靜祖師的根，一直都是那麼牢固，一直都是深藏不露。

多年前已種下的仇怨，直到甚麼時候才能完全了斷。

靜祖師不知道。

直到他已經死了之後，還是不知道。

但他却死得安然，無所牽掛，因爲他已把這副重担子放在龍城璧的肩頭上。

× × ×

龍城璧沒有推辭，毅然挑起這副重担。他挑起這副担子，並不是爲了錢，也不是爲了本身的任何利益。

唯一對他有好處的，就是他知道，這會爲自己帶來不少驚險，刺激。

對於他來說，驚險刺激的事，無疑是世間上最痛快的享受。

## 天下第一刀

（一）

暮春三月，龍城璧人在廬山。

× × ×

廬山，位於鄱陽湖之西北，九江縣之南。

此山古名南障，又名匡山，佔地方圓數百里，內有七十二峯巍峨聳立，非但山奇水妙，而且經常雲霧飄忽，要看清楚廬山，眞非易事。

以是蘇軾名句有云：「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廬山峯多，雲霧也多，欲窺全豹，非但要有登山涉水的豪情雅興，還要有點運氣，否則來到之時，雨、雲、霧，齊齊擋駕，那麼閣下只有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的份兒。

龍城璧已非第一次到廬山。

這一次，是第三次了。

前兩次，他看不清楚廬山，甚至幾乎迷失了方向，變成「深山大野人」。

到現在，他已是三訪廬山。

這一次，他的運氣好一點，雖然還是有霧，但却不算太濃。

在薄霧中，他看見了五老峯。

李白詩中有云：「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

五老峯是廬山勝景，能一睹其貌，已是不枉此行。

但龍城璧却不是爲了遊山玩水而來。

在他的肩頭上，正挑着一副重担子。

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武功絕頂的高手，像是隨從般形影不離的跟隨着。

他們當然是靜祖師的兩個弟子。

這兩個弟子的年紀都比龍城璧大，而且最少大上十幾歲。

較年長的一個，看似沉鬱，其實却極是機智。

他姓卓，名千里。

較年輕的師弟，平時性情急躁，但遇上重大事情，却反而很沉得住氣。

他姓秦，名節。

這兩人若在江湖上走動，只消提起靜祖師，他們的輩份就已比當今武林絕大多數的成名人物還要高。

但現在，他們却對龍城璧恭恭敬敬，就像是面對着師父靜祖師一樣。

× × ×

行行又重行。

他們已來到長闕。

長闕是廬山境內的一個小鎭。

這鎭雖小，却是熱鬧非凡。

尤其是在鎭北的一字長街，其繁盛的程度，簡直可以跟長安，洛陽媲美。

三人都有點餓了。

於是，他們就在一字長街的酒飯樓停下來。

（二）

酒飯樓的老闆叫方老實。他的臉孔四四方方，人也恰如其名，挺老實。

酒飯樓的名字，是他想出來的。

這名字也和他的性格一樣，坦率之極，因爲這裏本來就是賣酒賣飯的地方。

方老實在這市鎭已居住了四十年。

他現在不多不少，也剛好是四十歲。

× × ×

每個人都會有點嗜好，方老實最大的嗜好就是舞刀弄棒。

但鎭上的人都知道，這位老闆的刀棒功夫，實在是稀鬆平常得很，有時候甚至用來趕狗也不中用。

長闕雖然不是個甚麼大地方，但這裏却是藏龍臥虎之地。

方老實這種技倆，當然談不上甚麼功夫，偶然有人看見他在耍刀弄棒，也只是一笑置之而已。

龍城璧已非初到廬山，也並非第一次來到這個小鎭。

他沒有忘記方老實。

方老實也同樣沒有忘記龍城璧。

× × ×

一別數載，方老實還是和從前一樣，喜以笑臉迎人。

他的笑容是親切的，誠懇的。

他絕不會是笑裏藏刀那一類人，這一點龍城璧是可以絕對肯定的。

然而，這時候，龍城璧却覺得今天他的笑容有點特別。

他看得出，方老實的笑容，其實並不愉快。

這個老實人，有甚麼心事？

龍城璧本不想問，也不該問。

但他却還是問了。

方老實沉重的嘆了口氣，過了很久才說：「你還記得康康嗎？」

「康康，孖辮子的小康康？」龍城璧笑了，但這笑容很快又收斂下來：「我怎會忘記小康康，她不在這裏？」

方老實說：「她快要成親了。」

龍城璧道：「那是喜事。」

方老實苦着臉說：「老弟，你別挖苦了，她要嫁的，是個比我還大三歲的老頭兒。」

龍城璧臉色一變。

「這是怎麼一回事？」

方老實嘆了口氣，緩緩道：「這老頭兒不尋常，我是酒飯樓的老闆，但他却是長闞賭坊的老闆，此老闆不同彼老闆，我這個老闆是賣酒賣飯的，而他這個老闆，却是在賣命。」

「賣命？」

「可不是嗎？他的手下在替他賣命，而他也在替另一個人賣命。」

「這老頭兒是誰？」

「黑狼門的總令主，人稱天狼叟的杜淚。」

「你是說天狼叟杜淚？」龍城璧目光一閃：「三年前他還在姑蘇。」

「但在兩年前，黑狼門的總壇已遷到廬山。」方老實不斷的在嘆氣：「這要命的老魔頭，好像要在這裏落地生根似的，這眞是長闞的大禍事。」

一直沉默着的的秦節忽然說：「杜淚在壯年時，本來就是個採花淫賊。」

卓千里接道：「江山易改，品性難移，杜淚現在雖然已年逾七旬，但仍然是貪花好色。」

方老實愁眉苦臉：「這怎辦？」

龍城璧道：「康康在哪裏？」

方老實說道：「已給這老賊派人帶走了。」

龍城璧道：「可知道他們把康康帶到甚麼地方。」

方老實搖搖頭：「不知道。」

卓千里道：「我們去找杜淚。」

方老實道：「那可很危險。」

他又嘆了口氣，接道：「杜淚已很難纏，何況在他的背後，還有另一個連廬山劍派都不敢招惹的惡魔在撐腰。」

龍城璧道：「那惡魔是誰？」

方老實道：「陰煞喬獨。」

秦節道：「這是冥嶽十三煞中，排行第六的老魔頭。」

方老實道：「這可不是嗎？有冥嶽中人撐腰，誰敢亂動？」

龍城璧淡淡一笑。

「我們敢。」

秦節道：「我們本來就是爲了冥嶽十三煞而來的！」

方老實呆住。

卓千里忽然冷冷的盯着他：「這位老闆知道的事，倒還不少。」

方老實道：「那是道聽途說而已。」

秦節道：「常言有道，眞人不露相，現在看來，果然不假。」

方老實臉色一變：「你們在懷疑我的說話？」

龍城璧搖搖頭。

「我們並不懷疑你的說話，但却已看出，你絕不是個武功低微之輩。」

方老實苦笑道：「你們已經知道我是誰？」

龍城璧道：「不錯，你並不姓方，而是姓老。」

卓千里目注着這個老闆，道：「你就是昔年的金棒俠隱老一方。」

龍城璧道：「你不錯是在這裏出生，在這裏長大，但在二十歲到三十五歲這十五年來之內，你最少曾經離開廬山凡十餘次。」

秦節道：「你是個名俠，但自從金燕兒死後，就壯志消沉下來。」

聽到「金燕兒」這三個字，方老實爲之黯然神傷。

他凝望遠方，喃喃道：「不錯，你們說的一點也不錯，我就是老一方。」

他的聲音很微弱，又是很哀沉。

「連金燕兒都已死了，中原武林，已不再有值得老某留戀的地方。」

過了半晌，他又沉聲接道：「她甚麼都沒有留下，就只留下了康康。」

龍城璧道：「但康康已給老狼賊擄去了，難道你竟然漠不關心？」

老一方忽然站直了身子，怒道：「誰說我不關心康康？你以爲我不敢找那老狼賊拚命？」

龍城璧道：「我知道金棒俠隱並不是貪生怕死的人，也知道你絕不會對小康康的生死漠不關心，你有甚麼苦衷，不妨對我們直說。」

老一方的臉上忽然露出了一股痛苦的神色。

過了很久，他咬牙切齒，恨恨的說：「他們挖墳！」

龍城璧臉色驟變。

「他們挖誰的墳？」

「金燕兒的墳！」老一方的臉色已變成慘白。

「有這種事？」龍城璧的臉也在發青：「他們怎樣？」

老一方的目中已有淚：「他們抬走了金燕兒的棺木，藉此威脅老某，他們說，老某若敢輕舉妄動，他們就把金燕兒碎屍萬段。」

秦節目露殺機，指骨勒勒的在作响：「這太卑鄙了！」

卓千里沉聲道：「老狼賊果然是狼心狗肺，這人饒不得。」

龍城璧緊握着老一方的手道：「老大俠，你儘管放心，我們決不會讓杜淚得逞的。」

老一方也緊握着龍城璧的手。

「我知道你是個很勇敢，很有正義感的年青人，但老某實在不想連累你們。」

龍城璧神色凝重：「你這樣想，那可錯了，杜淚對付你，並不單是爲了康康而已。」

老一方道：「我知道，他們是爲了要對付廬山劍派。」

龍城璧道：「廬山劍派的開山祖師，與靜祖師頗有淵源，冥嶽十三煞慫恿杜淚與廬山劍派鬧得天翻地覆，其實也就是在打擊靜世紅圈！」

老一方點點頭：「你分析得很有理，靜祖師若到廬山，必然會遭遇到他們的襲擊。」

龍城璧嘆了口氣，說：「靜祖師已然仙逝。」

老一方臉色一變。

「是在何時？」

「三月初九。」

老一方面上露出了悽慘之色，道：「這就難怪冥嶽中人蠢蠢欲動了。」

就在這時候，兩個勁裝佩刀大漢，大步的走進酒飯樓。

「伙記，拿命來！」其中一個紅衣大漢，一開口就嚇破了店小二的胆子。



因爲他並不是叫別人「拿酒來」，而是「拿命來」。

假如他說「拿酒來」，最少會有一兩個店小二急急遵命。

因爲這兩人眉粗目大，惡氣十足，顯然是脾氣暴躁，心狠手辣的江湖惡煞，無論是誰得罪他們，都是一場天大的麻煩！

店小二們當然不想惹麻煩，每逢遇見這種兇悍的客人，都儘量招呼妥當，希望他們別亂找人出氣。

但這兩人却很特別。

因爲他們特別兇惡，一跑進來就想要別人的命。

這可乖乖不得了。

送酒去不妨，連命都送出去，那可沒有人會幹。

另一個黃衣大漢環掃店堂一眼。

「誰是方老實？」他的嗓子也和同伴一樣的驚人。

老一方眉頭一皺，緩步而出，抱拳道：「這位兄台是……」

黃衣大漢瞪了他一眼：「俺是天下第二刀牛不吹！」

老一方一怔，繼而微微一笑，暗暗道：「原來是個渾人。」

紅衣大漢接道：「他是天下第二刀，俺是誰，你該猜到罷。」

老一方微微一笑！

「我知道他是天下第二刀，而閣下必然是天下第一刀無疑。」

紅衣大漢搖搖頭。

「這個俺還不配。」

「莫非是天下第三刀？」

「不錯！」紅衣大漢一拍刀鞘，大聲道：「俺就是天下第三刀朱不嘯。」

老一方只得又拱了拱手：「久仰！久仰！」

朱不嘯嘿嘿一笑。

「咱們兄弟倆豪氣干雲，萬兒响鐺鐺，你的耳朶若還沒有聾，當然是早已久聞咱們的大名！」

老一方道：「不知兩位有何指教？」

牛不吹瞧着他，看了半天，忽然道：「你就是那個方老實？」

老一方點點頭：「不錯，我就是方老實！」

牛不吹的臉色倏地變成一片紫紅：「方老實！你這個惡賊，老子宰了你！」

老一方急退兩步：「無仇無怨，你們爲甚麼要宰了我？」

牛不吹道：「俺是天下第二刀，最尊敬最仰慕的，就是天下第一刀！」

朱不嘯道：「俺是天下第三刀，最尊敬最仰慕的，也是天下第一刀！」

朱不吹怒目瞪視着老一方：「但你這惡賊，却把天下第一刀這個英雄好漢暗殺，此仇此恨，豈能不把你碎屍萬段！」

朱不嘯道：「正是如此！看刀！」

朱、牛兩人同時亮刀，向老一方砍了過去。

這兩人看似渾噩，但手底下的功夫却不含糊。

老一方以一敵二，又是赤手空拳，瞬息之間，便已落了下風。

只聽得牛不吹大叫道：「還天下第一刀的性命來！」

老一方怒道：「你們瘋了？誰是天下第一刀？」

朱不嘯說道：「別再裝蒜，今日你縮頭一刀，伸頭也是一刀，跑不了！也賴不了！」

一聲咆哮，震撼了整個酒飯樓，朱不嘯連人帶刀，一起撲出。

一聲巨响，老一方在一張桌旁閃避，朱不嘯的刀立時把桌子擊成粉碎。

老一方身形未定，牛不吹的刀又已從左方疾捲而至！

## 八臂刀叟

### (一)

從外表看來，這兩個大漢並不像甚麼武林高手，只像是兩個莽漢。

但這時候，只要是有見識的武林人，都會看出，這兩人的武功實在絕不簡單。

老一方是一代名俠，但却給這兩人逼得手忙脚亂，由此可見，牛不吹與朱不嘯的刀法，確有過人之處。

牛不吹那一刀，眼看就要砍在老一方的腰間，但就在這時候，一道雪亮的刀光劃過，「鏗」的一聲，牛不吹的刀居然從中斷爲兩截。

牛不吹臉色一變，盯着這發刀的人。

「好小子！居然敢向天下第二刀逞強！」他怒吼一聲，雖然手中刀已斷，却仍然揮動斷刀，向這人猛撲過去。

「且慢！」朱不嘯突然大喝。

牛不吹强把刀勢遏止：「你有甚麼餿主意？」

朱不嘯道：「這小子能一下子就砍斷你的刀，諒也不是無名小卒，咱們先問他名字，然後爲他立碑！」

他的口氣，倒也狂妄。

這人淡淡一笑：「在下姓龍。」

朱不嘯道：「姓龍？龍甚麼？」

「龍城璧。」

「龍城璧？」牛不吹「呸」的一聲：「龍城璧豈會像你如此無恥，信口開河冒充別人？」

朱不嘯冷冷道：「他是天下第一刀，可惜已遭奸人所害。」

龍城璧一怔。

牛不吹已大喝道：「別跟這種人嚕嗦，待俺把他一刀揮爲兩段再說！」

「斬！」

一聲暴喝响起。

刀光暴落。

也就在這刹那間，朱不嘯的刀也同時直刺了過來，兩人使的刀法都同樣疾迅，兇悍。

龍城璧一笑，身形閃動。

朱不嘯的刀刺了個空，牛不吹却反手一刀，改變方向，向龍城璧的背脊砍了下去！

這兩人並非庸手。

兩刀配合之下，居然也是極具一番威勢。

龍城璧若是痛下殺手，未嘗不可以很快就把他們收拾下來。

但這時候，他却並無趕盡殺絕之意，因爲他已看出，這兩人雖然性情暴躁，但却不是甚麼大奸大惡之徒。

他們多半是被人利用，所以剛進酒樓

・就無緣無故的喊打叫殺。

× × ×

牛不吹，朱不嘯雖然有點糊塗，但却還不算太笨。

拚到三十招後，他們終於發覺，憑自己兩人的武功，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對手。

而且，他們還看出，對方是在存心相讓，否則他們的腦袋，恐怕一早就已經搬了家。

牛不吹吸了口氣，忽然退下。

他退開去，朱不嘯也無心戀戰。

「老牛，這一次咱們是栽了！」

「栽了就栽了，有甚麼大不了？」牛不吹把那斷刀一拋，冷冷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誰都不能保證，逢戰必勝。」

朱不嘯想了想，點點頭，道：「老牛說得對，這小子技高一籌，咱們是敗的心服口服。」

牛不吹瞧着龍城璧：「你叫甚麼名字？說出來，三年後再找你決一死戰。」

朱不嘯接道：「你若認為三年後打不過咱們，不想冒這個險，那麼最好立刻把咱們宰掉，免留後患，否則縱虎歸山，三年後你一定會噬……噬……」

他「噬」不下去，大概是讀書不多，這句話只說了一個字，就接不下去。

衆人不由暗暗失笑，牛不吹却大聲接道：「是噬肚莫及。」

朱不嘯搔了搔脖子。

「好像不是『肚』字？但……」

老一方嘆了口氣，說道：「是噬臍莫及！」

「對，對！」牛不吹對龍城璧說：「你現在若不殺了咱們，將來一定是噬臍莫及！」

龍城璧聳聳肩，微笑道：「在下沒有殺人的興趣，尤其是殺你們這種人。」

朱不嘯怒道：「你是說咱們不配死在你的刀下？」

龍城璧搖搖頭，道：「不，而是在下的刀，從來都不殺好人！」

朱不嘯一楞。

牛不吹却道：「你不必拍咱們的馬屁，既然不敢殺咱們，那麼不妨說出眞名實姓，三年之後，再決一高下！」

龍城璧道：「我已說過了，但兩位不肯相信！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牛不吹、朱不嘯互望一眼，臉上都是露出了狐疑之色。

他們都不大相信龍城璧的說話。

突聽一人淡淡笑道：「我可以保證，這個的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二）

酒飯樓外，來了一匹馬，馬鞍上坐着了一個青袍人。

這人年青、英俊、有着一股令人心醉的魅力。

但那匹馬，却是瘦骨嶙峋，好像已經有十八天沒吃過草料似的。

不識貨的人，自然會覺得，這匹馬是襯不上牠的主人了。

但在龍城璧的眼中看來，這一人一馬・人不平凡，馬亦絕非凡品。

那匹馬非但不是凡品，而且更是萬中難尋其一的上駟。

因為這匹就是曾經在多次賽馬中，勇挫强敵的猴子馬。

猴子馬看來醜陋、古怪，但靱力之佳，潛質之優厚，除了稀世難求的血汗寶馬之外，幾乎可以縱橫天下，所向披靡。

馬是好馬。

人也是名俠。

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忽然來了。

（三）

江湖傳言，衞空空快要成親了。

這個消息並非空穴來風，他與雲霧七層峯珠璣山莊蘇三小姐的婚事，已成定局，而且也確已快要舉行婚禮。

但這個未來的新郎倌，並未忙着辦喜事，仍然像以前一樣，以遊俠的身份，到處遊逛，遇上不平的事，就拔劍相助。

江湖三大奇俠之中，龍城璧用刀，醫谷谷主許竅之用的也是刀。

但衞空空用的却是劍。

他的劍已砍過無數高手的腦袋，砍腦袋劍法早已成為江湖中聞名變色，霸道已極的劍法。

然而，衞空空這人却並不霸道。

只有在對付霸道的人，他才會使用這種絕不留情，可怕已極的劍法。

他也和龍城璧一樣，有點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作風。

即使是龍城璧，也想不到他居然會在這時候，在廬山長闕的酒飯樓外出現。

× × ×

牛不吹和朱不嘯當然也想不到。

衞空空把馬拴好，悠閒地走進酒飯樓去。

牛不吹已走上前，右手却指着雪刀浪子：「你說這人就是龍城璧？」

衞空空環掃四週一眼，笑道：「剛才這裏除我之外，好像已沒有誰在說話。」

朱不嘯的眼色也變了。

「他眞的就是天下第一刀？」

衞空空淡淡道：「江湖上只有人叫他雪刀浪子，却沒曾聽人說過，他是甚麼天下第一刀。」

牛不吹道：「師父常對咱們說，龍城璧的刀法，天下無雙，稱他為天下第一刀，那是一點也不過份。」

衞空空嘆了口氣，道：「就算他是天下第一刀，那麼你又有何資格，可以稱為天下第二刀？這豈不是吹牛嗎？」

牛不吹臉上居然一紅，訕訕笑道：「這只不過是鬧着玩的，師父說，這樣可以增加自己的威勢，那是先聲奪人之道。」

衞空空搖了搖頭：「令師不錯是江湖上一大怪傑，但老實不客氣的說一句，他有時候瘋瘋癲癲的，你們若完全遵照他的說話去幹，恐怕會弄得一鼻子灰。」

龍城璧忍不住問道：「他們的師父是誰？」

衞空空道：「八臂刀叟何飛魚。」

龍城璧「哦」的一聲。

朱不嘯瞧着他道：「你果然就是龍城璧？」

龍城璧道：「本來就是龍城璧。」

牛不吹道：「你沒有死？」

龍城璧道：「我若死了，現在也不會站在這裏跟你說話。」

朱不嘯一拍前額，「啊呀」的一聲叫了起來。



「老朱有眼不識泰山，該死！該死！」轉目瞪向牛不吹，接着大聲道：「老牛誤信人言，以為龍大俠已死在奸人之手，更是該死！該死！該死之又該死！」

牛不吹翻身便拜：「我的老祖宗，你怎麼不早說？小的久仰大名，只恨無緣識荊，早三天前，聽人說你已給方老實暗殺，心頭無名火起三千丈，險些誤殺好人，老牛實在該死！該死！」

龍城璧急急扶起他。

「牛兄，這才不像話了，既然咱們都是同一道上的人，就該同舟共濟，莫讓奸徒詭計得逞。」

朱不嘯一拍大腿，轟聲說道：「天下第一刀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刀！咱們第二刀第三刀都是他奶奶萬萬比不上的！」

牛不吹皺了皺眉，眨着眼睛道：「龍城璧並不喜歡別人拍馬屁，你這種土裏土氣的說話，少放幾兩行不行？」

朱不嘯道：「少放幾兩不行！完全不放倒還可以！」

衞空空悠悠一笑。

「現在不是胡說八道的時候，這裏既然有好酒，何不喝個痛快，再作道理？」

唐竹權不在座，這位有「酒囊」之稱的偷腦袋大俠，可說是酒量最驚人。

龍城璧也能喝。

但是面對着衞空空，他還是要俯首稱臣。

所以，他索性不喝酒，喝茶。

× × ×

喝酒的在喝酒，喝茶的在喝茶。

這座酒飯樓，剛才是劍拔弩張，但隨着衞空空的出現，干戈已化為玉帛。

但這種形勢還能維持多久？

沒有人能知道，就好像沒有人能知道廬山四週的雲霧，何時才會消散得乾乾淨淨。

## 茶僧血道

（一）

龍城璧有時候很懂得享受，但有時候却很隨便。

他現在喝的，只是很劣的粗茶。

茶很濃，但却完全沒有半點香味，只得一個「苦」字而已。

但他不在乎。

因為他知道，現在並不是追求享受的時候。

茶雖粗劣，但他已連喝了三杯。

當一個人想喝茶的時候，粗劣的茶總比清水好一點。

但就在他還想喝第四杯的時候，他忽然嗅到了另一種茶的香氣。

香氣是從他身後傳過來的。

他猛然轉身，看見了兩個和尚。

這兩個和尚都是穿着雪白的袈裟，臉上都是同樣的木無表情。

他們的身材都很普通，既不算高，也不算矮。

但他們的年齡却是相差甚遠，在前面的是個老和尚，看來已在七旬左右。

而在他身後的，却只是個還不够二十歲的年青和尚。

× × ×

老和尚在喝茶。

茶很燙，燙而香。

原來那個青年和尚，肩上挑着一盆炭爐子，爐火正青純，上面架着一個銅壺，壺嘴冒出了陣陣白烟。

在另一端，是一隻銀光湛然的方盆，盆中盛放着一套精美的茶具。

茶雖非酒，但却也同樣能令人為之一陣心醉。

老和尚在喝茶。

茶很香，香氣直沁心脾。

龍城璧看着這個老和尚，老和尚一面喝酒，也一面目不轉睛的凝視着他。

四道目光相交，似是四把尖刀，又似是四支利箭。

這個老和尚竟然是帶着滿身殺氣而來的。

龍城璧立刻想起了冥嶽十三煞之中，其中有兩個是出家人。

那是一僧一道。

龍城璧瞳孔漸漸收縮，忽然問：「大師可是來自佛門？」

老和尚搖搖頭：「老衲並非來自佛門，乃是來自鬼域。」

龍城璧道：「冥嶽有茶僧血道，想大師必是茶僧無宰了。」

老和尚道：「老衲正是茶僧無宰，檀樾昔才飲茶三盞，似是同道中人。」

龍城璧道：「若飲茶三盞，即是大師之同道中人，則大師之同道中人，恐怕比仲夏之繁星更多千萬倍。」

茶僧道：「天下千萬人，殊途同歸，他日必與老衲同赴鬼域。」

說到這裏，他的目光已變得妖異，深沉可怖。

但龍城璧的神態還是沒有變，他的眼神還是那麼鎮定。

「大師之言，聽似有理，却又是那末無稽，虛幻。」

茶僧深沉的一笑。

他把手中杯子放下，另行斟了第二杯茶。

「檀樾可知這是何種香茗？」

「此處是廬山。」

「不錯。」

「廬山雲霧茶，乃天子朝貢之物。」

「也不錯。」

「莫非大師手中所捧者，就是雲霧茶了？」

「正是雲霧茶，至於煮茶所用之水，乃取自佛手岩一滴泉。」

「茶已沏好。」

「檀樾如不嫌棄，請嚐一盞。」

龍城璧莞爾一笑，沒有猶疑，伸手接杯。

茶僧靜靜的瞧着他。

茶很燙，燙而香。

龍城璧一飲而盡，繼而笑道：「果然好茶。」

茶僧似笑非笑，道：「你不怕茶中有毒？」

龍城璧道：「茶僧嗜茶，畢生以茶為友，即使大師目中無友，却仍是心中有茶，在茶中下毒，別人可以為之，唯獨茶僧絕不屑為。」

茶僧聞言，似是一呆。

過了很久，他才緩緩的點了點頭：「

雪刀浪子果有卓見，老衲佩服，佩服！」

龍城璧把杯子遞回。

茶僧接過，但却隨即順手一推，一股綿綿不息的內力，透過杯子，直向龍城璧的胸前湧去。

（二）

杯很薄，薄得幾乎有點透明。

只要稍爲用力擠逼，這隻杯子就會破爛。

茶僧的勁力，非同小可，就算是一塊石頭，也會被震碎，化爲粉末。

龍城璧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也以龍心神訣對抗。

兩道內力相交，兩人都似已被困於膠着的無形網羅之中。

茶僧冷嗤一聲，右臂猛地一抖，掌勁又續添三成。

那杯子仍然在兩人的手掌之中。

杯沒有破爛，甚至連一點點的裂痕也沒有。

衞空空在旁，神色沉重。

他看出，只要杯子一破，那麼在兩人之中，就會有一個倒下去。

× × ×

茶僧的臉色漸漸變了，變得就像是一杯濃茶。

他的臉色越深，掌上傳出來的勁力也越是凌厲。

但龍城璧却沒有變。

他的神態還是那麼鎮定。

「波！」

杯子忽然爆裂，隨即化爲一陣飛灰，飄揚在空中，瞬即消失得無影無踪。

茶僧蹌踉後退。

但另一個人的影子，却同時有如飛鳥般向龍城璧猛撲了過去。

這人影是一直都跟隨着茶僧的年青和尙。

× × ×

每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茶僧的身上，根本就沒有人去留意這個年青和尙。

但這年青和尙却在這時候出手。

嗤！

他用的武器，原來就是挑着茶具，火爐子的那根青竹。

青竹長不足五尺，但在高手手中，却無疑是一種極可怕的武器。

它能點穴，既可當作短槍，又可當作長劍使用。

龍城璧甫挫茶僧，一口眞氣尙未回順，又來了另一個年青的和尙。

這本來是意料中事。

但最令人感到意外的，就是這個年青和尙的武功，看來竟然猶在茶僧之上。

他一出手，居然就已在龍城璧的左肩上刺穿了一個血洞。

（三）

衞空空的劍已出鞘。

秦節、卓千里、老一方等也已隨時準備出手。

但就在這時候，衞空空的長劍已被一支銅矛擋住去路。

秦節等三人，也被人圍困着。

不知何時，酒飯樓已來了一批灰衣人，他們顯然都是來自冥嶽的殺手。

牛不吹、朱不嘯原本還在喝酒，當這羣灰衣殺手出現之後，立刻雙雙放下酒瓶，加入戰圈。

那年青和尙奇招迭出，居然把龍城璧逼得透氣不過。

龍城璧瞳孔收縮，忽然說：「你才是茶僧！」

這和尙似是一怔。

但他隨即大笑：「你現在才知道，雖然是晚了一點，但總算還是個聰明人。」

他一面說，青竹的攻勢却沒有停頓下來。

龍城璧已掣刀在手，說：「大師的易容術果然高明，只可惜却沒有爲天下蒼生謀取幸福，却與冥嶽羣魔，幹盡傷天害理之事——」

「廢話，」茶僧冷冷一笑：「想不到雪刀浪子竟然是如此婆媽！」

他的青竹又已接二連三的刺出。

他的動作很快，青竹發出尖銳的破空聲響，每一招都是那麼險辣，每一招都能傷人、殺人。

龍城璧以雪刀削之，但這根青竹却柔韌異常，一刀削下，全然不着力，反而給青竹上傳出的勁力反彈開去。

茶僧獰笑。

「冥嶽中人，可不是泛泛之輩，你們既然墮入老衲的天羅地網，就只有一嚐死亡的滋味好了。」

但他才說完這幾句話，龍城璧忽然發出了令他大爲意外的反擊。

只見刀光忽然一變，變得更燦爛，也更凌厲。

茶僧一凜。

龍城璧現在使用的，是「黏」字訣。

雪刀雖然削不斷青竹，但却像是有一種強力的吸力，把茶僧的青竹牢牢黏住。

刀氣已漸漸發出逼人眉睫的殺氣。

茶僧初時還不怎樣覺得，但等到他施展渾身解數功夫，依然無法擺脫風雪之刀，這種感覺就越來越濃厚了。

他蹙眉，突然沉腕。

青竹落，雪刀也隨之急落。

茶僧却在這時候也隨之急落。

茶僧却在這時候突然鬆手，棄竹。

「嗨！」

一聲猛喝，茶僧以青竹帶開雪刀，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蜷伏着身子，在地上拈起那隻銅茶壺。

銅茶壺甫觸手即告爆裂，無數銅碎片，有如飛蝗般朝龍城璧激射過去。

這是茶僧最兇悍的一擊。

能在擧手間輕易把銅壺碎裂化爲暗器射出，這手功夫的確令人嘆爲觀止。

但茶僧却已無心戀戰。

在銅片紛紛射出的時候，他的人已向後倒退。

他退得很快，而且再也沒有回來與龍城璧一戰的意思。

（四）

茶僧並不愚蠢。

他已算準，這一手「暗器」能夠擊中龍城璧的機會，並不很大。

但他却很有信心，這些銅碎片，一定可以略爲阻擋住龍城璧。

所以，他根本不理會這些銅碎片是否能擊中龍城璧，身子已急速地向後退飛開



去。

冥嶽十三煞，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武功。

在暗器方面，茶僧排名第五，但是在輕功方面，却是排名第二，僅次於飛煞之下。

他這一退，一幌身，人已在六七丈開外，勢子之快，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但就在他剛退到酒飯樓門外的時候，突聽見一個人如雷般大喝：「分頭斬！」

刷！

一陣令人心寒的破空聲響，從茶僧的頭頂上響起！

× × ×

這一戰，就在這一喝，這一劍之下結束！

茶僧有眞有假。

假茶僧也有一身武功，但却在拚內力的時候，死在龍城璧掌下。

眞正的茶僧接着展開攻擊，但接戰之下，還是不如龍城璧。

但他並不是死在龍城璧的刀下，而是死在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之下！

茶僧的頭顱從中分開，整整齊齊的裂開兩半。

他是整個攻擊行動的主宰。

他一死，餘黨俱無戰意。

是役，冥嶽中人受到嚴重的挫折。

牛不吹、朱不嘯振臂歡呼。

「幹的好！幹的漂亮！」

但他倆歡呼之聲未已，面色忽然又沉重下來。

× × ×

一個黃衫劍士，帶着滿身鮮血，一仆一跌的走進酒飯樓。

他腰間還插着一柄短斧。

牛不吹和朱不嘯都認識這人，而且還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

「阿羣！」

這黃衫劍士已氣喘不休，倒在朱不嘯的懷裏。

## 金劍劈雙煞

（一）

這黃衫劍士叫阿羣。

牛不吹和朱不嘯瞧着臉色慘白的阿羣，兩人的情緒都是很激動。

「是誰幹的？」

阿羣氣息微弱，緩緩的說：「黑衣雙煞……翁堂烈……翁堂柔……」

秦節眼色一變：「又是冥嶽中人！」

阿羣吸了口氣，斷斷續續的接道：「他們……要毀了……廬山劍派……師父……恐怕……對付不了……」

「阿羣！」牛不吹忽然嘶聲大叫。

但是阿羣已在朱不嘯的懷中，溘然長逝。

× × ×

衞空空把酒瓶丟掉，遠遠的丟掉。

他仰望着天空，許久都沒有說話。

龍城璧走了過去，沉聲道：「你認識阿羣？」

衞空空默然，最後才輕輕的點點頭。

龍城璧道：「你是爲了他而來的？」

衞空空吐了口氣，坐在一張椅子上。

「他是惜瑤的表哥，爲人忠厚，練劍十五年，雖有一身武功，但從來都沒有傷害過任何人。」

龍城璧嘆道：「但他現在却反而給人殺掉了。」

衞空空黯然道：「惜瑤就是知道廬山劍派將會有麻煩，所以叫我來暗中保護阿羣，可是才看見他，他就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龍城璧道：「這件事已無可挽救，但薛三小姐是個明白人，她絕不會怪你。」

衞空空苦笑。

他聳聳肩，攤開了手，道：「但無論怎樣，她要我去保護的人，已經在我的眼前死掉，難道你認爲我可以完全不負半點責任？」

龍城璧無言。

在很多事情上，他和衞空空都是屬於同一類型的人。

其中有一點最相似的共通之處，就是他們絕不推卸責任。

「冥嶽！冥嶽！」衞空空臉上出現了憤怒的神色：「他們爲甚麼一定要對付廬山劍派？」

龍城璧的聲音却很平靜：「因爲廬山劍派是靜世紅園最大的一根支柱。」

秦節忽然在背後接道：「廬山劍派向與冥嶽不睦，冥嶽中人一直不敢動廬山劍派的人，是因爲祖師還沒有死。」

卓千里也輕輕的嘆了口氣，在旁接道：「但現在祖師已經死了，冥嶽十三煞再也沒有甚麼顧慮。」

龍城璧搖搖頭：「不！茶僧一死，他們就該知道，雖然靜祖師已仙去，但仍然有咱們這一羣硬骨頭，隨時都可以給予他們致命的一擊。」

衞空空緩緩道：「即使靜世紅園、廬山劍派都被他們毀滅，對他們來說又有甚麼好處？」

卓千里、秦節都緊閉着嘴巴。

他們都顯然不欲多言。

龍城璧却沒有保留，說：「他們本非中土人氏，而是一個已沒落古國王朝貴族後裔。」

衞空空神色一凜：「十三個都是？」

龍城璧點點頭。

「他們都是這個王朝最後一位丞相古拜哈察的心腹的後裔。」

衞空空聽得有些出神。

他從來都沒有聽過「古拜哈察」這個人的名字，也沒有聽過這段異族的古老歷史。

龍城璧接道：「古拜哈察是個野心勃勃的奸臣，他勾結外族，入侵本國，冀圖乘機混水摸魚。」

衞空空問道：「他是否能夠如願以償呢？」

龍城璧道：「本來他的計劃很週詳，已達到了成功的階段了，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最後關頭，他絕大部份的財富，却給一個姬妾用極高明的騙術，運送到中土。」

衞空空皺着眉，忽然脫口道：「她是不是一個叫夢姬的女人？」

龍城璧點點頭：「不錯，她就是夢姬，也是靜祖師後來的繼母。」

衞空空道：「靜祖師承受了這筆驚人

的財富？」

龍城璧道：「不錯，但那時候，古拜哈察却還是找不到夢姬，也找不到靜祖師的父親。」

衞空空靜靜的聽着。

「不久，古拜哈察死了，他臨死前，曾召集心腹手下，要他們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筆財富找回來。」龍城璧說。

衞空空目光一閃。

「古拜哈察有沒有兒子？」

「有，但只有一個。」

「獨子？」

「他叫做米圖，也就是現在冥嶽的主人。」

「千魔之王萬捲雲？」

「不錯，正是十三煞之首的千魔之王萬捲雲！」龍城璧沉聲道：「到了今時今日，萬捲雲的年紀也已一大把了，但上一代的仇怨，他還是絕對沒有忘記。」

衞空空道：「所以，冥嶽中人，一直都是靜世紅園與廬山劍派的死敵。」

龍城璧道：「廬山劍派若沒有靜祖師和靜世紅園的支持，這個派系恐怕早已給萬捲雲所吞噬。」

衞空空道：「但現在冥嶽中人還是來了。」

秦節吸了口氣，接道：「這已是先師意料中事，所以，我們也要到廬山！」

卓千里道：「廬山劍派的存亡，對我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衞空空沒有再問下去。

但他知道，在廬山劍派中，一定還隱藏着一個極大的秘密，以致成爲冥嶽與靜世紅園所爭持的重點。

但這些事他不必知道。

他現在知道的已經足够。

——廬山劍派已陷於强敵環伺，風雨飄搖之中。

——阿羣已經死了，但他絕對不能白死！

（二）

雨淅淅，霧迷離。

四週都是一片灰濛濛的，遠山羣峯固然看不見，就連十丈以外的景物，也已很難辨認。

在一株大樹下，站着了兩個戴着竹笠的黑衣人。

這兩人一身黑衣，但頸下的鬍子却已是一片花白。

他們的年紀都差不多，甚至連相貌都差不多。

兩人悄悄的站在這株大樹下，臉上都是木無表情。

雖然他們都戴着竹笠，但却沒有披上簑衣。

雨點縱然並不大，但却綿綿不斷。

這兩個黑衣人的衣衫都已濕透。

但他們並不在乎。

濕了身子，絕對不會影响到他們的武功。

他們都很有把握，只要東門鐵眉一來，他就得死！

× × ×

「東門鐵眉一定會來！」在這株大樹後三十丈，有一叢亂石，亂石裏傳出了一個人冷酷而低沉的聲音。

另一個同樣冷酷無情的聲音接着說：「只要他來，貧道要他死無葬身之地！」

就在他們說完這幾句話之後，雨中忽然傳來了一陣馬蹄聲。

一個長相威武的錦衣人，左手執轡，右手持着一口黃金劍，不怒而威地策馬直向這株大樹奔馳過來。

這人年約五旬，一字眉，紅臉黑髯，鼻直唇粗，身長最少超過七尺。

這錦衣人就是廬山劍派的掌門——東門鐵眉。

（三）

馬兒在大樹六丈外停下。

東門鐵眉飄然下馬。

他人雖粗壯，下馬的姿勢却是那麼輕盈，簡直就是着地無聲。

「是誰殺了阿羣？」人甫落地，震人心弦的喝問聲已起。

左邊的黑衣人道：「不是我。」

東門鐵眉瞧了這人一眼，沉聲道：「你是翁堂烈？」

這黑衣人搖頭。

「不是翁堂烈，是翁堂柔。」

東門鐵眉目光一轉，落在另一個黑衣人的臉上：「你就是翁堂烈？」

這黑衣人點頭。「不錯，那個自以爲劍法很了不起的小子，就是我殺的。」

東門鐵眉冷冷一笑：「以黑衣雙煞在冥嶽中的地位，居然會對一個後輩下這種毒手，不嫌太失身份了嗎？」

翁堂烈道：「翁某已讓了他十劍。」

東門鐵眉道：「他只是個初出道的小雛兒，就算你讓他一百劍，一千劍，只要你一出手，他還是一樣要死。」

翁堂柔陰惻惻的一笑：「他若明白這個道理，就絕不會死。」

翁堂烈道：「只要他肯投降，咱們哥兒倆大不了砍掉他雙手，剜去雙目，割去舌頭，然後再把他閹掉，就一定會把他釋放。」

「說得眞有趣！」東門鐵眉怒形於色，「這樣子下來，他這個人還能剩下些甚麼？」

翁堂柔悠然道：「最少還可以剩下一顆腦袋！」

東門鐵眉發出一聲厲笑：「多謝你提醒！老夫也正想試一試，把這種刑罰用在你們的身上，將會怎樣？」

翁堂烈沒有笑。

他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却忽然亮出了一柄短斧。

東門鐵眉的黃金劍也已出鞘。

殺氣嚴霜。

雖然還沒有人流血，但血腥氣味似已在雨中瀰漫着。

（四）

冥嶽十三煞中的黑衣雙煞，一向都是黑白兩道中人，視之如催命煞星，勾魂使者。

兩人的目光都是那麼冷厲、銳利。

短斧長二尺一寸，這是翁堂烈出道江湖以來，一直都沒有變換過的武器。

但他每殺一人，例必把這柄短斧留在對方的身上。

這是他的「禮物」。

很少人能拒絕他的「禮物」，而每個接受了這份「禮物」的人，都一定死！

阿羣就是死在這種短斧之下的。

× × ×

斧頭是武器。

這種武器並不特別，江湖上很多人都使用。

但在不同的人手中使出來的斧法，其間就有很大的差別。

翁堂烈是冥嶽十三煞之一，他的斧法當然不是泛泛之輩可比。

東門鐵眉很清楚這一點。

但他既已來了，就算面對着一百柄這樣的斧頭，一百個像翁堂烈這樣的人，他也絕不會逃避。

這裏是廬山。

這裏距離廬山劍派只有十里。

倘若他連這地方都無法保得太平，廬山劍派無疑是太軟弱無能了。

× × ×

颯！

短斧突然飛出，砍向東門鐵眉的臉龐上。

雨中，這柄斧頭閃爍着詭異的光芒。

雷霆一聲，氣勢駭人。

刹那間，東門鐵眉的劍也已削出。

斧劈空。

黃金劍却已一下子就射在翁堂烈的胸膛上。

翁堂烈驚呼，發出一聲悶哼。

他是高手，高手中的高手。

不但他想不到，就連翁堂柔也萬萬想不到，東門鐵眉竟然只用一劍，就擊敗了翁堂烈！

## 黃雀在後

（一）

血染金劍，但很快又已被雨水洗淨。

翁堂烈已倒下，帶着一種充滿驚訝，無法相信這種事實的表情，伏屍在濕滑的泥濘裏。

翁堂柔本已扣了滿手暗器。

但在這時候，他竟然不敢發出。

——連翁堂烈的霹靂鬼斧都在一招之間敗在對方劍下，這人你說有多可怕？

翁堂柔的臉不再是那末冷漠，而是泛着一種驚懼之意。

「你……你是誰？」

「東門鐵眉。」

「不！」翁堂柔吸了口氣，目光閃爍不定，「不！東門鐵眉絕對沒有這麼快的劍！」

「你看見過東門鐵眉的劍法？」

「沒有。」

「既然這樣，你憑甚麼認爲，東門鐵眉的劍法沒有這麼快？」

翁堂柔啞然，背脊上已一片冰涼。

他忽然覺得，自己對於東門鐵眉的認識，實在是太膚淺了。

他們一直都沒有把東門鐵眉看在眼內，以爲可以很輕鬆的就把他收拾下來。

直到現在，翁堂柔才知道這種想法是錯得多麼厲害。

× × ×

東門鐵眉的目光，就像是兩支銳利的箭。

「箭鏃」已緊逼在翁堂柔的咽喉上。

翁堂柔的兄長已死。

但他沒有感到憤怒。

因爲他的憤怒，已經被恐懼所完全蓋過。

他現在想着的，並不是怎樣殺掉東門鐵眉爲兄長報仇，而是想着怎樣才能避過對方所發出致命的一劍。

雖然翁堂柔滿手俱是暗器，但他沒有把暗器發出。

因爲他知道，縱然發出這些暗器，也是於事無補。

也許暗器出手之後，自己會死得更快些。

所以，他忽然把手中的暗器，全都丢在地上。

東門鐵眉瞧着他，臉上的表情有點奇怪。

不等東門鐵眉開口，翁堂柔已喟然嘆道：「我已敗了，現在只等你出手。」

他臉上的表情，已變得有如一隻戰敗的公鷄。

東門鐵眉冷冷一笑：「你以爲自己手無寸鐵，俯首稱臣，我就不會殺你？」

翁堂柔默然。

東門鐵眉眼角的肌肉一陣跳動：「你錯了，對付你們這種人，我一向都能狠着心腸，就算一下子殺八百個，也絕對不會手軟。」

翁堂柔的臉色倏地一變。

東門鐵眉的手已抬起，金黃的長劍也已在瞬眼間出手！

（二）

劍影金黃，奪人眼目。

這一劍無疑是致命的一擊。

東門鐵眉似已有絕對的把握，可以一舉就把翁堂柔擊殺。

無論是赤手空拳的翁堂柔也好，滿手暗器的翁堂柔也好，這一劍既已發出，這位黑衣雙煞僅餘下來的一人立刻就要變成一具死屍。

但他却忽略了一點——

——大樹後有石叢，石叢中還另有高手潛伏着。

眼看翁堂柔就要死在東門鐵眉劍下之際，石叢中忽然射出八道碧綠的寒芒。

東門鐵眉若還不閃避，極可能會給這些碧綠的寒芒擊中。

那些寒芒自然都是暗器，淬上奇毒的暗器。

東門鐵眉的身子陡地向右竄衝五尺，只見八枚慘綠的喪門釘，已打在他身後的一株枯樹上。

東門鐵眉大喝：「何方鼠輩，暗箭傷人？」

石叢中緩緩站起了兩個人。

雨有點冷。

但這兩人的目光更冷。

他們其中一個是老道士，而另一個却是老瞎子！

東門鐵眉嘿嘿一笑。

「想不到冥嶽十三煞，一下子就來了四個！」

老道士冷冷的盯着他：「東門鐵眉，你太不自量力了。」

東門鐵眉冷然一笑：「血手道人，別人怕你的千毒血手，我可不怕！」

這道士原來正是茶僧血道中的血手道人。

血手道人身旁的老瞎子，聞言陰惻惻的一笑：「東門鐵眉果然不愧是一派掌門，在冥嶽高手包圍下，仍然大言炎炎。」

東門鐵眉陡地發出一陣狂笑。

「就憑你們這些廢物，也配稱爲高手嗎？」

老瞎子淡淡的說：「無論我們是高手也好，庸手也好，以三對一，今天你已絕無可勝之道。」

東門鐵眉凝視着他：「你就是無目幽魂？」

老瞎子點點頭。「冥嶽十三煞，就只有我是個瞎子。」

東門鐵眉冷冷道：「你雖然瞎了兩隻眼睛，但心腸之惡毒，却比蛇蝎還更令人髮指。」

無目幽魂嘆了口氣：「我已瞎掉，若心腸不夠硬，怕早就已經死在別人的手裏了。」

翁堂柔突然大喝：「看掌！」

呼！

他一掌拍出，直襲東門鐵眉胸膛。

× × ×

這一掌突如其來，去勢甚至比暗器還快。

翁堂柔眼中殺機湧現，而這一掌也確實是無懈可擊。

東門鐵眉武功的路子怎樣，他並不很清楚，到目前爲止，只知道他的劍很快。

以快擊快，以動制動。

這是翁堂柔的戰略。

他這一掌若比東門鐵眉的劍稍慢，他立刻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但這一點，暫時無從證實。

因爲東門鐵眉根本就沒有用劍對付他呢。

但翁堂柔這一擊，却仍然是撲了個空，東門鐵眉身形之快，着實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掌擊出，人已杳。

（三）

無論東門鐵眉武功的路子是屬於那種，但有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就是他的臨陣經驗，的確很豐富，很老辣。

他能否接得下翁堂柔這一掌，並不重要。

他能否以極快的一劍，反擊翁堂柔，也並不重要。

因爲在這三個敵人之中，翁堂柔這個人根本就一點也不重要。

可以說，他是最弱的一環！

就算東門鐵眉一出劍，就把這人殺死，對於自己，並不見得如何有利。

而且他若出劍對付翁堂柔，無目幽魂和血手道人勢必趁機出手，那時候形勢更是不妙。

所以，東門鐵眉沒有理會翁堂柔，只是身形一閃而過，避免與他接戰。

但黃金劍並非不動。

劍光一閃，這口鋒利無匹的劍，已急削血手道人的前額。

血手道人似已料到對方會有此一着，頭一縮，驀地裏冲天飛起，翻手就是連拍三掌。

雖然他的人在半空，但這三掌却有如驚濤拍岸，勢子異常的淩厲。

金劍暴展，織成了一片密不透風的劍網。

血手道人這三掌，攻不進去。

但他身旁還有一個老瞎子——無目幽魂！

無目幽魂雖然是個瞎子，但却是三人中武功最厲害的一個。

血手道人三掌未奏膚功，他立刻連隨發出三支毒鏢。

這三支毒鏢並非志在傷敵，而是志在擾亂東門鐵眉。

東門鐵眉側身避開三鏢，無目幽魂已手掣短刀，直向他的咽喉刺去。

這把刀雖然短小，但却寒光四射，用它來殺人，配合着兇險快捷的招式，那種威力絕不在任何武器之下。

東門鐵眉是高手，他當然明白一寸短一寸險這句至理名言。

尤其是以一個瞎子，居然使用這種必須短兵相搏的武器，那更是不可不防。

總算他身手不慢，無目幽魂連發五刀，俱被他一一避開。

但形勢却是漸漸對他更爲不利。

他畢竟是以一敵三。

無目幽魂固然不好對付，血手道人又豈是平庸之輩？

還有翁堂柔，他雖然是三人中最弱的一環，但却也是冥嶽十三煞之一，殺人的手法就像是魚販宰魚般純熟。

倘若給他找到了一個好機會，乘虛而入，那也是危險之極。

無論是誰，都可以看出兩件事。

第一：東門鐵眉武功極高，絕不比無目幽魂、血手道人爲差，而且一定遠在翁堂柔之上。

第二：以一敵三，他却是處於劣勢，如無意外，必敗無疑。

× × ×

但却還有第三點，也是最令人費煞猜疑的一點——

東門鐵眉雖處劣勢，但却絕無逃避之意，而且他的眼神，似乎是在說：「你們三個死定了！」

（四）

唯一沒有看見這種眼神的人，只有無目幽魂。

這只因爲他是個瞎子。

但這個老瞎子却有另一種預兆。

他忽然感到有一股冷厲的殺氣，正籠罩着這地方。

他說不出這是甚麼道理，也想不到自己爲甚麼忽然會有這種感覺。

等到他忽然發覺背後傳來一陣狂飈般掌力的時候，他想逃避也來不及了。

叭！

一隻寬闊的手掌突然印在他背上。

「唷！」

無目幽魂發出一聲悶叫，一雙已瞎掉的眼睛彷彿在這時候突然重亮。

但這只是幻象。

幻象很快消失。

他的呼吸也在同時斷絕！

× × ×

無目幽魂突然死了。



他死在一個神秘白袍人的掌下。

這人的確神秘。

他來的時候，了無聲息，甚至連呼吸聲也完全沒有。

他似乎是一個眞正的幽魂，一出手就把無目幽魂的魂魄勾走。

血手道人臉無血色的瞧着這人的臉。

但這張臉孔却只有一雙眼睛。

沒有鼻子，沒有嘴巴，甚至連耳朶和眉毛都看不見。

這是一張不像人臉的人皮面具。

血手道人震慄了。一種前所未有過的恐懼，襲上了他的心頭。

「你……你是誰？」

這白袍人冷冷一笑。

「黃雀。」

「黃雀？」血手道人臉色又是一變。

他從來都沒有聽過「黃雀」這個人的名字。

就在這時候，東門鐵眉的劍又已飛起，一劍向血手道人的胸膛上刺去。

## 神秘白袍人

（一）

這一劍並不快。

但一劍之中，最少蘊藏着十三種變化，每一着都可以把血手道人擊殺於劍下。

這絕對是殺人的劍法。

血手道人咬牙，旋風般舞袖，把劍勢封住。

他的道袍雙袖，也是一種武器。

嗤！嗤！嗤！嗤！

五支黑箭，梅花般襲向東門鐵眉。

颯！

東門鐵眉劍影一閃，身形也接着暴躍而起。

五箭射在大樹上。

翁堂柔沒有閑着，他知道血手道人和自己都已陷入一個可怕的陷阱中。

這地方，這約會本來是東門鐵眉的死亡陷阱。

但現在形勢却已變了。

這死亡陷阱已變成他們自己挖出來的墳墓。

翁堂柔一聲大喝，五指箕張，疾抓東門鐵眉小腹之下。

這是險惡毒辣的一招，也是情急拚命的一招。

但就在這一剎那，一條人影有如餓虎般向自己撲來。

翁堂柔猛然一驚。

這人是血手道人，他怎麼會向自己襲擊？

他還以爲自己看錯了。

但他沒有看錯。

這人確是血手道人，但他並不是餓虎，而是像一條死狗，他也不是「撲」向翁堂柔，而是給一股大力擲過來，「撞」向翁堂柔！

蓬！

兩個人猛然的相碰在一起。

這一碰的力道好大。

血手道人原來已被那神秘的白袍人所傷，然後又再被飛擲過去，變成了以人作爲「暗器」。

一碰之下，血手道人的骨骼，最少有三分之一爲之斷折。

翁堂柔也是一樣。

兩人以臉碰臉，以身碰身。

以硬碰硬！

他們碰的時候的骨「很硬」，但碰完之後，兩人都同時軟了，就像是兩團軟泥一樣。

血手道人的臉已不像是臉，而是像一堆教人無法看清楚的「雜錦醬」。

翁堂柔也是血流滿面，只有一雙眼睛，瞪得很大很大。

「原來……是……是……」

他「是」不下去了。

血手道人已死。

他也同樣活不下去。

× × ×

神秘莫測的白袍人走了。

他悄悄的來，悄悄的去，只有在出手殺人的時候，那種手段是那麼激厲，那麼猛烈。

無目幽魂避不開。

血手道人擋不住。

翁堂柔也和翁堂烈同一命運，同赴陰曹。

東門鐵眉沒有特別的反應。

白袍人的突然出現，他竟似已在意料之中。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難怪那白袍人自譽「黃雀」。

但東門鐵眉是否就是「蟬」呢？

（二）

深谷中，霧濃如乳白。

霧中，十把火炬在燃燒着。

一個身材魁梧的黑衫老人，正神態嚴肅地注視着十個手持火炬的黑衫青年。

「黑刀！」黑衫老人突然喝叫。

濃霧中，立刻又出現了一個黑衫中年漢子。

這人叫黑刀。

他本是個孤鬼，從小就沒有姓氏。

黑刀就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武器名字。

× × ×

提起黑狠門，最令人感到可怕的，總共有兩個人，那就是總會主杜淚，和他的義子黑刀。

沒有杜淚，黑刀早已餓死街頭。

沒有黑刀，杜淚也無法在一次可怕的火併中，擊敗自己的對頭，成爲黑狠門的總會主。

這一雙義父義子，可說是臭味相投，兩人都是同樣兇殘暴戾，也同樣的貪花好色。

這黑衫老人，就是杜淚。

杜淚問黑刀：「那小妞怎樣了？」

黑刀回答：「很不錯很不錯，我喜歡她的腿。」

杜淚說：「吃掉了沒有？」

黑刀說：「捨不得吃。」

杜淚冷冷一笑，道：「這種丫頭，留不得。」

他瞪着黑刀，接道：「老一方糾集江湖浪子、酒囊、朱不嚏、牛不吹等，分明不把本門放在眼內。」

黑刀道：「是老一方不對，他女兒却無罪。」

杜浪道：「連你都不捨得把她蹂躪，這小妞倒是不同凡响。」

黑刀道：「小妞不可殺，老一方却不可留。」

杜浪道：「老一方，殺之不難，只是浪子，酒囊等，不好對付。」

黑刀道：「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冥嶽既花得起錢，本門自當幹點事給人瞧。」

杜浪無言，終於點了點頭。

他忽然問：「誰去殺老一方？」

黑刀說道：「林魁，伍雷力已可以勝任。」

那十個黑衫青年，立刻有兩人越衆而出。

左方一人，是林魁，擅使一口如意軟刀。

右方一人，是伍雷力，一雙短戟已殺人無數。

杜浪瞧着他們。

「殺死老一方，每人賞銀五千両，速去！」

林魁、伍雷力領命，身形閃動，瞬即消失濃霧中。

（三）

夜霧更濃，酒飯樓早已打烊。

老一方在樓中獨自喝酒。

門外忽然有人在敲門。

老一方捧着一瓶酒，脚步搖搖幌幌的，前往啓門。

門未開啓，一把軟刀已從門縫中射出，急削老一方胸膛。

老一方雖有酒意，却未盡醉。

酒瓶一擋，瓶破！人却無恙！

門被撞開。

兩個黑衣人一揮軟刀，一舞雙戟，急闖而至！老一方不懼。

這件事本來就在他意料之中。

× × ×

來的當然就是林魁，伍雷力。

他們都是黑狠門中，最兇悍的冷血殺手。

殺老一方，在他們的眼中來看，並不是一件很艱鉅的任務。

因爲他們都已知道，雪刀浪子，偷腦袋大俠等人，已往廬山劍莊。

但老一方却沒有去。

他仍然留守在酒飯樓中！

× × ×

老一方似乎是有準備，他那賴以成名的金棒，就在門後。

林魁刀如風，伍雷力雙戟如輪轉，同時猛襲老一方。

他們每一擊，都似是有去無回之勢。

好可怕的攻勢。

好狠辣的殺人者！

老一方雖然是老江湖，但接戰不滿十招，臉色已有點變了。

× × ×

林魁嗜賭。

五千両的懸賞，對這個賭徒，是一種强大的吸引力！

伍雷力好色。

五千両可以讓他好好的享受整個月，醇酒美人，夜夜笙歌的生活，一直都是他所追求的。兩人亡命攻擊老一方，純粹是爲了錢。

這世間上，爲錢拚命的人，本來就是比比皆是。

老一方不難殺！

這筆懸賞看來也垂手可得。

然而，常言有道：「千算萬算，不如蒼天一算。」

他們雖然已知道龍城璧，衞空空，牛不吹，朱不嘯等人，都去了廬山劍莊，却沒想到，酒飯樓中，又來了另一個可怕的高手。

這人的樣子並不可怕，不但不可怕，而且簡直就是很「壯觀」，很「有趣」。

他近來有個很特別的習慣。

這個很特別的習慣，就是喜歡跟踪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發覺，自己原來不但喜歡捧着一個大得嚇死人的酒罎，而且還喜歡經常幹點夠刺激，夠意思的事。

他認爲龍城璧這個人，很夠意思。

而龍城璧幹的事，往往也是很夠刺激的事。

就是爲了這兩點理由，他經常去找雪刀浪子，看看有沒有刺激新奇的事，又發生在他的身上。

這人當然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 × ×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雖然還沒有找到龍城璧，但總算是找對了地方。

最少，他來到酒飯樓，而且還被老闆慇勤招待，把他帶到酒窖裏。

他感激萬分。

幸而他沒有着凉，否則必然會爲之感激流涕。

酒窖裏的酒，雖然不算太多，但三五七天之內，他是絕對喝不完的。

老一方又給了他兩隻肥鵝，三斤熟牛肉。

不到半個時辰，只剩下一堆鵝骨。

老一方心情不好，唐竹權是看得出來的。

他安慰老一方：「別老是皺着眉頭，無論發生了甚麼事，老子……咳咳……」

說到這裏，他喝了一口酒。

老一方瞧了他一眼，嘆道：「不錯，無論發生了甚麼事，你就咳兩下好了。」

唐竹權一笑，不再說話。

× × ×

這裏果然發生了事。

老一方被追殺。

唐竹權果然從地窖裏鑽出來，連咳兩聲！

## 筆筆奪魂青竹筆

（一）

咳嗽聲不算响亮，但林魁、伍雷力却給這種咳嗽聲嚇了一跳。

因爲當咳嗽聲响起的時候，咳嗽的人已站在他們背後不足五尺。

對於他們來說，這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

他們一向對自己的耳朵頗爲自負，相信無論是誰，都很難在他們身邊十丈之内而不被發覺。

但他們錯了。

天上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話是永遠錯不了的。



等到他們看見唐竹權這大胖子的時候，威震中原武林的唐門五絕指法已向他們發難。

鏗！

軟刀忽然跌下，林魁也倒下。

伍雷力猛然一驚，雙戟封住自己胸腹要害，嘴裏大喝：「你是誰？」

「老子是誰，你去問閻王罷！」

「喔！」

伍雷力忽然覺得喉頭一陣堵塞，一隻粗胖的巨指已擊在他的喉結穴上。

老一方瞧着唐竹權，臉上的神態一片迷惘。

唐竹權一笑：「老子有甚麼好看？莫不是鼻子上長出了一株靈芝草？」

老一方却沒有心情跟他說笑，良久才長嘆一聲：「長江後浪推前浪，我莫非眞是已經太老了？」

「不老！不老！」唐竹權搖搖頭：「比起許多正在興風作浪的老王八，你這把年紀算得上甚麼？即以老子的老子而言，他老人家已春秋不少了，但還是絕對不肯認老。」

老一方一怔。

過了半晌，他才點點頭，强顏一笑：「不錯，我並不算老，只是武功本來就遠不如人。」

唐竹權道：「這也沒有甚麼好埋怨的，武林中，有誰的武功是天下無敵了？老子今天輕而易舉的就可以殺掉這兩個兎崽子，但說不定明天就會敗在別人手上。」

說到這裏，也嘆了口氣，道：「說到吃敗仗，老子也吃得不算少了，那種滋味，不過癮！不過癮！」

老一方終於笑了起來：「不錯，天下間本來就沒有絕對無敵的高手，而且老某早就不想理會江湖上的事，自己武功如何，着實不必太過重視。」

唐竹權大笑：「這就是了，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就算給人宰了，他奶奶的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忽聽一人淡淡道：「只怕十八年後，再世輪迴，你不再是一條好漢，而是一條胖豬！」

（二）

老一方的臉色又變了。

但唐竹權却很輕鬆，對他說：「別緊張，這厮天生一張賤嘴，老是口沒遮攔，下次輪迴再世，必然是隻啞巴狗。」

老一方一呆。

只見一個臉黃骨瘦，但却有一雙奇大眼睛的紫袍漢子，搖着一把比臉龐最少闊六倍的大摺扇，一搖一擺的走了進來。

老一方忍不住問：「尊駕是誰？」

紫袍漢子淡淡一笑：「敝姓呂，上草下書，別字不正。」

老一方驀地一凛。

「閣下原來就是『筆筆不正，筆筆奪魂』的呂四公子？」

呂草書哈哈一笑：「這種鬼外號，不提也罷！」

唐竹權冷哼一聲，對老一方說：「這種賤骨頭，本來就是他娘的不提也罷。」

呂草書瞧着他，忽然搖了搖頭，嘆道：「五年前，小弟曾到杭州。」

唐竹權道：「杭州是你娘的故鄉，你到杭州，那不是奇事。」

呂草書道：「那一次，小弟恰好碰見了一個唐兄最尊敬，但又是一看見他就頭疼萬分的人。」

唐竹權眉頭一皺：「你是不是碰見了老子的老子？」

呂草書點點頭。

「正是，他老人家對小弟說：『竹權狂野頑劣，每喜信口開河，呂公子遇見他，還望多加指引。』說完之後，令尊大人又搖頭一嘆，沉悶地離去。」

老一方怔住，瞧着呂草書。

唐竹權也怔住，但却不是瞧着呂草書，而是瞧着老一方。

「你以爲這厮說的都是眞話？」

老一方聳聳肩：「空穴來風，當必有因，這位呂公子與你無仇無怨，爲甚麼要胡謅一番？」

「嘿！嘿嘿！」唐竹權一跺脚，冷笑道：「甚麼『狂野頑劣，每喜信口開河。』這本來就是這位呂公子的金漆招牌，他每次到杭州，例必幹些卑鄙無恥的事。」

呂草書「哦」的一聲：「這倒是連在下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幹了些甚麼卑鄙無恥的事。」

唐竹權冷哼一聲：「每到杭州，你例必向八姑媽告老子一狀，不是說老子長，就是說老子短，這筆帳，老子總有一日要向你清算。」

呂草書的臉色忽然沉重下來。

「唐兄要算帳，越快越好，遲些日子，恐怕來不及了。」

「老子還很壯健，短期內絕對死不了的。」

「這個在下知道。」

「莫非是你這個壞書生快要死了？」

「好像是的。」

唐竹權眼睛一眨：「甚麼？你又在說笑？信口開河？老子可不相信這一套。」

呂草書嘆了口氣：「這種事，本來就不必你來相信。」

唐竹權的臉色忽然變了。

「老弟，你中了毒？」

呂草書默然。

唐竹權目不轉睛的瞧着他，突然閃電般出手，抓住他的左腕。

呂草書沒有反抗。

唐竹權伸手一翻，只見呂草書左肘之上，赫然插着一枚細小的毒針。

「陰魂不散十絕針！」

「不錯。」

「這是誰幹的？」

「既已認出了它就是十絕針，難道還會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誰？」

「冥嶽十三煞的十絕使者！」

呂草書點點頭。

老一方的臉色也變了：「據說這種針上的毒，是用十種劇毒之物淬上去的。」

呂草書道：「其中成份包括了鶴頂紅、斷腸草、九陰花、悲鴻舌、鱷胆、萬年葵、鬼谷黑尾蝎、金菓王、血蠅頭和灰翅蜂。」

老一方楞住，唐竹權也忍不住說：「你怎會知道這麼清楚？」

呂草書苦笑道：「是十絕使者說出來

的。」

唐竹權道：「他為甚麼要說得這麼詳細？」

呂草書道：「他是要我知道，凡是中了十絕毒針的人，都必會在十日之內，全身肌肉潰爛而死。」

唐竹權屈指一算，皺眉道：「這十種毒物，名貴之至，也是奇毒之至，無論是任何一種，都可以在瞬息間取人性命。」

呂草書道：「但十毒加在一起，中毒者就不會馬上死去，那是相生相尅，使毒力遲緩發作。」

唐竹權沉默着。

老一方瞪着他：「你是用毒的大行家，能用毒者必擅於解毒，難道連你都沒辦法可以救他？」

唐竹權嘆了口氣，仍然沉默不語。

呂草書道：「死得慢，必然比死得快痛苦，這十絕使者心黑手辣，但他也同樣沒有好下塲。」

唐竹權道：「你宰了他？」

呂草書道：「我本有一雙青竹筆，現在只剩下一支。」

唐竹權道：「還有另一支呢？」

呂草書道：「它已貫穿過十絕使者左右兩邊太陽穴，好髒！好臭！」

唐竹權喝采道：「幹得漂亮。」

但他旋即嘆道：「只是你也中了十絕針，這可麻煩。」

呂草書道：「我不怕死，只想見一個人。」

唐竹權目光一閃，皺眉道：「難道直到現在，你還是死心不息？」

呂草書顫聲地說道：「她本來就是我的！」

唐竹權嘆道：「但現在她已是戴艮鳳的妻子！」

呂草書道：「她嫁給戴艮鳳，並不是她自己的意思。」

「老子知道！老子都知道！」唐竹權攤了攤手，「但木已成舟，米已成飯，誰叫她有個比老子的老子還更頑固不堪的老子？」

呂草書道：「這實在不公平！」

唐竹權道：「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為了高紅秀，你已跟戴艮鳳弄得很僵。」

呂草書悻然道：「他太不够朋友。」

唐竹權道：「這也很難說，誰叫他倆的老子，早在幾十年前就來一套指腹為婚？戴艮鳳若不娶高紅秀，他老子也要摘掉他的腦袋。」

呂草書吐了口氣，沉默下去。

老一方聽到這裏，又怔住了。

他當然知道戴艮鳳是甚麼人。

在廬山劍派中，戴艮鳳的地位，僅次於掌門而已。

他是廬山劍莊的大總管！

× × ×

呂草書快要死了。

沒有人能解除十絕針上的毒，連唐竹權都不能。

即使是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恐怕也有心無力。

而且廬山距離醫谷路途遙遠，要在十天八天之內趕到醫谷去，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所以，呂草書不啻是在等死。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 × ×

唐竹權在幼年時，就經常與呂草書一起到處偷酒喝、打架、闖禍。

直到十五歲那年，呂草書拜師學藝，北赴華山，投在華山怪傑鄒武勝門下。

鄒武勝把畢生所學，盡授呂草書。

現在，呂草書的武功，並不在唐竹權之下。

但他却已面臨絕路。

然而，唐竹權却明白，呂草書雖然快要死了，但他最恐懼的，却不是死亡，而是能否再見高紅秀一面。

他是個痴情漢。

為了思念高紅秀，他的身體是越來越瘦，一雙眼睛却彷彿越來越大。

（三）

廬山劍莊，就在五老峯下。

這裏有三條瀑泉，八株三人合抱不下的大樹，還有嵯峨怪石，風光美麗而位居險要之處。

它倚峭壁而建，除非兵從天降，否則永無後顧之憂。

這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山莊。

已很久沒有人敢侵犯廬山劍莊了。

但今後呢？

× × ×

今後的事，誰都無法未卜先知。

但强敵已來，這是廬山劍莊裏每一個人都很清楚的。

這强敵不易抗拒。

但無論怎樣，劍莊裏的每一個人，都已有了誓與家園共存亡的決心。

這是士氣。

士氣正高昂，大戰氣氛已瀰漫。

× × ×

黃昏，陣陣炊烟從劍莊中冒起。

突見一匹快騎，穿過莊前那八株大樹，風馳電掣般急衝而至。

鞍上一人，頭髮凌亂，滿身血汚。

這匹快騎，直向廬山劍莊的瞻遠樓急馳。

瞻遠樓是一座高樓，戴總管每喜在樓頭遠眺莊外景色。

是日黃昏，戴總管亦在樓頭，這匹馬還沒奔至，他已從樓頭一躍飄下，把馬兒攔住。

「顧遠！」

馬上那人，是廬山劍莊九快劍之一的顧遠。

他還年輕，但一手劍法已練得相當不錯。

戴艮鳳很欣賞他，尤其是欣賞他辦事時那種直接爽朗的作風。

但這時候，顧遠已像是一隻奄奄一息，等待死神降臨的獅子。

「顧遠，振作點！」

「戴總……管……我不行了……」顧遠身上，傷痕纍纍，最少有六七道深可見骨的傷痕。

戴艮鳳吸了口氣。

他也已看出，顧遠完全是憑着一口氣，拚命趕回劍莊的。

「你有甚麼說話，慢慢說，別急！」

「黑輪王來了……」



「又是冥嶽十三煞？」

「不錯，又是這些惡魔……他還說……」說到這裏，顧遠嗆咳。

「他還說甚麼？」

「他說要搶走……搶走……總管夫人……」顧遠喘着氣，說出了畢生最後的一句說話。

× × ×

戴艮鳳怔住。

顧遠已在他懷中嚥氣。

黑輪王要搶走總管夫人！

這太不像話了！

冥嶽十三煞，也未免是欺人太甚！

戴艮鳳額上已露出了青筋，一雙眼睛彷彿像是烈火般在燃燒着。

## 黑鐵飛輪火併黃金劍

（一）

黑輪王是個身高八尺，黑髯白臉的老人。他人雖老，心可不老。

比起黑狼門的總令主杜淚，這人荒淫殘酷的程度，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早就聽人說過，「彩鈴子」是個美艷不可方物的美人兒。

「彩鈴子」是高紅秀的獨門武器，也是她的外號。

雖然，她現在已是廬山劍莊戴總管的妻子，但黑輪王仍然很渴望得到這個美人兒。

他沒有見過高紅秀，却見過一張月下美人圖。

這幅月下美人圖中的美人，就是高紅秀。

畫中人已令黑輪王神魂顛倒，又怎不令他為之垂涎三尺？

但由於廬山劍莊一直都是牢不可破，在沒有真正把握之前，冥嶽中人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他們畏懼的並不是東門鐵眉，也不是戴艮鳳，而是靜世紅園的靜祖師。

靜祖師一死，他們再也無所顧忌。

撼靜世紅園，必先毀了廬山劍派，這是他們訂下的戰略。

黑輪王對這種戰略，極表贊同。

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高紅秀據為己有！

× × ×

一頂黑色的方轎，緩緩地穿過了千木林。

林中忽然撲出一頭餓狼。

牠張牙舞爪，撲向轎伕。

轎夫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仍然抬轎如故。

驀地，一隻枯瘦如鳥爪的手，從轎裏伸出，一下子就扣住了這頭餓狼的咽喉。

狼頸很粗壯，這隻枯瘦的爪看來絕不可能可以制服餓狼。

但事實却並不如此。

狼雖兇猛，但給這隻手一抓之下，竟然整頭狼都被揪了起來。

「去！」

一聲冷笑，豺狼被拋起。

這頭狼並不輕，是頭老狼。

但當牠被拋起的時候，却只是像一隻小貓，被人隨手拋掉一樣。

老狼連慘嗥之聲也沒有發出，就已死掉。

× × ×

隨隨便便一出手就把老狼殺掉的，是個白髮濃眉，缺左耳、缺右眼，連鼻子也歪向左方的醜老人。

黑轎中忽然响起了幾下鼓掌聲。

「好！劉兄的鎖魂扣。又已精進了不少。」

醜老人目注死狼，神色漠然。

「東門鐵眉殺了翁堂柔、翁堂烈，這一筆帳老夫要算在廬山劍莊每一個人的頭上！」

「不錯，本王也是這麼想！」

「黑輪王，這次咱們進攻廬山劍莊，絕對不能放過任何一人！」

「不！」

「甚麼？」醜老人臉色一變，「莫非你要來一套婦人之仁？」

「本王只要求劉兄放過一個女人。」

「你是說高紅秀？」

「劉兄果然深知我心。」

醜老人大笑：「行！老夫答應你，就算殺掉廬山劍莊裏所有的人，也絕不傷害高紅秀一根毫髮！」

轎中人哈哈一笑：「不愧是好兄弟，事成之後，咱們痛痛快快的喝幾杯！」

「幾杯不够意思，幾罈還差不多！」

醜老人臉色忽然一沉，咬牙道：「但老夫現在最想喝的，並不是酒，而是東門鐵眉咽喉裏流出來的血！」

× × ×

轎子繼續向前移動。

廬山劍莊已然歷歷在望。

（二）

望峯亭下，霧薄風輕。

一個年約四旬的黃衫人，獨坐亭中。

他五綹長髯，眉清目秀，只是一張臉龐却嫌有點蒼白。

他守在望峯亭，因為他知道殺顧遠的人，快要來了。

他不但要為顧遠雪仇，還要負起保護廬山劍莊的責任。

他一直都備受東門鐵眉的信任和重用，並不完全是因為他的武功和智慧，最重要的還是這種負責的態度。

他對掌門負責。

他對下屬負責。

對整個廬山劍莊，他更可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如此總管，又還有誰能對他有所挑剔呢？

× × ×

在廬山劍莊，戴艮鳳的身份僅次於掌門東門鐵眉。

但他却從不以大人物自居。

他既不擺架子，而且當有事發生的時候，他總是「身先士卒」，絕不是那種只會在後面「指手劃脚」，大聲喊吶叫下屬去拚命的人。

正唯如此，他深受劍莊中人敬重。

但對冥嶽中人來說，這無疑是一顆眼中釘，一塊絆脚石。

要剷平廬山劍莊，非要拔掉這顆眼中釘，踢去這塊絆脚石不可。

黑輪王終於來到了望峯亭。

除了黑輪王之外，還有那個醜老人。

一看這個醜老人的模樣，戴良鳳已知道他是誰。

「天缺地煞劉齒寒？」

醜老人陰惻惻的一笑：「閣下就是戴大總管？」

戴良鳳緩步出亭外，緩緩道：「不敢當，區區正是戴某！」

劉齒寒上上下下的瞧了他幾眼，笑道：「果然不愧是天下英雄敬重的人物，單看這一表人才的外貌，就已教人心折。」

轎中的黑輪王却冷冷笑道：「只怕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還及不上老夫老而彌堅！」

劉齒寒聞言，大笑！

「說得好精彩，難怪有人說，總管夫人老是悶悶不樂！」

黑輪王是語涉雙關，「含義」露骨而下流。

加上劉齒寒「加以闡明」，不由令戴良鳳爲之臉色驟變。

劉齒寒淡淡一笑：「戴大總管不必動怒，黑輪王雖然脾氣暴躁一點，但對於絕色天香的麗人，却是一向呵護備至，絕不會沒有憐香惜玉之心。」

戴良鳳一聽到這裏，忽然却淡笑了起來。

「劉老先生說得對，區區根本不必動怒，在這時候妄動無名之火，實在是不划算。」

劉齒寒似是一怔，繼而大笑。

「好！不愧是一代豪傑，有種！有定力！處變不驚！不爲敵方笑言而動怒，影响交戰時的身手！老夫佩服！佩服！」

他一連串說了一大堆根本不必說的說話。

但也就在這時候，他那雙枯瘦的手，却忽然漸漸「腫脹」起來。

戴良鳳冷冷道：「好厲害的『化形攝魂手』！」

劉齒寒一雙眼直勾勾的瞧着他：「戴總管，你還年輕，本來還大有可爲，只可惜今天遇上了老夫，只好算你倒霉了。」

颯！

劉齒寒終於出手！

戴良鳳掣劍出鞘，急砍劉齒寒右臂！

但劉齒寒這一着竟是虛招，一發即收，而且身形暴退八尺！

眞正出手攻擊戴良鳳的，原來却是在轎中的黑輪王！

（三）

霧中充滿肅殺之意。

連輕風也彷彿帶着一種可以令人窒息的殺氣。

黑輪王這一出手，就是絕不留情的殺着。

一雙烏溜溜的黑鐵飛輪，急削戴良鳳胸、腹要害。

黑輪王散髮飛揚，面龐冒着一片凌厲無比、兇悍已極的殺機。

× × ×

廬山劍莊之中，他唯一要得到的活人是高紅秀。

廬山劍莊之中，他非殺不可的人當然就是戴良鳳。

他們雖然以往從未謀面，但一見面就彷彿有血海深仇般，拚個你死我活。

黑輪王當然很有信心。

即使劉齒寒不在，他也同樣充滿信心，可以把這位戴總管置諸死地。

× × ×

飛輪轉動，寒氣森森的輪齒挾着可怕的呼嘯聲，逼向戴良鳳。

鏗！

火星忽然迸射。

黑鐵飛輪與戴良鳳的劍硬碰了一下。

黑鐵飛輪無恙，但戴良鳳的劍却已崩了一個缺口。

黑輪王發出一陣陰森恐怖的笑聲。

「廬山劍派以劍法馳名天下，怎麼用的劍却是恁地嬌嫩。」

劉齒寒在一旁怪笑道：「總管夫人嬌嫩可愛，也還罷了，但連總管的劍也嬌嫩起來，却是不妙！不妙！」

黑輪王又已狂攻了十招。

嗤！

鋒利的輪齒，在戴良鳳的肩膊飛劃而過。

戴良鳳身子一陣顫抖，肩頭上已出現了一道血痕。

他已處於劣勢。

黑輪王又在大笑。

「戴總管，你若馬上乖乖的把高紅秀送出來，本王饒你不死！」

戴良鳳咬牙，揮劍，一言不發。

劉齒寒嘿嘿怪笑。

「正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小子以爲自己劍術超羣，其實却是不堪一提，這種渾蛋，就算替老夫洗脚也嫌不配，却不知那高紅秀怎會看上這位大總管的？」

戴良鳳聽到這裏，差點沒吐出血來。

黑輪王桀桀笑道：「本王還以爲你眞的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原來畢竟還是定力有限，這倒連幹和尚的資格都不夠了。」

嗤！

戴良鳳大腿上又吃了一記。

至此，黑輪王似已完全控制了整個戰局。

但不知如何，他偏偏就是未能把戴良鳳殺掉！

他忽然發覺有些不對！

（四）

黑輪王是個老江湖，老一輩的江湖煞星。

但這一次，他也和初出道的年輕小子一樣，給勝利冲昏了頭腦。

其實，他並沒有獲得眞正的勝利，只是甫經接戰，就已佔了上風而已。

在他想像中，戴良鳳縱然劍法不俗，但和自己相比，必須是有所不及的。

加上他一上來就已把戴良鳳壓得透不過氣，遂生輕敵之心，以爲對方技藝不外而已。

但他錯了。

戴良鳳並非「技僅至此」，而是一直隱忍不發。

接戰之初，他寧失先機，寧處下風，驕敵之志，長他人之威風。

那就像是一盤棋局。

他一上來就採取守勢。

對方車、馬、炮源源渡河，連兵兵卒卒都在己方揚威耀武大有不勝何待之勢。



然而，攻得猛而攻不下，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戴良鳳雖然受到損傷，但那不要緊因爲這並不致命。

他們是在拚命。

打架未必是拚命，但拚命却必然是把性命孤注一擲，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在拚命的時候，受傷者並非等於失敗的一方。

因爲他還有性命！還有可以反擊的潛力，還有可以反咬對方一口的氣！

當然，這得要看看，這人的「潛力」如何。

「潛力」就是潛伏在體內的力量，而這種力量，最好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戴良鳳有潛力。

他突然反咬對方一口！

## 生死關頭

（一）

你有沒有見過比人還高的巨鵰打架？

戴良鳳見過。

在二十五歲生辰那一天，他曾跟隨着師父，到雁蕩山射雁。

那時候他劍法不行，箭術更是平庸之極，兩師徒居然連一隻雁兒都沒弄到手。

原來他師父雖然劍法高强，但對於射箭之道，也是一竅不通。

到了黃昏，師徒兩人就像呆鴨般坐在一個山峯下。

就在這時候，他們看見了一幕奇景。

一隻黑鵰，一隻白鵰，不知如何，忽然在山峯下劇戰起來。

黑鵰翅寬、爪利、喙厚、長相威武，力道也大得出奇。

白鵰較爲細小，從各方面看來，戰鬥的能力和條件都不及對手。

兩鵰火併，戰況居然極其激烈。

不到半頓飯時光，戴良鳳對師父說：「黑鵰必贏無疑！」

師父白眼一翻。

「誰說的？」

「難道白鵰還有可勝之道？」

「誰說牠沒可勝之道？」

「這很難令人相信。」

師父冷笑，不再說甚麼，只是說了一句：「你瞧着罷。」

戴良鳳當然瞧着。

這種罕見的「鵰戰」，實在很刺激，也很有趣。

黑鵰一直都佔上風，白鵰已被打得鮮血淋漓，連翅膀的羽毛也甩脫不少。

黑鵰頻以喙攻！

牠嘴鋒利而攻勢狠辣沉重，但偏偏就是無法收拾白鵰。

白鵰苦戰，突然奮發神威。

牠反撲。

黑鵰佔上風的時間很長久，但無法取得勝利。

然而，白鵰一經反撲，那種反擊之力却是極其驚人的。

牠以雙爪緊鎖着黑鵰的頭部，狂攻五嘴。

每一嘴都是那麼狠！

每一嘴都把黑鵰擊得渾身一震。

五嘴之後，黑鵰發出一陣悲慘的叫聲，終於以拚命之力，掙脫，倉惶飛去。

師父笑咪咪的瞧着戴良鳳。

「看清楚了沒有？」

戴良鳳啞口無言，只能點頭。

——白鵰以韌力捱打，最後却以全力一擊反敗爲勝！

這就是潛力的發揮，也是艱苦防守戰的一種戰略。

× × ×

十餘年後，戴良鳳的箭法還是不行。

但他的劍法却已今非昔比。

這一戰，他像是那頭白鵰，以守驕敵之志，最後却全力反擊！

這當然是處於一種冒險性的打法。

冒險不一定成功。

但也不一定失敗。

這一次，他是成功了！

（二）

黑輪王一直都是那麼威風。

但忽然間，他的威風已變成恐懼、震慄、驚惶失措。

他的眼神也從充滿自信，忽然變成只有絕望，悲哀。

他實在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只看見那口已崩缺了的長劍，忽然閃電般向自己的胸膛猛擊過來。

不多不少，恰好五劍！

——昔年白鵰反敗爲勝，也只是狂攻黑鵰五嘴。

一！二！三！四！五！

每一劍都貫穿過黑輪王的胸膛！

每一劍都是那麼兇悍！那麼霸道！

黑輪王出手時絕不留情。

這五劍也是一樣！

× × ×

完了！黑輪王的美夢完了！他的性命也完了！

他還沒有闖到廬山劍莊，還沒有看見那美艷不可方物的高紅秀，人已在望峯亭中倒下。

他的失敗，對他來說，是意外的。

劉齒寒也是感到極度的意外。

戴良鳳現在本該是個死人才對。

但現在，他雖然受傷，但却沒有死，死的是黑輪王。

劉齒寒吸了口氣，忽然輕輕鼓掌：「好沉得住氣，好身手！」

戴良鳳瞳孔暴縮。

「現在是劉老先生出手的時候了。」

「你還想與老夫一戰？」

「你不敢？」

「笑話！」

「那麼，請動手！」

「戴總管，你太自負了。」

「不是自負，而是身肩重任，决不能讓你們闖到劍莊之中！」

「好！看你還有多大的能耐！」

一聲暴喝，劉齒寒袍袖飛揚，攻出三掌。

他的雙手已比平時漲大了兩倍有餘，但指尖却還是那麼鋒利，就像是十把短刀子一樣。

他出手極快！身形更快！

但戴良鳳的身手也不慢。

劍如電閃，勢若流星。

一陣裂帛聲响，劉齒寒的胸膛衣衫裂

開，出現了一道不深不淺的血槽。

但劉齒寒沒有敗。

這一次，敗陣下來的反而是戴艮鳳。

因爲戴艮鳳的劍雖然傷了劉齒寒，但劉齒寒的右手已緊扣着他的咽喉。

這一扣之力，當眞是非同小可。

絕少人能掙脫這一扣。

戴艮鳳也不能。

鏗！

長劍墮地，他的呼吸也已急促，一張臉龐由蒼白變成紫醬之色。

劉齒寒獰笑。

「戴總管，老夫可沒有像黑輪王般輕敵，而老夫的武功本來就是猶在黑輪王之上，所以，這一次，你只好死在老夫的手裏！」

戴艮鳳無言。

就算他現在想說話，也說不出。

他的生命很快就要被這一隻可怕的手擠出來。

劉齒寒瞧着他垂死掙扎的表情，不由心中大是興奮，爪上力道再添幾分。

但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發覺，一條白影從左方向自己急掠過來。

他猛然一凜。

這是誰？

這是甚麼身法？竟然快得如此不可思議？

劉齒寒覺得不對勁，立刻放開了戴艮鳳。

從他看見這條白色的影子，以至鬆手放開戴艮鳳，前後僅是一霎眼那末短暫的時間。

但就在這短暫的時間裏，一陣狂飇般的掌力，已湧向他的背心。

劉齒寒急避。

他竟然沒有揮掌反擊的勇氣。

只可惜，就算他要躲避也已經來不及了。

這一陣掌力，實在是來得太快，氣勢也是太驚人。

叭！

一隻寬闊的手掌，突然印在他背上。

劉齒寒渾身猛然一震。

剎那間，他全身上下只有一種虛脫的感覺，彷彿這世間上所有的一切，都已和他距離得很遙遠很遙遠。

但他仍然看見了一個白袍人。

這白袍人只有一雙眼睛，卻沒有鼻子，沒有嘴巴。

這是一張不像人臉的人皮面具。

「你……你是……」說到這裏，他的呼吸已中絕，人也噗的一聲倒了下去。

戴艮鳳鬆了口氣。

他看看這個神秘的白袍人，正想說兩句感激的說話，却沒想到，這神秘的白袍人並不是來救他，而是忽然出手，連他也要一起殺掉。

呼！

狂飇般的掌力已湧向戴艮鳳。

縱然是在平時，戴艮鳳也未必能够避開，也絕對抵擋不住這一掌。

更何況這時候，他剛從死亡邊緣踏足回來，正是驚魂未定，體力更未曾恢復，又如何能避開這突如其來的一擊？

他只好立刻閉上眼睛，等待死神的降臨。

可是，他這一次還是沒有死。

因爲就在同一剎那間，又突然出現了另一個人，更同時閃過了一陣燦爛雪亮的刀光。

刷！

一把鋒利無匹的刀，彷彿從天而降，急削神秘白袍人的咽喉。

這是圍魏救趙之法。

這白袍人若還不顧一切攻擊戴艮鳳，他也難以避開這一刀。

除非他寧願白挨一刀，也要殺了戴艮鳳，否則他一定要放棄殺戴艮鳳之舉。

× × ×

白袍人沒有這種打算。

他的反應很正常。

(三)

戴艮鳳又一次逃出了鬼門關。

把他從鬼門關裏救回來的，是個年青刀客。

——雪刀浪子龍城璧早已到了廬山劍莊，而且還是由戴艮鳳親自把他帶到西廂暫居的。

龍城璧給戴艮鳳的印象，是那麼鮮明，又是那麼隨和、瀟洒。

戴艮鳳私下對一個心腹手下說：「今日才一睹浪子風采，着實相逢恨晚。」

他只恨劍莊正處於多事之秋，未能好好的與這位傑出的年青刀客促膝長談。

× × ×

戴艮鳳是個不喜歡倚賴朋友的人。

他已視龍城璧如摯友。

但這一次，他沒有請這位雪刀浪子助陣。

他始終認爲，廬山劍派的事，該由廬山劍派中人去解決。

他既不想麻煩別人。

也不想連累了朋友。

然而，雪刀浪子最後還是來了，而且來得很遲，再遲一點點，戴艮鳳恐怕已和劉齒寒同一命運。

戴着面具的神秘白袍人，一雙冷厲的目光，直盯在龍城璧的臉上。

「你的刀法很不錯。」

龍城璧淡淡道：「前輩誇獎了。」

白袍人冷冷道：「總有一天，你會後悔跟廬山劍莊的人在一起。」

龍城璧道：「在下也許會死在別人的手下，但却一定不會後悔。」

白袍人不再說話，突然擰身，飄然離去。

龍城璧沒有追。

戴艮鳳道：「這人是誰？」

龍城璧搖搖頭：「我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這個神秘的白袍人是誰。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絕對肯定的：這白袍人的武功，已達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境界。

戴艮鳳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廬山劍莊。

還沒到劍莊，他已看見了一個自己最不願意看見的人。

他看見了一個捧着大酒罈的大胖子。

但這個大胖子並不是他最不願意看見的人，而是在大胖子身旁的呂草書！

(四)



呂草書和唐竹權就站在那八株大樹的中間，兩人的臉上都是木無表情。

唐竹權只顧喝酒，一雙眼睛彷彿除了自己的大酒罈之外，世間上已沒有甚麼東西值得一看。

但等到他看見了龍城璧的時候，臉上却露出了喜悅的神色。

「龍老弟！咱們又可以痛痛快快喝幾杯了！」

龍城璧淡然一笑。

「與你喝酒，幾時是以『杯』來計算的？」

「不錯！是老子一時糊塗！」唐竹權裂嘴大笑，「像咱們這種大英雄，太豪傑，是非要用酒罈來喝酒不可的，你看老子現在不是又捧着一個大酒罈嗎？」

龍城璧嘆了口氣：「直到現在，我才忽然明白，你爲甚麼經常都要抱着這種大酒罈。」

唐竹權一楞。

「你看是甚麼道理？」

龍城璧道：「也許是唐兄的肚子越來越大了，所以非要用個大酒罈來遮掩住不可。」

唐竹權大笑：「說得好！說得妙！咱們痛痛快快的喝個够！」

說着，拉走了龍城璧。

呂草書和戴艮鳳却仍然站在那裏，彼此互望着。

× × ×

你若是戴艮鳳現在心中該會怎樣想？

你若是呂草書，現在心中該是怎樣的滋味？

唐竹權似乎沒有理會到他們之間的問題。

龍城璧亦然。

等到他們都已走遠了，呂草書才慢慢的對戴艮鳳說：「我想喝點酒。」

戴艮鳳正想說一聲「好」，呂草書却接着說：「我也想看看總管夫人。」

## 總管夫人被刼走了

(一)

呂草書的說法，很直接了當，也令人爲之心神一震。

但戴艮鳳却好像一點也不介意。

他的回答仍然是那一聲：「好！」

然後，這位戴總管就帶着呂草書，進入廬山劍莊。

× × ×

百劍樓的大廳，是戴艮鳳經常在這裏練劍的地方。

戴良鳳與天缺地煞各出全力鬥在一起。

這大廳地方寬敞，兩邊寬闊的牆上，不多不少，總共掛着一百口劍。

戴艮鳳喜歡劍。

他也同樣喜歡這座百劍樓。

廬山劍莊的人都知道，只有掌門和總管的貴賓，才會被招待進入這裏參觀。

這一百口劍，其中不乏價值連城的千古神器。

呂草書被視爲總管的上賓。

每個來到百劍樓大廳的人，都會對牆上的名劍讚不絕口。

但呂草書對這些價值連城的劍，連看都不看一眼。

他要看的並不是劍，而是高紅秀。

(二)

酒筵已開，連菜都已涼了。

戴艮鳳已派人請高紅秀到此。

但高紅秀沒有來，連派去的人也沒回來。

戴艮鳳立刻親自去找妻子。

他倆口子住在小泉軒。

小泉軒左側有瀑泉，右方有古松數株，環境幽美而恬靜。

軒外有竹棚，棚下植着奇花異草，現在本是花開時候。

但當戴艮鳳來到竹棚的時候，他看見了滿地落英，連竹棚都已塌下了一半。

戴艮鳳臉色大變，狂呼：「紅秀！紅秀！」

他急衝入軒內。

軒中更亂。

高紅秀最喜愛一隻小狗，伏屍在一張

椅下。

小狗旁邊，還躺着了一具屍體。

這人正是戴良鳳剛才派出去的一個手下。

他叫陸平靜。

但從他臨死前臉上驚愕恐怖的神情看來，他死得並不平靜。

他的額上穿了一個洞，鮮血還在不斷的流出，但人已嚥氣了。

戴良鳳的心涼了一截。

他到處搜索着，還是看不見妻子的踪跡。

直到最後，他終於在一隻花瓶之下，發現了一張條子。

條子上只寫着三個龍飛鳳舞般的字：「龍首崖」！

戴良鳳深深的抽了口冷氣，身子不禁有點顫抖起來。

那不但是因爲妻子出了事，而且由於敵方能深入劍莊中擄人殺人，那更是令他不禁爲之驚怒交集。

這實在是太笑話了。

他匆匆到馬槽，騎了一匹快馬，出劍莊。

來到莊外，一人攔住去路。

那是呂草書。

「戴兄，發生了甚麼事？」

戴良鳳沒有回答，揮鞭策馬，直往莊外衝出去。

他的心情很紊亂。

盧山劍莊固然處於多事之秋，而他自己也是一樣。

（三）

呂草書目送戴良鳳遠去，一股無名的恐懼突然襲上了心頭。

不知如何，他忽然間爲戴良鳳暗暗担心。

還有高紅秀，她一定是出了事！

就在他站着發呆的時候，唐竹權匆匆的走了過來，對他說：「總管夫人給刧走了。」

呂草書沒有感到太大的意外。

他只是說：「戴總管已去了。」

唐竹權說：「是不是去了龍首崖？」

呂草書目光倏地一亮：「龍首崖？你怎知道他是去龍首崖？」

唐竹權拿出了一張條子，上面龍飛鳳舞的寫着「龍首崖」三個字。

呂草書道：「這是在那裏發現的？」

唐竹權道：「是一個老僕，剛剛從小泉軒裏拾回來的，他把這張條子交給了龍城壁。」

呂草書道：「龍城壁呢？」

唐竹權道：「他只是叫老子找你，然後却又不知去向。」

呂草書道：「咱們現在馬上就去龍首崖！」

唐竹權道：「越快越好！」

他皺了皺眉，不禁又喃喃道：「那浿子又發現了甚麼事？忽然這麼神秘？」

（四）

龍城壁的確是發現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他看見了一條白色的影子，像鬼魅般閃進了威武堂！

× × ×

威武堂是只有盧山劍派掌門人才能進去的地方。

那是因爲在這威武堂的背後，就是劍經閣。

盧山劍派的十二種武功秘笈，和名聞天下的盧山神劍，都在劍經閣內。

那條白色的影子，行動快速而鬼祟，肯定不是東門鐵眉。

既非東門鐵眉，却又是誰？

誰敢潛入威武堂？

龍城壁敢。

當他發現這件可疑的事之後，他也潛入威武堂。

× × ×

威武堂並不算寬濶，和百劍樓那座大殿相比下來，可說是大有遜色。

這裏很深沉。

堂中掛着一隻鳥籠。

籠中却無鳥，只是放着一塊木牌。

木牌上以金漆大字書寫着：「入堂者死！」

龍城壁看見了這木牌上的字。

但他却視若無睹，仍然像一頭夜貓子般潛進堂內。

堂內無人。

他仔細觀察片刻，忽然翻身，有如飛鳥般掠過威武堂，來到了堂後的一座小閣前。

但他的人還沒停下，那神秘的白影子忽然又在他眼前掠過。

龍城壁急追。

但他才追出丈許，就已給一根禪杖攔住了去路。

× × ×

禪杖是黑色的。

使用這根禪杖的和尙，也是個肌膚黑漆如墨的怪和尙。

這個黑和尙雖然皮膚黝黑，但顎下的鬍子却已根根發白。

「大胆狂徒！竟敢擅闖本堂！」黑和尙一聲大喝，禪杖已迎頭向龍城壁砸了下來。

## 這奸細是非人所料及

（一）

黑和尙的年紀雖然不輕，但火氣之猛烈，攻勢之瘋狂，却是令人爲之心寒的。

幸好來的並不是個容易「心寒」的人。龍城壁既敢闖到這裏，這種事本來也就在他意料之中。

對方已展開了攻勢，多談也是無益。

現在並不是談話的時候，他必須先應付了這個黑和尙。

遺憾的是：就算他解決了這個黑和尙，那神秘的白影子必已消失在遠方，再也無法尋覓。

× × ×

禪杖捲起陣陣猛烈的呼嘯聲。

黑和尙連聲暴喝，每一杖都有如排山倒海般湧來。

龍城壁沒有用刀。

他知道，以自己的刀法，要擊倒這黑和尙，並不困難。

但這是盧山劍莊，而不是賊巢。

他總不能一刀就把這個黑和尙宰掉，這是絕不可能的。



但這黑和尙却是咄咄逼人。

他根本不理會對方是誰，好像無論任何人擅入威武堂，都非要死在他杖下不可似的。

但那神秘的白影子呢？

那人是誰？

莫非他進入威武堂的時候，這個黑和尙根本就沒看見？還是剛巧正在打瞌睡？

（二）

黑和尙年輕的時候，必然是個神力驚人的力士。

現在，雖然年紀已不輕，但臂力之強，仍然是令人感到佩服的。

但龍城壁並沒有心情去「佩服」這個黑和尙。

他只想離開威武堂。

但黑和尙却緊纏着他，好像是個獵人似的，絕對不容許野獸從自己的手指中溜走一樣。

龍城壁眉頭大皺。

看樣子，這個黑和尙是一定要拚個明白。

倏地，一人大喝：「住手！」

不必看這人，龍城壁已知道他必然是盧山劍派掌門——東門鐵眉。

× × ×

東門鐵眉穿着一襲繡花長袍，神態肅穆的站在堂外。

黑和尙聽見「住手」兩字的時候，早已收杖，垂手佇立一旁。

東門鐵眉緩緩的走進堂內，怒視着黑和尙：「黑佛，這算是甚麼？」

這黑和尙原來就叫黑佛。

黑佛道：「這位施主，擅闖本堂，所以老僧……」

「荒謬！甚麼擅闖本堂？他是本莊的貴賓，而且是我派人請他進劍經閣的！」

東門鐵眉冷冷道：「想不到人還沒進劍經閣，就已給你沒頭沒腦的動手動腳，這豈不是太丟人了？」

黑佛面露懼色。

「是老僧錯了！」

龍城壁瞧着東門鐵眉，心裏想：「黑佛幾時有錯？你也沒有派人去請我進劍經閣！」

東門鐵眉却已笑容滿面的，對龍城壁說：「這是誤會，龍大俠休要見怪。」

龍城壁淡淡一笑，說道：「哪裏的說話了。」

東門鐵眉道：「劍經閣就在堂後，龍大俠請進。」

龍城壁想了想，暗道：「也好。」

兩人遂雙雙穿過了威武堂，進入劍經閣。

（三）

劍經閣只是一間很普通的房宇。

閣內無人，只有一隻能言鸚鵡。

這鸚鵡一看見了龍城壁，就說：「來了！來了！」

牠的樣子很有趣，但說的這兩個字却令人有些莫名其妙。

龍城壁瞧了牠半晌，牠又說：「來了！來了！」

東門鐵眉微微一笑。

「這畜牲甚麼話都不懂，就只是懂得翻來覆去，說着這兩個字。」

龍城壁問道：「這兩個字有甚麼意思呢？」

東門鐵眉道：「你若知道牠的名字，就知道這兩個字是甚麼意思？」

龍城壁道：「這鸚鵡叫甚麼名字？」

東門鐵眉的臉上忽然變得連一點表情也沒有。

他看着龍城壁，緩緩的說：「牠的名字就叫死人。」

× × ×

「死人」加「來了」，就是「死人來了」。

龍城壁不禁失笑。

他當然已明白了東門鐵眉的意思，但却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眞想不到，原來你就是盧山劍派最大的奸細！」龍城壁眨着眼，瞧着東門鐵眉。

東門鐵眉並不否認。

「你剛才必已看見了一個身份神秘的白袍人。」

龍城壁點點頭。

東門鐵眉道：「你一向都是個很聰明的人，想必已知道，這人是誰？」

龍城壁道：「只是還不敢太肯定。」

東門鐵眉道：「但到了現在，你無論知道與否，都不重要了。」

龍城壁試探着問：「是不是我一定會在這裏變成一個死人？」

東門鐵眉點點頭，道：「一定！」

龍城壁說道：「是不是由你親自來動手？」

東門鐵眉這次却搖頭。

「不是我，而是剛才你看見的那個白袍人。」

「他豈不是已經走了？」

「死了的人不可能復活，但走了的人，却是隨時可以回來。」

「他已回來？」

「不錯，他就在劍經閣後面，正等着你。」

「你知道我一定會去？」

「一定！」東門鐵眉慢慢的說：「我知道你從來都不喜歡拒絕別人的挑戰。」

龍城壁却搖頭。

「不，這次却是例外。」

「你不敢？」

「的確是不敢，因爲我現在還不想死。」說到這裏，龍城壁已向劍經閣外走了出去。

很少人能攔住雪刀浪子。

但這一次，雪刀浪子給攔住了，他走不出去。

攔住他的並不是人，而是一道石牆。

（四）

這地方明明是一道門。

當龍城壁進來的時候，他是從這道門進入的。

但當他要走的時候，門不見了，他看見的只是一道堅固的石牆。

龍城壁嘆了口氣，轉過臉對東門鐵眉說：「想不到這裏居然機關重重，看來這一次我是跑不掉了。」

東門鐵眉淡淡道：「所以你根本不必跑，只要能够擊敗對手，你大可以大搖大擺的，從另一個出口離開這裏。」

龍城壁道：「你會讓我走嗎？」

東門鐵眉道：「倘若連那人都打不過你，我又還能把你怎樣？」

龍城壁聳聳肩。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從命——」

× × ×

東門鐵眉推開了一座書架，把龍城壁帶到劍經閣後。

一個衣白如雪的白袍人，已在竹叢下等候着。

白袍人的臉上，戴着一塊只露出眼睛，却沒有耳口鼻的人皮面具。

這張面具並不精巧，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劣拙。

他這人站立和握劍的姿勢，却是無懈可擊。

他是個學劍的人。

劍已出鞘。

他只是說了兩個字：「來了！」

劍尖已有如蜻蜓點水般，從高處向龍城壁的頭頂擊下。

劍長三尺，奪目晶瑩。

龍城壁不禁脫口道：「好劍！」

語音未落，白袍人已向他連攻三劍。

三劍後，白袍人的身形已落下，但旋即又再飛起，再刺一劍。

這一劍未到一半，忽然劍勢又變，變成七劍！

白袍人全力追刺，劍中有劍，式中套式，可說是千變萬化。

倏地，一陣刀光捲起。

風雪之刀終於發出了反擊。

但那白衫人的劍法却仍然那麼快，那麼令人無法揣測。

龍城壁仍然被他逼得透氣不過，一步一步的向後退。

這白袍人不愧是一個劍法上的絕頂高手。

就在這時候，東門鐵眉突然發出了暗器。

一蓬慘綠色的毒針，如雨點般射向龍城壁。

龍城壁急退。

這一退，他又退入了劍經閣，但他剛退入劍經閣，一道沉重的鐵柵，也從天而降，「蓬」然一聲落下。

## 黃金劍劃狂草書

（一）

劍經閣是廬山劍莊裏的禁地。這裏機關重重，並不能算是意外的事。

但龍城壁却沒想到，自己居然會被困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那道鐵柵落下，劍經閣不啻是變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牢獄。

東門鐵眉冷冷一笑：「你手裏雖然有一把鋒利無匹的風雪之刀，但我可以保證，就算你用盡氣力，也絕對削不斷這道鐵柵。」

龍城壁吸了口氣。

東門鐵眉接道：「你不相信，可以試試。」

龍城壁搖搖頭：「不必試了，這是南海精煉的千年寒鐵，風雪之刀的確無法令它損毀分毫。」

東門鐵眉瞧着他，輕輕的嘆息一聲：「你的確很不幸，這座劍經閣裏，只有一杯水，一碗鸚鵡吃的糧食，除此之外，你唯一可以裹腹的，也許就是這隻能言鸚鵡，或者是蟑螂，老鼠之類的東西。」

龍城壁道：「你打算把我活活困在這裏？」

東門鐵眉微微一笑。

「你說好不好？」

龍城壁居然也微微一笑，道：「直到現在，我才發覺到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東門鐵眉說道：「你覺得我這個人怎樣？」

龍城壁聳聳肩，說：「你既風趣，却也卑鄙毒辣，是個很不錯的僞君子。」

東門鐵眉聞言，先是一怔，繼而大笑：「說得好，說得妙。」

倏地，笑聲一斂，換上了一副冷嚴的神色，接說：「有人說你很有骨氣，只怕等到你十天沒水喝，沒食物充飢之後，就甚麼骨氣也沒有了。」

龍城壁淡淡說道：「你不妨拭目以待吧。」

東門鐵眉冷冷道：「你以爲將來會有人救你出去？」

龍城壁眨了眨眼睛，道：「這個當然是幻想，但若連幻想都沒有，倒不如立刻就抹頸死掉的好。」

東門鐵眉道：「那麼你索性早點動手好了，因爲在這世間上，是絕對沒有人會去拯救一個死人的。」

龍城壁道：「我還活着。」

東門鐵眉道：「但我已想好了一個故事，可以讓你忽然死掉。」

龍城壁默然。

他已知道了東門鐵眉的手段。

× × ×

東門鐵眉出賣了靜世紅園，也出賣了整個廬山劍派。

但直到現在，除了龍城壁之外，其餘的人還是懵然不知。

這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龍城壁已被困在劍經閣。

但沒有人知道。

看來，他只好吃掉那隻能言鸚鵡。

（二）

拂曉。

曙光射在戴艮鳳的臉上，他臉上的神態是那麼疲倦，又是那麼焦慮。

這裏是龍首崖。

龍首崖是廬山奇險。

此崖其狀有若龍頭，下臨萬丈深淵。

戴艮鳳甫登龍首崖，就已看見崖上已有兩個戴着草笠的黑衣人在恭候着。

除了這兩個黑衣人，崖上還放了一個大鐵箱子。

鐵箱子裏囚禁一個人，只有頭部露出在外面。

定睛一看，這個被鐵箱子囚禁着的，赫然是他的結髮妻子高紅秀！

× × ×

戴艮鳳的倦意全消，代之而起的是極度的憤怒。

他的指骨勒勒作响，額上青筋一根一根怒凸。

「明人不作暗事，兩位的手段，未免是太卑鄙了。」



其中一個戴笠帽的黑衣人走了過來，冷冷的說：「你在罵人？」

另一個黑衣人冷笑：「既然他不喜歡和我們談買賣，這口箱子也用不着了。」

說着，高高舉起鐵箱子，就要向崖下拋掉。

戴艮鳳面無人色，急叫：「且慢！」

在他面前的黑衣人冷冷道：「擄走總管夫人的，並不是我們。」

舉起鐵箱子的黑衣人道：「咱們哥兒倆也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戴艮鳳吸了口氣。

「有甚麼事情，慢慢商量，還望那位仁兄，先把拙荊放下。」

那黑衣人冷冷一笑，終於放下了鐵箱子：「這才像點人話，否則咱們大不了白跑一趟，把箱子丟下去，那時候，一切都一了百了。」

戴艮鳳的手心已在冒汗。

「兩位未知有何見教？」

站在他面前的黑衣人冷冷一笑，道：「總管夫人的性命已在我們掌握之中。」

戴艮鳳道：「你們是想要銀子？」

「不是銀子，是要一個人的性命。」

「以一命換一命？」

「不錯。」

「你們要我殺誰？」

「呂草書。」

「呂……草書？」

「不錯，其實對你來說，殺掉呂草書，那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不行！我不能無緣無故的把這人傷害。」

「你錯了，呂草書本來就不是個正人君子，難道你不知道，他對總管夫人，一直都有着極大的野心。」

戴艮鳳目中露出了憤怒之色。

「胡說！」

站在他面前的黑衣人乾笑着，道：「你就當我胡謅也不妨，但我們的條件已開出，今天之內，你若不帶呂草書的人頭到這裏，這口箱子就會被拋進萬丈深淵。」

戴艮鳳道：「能不能換個條件？」

「不能，咱們是童叟無欺。」

另一個黑衣人桀桀一笑：「和總管夫人一樣，都是貨眞價實！」

戴艮鳳氣得發抖。

「你們太無恥了。」

「這不算甚麼，要你去殺一個情敵，豈不是便宜了你？」

突聽得一人大聲叫道：「呂草書頭顱在此！」

岸上又來一人，赫然正是呂草書。

（三）

山風輕輕吹來，雖然風不大，却是令人感到有點冷。

看見了呂草書，戴艮鳳連心都冷了下去。

「不！你快走！我不想看見你！」

呂草書並沒有走，反而大步的走了過來。

「走？」他狂笑，「我沒有幹過半點虧心事，又沒有欠別人一身錢債，爲甚麼要走？」

站在戴艮鳳面前的黑衣人嘿嘿一笑：「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想不到呂四公子居然自動送上門，那更是省了不少手脚。」

另一個黑衣人又已舉起了鐵箱子。

「戴總管，你現在再不動手，這口箱子可保不住啦！」

戴艮鳳臉色驟變，突然咬牙道：「好！我殺呂草書，但你們決不能食言。」

那黑衣人又放下了鐵箱子。

「這一點，戴總管可以絕對放心，只要你殺了呂草書，總管夫人決不會少了一根頭髮！」

戴艮鳳的目光落在呂草書的臉上。

「他們的說話，呂公子，你都已聽見了？」

「不錯，你可以殺我，而且就算我死在你的手裏，也絕不會埋怨你。」

兩人的目光都似是那末無可奈何。

黑衣人又在催促。

戴艮鳳終於出劍。

劍鋒森寒，侵人肌膚。

刹那間，他已連續向呂草書刺出了五劍。

呂草書的脚步在移動。

他的脚步動得很慢，但上半截身子却是衣袂飛舞，戴艮鳳向他連刺五劍，他也連續閃開五劍。

呂草書忽然獰笑。

他這一陣獰笑，充滿了邪惡、怨恨和妒忌的氣味。

「戴艮鳳，你這是劍下留情？還是心中有愧？不敢向本公子痛施辣手？」

戴艮鳳面色一變。

「呂公子此言，是何用心？」

呂草書嘿嘿一笑：「你橫刀奪愛，享盡人間艷福，而本公子却是孤寡一人，好不滋味！」

戴艮鳳長長吁了口氣。

呂草書冷冷的接道：「就算你不想殺我，此時此地，本公子也絕不肯讓你活着離開龍首崖！」

戴艮鳳聽到這裏，不由怒意陡生。

「既然如此，休怪戴某劍下無情！」

呂草書冷笑：「本公子幾時要你相讓？簡直是笑話！」

戴艮鳳運劍，再攻！

這一次再攻，他確然是施展出渾身解數的功夫！

「嘿嘿！」呂草書冷笑不迭，「果然有點門道，只可惜碰上了本公子，那就只好算你倒霉！」

他一面說，手中一根青竹奪魂筆也展開了精絕的招數。

兩人都是當今武林的一流高手，這一戰下來，非但激烈精采，而且還保持着相當的均勢。

戴艮鳳求勝心切。

爲了高紅秀，他這一戰絕不能敗。

他傾盡全力，務求必勝。

但要戰勝呂草書，並不容易。

戰至百招開外，他甚至已沒有擊敗呂草書的信心。

然而，呂草書的招式，却忽然就在這時候軟弱下來。

戴艮鳳沒有放過機會，全力再攻出九劍。

終於，第八、九劍俱刺在呂草書的胸

膛。

呂草書面色慘然。

「好劍法！我果然技不如你……」說到這裏，人巳氣絕倒下。

## 穿心勾魂雙殺手

（一）

劍在手中，猶在滴血。

但戴艮鳳却沒有以往勝利時的那種喜悅之情。

他茫然地瞧着呂草書，彷彿這一次的勝利，是完全錯誤的。

呂草書眞的敗在自己劍下？

自己是不是應該殺了呂草書？

× × ×

現在沒有答案。將來呢？將來是不是一定可以找出答案？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眞的厭倦了。

他厭倦了江湖上的仇殺。

他厭倦了在劍鋒上的爭持，拚殺。

他甚至厭倦了廬山劍莊大總管之職。

他現在唯一想得回的，並不是名、利、權勢，而是他的妻子高紅秀。

× × ×

劍鋒上的血巳滴盡。

這兩個黑衣人沒有食言，果然放下那個鐵箱子，雙雙離開了龍首崖。

但他們離開龍首崖不久，就巳遇上了一個身材奇胖的巨漢。

「杭州唐竹權？」其中一人忍不住脫口道。

「正是老子！」唐竹權一聲巨吼，「你們有誰？」

「過路人！」

「不管你是過路人還是過路鬼，老子要你們留下！」

「却是何故？」

「此刻龍首崖乃是非之地，你們也必是是非之人，在事情還沒弄清楚之前，無論是誰都不准離開！」

「笑話！」

「不是笑話！是眞話！」

「讓開！」

「不讓又如何？」

兩個黑衣人互望一眼，忽然雙雙亮出了兵器。

他們用的都是鐵鈎。

這種鐵鈎很特別，既長且粗，但却尖銳鋒利無比。

江湖上，以鈎子作爲武器的人並不少，但像這種大鐵鈎，唐竹權還是第一次遇見。

一看見這雙鐵鈎子，唐竹權就想起了兩個江湖殺手。

「你們是不是穿心勾魂，衡山二惡賈氏兄弟？」

左邊的黑衣人冷笑：「唐大少爺果然有點眼光，在下是賈斷，他是賈續！」

「斷斷續續，如此名字不知所謂！」

「唐大少爺的肚皮大如酒罈，也是不知所謂！」

「罵的好！那麼這一戰，就算是不知所謂與不知所謂之戰罷！」

賈續一聲冷笑，鐵鈎子巳向唐竹權迎面掃了過去。

唐竹權一聲長嘶，閃身避開。

賈斷連隨緊接上前，片刻間巳連攻十六鈎。

這兩人都是殺人如麻的江湖殺手，非但武功不弱，聯手出擊之際，更是合作得天衣無縫。

兩人一左一右，夾擊唐竹權，攻勢可說是相當燦爛可觀。

唐竹權赤手空拳，倚賴的是唐門五絕指法。

鈎子能殺人，但唐竹權的十根手指，却像是比十隻鈎子還更厲害。

衡山二惡受僱於冥嶽，却沒料到在任務完成之後，居然在回程時，遇上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平時，衡山二惡也是蠻不講理的人。

但這一次，他們却似乎遇上了更蠻不講理的人，而且還「糊裏糊塗」的打了一仗。

（二）

唐竹權並非時常都蠻不講理。

只有在面對蠻不講理的人，他才會比對方更加蠻不講理。

他也並不是「糊裏糊塗」的跟賈氏兄弟打起來，而是非要把他們留下不可。

雖然他還沒登上龍首崖，但從各方面的形勢看來，這兩人却和擄刦高紅秀的事大有嫌疑。

這兩人從容離開龍首崖，顯見事態並不尋常。

龍首崖上發生了甚麼事，唐竹權很想知道。

但這兩人既是從崖上走下，那麼就絕對不能輕易把他們放過。

× × ×

衡山二惡在殺手行業中，雖然名氣不如殺手之王司馬血，但却有不可輕侮的武功。

否則，他們也不會被冥嶽所僱用。

但這一次，他們遇上了尅星。

他們的鐵鈎子雖然是很厲害的殺人武器，但跟唐竹權的五絕指法拚搏之下，却是完全沒有佔着半點便宜。

兩人越戰越不是滋味。

初時，他們還「略佔上風」。

其實，那是因爲唐竹權想看看他們的武功路子，然後才決定用怎樣的手法把他們擊敗，所以他們才能略佔優勢而巳。

但三十招後，唐竹權巳反過來，把這兩個江湖殺手弄得團團亂轉。

江湖殺手，通常都會有兩下子保命的絕招。

賈氏兄弟也不例外。

就在他們處於劣勢的時候，賈斷忽然把鈎子折斷。

原來這鈎子是可以拆開的，難怪看來特別粗闊。

賈斷一拆開鈎子，立刻就把前一截脫手飛出，急射唐竹權面龐。

但這只是虛張聲勢。

眞正致命的一擊，並不是這半截斷鈎子，而是在下半截。

下半截本是鈎柄部份。

當上半截鈎射向唐竹權面龐的時候，下半截鈎子忽然也同時射出一蓬細如牛毛的毒針。



這才教人防不勝防。

巳不知若干武林高手，死在這種陰險可怕的暗器下。

唐竹權身型奇胖，行動看來也不太迅速，以這種暗器突襲的手法對付他，似乎必可收效。

然而，那僅是賈斷「想當然」的想法而巳。

暗器最可怕的地方，並不在於怎樣「暗中出手」，而是在於怎樣一擊即中。

眞正的暗器高手，甚至可以預先說明，要擊中對方何處穴道。

縱使對方有所防範，但最後仍然無法逃避！

這才是使用暗器的眞正高手。

但賈斷的道行，還遠不及此。

以他的暗器功夫，想一舉擊殺唐竹權，無異是在做夢。

須知唐竹權乃杭州唐門高手，而杭州唐門又與蜀中唐門源出一派，他的暗器手法，自然比賈斷還要高明得多。

所以，賈斷的暗器，根本就傷不了唐竹權，甚至連想迫退他，讓自己和賈續抽身逃脫，也是無法如願以償。

尤其是他這一着暗器出手，更是令唐竹權湧起一股殺機。

細如牛毛的毒針，被唐竹權以衣袖捲去，接着，他的五根手指，巳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急扣在賈斷的咽喉上！

賈斷驚呼！

但唐竹權巳扣住了他的咽喉，他連驚呼之聲都沒叫出來，就像是一隻巳被豺狼咬斷了脖子的兔子。

賈續畢竟是賈斷的胞弟，兄長陷入險境，他自然全力營救。

但唐竹權殺機巳露，此時巳不再留情，賈續雖然拚命搶攻，但却俱被唐竹權單手擊退。

賈斷初時還在掙扎。

但漸漸地，他的身子癱軟下來。

唐竹權終於鬆手，但賈斷的呼吸巳經中斷。

賈續目露驚怒之色。

他極憤怒。

但也極驚懼。

兄弟聯手，尚且不是唐竹權之敵，以一對一，那無異是螳臂擋車，必死無疑。

雖在極度憤怒之中，但他畢竟還是有着更多的驚懼。

他無心戀戰，也沒有勇氣立刻就爲賈斷報仇。

他想離開這裏。

但唐竹權絕不放鬆，又緊纏上來。

直到這時候，賈續才知道，唐竹權身材雖然胖大得驚人，但身手之靈敏，也是同樣驚人。

賈斷死了，賈續也逃不掉。

唐竹權在十招之內，就把他制服，點了七八處穴道，然後揹着他登上龍首崖。

× × ×

唐竹權本來是和呂草書一起前往龍首崖，但却在途中遇上了伏擊。

那是冥嶽中人。

唐竹權把伏擊者一一殲滅，而呂草書則比他早一點登上龍首崖。

唐竹權怎樣也想不到，呂草書早走一點，反而累事。

當唐竹權揹着賈續登上龍首崖的時候，呂草書早巳嚥氣。

殺呂草書的，是戴艮鳳。

更令唐竹權吃驚的，是戴艮鳳居然也巳死在龍首崖上！

唐竹權只看見了這兩具屍體。

除此之外，這裏就只有一個大鐵箱子了。

箱子裏空空如也，既沒有人，也沒有甚麼東西。

但唐竹權的鼻子很靈，他在這個鐵箱子裏，嗅到了很特殊的氣味。

這種氣味，他似曾有點印象，但一時間却又想不出這是甚麼氣味來。

他忽然一聲不响，把賈續重重摔進箱子裏！

（三）

唐竹權並非粗心大意的糊塗虫。

尤其是在這種事情上，他往往能看出很多細微的關鍵，絕不會錯過半點蛛絲馬跡。

賈續被摔進這鐵箱子裏。

這一下摔的很重，看來最少巳把他好幾根骨頭摔斷。

唐竹權殺機湧現，冷冷的瞧着他。

「老子現在的心情很惡劣，說不定會活剝人皮，生吃人肉，你聽見了沒有？」

賈續雖然久歷江湖風險，但這時候早巳被嚇的魂不附體。

以往，他曾經殺人無數，視人命如草芥。

但那只是「視別人的性命如草芥」，對於自己的性命，那却是寶貴得很。

他成爲一個職業殺手，本來就是因爲要追求奢侈的享受。

殺人是一種收入不錯的職業。

在這世間上，要奢侈地享受，就得要有白花花的銀子，黃澄澄的金子。

所以，他以殺人爲業。

但他却絕不想被人殺。

唐竹權巳看準了這一點。

「老子並不是個野蠻人，但你一定要說老實話，只要老兄句句實話，老子以整個唐門的聲譽來保證，絕不會傷你一根毫髮。」

賈續吸了口氣，頻頻點頭。

唐竹權道：「這箱子是不是用來囚禁總管夫人的？」

他早巳看出，這是一個可以用來囚禁犯人，俘虜的箱子。

賈續點頭。

唐竹權又問道：「呂四公子是怎樣死的？」

賈續臉色一陣發白。

「是戴艮鳳殺的。」

「戴艮鳳爲甚麼要殺他？」

「他們剛才就在這裏決戰！」

「是你倆兄弟逼他們決戰？」唐竹權的聲音突然轉厲。

賈續答不上。

唐竹權光火了，突然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

嗤！

這隻鼻子好像登時凹了下去。

「快說實話，是也不是？」

賈續痛苦地呻吟，終於點點頭說：「是。」

唐竹權的心登時一涼。

他並不是渾人，而且比絕大多數的人還更精明。

他已知道，呂草書爲甚麼死在戴良鳳的劍下。

那並不是因爲呂草書的武功不如戴良鳳，而是他故意讓戴良鳳把自己殺掉的。

——呂草書深愛高紅秀。

——呂草書身中無可解救的奇毒。

這兩個理由，已足以解釋，呂草書爲甚麼寧願故意死在情敵的手上。

## 謀殺親夫

（一）

呂草書死了，但戴良鳳又怎會死的？

唐竹權上前仔細檢視戴良鳳的屍體。

他終於發現，在戴良鳳的後頸上，有五道既不算深，也不算淺的爪痕。

爪痕雖然不算很深，但被抓傷之處，却又變成了紫藍之色。

「是毒爪！」唐竹權忍不住脫口道。

他旋即厲聲責問鐵箱子裏的賈續：「是誰殺戴良鳳？是不是高紅秀？」

這一次賈續回答得很快。

他的回答只有兩個字：「是的。」

唐竹權臉色驟變，道：「在箱子裏，老子嗅到了一種氣味，那一定是高紅秀身上留下來的，那是不是懾心香？」

賈續說道：「這個我可不知道，策劃這件事的，並不是咱們兄弟，而是冥嶽中人。」

唐竹權怒極反笑。

「冥嶽中人！你們幹的好狠！竟然用這種卑劣手段，以懾心香迷惑高紅秀，讓人家上演一齣謀殺親夫的慘劇！」

他是動了眞怒！他是怒不可遏，恨不得把冥嶽中人一個一個吞進肚子裏。

但他們沒有食言。

他雖在盛怒之中，但仍然依言把賈續釋放。

「你以後再殺一人，傷一人，誣陷一人，老子就算散盡唐門家財，跑斷八百匹馬腿，也要把你碎屍萬段！」

賈續已是驚弓之鳥，哪裏還敢說半個「不」字？

他連跑帶跌，走了。

唐竹權坐在那鐵箱子旁，心想：「高紅秀哪裏去了？」

坐了一會，又站在崖邊，仰望天際，俯視崖下雲霧。

她是不是已經掉了下去？

良久，他長嘆一聲，忽道：「煩死老子也矣！」

（二）

黃昏。

廬山劍莊內，一片愁雲慘霧的氣象。

一向極受劍莊中人擁戴的戴總管，已被埋藏在一堆黃土之下。

這是何等令人沮喪的時刻？

東門鐵眉濃眉打結地，默不作聲的坐在百劍樓的大廳裏。

他既不吃，也不喝，臉上木無表情。

他好像比任何人都更難過。

× × ×

夜幕漸垂。

衞空空，唐竹權，秦節，卓千里四人坐在一個小花園中，誰也沒有說話，也沒有喝酒。

連酒癮奇大的唐竹權都不喝。

心情太惡劣的時候，喝酒不是享受，而是像在喝醋，喝馬尿。

他們都在等待一個人。

龍城壁。

龍城壁却忽然不見了。

（三）

又已天明。

龍城壁還是沒有回來。

唐竹權坐立不安，他忽然抓起已經在打瞌睡的卓千里：「你豈非都一直跟着他的？他去了甚麼地方，你怎會不知道？」

卓千里嚇了一跳。

「唐兄，卓某的確不知道……」

就在這時候，小花園外忽然有人大叫：「龍城壁已遇害啦……」

唐竹權暴跳起來，怒道：「他奶奶個熊，是那個烏龜兒子在胡說八道？」

他疾衝出去。

他準備向那胡說八道的傢伙狠狠揍一頓。但他才衝出去，一顆心也同時沉下。

× × ×

唐竹權看見了一輛木頭車。

木頭車上載着一個面目全非，但衣衫却和龍城壁所穿的完全一模一樣的人。

「是龍城壁？」唐竹權不敢相信。

木頭車旁，還有另一個血污滿身的漢子。

他叫夏侯根，是廬山劍莊的高手。

「咱們跟龍大俠，追殺冥嶽高手，結果，就只有我還能活着，其餘十一人，全部死了……」

唐竹權吸了口氣。

只見不遠處，還有一排屍體，堆放在地上。

× × ×

木頭車上的龍城壁，已面目全非。

看來，他是中了一種很可怕的邪門掌力。

唐竹權向夏侯根大聲吼問：「是誰殺死他的？」

夏侯根連臉都青了。

他吶吶的說：「那人很兇惡，白髮、白鬍子，但一雙眼睛却是紅色的，就像個吃人的魔鬼。」

唐竹權怒道：「老子是問，他叫甚麼鳥名字？」

夏侯根道：「我不知道，但龍大俠曾叫他甚麼軒轅老妖……」

唐竹權面色一變，脫口道：「是軒轅一陰！」

衞空空點點頭。

「不錯，只有軒轅一陰『烏陰血掌』，才會在龍城壁的臉上弄成這副樣子。」

唐竹權怒道：「他的風雪之刀呢？」

夏侯根道：「給軒轅一陰拿走了！」

「他奶奶個熊！老子馬上就去找他！」唐竹權怒道：「他在哪裏？」

夏侯根道：「不知道，但他說遲早一定會到本莊，把本莊夷爲平地。」

唐竹權憋着一肚子氣無處可發洩，忽然走到東門鐵眉面前，說：「老子要喝酒



！越多越好，最好把所有的酒，都統統搬到老子的臥室去！」

東門鐵眉皺了皺眉，嘆了口氣，終於囑咐夏侯根馬上送酒過去。

（四）

唐竹權的大酒罎，由裝滿直至喝光，只花了很短很短的時間。

那情況簡直就和牛喝水差不多。

衞空空瞧着他，不禁搖頭，嘆氣。

「你在嘆甚麼氣？你不喝！老子喝！老子現在心情很不好，不但想喝酒，而且還想喝掉大海裏所有的鹹水！」

衞空空的表情有點奇怪。

「海水又不是酒，有甚麼好喝？」

「老子要把大海裏的海水喝掉，然後撒一泡大尿，淹死那混蛋！」

「你是說軒轅一陰？」

「不是軒轅一陰，而是夏侯根！」

「夏侯根？」衞空空淡淡一笑：「你是覺得這人有點不妥？」

「當然是大大的不妥！」唐竹權冷冷一笑，「他以爲老子眞的是個糊塗虫，以爲用這種手法就可以瞞騙過老子這一雙眼睛。」

衞空空道：「你已看出，那死屍根本就不是龍城壁？」

「當然不是龍城壁！」

「憑那一點，你認爲他不是龍城壁？」衞空空在房子裏踱着方步，緩緩道：「這人的身材，可說是和龍城壁完全沒有半點分別。」

「但老子却看出了破綻。」

「甚麼破綻？」

「膚色不同！」唐竹權冷冷一笑：「老子跟龍城壁在一起這麼久，若連他的皮膚都認不出來，這雙眼珠子倒不如丟進大海裏！」

衞空空點點頭：「不錯，我也不相信這個人就是龍城壁。」

唐竹權哼的一聲：「這夏侯根一定是心懷不軌，說不定早就和冥嶽中人有所勾結。」

衞空空說道：「但你爲甚麼不揭穿他呢？」

唐竹權冷冷道：「這是打狗還須看主人臉。」

衞空空道：「你認爲這條狗的主人是誰？」

唐竹權道：「現在不能肯定。」

衞空空道：「雖然未能肯定，但這人的嫌疑，恐怕很難洗脫。」

唐竹權道：「你認爲他是誰？」

衞空空瞧着他，兩人忽然同時沉聲說出了四個字：「東門鐵眉！」

× × ×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和酒囊衞空空，都是酒徒。

酒徒當然難免會有酒後糊塗的時候。

但現在他們沒有醉，而且比半夜裏的貓頭鷹還更清醒。

他們都已在懷疑東門鐵眉。

他在沒有找到龍城壁之前，他們都不敢輕舉妄動。

× × ×

冥嶽對廬山劍莊的進逼，已越來越厲害。

戴良鳳夫婦，一死一失踪。

呂草書死在龍首崖上。

這已是一個很毒辣的安排。

除此之外，廬山劍派的五大長老，也成爲冥嶽中人侵犯的目標。

其實，廬山劍派本來沒有五大長老，這五長老的眞正身份，乃是靜世紅園的五大護法。

在靜祖師坐化前，這五大護法已在廬山劍莊。

他們一直都住在百劍樓東南三十丈外的長老軒中。

長老軒並不是禁地，但除了東門鐵眉和戴良鳳之外，就只有一個老僕逗留在這裏。

連同老僕在內，這六個老頭兒的性情都是那麼孤僻，好像不喜歡和任何人打交道。

他們在這裏住了一年，從來都沒有出過廬山劍莊一步。

不少廬山劍派年輕一輩的子弟，在背後暗中竊竊私議，認爲這幾個老頭兒根本就是老廢物，那裏像是甚麼武林高手？

但東門鐵眉却對他們很尊敬，連戴良鳳也是一樣。

× × ×

在一個靜寂的晚上，長老軒外忽來怪客。

不是一個怪客，而是三十六個蒙面的怪客。

其中六人，手持巨斧，破門而入。

這是廬山劍莊的重地，居然會出現三十六個來歷不明的神秘怪客，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但他們確已來了。

× × ×

長老軒中，一場激烈的血戰展開。

這一戰突如其來發生。

但它也結束得很快。

三十六個蒙面殺手，損折過半。

但五大長老，却也全數慘死。

當唐竹權、衞空空、卓千里、秦節等人趕到長老軒的時候，激戰已停，長老軒中盡是屍體。

東門鐵眉也帶着幾個弟子匆匆趕至。

唐竹權忍不住對他說：「廬山劍莊已變成無人之境，他們說來就來，要殺就殺，你這個掌門是怎麼幹的？」

他的語氣很嚴厲。

東門鐵眉却是默不作聲。

「衞老弟，咱們走！」唐竹權大聲道：「此地已不可留，留下去說不定連性命都要丟掉，不划算！不划算！」

他在大聲疾呼，而且說得好像有點語無倫次。

只有衞空空才領會到他的用意。

所以，他跟隨着唐竹權，離開了廬山劍莊。

卓千里、秦節本不想走，但唐竹權又轉回來，對他們說：「你們跟老子走。」

卓千里初時搖頭。

但唐竹權又說：「難道你們已忘了，龍城壁已掌握着靜世紅園的最高令符？」

卓千里道：「我們沒有忘記，但他已死了。」

唐竹權「呸」的一聲：「老子說他沒

有死！」

卓千里一怔。

秦節道：「在那具屍體上，咱們找不着那令符，也沒有看見風雪之刀。」

「這個自然，因爲那人根本就不是龍城璧。」

卓千里說道：「是誰在故意揑造這種事？」

唐竹權道：「東門鐵眉。」

秦節一呆。「這怎麼可能？」

唐竹權冷冷道：「甚麼不可能？你可知東門鐵眉有一幅畫，名曰『世外』？」

秦節道：「這個秦某是聽說過的。」

唐竹權道：「你可知道這幅畫有甚麼秘密？」

秦節搖搖頭：「這個可不知道。」

唐竹權說道：「你不知道，老子可知道。」

秦節道：「是一個怎樣的秘密？」

唐竹權道：「那是一個藏寶圖！」

秦節道：「憑着這一幅叫『世外』的畫，就可以發掘到一個寶藏？」

「不！」唐竹權搖搖頭，「還得再加上另一幅『桃源』的畫，兩者合併爲一，才能找到寶藏的所在。」

秦節道：「唐大少爺言下之意，是說東門鐵眉想得到『桃源』？」

唐竹權道：「不錯，所以他不惜勾結冥嶽中人，目的就是要得到『桃源』。」

卓千里道：「『桃源』在誰手上？」

唐竹權道：「高冬雨。」

卓千里、秦節聞言，不由俱是心頭一震。

秦節吸了口氣：「想不到唐大少爺也知道高冬雨的名字。」

唐竹權淡淡道：「那是靜祖師唯一的兒子，他把『桃源』交給他，那是天經地義的事。」

卓千里道：「高少爺的事，唐大少爺切莫說出去。」

唐竹權嘆息一聲，道：「東門鐵眉是靜祖師的義子，江湖中知道的並不少，但靜祖師有個親生子高冬雨，這就很少人知道了。」

秦節吸了口氣，不禁問：「高少爺的事，唐大少爺怎樣知道的？」

唐竹權道：「你可知道，龍城璧是老子的甚麼人？」

卓千里道：「是龍大俠說的？」

唐竹權道：「不錯，難道你們認爲龍城璧不該說？他若不說，高冬雨有危險的時候，誰去帮他一把？」

秦節、卓千里互望一眼，作聲不得。

唐竹權冷冷一笑，接道：「靜祖師以往一直都很相信東門鐵眉，以爲他對靜世紅園一片忠心，却料不到，這個義子原來早就有併吞寶藏之心。」

秦節道：「但高少爺哪裏，高手雲集，他要對高少爺不利，恐怕並不容易。」

唐竹權嘿嘿一笑。

「若果憑東門鐵眉的力量，當然是無法如願以償，但他若勾結冥嶽羣魔，形勢就會頓然改觀。」

卓千里皺了皺眉，道：「若說東門鐵眉勾結冥嶽，想來也是絕不可能，在幾天前，他還與冥嶽十三煞拚命……」

唐竹權搖搖頭：「你若以爲東門鐵眉與冥嶽中人拚命，就可以證明他不會和冥嶽勾結，那可是錯得要命。」

卓千里道：「我不懂。」

唐竹權道：「倘若冥嶽也在內鬨，分成兩派，一派是甲，另一派是乙，而東門鐵眉勾結的是甲派，那麼他出手對付乙派，是否大有可能？」

卓千里，秦節都是爲之楞住。

「眞的有這種可能嗎？」

「絕不爲奇！」

「那麼……」

「那麼就可以證明，縱然東門鐵眉曾經與冥嶽中人拚命，但他仍然與冥嶽中人有所勾結。」

卓千里，秦節不禁爲之面面相覷。

× × ×

唐竹權的分析，合情合理，但却缺乏了眞憑實據！

但卓千里，秦節仍然接受下來。

東門鐵眉顯然是在逐步削弱高冬雨的實力，然後圖謀奪取「桃源」！

長老軒中的五老，本來就是高冬雨的人。

東門鐵眉勾結冥嶽中人，自然一定要把這五老除去！

想到東門鐵眉竟然會是一個這樣的僞君子，卓千里，秦節都不禁面露怒容。

唐竹權瞧了他們一眼道：「咱們現在一定要離開廬山劍莊，到高少爺哪裏。」

秦節道：「但龍大俠……」

唐竹權道：「老子曾經到處去找尋他，但都找不着，也許他已比咱們更早一點，到了高少爺哪裏。」

卓千里搖搖頭，道：「不可能！他絕不會不辭而別。」

唐竹權苦笑一聲，道：「老子也知道他不會不辭而別，但既然找不到，他的命運恐怕已非你我所能改變。」

秦節沉吟半晌，道：「唐大少爺所言，不無道理，既然如此，咱們現在就去高府。」

唐竹權道：「老子與高冬雨並不認識，由兩位帶引，倒是方便多了。」

卓千里忽然道：「還有牛不吹，朱不嘯，這兩人又怎樣？」

秦節道：「若任由他們留在這裏，恐怕遲早會被殺害。」

唐竹權一想，不由點點頭道：「不錯，也要把他們一併帶走才對！」

秦林立刻去找朱不嘯、牛不吹。

朱不嘯、牛不吹兩人跟隨着大夥兒來到廬山劍莊，時日一長，已生悶意，乍聞秦節要和他們另往他處，不由振臂大呼：「妙極！」

秦節沉聲喝道：「別張揚好不好！」

朱不嘯道：「咱們是來也光明，去也磊落，何必閃縮？」

牛不吹道：「不錯！」

秦節怒道：「兩位若再鬧下去，咱們散夥好了！」

朱不嘯忙道：「不鬧！不鬧！咱們一切唯命是從便是。」

牛不吹微微一笑：「龍大俠是否也一起去？」

原來這兩人自到廬山劍莊，終日沉迷



於酒海之中，一連多日，連外面發生了甚麼事情，都是懵然不知。

秦節嘆了口氣，道：「他失踪了。」

牛不吹瞪目道：「甚麼，他失踪了？怎會有這種事？」

秦節道：「他失踪不久，別人就發現了他的屍體！」

朱不嘯面色驟變。「他……他……死了？」

「也不是死了，那屍體根本就不是龍城璧。」

牛不吹一呆，喃喃道：「咱們却是毫不知情。」

秦節嘆道：「兩位一直在醉鄉之中，就算大禍臨頭，恐怕也是一概不知了。」

朱不嘯道：「咱們以後不喝，一點都不喝！」

牛不吹却極關心龍城璧，急問：「龍大俠究竟怎樣了？」

秦節搖搖頭。

「不知道，直到現在爲止，還是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朱不嘯道：「龍大俠下落不明，咱們豈可離去？」

秦節道：「就算不離去那又怎樣？」

牛不吹、朱不嘯想了想，無言以對。

秦節嘆息一聲，接道：「龍大俠江湖經驗豐富，再兇險的場面也已見識過不少，這一次，他必能平安回來，兩位毋須過份憂慮。」

朱不嘯正想說話，秦節又接着說：「總而言之，此地不宜久留，唐大少爺已在等待着咱們，快走！」

朱、牛兩人嘆了口氣，終於跟隨着秦節，離開了廬山劍莊。

## 東門鐵眉的人頭

### （一）

飢餓和缺水的滋味，是極難忍受的。

龍城璧被囚劍經閣，已有九天。

在這九天裏，他唯一的友伴，就是那隻能言鸚鵡。

龍城璧的確很飢餓了！

但他沒有吃掉這隻鸚鵡。

劍經閣裏有一包鸚鵡的食糧，還有一杯水！

在這九天裏，龍城璧就靠這點小小的食糧充飢。

鸚鵡亦然。

說也奇怪，這鸚鵡本可從鐵柵穿過飛走，但牠却寧願一直逗留在這裏，完全沒有離開之意。

龍城璧不由苦笑。

可以飛走的鸚鵡不飛走。

但想脫離樊籠的人，却束手無策。

看來，他已挨不了多少時候。

× × ×

又是黃昏！龍城璧忽然看見劍經閣後那座竹林，出現了一個披頭散髮，形狀有如「女鬼」的女人。

龍城璧沒有見過眞正的「女鬼」，而他也從來不相信世間上有鬼這一回事。

所以，他肯定這個是女人，而絕不是「女鬼」。

這女人的神態，好像有點痴呆。

她茫然的坐在竹林下，對於眼前的事物，似乎一概視而不見！

龍城璧在向她揮手。

但她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龍城璧忽然一怔！

這個女人，不就是戴艮鳳的妻子高紅秀？

× × ×

高紅秀怎會變成這副樣子？

龍城璧初時想不通。

但漸漸地，他已可以肯定，她必然是中了某種邪毒，所以才會變得神智失常，迷迷糊糊的坐在這裏。

龍城璧不由暗暗的嘆了口氣。

倘若她神智清醒，也許還可以帮自己一臂之力，但現在來的却是個中了邪毒的女人，看來，她甚至比自己還更需要別人的帮忙。

這眞是一件倒霉頂透的事！

漸漸地，夜色四合。

龍城璧雖然很飢餓，但仍然沉睡了過去。

× × ×

翌日，陽光燦爛。

高紅秀已不在竹林下。

龍城璧一陣茫然。

倏地，那隻鸚鵡又在叫：「來了！來了！」

想到這隻鸚鵡的名字，原來竟然是叫「死人」，龍城璧不由一陣苦笑。

苦笑未已，他又再看見了高紅秀。

她的頭髮還是那麼散亂，但一雙眼睛已不再像昨天那麼模糊，而且臉龐上也開始露出了驚惶之色。

她忽然說：「我怎麼會在這裏？」

× × ×

「我怎麼會在這裏？」

沒有人能回答她。

因爲龍城璧也不知道。

只有那隻鸚鵡，又在與高采烈的叫道：「來了！來了！」

高紅秀似是吃了一驚，轉眼望去，她看見一隻鸚鵡，從一道鐵柵裏飛了出來。

她又看見鐵柵裏，還有個年青的藍衣人，正在向自己苦笑。

「龍大俠……你怎麼會在這裏？」高紅秀大吃一驚：「這是甚麼地方？」

龍城璧道：「劍經閣。」

高紅秀臉色發白：「你怎會跑到這裏來的？」

龍城璧道：「總管夫人，妳是否認爲，擅自跑到這裏來的，就必然是壞人？」

「不！你決不會是個壞人。」

「這是誰說的？」

「艮鳳。」

「妳相信他的說話？」

「絕對相信，他是個正人君子，從來都不會騙人，更不會騙我。」

「他現在在哪裏？」

高紅秀的臉色更加蒼白，頻頻搖頭：「不知道，我好像連自己幹過甚麼都不知道。」

龍城璧嘆了口氣。

高紅秀瞧着他：「你被困在這裏已多久？」

「十天。」

「十天？」高紅秀吃了一驚：「你在

這裏已經十天？」

「不錯，再逃不出去，說不定就要被餓死在這裏。」

「不！劍經閣雖然是個機關重重的地方，但艮鳳有一張可以破這裏所有機關的卷畫。」

龍城璧的臉發出了光：「那卷畫在那裏？」

高紅秀道：「就在長老軒後一座枯井底下。」

龍城璧眉頭一皺。

「妳有把握可以找到那卷畫？」

「我試試看！」

高紅秀沒有等龍城璧說話，人已向竹林飛掠出去！

那能言鸚鵡却沒跟着她，又再飛回劍經閣內。

龍城璧瞧着牠，忽然微微一笑：「你的名字該要改一改，別再叫『死人』，該叫『救星』。」

鸚鵡也盯着他，忽然振翅飛翔，好像很高興似的。

（二）

距離廬山劍莊東南二十里左右，有一座瀑泉，泉下有叢林，莊院。

這裏比廬山劍莊偏僻得多，連一般獵戶也絕少踏足此地。

這座莊院在廬山，是寂寂無聞的。

在武林中，更是從來都沒有甚麼人提起。

但一場暴風雨，却在這裏掀起。

× × ×

莊院主人姓高，高冬雨。

從外貌看來，這位高先生是個讀書人，雖然年已五旬，但仍然膝下猶虛，只有兩個書僮，朝夕不離在旁伺候。

高冬雨向來體弱多病，一年中最少有大半載時光睡在床上，吃藥養病。

但這一天，他却似乎精神奕奕，毫無半點病態。

他也並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神態肅穆的坐在一張虎皮大椅上。

看他的樣子，就像個將要出戰沙場的威武大將軍。

× × ×

雨瀟瀟。

在這靜寂的莊院裏，隱藏着多少高手？多少殺機？

算不盡！

數不清！

他們等待着的，是冥嶽全力而來的侵襲。

高冬雨已立誓：

——必殺米圖！

米圖，也就是冥嶽之主——千魔之王萬捲雲。

× × ×

萬捲雲還沒來，東門鐵眉已先一步登訪高府。

高冬雨就在高手如雲的聚義廳中，接見東門鐵眉。

（三）

東門鐵眉長相威武，遠勝高冬雨。

但這時候，高冬雨的眼神，却像是兩把出鞘的利劍。

「高冬雨，你敗了！」東門鐵眉一開口，就是這六個字。

高冬雨面色一沉。

「你是我的兄長？還是我的仇敵？」

東門鐵眉的聲音很冰冷：「既可算是你的兄長，也可算是你的仇敵。」

高冬雨忽然一笑。

但這種笑容，是充滿殺氣的。

「想不到我一直最尊敬的人，竟然在這時候背叛了靜世紅園。」

東門鐵眉冷冷道：「你還在做夢，想重歸故國，重建昔日王朝？」

高冬雨道：「這是我們的事，此刻已與你無關。」

東門鐵眉說道：「但『世外』在我手中！」

高冬雨道：「你想奪取『桃源』，只怕也是大不容易。」

東門鐵眉道：「容易也好，不容易也好，你我已勢如水火。」

高冬雨道：「你敢一人獨闖本莊，倒是胆色過人。」

東門鐵眉道：「冥嶽之主有句說話，要我向你親自轉告。」

高冬雨默然。

東門鐵眉緩緩接道：「他已把楚杏姑娘，請到了身邊。」

說着，一串珍珠項鍊，斜斜的飛向高冬雨。

（四）

這是由七十二顆渾圓無瑕珍珠串成的項鍊。

它很美。

但高冬雨接過這串珍珠項鍊的時候，臉色却不禁變了。

東門鐵眉乾笑兩聲，道：「楚杏姑娘對你一往情深，你怎能辜負了她？」

高冬雨冷冷的道：「你們的手段，未免是太不光明磊落了。」

東門鐵眉道：「與其說甚麼光明磊落，倒不如實事求是好得多。」

高冬雨道：「萬捲雲若不放了楚姑娘，你也絕對無法離開這裏！」

東門鐵眉大笑。

高冬雨怒道：「你以爲這裏的人殺不了你？」

「不！愚兄絕不是這個意思，」東門鐵眉臉上的笑意猶在，「只是，無論你殺了我也好，囚禁我也好，萬捲雲都絕不會把楚姑娘釋放，說不定還會一怒之下，把楚姑娘殺掉！」

高冬雨瞳孔收縮。

他知道，東門鐵眉並不是在撒謊。

他可以殺了東門鐵眉，但萬捲雲一定也會對楚杏不利。

高冬雨沉默了很久，終於道：「萬捲雲要怎樣才釋放楚杏？」

東門鐵眉淡淡道：「不怎麼樣，只要你敢公平地與愚兄一戰，無論勝負，他都會放了楚姑娘。」

高冬雨長長的吸了口氣。

「不！我不能親手殺了你！」

「你是不敢？」

「你就當我不敢跟你交手好了。」

東門鐵眉冷冷一笑：「既然如此，愚兄告辭。」

高冬雨突然咬牙道：「萬捲雲若敢動楚姑娘一根頭髮，我要他碎屍萬段！」

× × ×

東門鐵眉走了。

但每個人都知道，他一定還會再來。

× × ×

是夜，夜深時份，一匹快騎，掠過這片寧靜的莊院的大門前。

奪！

一支利箭射在大門上，箭上還有信。

除了這一箭一信之外，還有一顆人頭，被拋在大門下。

這顆人頭並不是個女人。

那不是楚杏的人頭，而是東門鐵眉的人頭！

**救星！來了！來了！**

（一）

東門鐵眉是在驚怒交集中，給人砍下腦袋的。

現在，他這顆腦袋已經被安葬在黃土下。

高冬雨在人頭墓前，忍不住地仰天長嘯。

唐竹權、衞空空、卓千里、秦節，牛不吹、朱不嘯也已到了這裏。

每個人的臉色都是那末沉重。

「他是給萬捲雲利用了！」高冬雨的聲音，簡直就像是想哭了出來。

「萬捲雲！這個混蛋！老混蛋！他奶奶天下第一號大混蛋！」唐竹權咆哮起來，「老子若遇上了他，一定要把這個不是人的野獸畜牲撕開一片一片！」

衞空空却搖搖頭，嘆道：「這個老混蛋不好對付。」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

「你是說老子根本就打不過他？」

衞空空也瞪着他。

「唐兄，你莫非以爲自己是天下第一高手？」

唐竹權一怔。

「這倒不是，但那老混蛋也不見得會比老子强。」

「你見過他的武功？」

「沒有。」

「既然沒有，怎知道他的武功不比你强？」衞空空冷冷一笑：「盛名之下無虛士，他是冥嶽十三煞之首，手底下的武功，只會比你我更强！」

唐竹權大不服氣：「這無疑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衞空空道：「這總比驕兵好一點！」

「老子不服！你來試一掌，就知道老子比任何人都要厲害！」

唐竹權好像有點瘋了。

他居然眞的發出一掌。

呼！

這一掌並不是開玩笑，也不像是朋友之間互相切磋武功。

那簡直就像是想把對方一掌打得粉身碎骨！

（二）

唐竹權這一掌，的確是全力施爲。

但他並不是在對付衞空空。

他要對付的，是衞空空背後的一個紫衣人！

來者絕不是靜世紅園的人，他是冥嶽殺手！

冥嶽龐大的攻擊行動，已經展開。

這是突擊。

看來，萬捲雲已押下了重注，要把靜世紅園的高手一網打盡！

× × ×

萬捲雲來了！

他就是那個神秘的白袍人。

現在，他仍然戴着那副人皮面具，只有兩隻深沉的眼睛，在閃爍着一種可怕的光芒。

只是，冥嶽已不再有十三煞了。

唐竹權的分析，極其準確。

冥嶽之中，的確是發生了內閧。

萬捲雲爲了要誅除異己份子，遂利用東門鐵眉，兩人表面上對立，其實却在暗中勾結，藉此利用機會，把眼中釘一一除去。

他是成功了。

冥嶽十三煞裏，所有不服從他的，都已被誅滅。

然而，飛鳥盡，艮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東門鐵眉以爲自己擁有「世外」那幅畫，萬捲雲絕不敢得罪自己。

而且，他還有另一種倚靠。

原來東門鐵眉的妻子，也就是萬捲雲的女兒。

彼此之間，既有翁婿關係存在，萬捲雲又怎會對自己有所不利。

可是，他錯了。

萬捲雲根本就沒有女兒。

東門鐵眉娶妻的時候，他以爲那是萬捲雲的女兒，其實那是一個騙局。

他的妻子，原來是個江南詩妓。

直到萬捲雲要殺他的時候，萬捲雲才說出了一切眞相。

那時候，東門鐵眉深切後悔。

但後悔已遲，萬捲雲已下殺手！

（三）

高冬雨一直都過着很平靜的生活。但平靜的生活，並沒有使他荒廢武功。

他畢竟是靜祖師的兒子。

靜祖師雖然是武功蓋世的絕頂高手，但當他妻子生下這個兒子之後，就把他交托到一個姓高的老人手裏，並且由他撫養成人。

這個姓高的老人，不但是高冬雨的義父，也是高冬雨的師父。

直到高冬雨三十歲那年，靜祖師曾派人到高府。

他把兩本武功秘笈，交給了兒子。

高冬雨沒有感激父親，反而埋怨父親一直都沒有和自己在一起。

整整十年，他連看都不看這兩本秘笈一眼。

但十年後，他省悟了。

他知道，父親爲甚麼一直都不肯和自己在一起。

——靜祖師昔年縱橫江湖，惹下不少仇家，與其讓兒子跟着自己，不如把他交托到一個值得自己信任的朋友手上。

那位姓高的老人，自小就和靜祖師一起。

他們可說是不分彼此，就算是自己的性命交托在對方的手上，也絕對不必稍作

猶豫。

但等到靜祖師死後，萬捲雲仍然找到了這裏。

幸好高冬雨已是有備而戰。

靜世紅園的精英高手，都已集中在高府，全力迎戰冥獄羣魔。

× × ×

牛不吹，朱不嘯戰意旺盛，力戰冥獄三大刀手。

牛不吹大吼道：「俺等是天下第二刀，天下第三刀，不知死活的儘管來，好叫你們統統由活變死，死得乾乾淨淨。」

他嘴裏叫得够响亮，但忽然背上一涼，吃了別人一刀。

朱不嘯怒道：「就只懂得嗤嗤亂叫，小心一點……」

他罵人的說話才罵到這裏，忽然左腿一陣冰冷，也吃了一刀。

三個刀手一言不發，但刀勢却是越來越猛烈，牛、朱兩人都已落了下風。

其實牛、朱兩人的武功並不算差，刀法更是不俗，但冥獄羣魔不是一流高手，隨隨便便冒出三個刀手，就已把他們攻得團團亂轉。

牛不吹見勢頭不對，改守爲攻，總算暫時穩住了陣脚。

但朱不嘯却仍然不知死活的，採取拚命的打法。

結果，他頭頂上又再吃一刀，眞的連命都拚掉了。

牛不吹眦眶欲裂。

「媽的！老子跟你們拚了！」

朱不嘯不倒下去，他還有點分寸，朱不嘯一死，他再也無法冷靜下來。

他的刀法也亂了。

颯！

一把已磨得很鋒利的刀，迎頭向他砍下。

牛不吹要舉刀招架，已來不及。

眼看他也要和朱不嘯同一命運，突見一股寒森森的劍影飛起，接着又是一聲慘叫。

牛不吹一摸自己的腦袋，沒事。

但那個一刀向自己頭頂砍下來的刀手，却已身首異處。

定睛一看，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救了他一命。

× × ×

激戰已到處蔓延。

那就像是一場一發不可收拾的大火。

萬捲雲是羣魔中武功最厲害一人。

高府中，不少身負武藝超羣之輩，却已紛紛死在他的掌下。

他掌力渾雄，招式霸道，一出手就殺人，傷人。

終於，高冬雨與他碰頭！

(四)

高冬雨站在一盞水晶燈下，身形看來穩如泰山。

現在，他一點也不像個身體孱弱的讀書人。

「高莊主，咱們終於要在這裏一較高下。」

「你是前輩。」

「不錯，我是前輩，你是後輩，所以，我可以讓你三掌。」

高冬雨冷冷道：「我不用掌。」

「你想比劍？」

「不錯。」

「我也有一口劍，黃金劍。」

說着，一口金光湛然的黃金劍亮出，那赫然正是東門峨嵋的劍。

高冬雨冷冷的瞧着這一口劍，突然撲前。

他的劍也已亮出，而且已連環閃電般攻出三劍。

三劍過後，萬捲雲被逼退盈丈。

「好劍法！」他淡淡一笑，「我已讓你三劍。」

高冬雨不理會他，挺劍再攻。

萬捲雲輕描淡寫的，反攻十劍。

這十劍竟比高冬雨發出三劍的時間還要短暫。

十劍後，高冬雨已變成了一個血人。

但萬捲雲胸膛上也裂開了一道血槽。

只可惜，這一劍並不致命。

但高冬雨中了六劍，已是無法再活下去，甚至連想再反擊一劍也是在所不能。

高冬雨乾咳。

「不愧是冥獄之主……千魔之王……」說到這裏，人已嘶氣。

× × ×

衞空空，唐竹權，都親眼看見了這一戰。

衞空空吸了口氣，對唐竹權說：「看清楚了沒有？」

「老子看清楚了。」

「他這種劍法，正是砍腦袋劍法的尅星，同時，也絕對可以破得了你的唐門五絕指法。」

「老子知道。」

「既然如此，你說怎辦？是不是一走了之？」

「走？老子爲甚麼要走？」唐竹權「哼」的一聲，「老子不走，老子要去宰了這混蛋。」

「明知不敵，也要一戰？」

「老子就是這副牛脾氣。」

「很湊巧，我也是一樣。」

× × ×

兩個有牛脾氣的江湖奇俠，雙雙向萬捲雲衝去。

萬捲雲一直都在瞧着唐竹權。

「胖子，你的勇氣不錯。」

「老混蛋，你的劍法也不錯。」

「你們根本是來送死，那又何必呢？這樁事，其實和你們是毫無關係的。」

唐竹權忽然大吼：「有關係也好，沒關係也好，老子就是喜歡送死，你儘管在老子的肚皮上刺上十個透明的窟窿！」

他果然不怕死！

指風嘶嘶，唐門五絕指法瘋狂地向萬捲雲攻出。

衞空空也掣劍在手。

這一戰，唐竹權沒有把握，他也同樣是沒有半點把握。

然而，他們沒有逃避。

因爲他們還有個希望，就是希望兩人聯手，可以把這個混世魔王收拾下來。

這一戰，他們是冒了極大的危險，但却不是爲了自己的利害而冒險。

你若明白其中道理，就可以知道，他們何以被人譽稱爲江湖奇俠。



(五)

唐竹權和衞空空已非少年。

即使遠在少年時，他們也並不是那種只會充滿幻想的人。

但現在，他們却發現到，想擊敗萬捲雲，無疑是一種幻想。

一種荒謬的幻想。

以一敵一，唐竹權不是萬捲雲的敵手，衞空空也不是。

即使是以二對一，想擊敗萬捲雲，仍然是在做夢。

當今武林，唯一能尅制萬捲雲的，也許就只有靜祖師而已。

但靜祖師也已仙遊。

他們落在下風了，不禁又想起了龍城璧。

但在這時候想起龍城璧，也是一種幻想。

這個雪刀浪子，直到目前爲止，還是生死未卜！

苦戰中，唐竹權居然嘆了口氣。

正在拚命的時候，居然有人會嘆氣，這也未嘗不是一種罕見的怪事。

萬捲雲也很怪，也輕輕的嘆息一聲。

「想不到武林中酒量最厲害的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和酒囊，都同時死在東門鐵屑的黃金劍下。」

陡地，一人厲聲大喝：「哼！只怕未必！」

與大喝聲同時出現的，是一個殺氣騰騰的藍衣人。

與藍衣人同時出現的，是一把銀亮如雪的刀！

× × ×

看見這個人，看見這把刀，唐竹權差點沒昏倒過去。

他並不是被嚇得昏倒過去，而是高興得幾乎暈迷不醒。

「龍城璧！」

唐竹權興奮萬分！

衞空空也同樣興奮萬分。

萬捲雲雖然是絕世高手，但驀然間遇上了雪刀浪子，也是不由心神一震。

八條龍刀法已向他攻出。

萬捲雲不敢輕視這一刀，揮劍迎擊。

唐竹權却拚命欺身而上，五指疾插萬捲雲小腹。

萬捲雲居然不理。

唐竹權並不愚蠢，見對手居然不理自已這一着，連忙把勁力收回五成。

但他五根粗胖的手指，仍然插在萬捲雲的小腹上。

「唷！」

叫痛的不是萬捲雲，而是唐竹權。

唐竹權大怒叫道：「這廝穿上了護身甲！」

他雖然吃了虧，但却絕無退縮之意。

他突然跪下，抽萬捲雲的腿。

這一着不漂亮。

這一着很難看。

但世間上的事偏偏就是這麼有趣，這一着難看死了的「絕招」，居然奏效。

武功蓋世的萬捲雲，全心全意對付龍城璧，冷不防唐竹權拚命的使出這一下「絕招」。

他的身子向後一仰！

龍城璧急砍一刀！

萬捲雲側首閃開。

但這一閃，却又不偏不倚，閃到了衞空空的劍下！

「殺！」

只見衞空空一聲大喝，砍腦袋劍法中人所皆知的「法場斬首」，全力施爲，直砍萬捲雲的脖子。

「砍得好！」唐竹權猶在拚命抽住萬捲雲的腿。

一顆腦袋沖天飛去。

鮮血洒在唐竹權的臉龐上。

他不以爲苦，猶在大笑：「好極！這老混蛋的血原來比酒更香甜！」

(六)

氣勢洶湧而來的冥獄羣魔，終於在萬捲雲死後，一哄而散，但高府也被魔徒縱火，化爲灰燼。

多年夙怨，也化作一場惡夢。

激戰過後，「世外」不見了。

「桃源」也不知所踪！

靜祖師遺下來偌大的一個寶藏，就像個永遠沒有謎底的啞謎，徒然令人想得發呆而已。

× × ×

又是雪雨天。

烟霧迷離，遠景固不可睹，近在咫尺的人，也似隱若現，看不清楚。

唐竹權坐在一匹騾子上。

他太胖，騾子似乎走得有點吃力。

他忽然下騾。

背後還有騾子數匹。

除了騾子，還有隻鸚鵡。

× × ×

鸚鵡能言。

牠常說：「來了！來了！」

牠伏在龍城璧的肩頭上，神氣十足。

唐竹權眨了眨眼睛，問龍城璧：「這扁毛畜牲是從哪裏弄來的？」

龍城璧笑而不答。

唐竹權又問：「牠有沒有名字？」

龍城璧終於開口。

「救星。」

「甚麼？救星？牠救過誰的性命？」

「牠先救我，然後又由我救了你，」龍城璧悠然一笑，緩緩道：「所以，牠是你我的救命恩人。」

唐竹權呆住。

鸚鵡又在叫：「來了！來了！……」

(全文完)

·預告·

雙鷹神捕故事之五

「玉珮疑雲」

西門丁著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武器科技

# 蘇聯「基洛夫」級核動力導彈艦的陰謀

刀戈・譯

八十年代的第一個春天，波羅的海海面的活動，隨即帶給西歐人民一份隱憂，叫他們心頭上蒙上一層陰影。

這就是一艘巨大的灰色軍艦的出現！它是蘇聯的，長達二百五十多米，排水量達三萬多噸，它上面裝備着各種導彈和自動火炮，以及垂直起落飛機和直升機。它的排水量，外形尺寸以及攻擊能力，都遠遠超過世界各國現役的巡洋艦。它使人們聯想已經消聲匿跡三十多年，曾經在海上稱霸過半個世紀的戰艦。因此，西方國家給這艘蘇聯軍艦起了一個奇怪的名字，管它叫做「波羅的海戰列艦」。



Ⓐ蘇聯在重建戰列艦。

戰列艦是排水量四萬噸至七萬噸的重型軍艦。以往的戰列艦上裝備着三〇五—四六〇毫米的巨型火炮，曾經被稱做「不可戰勝的海上霸王」。後來，隨着航空母艦的崛起，戰列艦才從海上霸王的寶座上栽了下來，從此一蹶不振。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只有美國還有四艘戰列艦在繼續服役，用途只在登陸作戰中進行炮火支援。因此可以說這種艦種已經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毫無疑問，蘇聯在現在還建造這種巨型戰艦，是叫人大惑不解的。

這艘軍艦是在列寧格勒附近的波羅琴斯科造船廠建造的，從一九七五年開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下水，最近已經試航，八十年代初可以投入服役。從這艘軍艦的建造速度上來看，可以說是空前的。

根據可靠來源消息，蘇聯人給這艘艦起名爲「蘇聯」號。（現在的正式名字則是「基洛夫」號）。估計它的滿載排水量在三萬二千噸左右，爲「卡拉」級導彈巡洋艦的三倍，比起蘇聯現役中最大的「斯維爾多洛夫」級重巡洋艦還要重一萬三千噸。單從排水量來看，按照戰列艦盛行時的標準，這樣的戰艦是屬於巡洋戰艦這一等級。它全長二四七•五米，最大闊度二七•五米，吃水十米。

「基洛夫」號不祇船體大，重量重，而且速度也很快，最大航速可達三十二節。所以西方報導一致認爲，它是核動力的，這就是說，它是蘇聯的第一艘核動力水面艦隻了。

「基洛夫」號上裝備着反艦，防空，反潛等多種導彈，其中以反艦導彈爲主要攻擊武器。八枚SS—N—一二遠程反艦巡航導彈裝在前甲板的四個長一二•二米，直徑爲一•八三米的雙聯導彈發射箱中，這種導彈用噴氣發動機推進，可帶熱核彈頭。發射器下面的彈藥庫中，還可存放十六枚SS—N—一二導彈，發射器中的導彈發射出去之後，可通過自動裝塡系統，進行再裝塡。用SS—N—一二導彈攻擊目標，先由「宇宙」號衛星供給目標的位置，由艦上的雷達導引到目標區附近，再由艦載的雅克——三六飛機配合，進行終端制導。

「基洛夫」號又裝備有四枚SA—N—三遠程防空導彈和四枚SA—N—四近程防空導彈。SA—N—三是中高空防空導彈，發射架是雙聯裝的，發射架可降至甲板下的彈藥庫中進行再裝塡。SA—N—四是低空防空導彈，裝備在隱蔽式的圓筒型發射器中，雙聯發射架可在圓筒內垂直運動，配彈一八—二〇枚。從「基洛夫」號的外形尺寸考慮，應需要至少三倍於「卡拉」級巡洋艦的防空火力。因此，推測它可能裝備新型防空導彈或者增加防空導彈數量，提高發射裝置的裝塡速度。另外，它可能裝備着一座SUWN—一雙聯裝反潛導彈，或者SS—N—一五新型反潛導彈系統。

「基洛夫」號上還配備着雅克—三六式垂直起落噴氣戰鬥機和卡—二五式反潛直升機。雅克—三六具有反艦，反潛，攻擊地面目標和担任艦隊防空的能力，並能執行偵察任務和給SS—N—一二反艦導彈導航。卡—二五是一種反潛直升飛機，



裝備有雷達，吊掛式的方納，磁力探測器，魚雷和導彈，估計「基洛夫」號可裝載四—六架雅克—三六和卡—二五。

「基洛夫」號上裝備三種火炮，其中包括一〇〇毫米自動火炮四門，五七毫米炮八門，三〇毫米多管機關炮八門。艦首裝有兩座MBU二五〇〇A反潛火箭深彈發射器。



Ⓑ戰列艦的素描。

Ⓒ「基洛夫」級核動力重型導彈艦是蘇聯「卡拉」級導彈巡洋艦的發展，並非戰列艦的復活。

總之，「基洛夫」號具有很强的反艦，反潛和防空能力。自從美國取消了「攻擊型巡洋艦」計劃之後，就沒有再出現同「基洛夫」號這種艦隻相類似的戰艦了。有些外國報刊報導：「基洛夫」號具備戰列艦的攻擊能力，航空母艦的某些機能和巡洋艦的速度是世界上當前最强的巡洋戰艦。它的出現使西方海軍人士大爲震驚。

「基洛夫」號核動力重型導彈艦的出現，是蘇聯野心勃勃的核動力艦隊計劃的一部份。此外，蘇聯又在白海的基維羅德文斯克海軍造船廠建造一艘排水量六萬噸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基洛夫」號的出現，實在是和蘇聯在建的核動力航空母艦有聯系的。

第二艘「基洛夫」級核動力重型導彈艦已於一九七八年動工，第三艘也在建造中，預計共建造十二艘之多。再加上四—六艘核動力航空母艦，這就會構成一個龐大的核動力艦隊了，這一計劃完成之後，不但可以使蘇聯海軍艦隊從近程防禦型一變而成爲遠程攻擊型，大大增加了蘇聯海軍的進攻力量，即使和平時期，也可以爲這支核動力艦隊增添顏色，替爭奪霸權附上驕人的注碼。

美蘇兩國海軍的戰略核攻擊任務，都是由彈道導彈核潛艇來完成的，兩國核潛艇導彈的射程都在七千公里以上，一旦發生戰爭就可以在遠離交戰國的地方發射核導彈。因此，在未來的海戰中，會以殲滅對方導彈核潛艇爲中心，展開爭奪制海權的爭鬥，爲了達致這一目的，那就必須使海軍具有作戰的能力。加之蘇聯缺乏海外基地，採用核動力便成爲勢所必然的了！

在奪取制海權的爭鬥中，「基洛夫」級核動力重型導彈艦的任務是協同核動力航空母艦和美國的十二艘航空母艦爭一日的長短。美國海軍以艦載航空兵爲主要突擊力量，而蘇聯海軍則以艦載導彈爲主要突擊力量，以導彈艦和美國的航空母艦相抗衡是蘇聯海軍迄今仍堅守不破的方針。在今後的十年中，「基洛夫」級核動力航空母艦全部服役之後，蘇聯海軍的指導方針計劃也不會發生質的變化。

蘇聯將混艦的武裝配備，大概將以導彈和飛機這兩種武器，作爲攻擊手段。

「基洛夫」級核動力導彈艦陸續服役之後，將逐漸替代蘇聯的十二艘「斯維爾多洛夫」級重巡洋艦，來担任艦隊旗艦和戰略指揮艦的任務，艦上將裝備專門的衛星通訊系統，各種雷達，電子計算機，大型電子干擾設備，以及其他電子設備。可以通過「宇宙」號衛星直接和基地及莫斯科的總部聯系，可在數千里的海域內對海、空軍及友鄰部隊進行指揮和聯絡。

「基洛夫」級核動力導彈艦還可以和「伊萬•羅戈夫」大型登陸艦配合行動，進行遠洋登陸戰，更可以和「基輔」級航空母艦一起圍攻敵方的潛艇部隊，在反登陸作戰中「基洛夫」級艦可以指揮相當的作用。「基洛夫」級艦的出現，是蘇聯海軍指導方針的必然產物，是加緊擴軍備戰，爭奪海上霸權的一個新標誌。

綜上所述，「基洛夫」級核動力重型導彈艦是蘇聯「卡拉」級導彈巡洋艦的發展，並非戰列艦的復活。在它的身上滙集了蘇聯新的科學技術成果，體現了蘇聯海軍頭頭戈爾什科夫的戰略思想。這樣龐大重武裝的艦只在常現戰爭中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但在核戰爭中，只適用於先發制人的進攻，而不利於防禦的，因此，「基洛夫」級核動力重型導彈艦的出現，實際就是一種很强的進攻性的顯示，難怪西歐人民心裏有點隱憂了。

一期完精選短篇小說

馬騰・文
黃白石・圖

# 酒俠

## 大俠隱於市

今年的天氣似乎特別寒冷，入冬才不久，在這北地的小城上空，北風怒吼着，橫掃全城，刮得漫天雪花捲揚飛舞，茫茫一片，天地渾沌，渾爲一色。

怒吼的北風，飄飛的雪花，令到天氣比平常特別寒冷，寒冷得叫人打從心裏泛起寒意，賴在熱熱的炕頭上，暖暖的被窩裏不願起來。

這種冷得令人不願下炕的天氣，自然亦很少人出街，在外面走動。

果然，全城大街小巷，只有風雪在吹刮捲揚飄舞着，彷彿成了這小城的主宰，不僅連人影也不見一個，連狗也不見一隻。這種風雪交加的鬼天氣，要不是傻子，才不會走到外面遭受風雪的肆虐。

所以這座小城家家閉戶，連店舖，也有大半關門不做生意——誰會在這種鬼天氣上街買東西呢？但獨有一種店舖照常開門營業。

這種店舖不賣柴米油鹽，不賣衣服雜貨，卻賣這種天氣很多人都需要的御寒之物。

——這種店舖就是酒館。

酒館，通常都是那些酒鬼最喜歡到的地方。

× × ×

一個酒鬼若是酒癮起的時候，就算天塌下來，也阻止不了他們，非要喝個痛快不可，以解酒癮。

而風雪天，更阻止不了他們喝酒的癮頭。

也之所以無論是大城市，小鎮集，甚至窮鄉僻壤，皆有大大小小賣酒的店舖，以解劉伶之饞。

× × ×

## 邪不能勝正

顧客之是個酒徒，一個非常出名的酒徒，至少，在這座小城中，只要提起「酒君子」顧客之，可說無人不識。

他之所以出名，一是因爲他是城中酒量大的酒徒，他認了第二，無人敢認第一；二是城中大大小小，以價錢最貴的杏春樓，到專買劣酒的小酒舖，他全喝遍了；三是他喝酒從不欠賬賒數，身上有多少錢，就喝多少酒，從沒有欠下任何一間酒舖的酒錢，所以博得了一個「酒君子」的雅號。而這個雅號，當然也包括了他喝醉酒沒有粗鄙撒潑，借酒行兇或摔碗拍桌罵人，惹人討厭的失常舉動，城中每個人，都說他是個可愛的酒徒。

今天，雖然是個風雪交加的大寒天，顧客之仍是忍受不了發作的酒癮，從自己那間破舊的屋子中走出來，抖索着，冒着漫天風雪，一步一個腳印，往近處也是他最常到的酒館走去。

× × ×

醉鄉是這座小城中最出名的一間酒館，這間酒館之所以出名，全靠它賣的一種酒而出名的。

醉鄉獨沽一味賣出的酒，就是香醇得喝了令人飄飄然如登極樂，如墮醉鄉的松子露酒。



，這種松子露酒，據喝過的人說，入口香醇清芳，令人不忍釋杯，非喝到墮入醉鄉，不會自動停杯，所以醉鄉最多喝醉的人，可說凡是光顧過醉鄉的酒客，沒有一個不醉過的，而唯一的例外，就是「酒君子」顧客之。

而顧客之亦非常喜歡光顧醉鄉，可說是老主顧。

今日，顧客之冒着砭骨沁肌的風寒，就是到醉鄉喝他幾壺。

× × ×

只要轉過這條街口，大街的頭一家就是醉鄉酒館。

顧客之只差幾步就轉過街口，雖然天空中捲揚吹刮着漫天風雪，冷得他直打顫，但他却精神抖擻，彷彿嗅到了空氣中飄漾着的酒香，「骨嘟」一聲吞了口饞涎，腳下不由加快了。

就在他一步轉過街口，一眼看到醉鄉的酒招時，驀地從街角牆邊，閃出一個全身披滿了雪花，恍如雪人的漢子，擋住了顧客之的去路。

顧客之由於一顆心已飛進了醉鄉，雙眼只顧望着那誘人的酒招　全沒注意到有人從街角牆邊走出來，加上那漢子出現得突然，他差一點沒有一頭撞在那驀然現身的漢子身上。

而那漢子竟然不閃不讓，擋在顧客之身前。

顧客之雖然腳步很快，心也被那即將喝到口的松子露迷醉了，但他却沒有撞在那驀然現身擋住他去路的漢子身上。

就在他堪堪撞上那漢子的剎那，顧客之猝然腳下一滑，身軀向後歪仰，脫口驚叫一聲，一屁股仰摔在地上。

這一跌，自然就撞不到那漢子身上。

那漢子看着顧客之跌在地上，竟然動也不動，也不伸手去扶他一把，就像他眞的像個雪人似的。

這一摔可能摔得不輕，「哎喲喲」叫了好一會，顧客之才艱難地掙扎着站了起來。

也就在這時，他才一眼看到站在他面前一步不到距離，雪人也似的漢子，臉上露出驚怔的表情。

從那漢子身上披了厚厚一層雪花看來，肯定在那街角站了有一段時間。

顧客之驚怔了好一會，才回過神來，吶吶道：「閣下……閣下爲何阻着我的去路？」

那漢子臉容像被凍僵了般，木無表情，但一雙明銳的目光，却瞬也不瞬地盯在顧客之的臉上，對於顧客之的話，充耳不聞。

顧客之被那漢子的目光盯得不禁畏縮地退了一步，抖着聲道：「閣下，請借一步。」

那漢子直到這時，彷彿生命重又回到了他體內，倏的渾身一抖，抖落一身雪花，掀唇道：「你就是人稱『酒君子』顧客之？」

語聲冷硬得使人不禁心生寒意。

抖落一身雪花，那漢子的眞面目顯露在顧客之眼前。

顧客之一面打量着漢子，一面點頭應道：「正是老朽。」

顧客之年紀已在五十多歲，故此自稱老朽。

那漢子身形精悍，在這樣寒冷的風雪天，身上只穿一件墨綠色的薄棉長衣，標槍也似地站着，刀削木彫也似的臉上，紅潤潤的，看年紀不超過四十歲。

反觀顧客之，不知是被酒浸壞了身體，還是別的什麼原因，五十多歲的年紀，看上去衰老得有如一個七十老人，臉上皺紋堆疊，眉殘目昏，乾瘦的身子裏在一件沾滿了酒漬的棉袍內，兀自抖索個不停。

那漢子明銳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顧客之的臉，語氣却不像第一句話那樣冷硬：「你要借一步可以，但你要答應讓我請你喝酒。」

眞是怪事天天有，這漢子冒着風雪等候了這樣久，擋住了顧客之的去路，目的就是請顧客之喝酒，你說這奇不奇怪？

世上多的是打秋風揩油，撒賴使潑務要別人請他吃喝的人，極少有攔路强請人喝酒的，就顧客之來說，他活了這把年紀，喝了不下千次酒，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以爲自己聽錯了，不相信地直眨着一雙昏花老眼，瞧着那漢子，傻呆呆地說不出話。

那漢子見顧客之沒有表示，木刻刀削般的臉上　竟然裂出一絲笑容　語氣溫和地道：「你是否怕我騙你，嗯，這錠銀子足够你我喝個痛快了吧？」

在說着話時，那漢子手一翻，掌中多了一錠足有二十兩的銀子，伸到顧客之眼前，唯恐他看不清楚。

既然有人請喝酒，何樂而不爲，橫豎自己身上只有喝兩壺的錢，喝酒只喝兩壺，在他來說，吊癮之極，現在既不用自己出錢，又可喝個痛快，不答應的才是個大傻瓜。

所以，顧客之高興地答應了。

既然一個自動請客，一個接受了邀請，還站在這風雪交加的街上幹什麼？

所以，二人立刻不約而同地快步走向醉鄉。

× × ×

外面風雪交加，寒冷得叫人打從心裏顫抖出來，但酒館內却溫暖如春，簡直坐無虛席。

這種趕狗不出門的大寒天，只有酒鬼才會出門，頂着風雪到酒館喝酒。

顧客之既然是城中最出名的酒徒，又是醉鄉的常客，在座的酒徒自然大部份認識他，不少人跟他打招呼，邀他共桌而飲，但在看到了與他一同進來的那漢子後，十個有九個忙閉起了咀巴，低頭喝酒。

他們是被那漢子比外面的風雪還要酷寒冰冷的表情懾住了。

顧客之却一點也察覺不出，兀自熱情地與認識的酒友打着招呼。

在靠牆角處找到一張空枱子，兩人坐下來，顧客之不待那漢子出聲，先招呼小二拿三斤松子露酒來，也不謙讓，捧起一壺，「骨嘟嘟」喝了大半壺，才咂着咀巴，放下酒壺。

那漢子却木無表情，吩咐小二拿五斤來，並要了一個羊肉火鍋，幾樣下酒菜，

才拿起一壺酒，就着壺咀，喝了個壺底朝天。

顧客之欣賞地望着那漢子，昏花的雙眼有了光彩，一口氣喝乾了剩下的小半壺，接又喝了一壺。

那漢子一聲不出，雙眼更亮，接連喝了兩壺。

顧客之接喝三壺。

要知道，一壺酒是一斤的，顧客之在一盞茶不到的時間內，連喝了五斤松子露酒。

而那漢子也喝了三斤。

要知道這種松子露酒入口雖然香醇清芳，酒性却很烈，一般酒徒頂多喝三斤就無法支持，非醉不可，但顧客之與那漢子不過一會功夫，一個喝了五斤，一個喝了三斤，仍然像沒事人一樣，不禁令到醉鄉內的劉伶，紛紛驚奇地向他兩人望過去。

對於顧客之喝了五斤松子露酒而仍然若無其事，他們不覺得驚奇（因爲他們已是見慣不怪），但對這個陌生，冰冷而又無表情的漢子，他們就感到驚奇了。

而且在他們看來，兩人像不是素識的，只像兩個比拚酒量的酒徒。

因爲這兩個人一聲不响，就喝了八斤酒。

五斤酒下肚，顧客之衰老沒有生氣的臉上，忽然有了光彩，顯得生氣勃勃，瞧着那漢子，高興地道：「痛快！痛快！眞痛快！與閣下喝酒，天下第一痛快！」

那漢子木無表情，冰冷的臉上，這時像春風解凍般，有了笑意；「果然不愧『酒君子』之稱，再來十壺怎樣？」

顧客之昏花的雙眼光彩大盛，興奮地道：「當然好，閣下好豪氣。」

忙不迭招來小二，吩咐拿十壺酒來。

趁着酒還未到，顧客之才猛然省起還未請教那漢子的姓名，趕緊請教道：「老朽眞失禮，還未請教閣下貴姓名？」

那漢子笑一笑道：「你老兄眞的不知我的來歷？」

說時一雙明銳的眼睛緊緊盯在顧客之的臉上，注意他的表情變化。

顧客之却詑然道：「閣下不是醉了吧？你我還是第一次見面，可說素不相識，老朽怎會知道你的來歷姓名？」

那漢子瞧不出顧客之神色有何可疑之處，遂收回目光，道：「在下穆豪。」

「幸會，幸會，老弟眞是人如其名！」顧客之拱手爲禮。

「老兄眞的從來沒有聽說過我的姓名？」漢子穆豪不相信地將目光重新錐子般盯在顧客之臉上。

——兩人的稱呼，一下子改變了，一個稱老兄，一個稱呼老弟。

顧客之舉起滿是酒漬的袍袖，抹了一下咀，認眞道：「老朽孤陋寡聞，只是一個會喝酒的糟老頭兒，除了酒，老朽對一切人事皆不感興趣 確實不認識閣下，也從未聽聞過閣下的大名。」

這時小二連菜帶酒，一併送來。

顧客之的表現十足一個酒徒，對於那些羊肉火鍋及下酒菜，連望也不望，一手就抓住一壺酒，貪婪地往口裏就倒。

漢子穆豪瞧着不露痕跡地皺了皺眉頭，拿起一壺酒，比賽般，猛往口裏倒。

就這樣，兩個人比拚着喝，你一壺，我一壺，很快就將十壺酒喝光。

而那香噴噴的羊肉火鍋，及幾樣下酒菜，兩個人像看不見一樣，動也沒有動過一箸。

「既然你如此說，咱們不談論它吧，來，咱們喝個痛快！」

兩個人眞的什麽話也不再說，一直舉「杯」痛飲。

× × ×

說起來眞是令人咋舌，顧客之與穆豪這一頓豪飲，在半個時辰不到的時間內，竟然喝了三十斤松子露酒！

這令到醉鄉內的酒客，全都看得目瞪口呆，也第一次看到顧客之的眞正酒量。

顧客之在喝了沒有二十斤也有十七八斤酒後，竟然沒有醉倒，只是微醉，還清醒得很。

所以，他只好將醉得有如一灘爛泥一樣的穆豪挾扶出醉鄉，並從穆豪身上摸出了那錠足有二十兩重的銀子，結了酒帳。

在衆酒客訝異驚佩的目光注視下，看來衰老瘦弱的顧客之，竟然能够將穆豪挾扶出醉鄉！

莫非酒力催發了他體內殘存的潛力？

但令人更驚詫的是，他扶着穆豪離開了酒家之後，就在遇到穆豪的街角口，將穆豪扔在積雪盈尺的街道，喘着氣喃喃自語道：「對不起，老朽是在這裏見你的，只好將你留在這裏，你若凍死了，可別怪老朽，要怪，只怪你自己沒有將住址告訴老朽！」

說完，揮了揮身上的雪花，揚長而去了。

在他身形消失在大街另一頭時，醉得有如一灘爛泥一樣匍伏在雪地上的穆豪，身形也差點被雪花覆蓋了。

若不是立刻有兩個漢子從一間店鋪中閃出，將他扶起架走，只怕他酒醒時，已被凍僵了！

× × ×

「穆堂主，你是怎麽攪的，竟被那老怪物灌醉了！」說話的是黃臉膛，有如大病初癒，但氣勢懾人的錦袍大漢。

穆豪看樣子酒已醒，像一頭鬥敗的公鷄般垂着頭，囁嚅道：「帮主，屬下原想灌醉那老酒鬼，然後套出他的眞正身份，想……不到那老酒鬼酒量如此驚人，憑屬下的酒量，竟然拚不過他被他拚敗了！」

那黃臉帮主沉吟了一會，才道：「那你可有摸到他的一點底？」

穆豪苦笑道：「那老酒鬼口緊得很，一絲口風也沒有露出，屬下只聽他說過，他在這座小城中，住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黃臉帮主凝眸想了一會，突然釋然而喜。「饒是他老奸巨滑，這一句話，終於洩了他的底，錯不了，這老怪物必是二十多年前在江湖上失了踪的『酒俠』顧子清！」

穆豪雙目一亮，急聲道：「帮主肯定是他？」

「試一試他不就知道了！」黃臉帮主得意地大笑起來。

× × ×

今日的天氣比昨日更加寒冷，風雪肆無忌憚地肆虐着大地，居住在這座小城中



的居民。唯有瑟縮在家裏，或圍爐取暖，或擁被高臥，不敢出外。

而街上的店鋪，十家有九家關了門，唯獨是酒館，照常營業。

醉鄉當然亦照常營業。

而「酒君子」顧客之亦在凜烈的風雪中，離開他的破家，到醉鄉買醉。

可惜他這一次不能如願。

因爲就在他甫離屋門，走了不到十步路，根本無法看到醉鄉熟悉的酒招時，他却看到了一堵人牆！

那人牆就橫豎在大街上，恰好擋住了他的去路！

他只好在那堵人牆前停下脚步，驚訝地瞧着這堵忽然出現的人牆。

那人牆由十名大漢排成，每一個大漢足有八尺高，身材魁梧，並排在一起，一身皚白的雪花將他們「結」在一起，若不是仔細瞧，會令你以爲是一堵冰雪築起的牆。

從這些漢子身上落滿的雪花來看，這些漢子站在街上當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在這樣酷寒的天氣下，露天而立，眞難爲了他們。

莫非他們是鐵打鋼鑄的，竟然不畏寒冷？

顧客之站在那堵人牆前，表情訝異，直眨着那昏花老眼，不相信地瞧着眼前的「牆」，嘟喃道：「這是怎麽回事？這裏怎會無端端築起了一堵牆。」

不知是裝作還是看不清，總之他又喃喃道：「此路既然不通，只好繞個圈，多走些路。」

說完，身體瑟縮了一下，轉身蹣跚地朝大街的另一頭走去。

但他一步還未跨出，雪花揚動中，那人牆裂開，衝出兩個身形，只一閃，兩條巨無霸般的漢子，佇立在顧客之的面前！

顧客之若一脚踏下，必然會踩在其中一個穿着白羊皮衣的巨漢脚背上。

幸虧顧客之雖然老邁，行動遲緩，總算及時將跨出的一脚收回，但也嚇得蹌退了半步。

抖索着，他仰起頭（那些漢子起碼比他高二尺），吃驚地瞪大着一雙昏黯無光的老眼，仰視着突然截住他去路的兩名巨漢，吶吶道：「這是怎麽回事？兩位爲何阻着老朽的去路？」

兩個巨漢沒有回答他的話，左邊一個霍然抽出腰間長刀，一刀向着顧客之攔腰揮劈過去！

這一刀勢沉力勁，雖然說不上快逾閃電，但若被劈中，十個顧客之也會被揮爲兩截！

顧客之乍見刀光一閃，那巨漢竟一聲不响，向他揮出一刀，嚇得他臉無人色，驚叫一聲，雙脚一軟，一屁股摔在地上。

「嘯」地一聲，那把足有五尺長的利刀，帶起一片銳嘯聲，從顧客之的頭頂揮劈過來。

驚慌地呻吟了一聲，顧客之抖着聲道：「兩位，這……這是開不得玩笑的，老朽與兩位素不相識，無仇無怨，怎的要殺老朽？」

兩個漢子一聲也不吭，右邊那名巨漢亦將長刀抽出，雙手握刀，慢慢舉起，停在空中，一雙兇光四射的目光注定在顧客之身上，倏然一刀筆直劈下！

這一刀勢如電裂長空，顧客之若是個糟老頭兒酒鬼，肯定閃避不開這一刀，被刀鋒劈開兩爿！

顧客之被那一刀劈落的威勢嚇得縮成一團，駭叫一聲，掙動着手脚往一旁疾滾，企圖避過那一刀！

但左邊的大漢在一刀劈空之後，沉臂迴刀，反手一刀斜削而下，剛好堵住了顧客之滾動的身形！

這一刀削下，與右邊漢子配合得天衣無縫，將顧客之堵死了！

顧客之若不會武功，或身手平庸，肯定躲不過這兩名巨漢的聯手一擊，而被斬殺當場！

而顧客之確實亦閃避不了，兩柄鋒利的長刀眼看就要劈削在他衰弱的身軀上！

但怪事却發生了，兩名巨漢的鋒利長刀觸及顧客之的棉衣時，却忽然再也劈削不下去，一任那兩個漢子使出了渾身的氣力！

兩個漢子還未瞧清楚長刀爲何劈削不下去，驀然問「砰砰」兩聲而起，兩名漢子魁梧的身軀，忽然像雪花般離地向後飄飛起，直飛出兩丈過外，才「噗噗」兩响，摔跌在雪地上。

幸好地上積雪足有尺多厚，不然，兩名巨熊一樣的漢子不摔得頭破血流，手脚折斷才怪！

兩名巨漢在雪地上掙扎着站起來，顧客之早已一挺腰站起來，將挾在兩手食中二指間的長刀，鬆脫落地，然後拂去身上飄落的雪花！

這一剎那，顧客之好像變了另一個人，衰老的臉上神采飛揚，深深的皺紋也舒平了，昏黯的雙眼明亮有神，微彎的腰肢挺得筆也似直，任誰見了，也不相信他就是那個嗜酒如命，衰老瘦弱的顧客之！

他現在的樣子，比他的實際年齡輕了很多，絕不像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而像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

這種剎那之間的改變，令到那兩名巨漢目瞪口呆。

顧客之拂去身上雪花的動作既斯文又高雅，完全與他那身骯髒的棉袍不相稱，令人有種想笑的感覺，但那兩個巨漢却笑不出！

因爲，正是這個剎那間像脫胎換骨般變了樣的顧客之，用雙手食中二指，挾住了他們劈削落的長刀，並將他們一脚踢飛的人！

顧客之明亮有神的雙眼冷冷地盯在兩個巨漢的身上，中氣十足地道：「是誰指使你們這樣做的？」

兩名巨漢在顧客之的注視下，沒來由地打從心底冒起一股寒氣，魁偉的身軀不禁顫抖了一下，却沒有出聲。

顧客之見兩名巨漢不答，不由哼了一聲，往前踏了一步！

這一步不像先前那一步，遲緩而無力，而是沉穩輕捷！

顧客之一步才踏出，背後驀然响起一個人得意的笑聲：「顧子清，不必迫問他們，是本帮主要他們這樣做的！」

顧客之聞聲霍然轉身，目光及處，一

名身穿紫貂鑲裏錦袍的黃臉中年人，從那堵「裂」開的人牆後攏袖緩步走出來！

× × ×

顧客之一見錦袍人，臉色微變，脫口道：「原來是你——『病夫』霍無疾！」

錦袍人「病夫」霍無疾，看上去年紀雖然只有四十多歲，但實際年紀比顧客之還要大，沒有六十，也有五十七八。由於他內功精純，故此其容貌保持得比實際年紀爲輕。

而在江湖上，只要提起「病夫」霍無疾的名號，可說談虎色變，人人心驚，他不是無名之輩，正是二十五年前，橫行江湖，殺人無數的大魔頭！

當時，正派中人鑒於他作惡多端，各大門派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他，可惜皆被他殺得落花流水，傷亡慘重，連少林寺當時的掌門人方圓大師，也不是他的敵手，被他擊成重傷！

而經過那一役之後，江湖上可說沒有人能動得了他，而他則更加橫行無忌，視人命如草芥，動輒出手擊殺武林同道，攪得江湖遍地腥風血雨！

這情形持續了兩年，各大門派皆因經過那一役後，元氣大傷，加上無一人是他對手，只好隱忍着，不敢再出頭對付他。

但這時却有一名年輕人忍不住，竟然不怕死，向「病夫」霍無疾下了戰書。

這一舉動，立刻驚動了整個武林。但武林中任誰也不認識或聽聞過那位不怕死的年輕人是誰。

直到決鬥那一天，趕往觀戰的武林人才看到那年輕人，也知道了那年輕人的姓名。

那年輕人就是後來被武林人尊稱爲「酒俠」的顧子清！

當時觀戰的武林羣豪，都暗暗爲這名不怕死的年輕人担心，不知他是否能擊敗「病夫」霍無疾這個魔頭，他們雖然担心，但都一致希望顧子清能擊敗霍無疾，爲江湖武林除此魔頭！

結果，顧子清不負衆望，在喝了一罈十斤裝的烈酒後，經過一番長時間的激烈拚搏後，終於將霍無疾一掌擊成重傷，狂噴鮮血，衝開觀戰的羣豪，眨眼逃得無影無踪！

待到興奮歡欣若狂的羣豪冷靜下來時，想追殺霍無疾，已然失去了霍無疾的影跡！

自此一役之後，病夫霍無疾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而江湖武林亦平靜了一段時期。

至於酒俠顧子清，自那一戰擊敗了霍無疾之後，亦失去了踪跡，想不到原來隱在這座小城中，與酒爲伴。

× × ×

病夫霍無疾哈哈大笑起來。「顧子清，想不到吧？二十三年之後，咱們又見面了！」

顧子清淡淡地道：「想不到我當年一念之仁，種下今日的禍根，說！你這樣千方百計要找到我，意欲如何？」

病夫霍無疾切齒道：「當然是找你算舊賬！」

顧子清冷笑道：「算賬？只怕你不能如願！」

霍無疾倏地縱聲狂笑起來，笑聲在空中震盪，風雪爲之頓歇，良久，才止笑道：「本帮主那一戰負創敗走之後。二十多年來潛居苦練，比當年更上層樓，自信一定可以將你這酒鬼擊敗！」

顧子清洒笑道：「敗軍之將，何足言勇！你幾時當起一帮之主的？」

霍無疾傲然道：「本帮主乃無敵帮之主，本帮之創立，第一個目的就是殺你，湔雪前恥，下一步是將當年對付本帮主的所有門派逐一消滅，進而達到稱霸武林的宏願！」

顧子清聞言不禁爲之色變，吸口氣，肅聲道：「霍無疾，你想爲禍武林，這一次我手下絕不留情！」

霍無疾顧盼自傲地說道：「好大的口氣，本帮主若沒有十足把握，會花這樣多功夫將你找出來，今日你當埋屍在這條街上！」

顧子清淡笑道：「別盡說大話，既然你我有一個必須躺下來，那就動手吧！」

「帮主，殺鷄焉用牛刀，請讓屬下出戰那老匹夫。」穆豪自人牆裂口後面閃身而出，請纓出戰。

霍無疾嘉許地點點頭：「穆堂主，你就出去會會他吧！」

穆豪應了一聲，大步跨前，站在顧子清對面，一雙明銳的目光狠狠地盯在顧子清身上，陰狠地道：「顧老鬼，你果然好酒量，將本堂主灌醉了，扔在街上，差點僵了，這口氣實在咽不下，今天讓你知道本堂主的厲害。」

顧子清冷笑道：「穆豪，以你在江湖上的身份，竟然投靠霍無疾這魔頭，若是我昨天知道，絕不會將你扔在雪地上！」

穆豪怒聲道：「殺了我？」

顧子清哼一聲道：「那太便宜了你，我會將你扔在糞池，喝黃湯，不淹死也臭死！」

穆豪被顧子清這句話羞怒得木無表情的臉上怒容充盈，瞋目大喝道：「老匹夫，今日若不將你碎屍萬段，難消我心中之恨。」

說話間，霍地標前，併指如戟，疾刺向顧子清咽喉。

與此同時，右腿飛踢顧子清下陰！

一出手就是毒招殺着，可見穆豪此人之陰狠兇殘。

顧子清眼見穆豪一出手就想取他性命，雙目中神光閃現，已然動了殺機。

就在穆豪兩招快要得手的刹那，只聽顧子清一聲冷笑，雙手迅如電光閃動般上下翻飛，驀然間穆豪發出一聲慘烈的嚎叫，仰身飛摔在人牆前，攻出的一手一腳，已然折斷，噴湧出的鮮血洒在雪地上，分外腥紅刺目！

以穆豪的身手，竟然一招不到，就斷手折腿，由此可見顧子清身手之高明。

痛苦得渾身發抖，驚駭不已的穆豪，立刻被一名巨漢扶到牆後。

目睹顧子清一招重創自己一個得力手下的病夫霍無疾，臉色驟變，嘿嘿連聲道：「想不到你這個酒鬼二十多年來一身功夫沒有擱下來，反而更精進了。」

顧子清拂拂袍袖道：「你當然想，現在你失望了吧！」



話剛說完，袍袖驀然間向後一揮。

「啪啪」兩聲响起，自背後偸襲，以爲有機可乘，被顧子清以兩指奪去長刀的兩名巨漢，撲前的身軀被顧子清的袍袖擊中，如中巨錘，同時悶叫一聲，龐大的身形如雪花被狂風捲刮般飛出三丈開外，「噗噗」聲中，摔跌在雪地上，雪花激濺！

這兩名巨漢這一次沒有先前那樣幸運，摔在地上，再也起不了身。

病夫霍無疾臉色一變再變，黃臉膛變成紫醬色，雙目中兇厲之色大盛，騰地踏前一步，露出那雙攏在袖中，色呈碧黃的手！「顧子清，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本帮主一定要與你拚個高低！」

說時雙手十指舒張伸展，碧黃之色更盛，雙手彷彿是晶瑩的黃玉製成般，脈絡清晰可見。

「黃玉手！」顧子清一見，神色凝重地脫口呼出：「想不到你已練成了黃玉手，怪不得敢重出江湖，千方百計要找顧某了！」

病夫霍無疾桀桀一笑，獰厲地道：「你現在開始害怕了，本帮主之所以千方百計找你，原因是你是本帮主平生唯一大敵，心腹之患，若不先解決你，本帮根本無法大展鴻圖，稱霸武林。」

顧子清冷冷道：「霍無疾，你別太得意，你以爲練成了黃玉手，就奈何得了顧某？那你就錯了。」

霍無疾陰陰地道：「奈何得了或奈何不了，動手便知！」

說時雙掌一圈，接着向外一推，立有一股淡黃的氣流自他雙掌心吐出，如千山浪湧般向顧子清當胸湧擊過去！

顧子清雙掌一合，迎着那股陰寒刺骨的黃濤，向前推切出！

那股如山的黃濤立即被齊中劈開，化作兩股，自顧子清身旁擦過，一絲也沾不到顧子清身上！

要知道霍無疾練成的黃玉手其毒無比，發出的陰寒之勁若是擊在人身上，那人全身立時有如脆玉般，全身血肉凝結僵裂而亡，是一種歹毒邪惡的魔功。

霍無疾見顧子清輕易破解了他的黃玉手，不禁變色脫口呼道：「金鋼佛手，你竟然練成了佛門降魔玄功之金鋼佛手！」

顧子清仍然雙掌合什向前推切，神彩渙散地道：「自古邪不勝正，你有魔功，我有佛法，霍無疾，你若還不知悔改，莫怪顧某手下不留情！」

霍無疾獰獰一笑道：「今日有你無我，縱使粉身碎骨，也要與你分個高下！」

顧子清神色肅然，默然不語。

× × ×

兩名當代頂尖高手這一對峙，殺氣充盈，天地亦彷彿爲之一黯，更加寒冷。

對峙着的霍無疾與顧子清，兩人彷彿心意相通般，同時動了，兩條人影在漫天風雪中，縱躍飛舞，激鬥在一起。

現場所有人，包括受了傷，業已裹好了斷手斷足的穆豪，皆看不清兩人的出手招式，但却被兩人動手時激湧出的凜然勁氣，逼得紛紛退後。

兩個人的出手實在是太快了，勁氣展佈，方圓五丈之內，風息雪止，風吹不進，雪飄不下！

幸虧這時街上行人絕跡，家家關門，要不然，不駭死了那些不懂武功的居民才怪！

兩人這一輪激烈的拚鬥，持續了足有半個時辰，才分出了勝負！

瞧得喘不過氣來的穆豪，差點沒有閉氣昏死過去！

正如顧子清說的，邪不勝正，翻飛的兩條人影中，終於有一條人影跟蹌着「騰騰」倒退了五六步，張口噴出一口鮮血，黃臉膛上灰黃一片，伸手掩着胸部，粗濁地猛喘氣！

不說也知，這落敗的人，正是病夫霍無疾。

顧子清雖然擊敗了霍無疾，顯然耗費了不少功力，臉上光彩黯淡了很多，人也顯得疲累蒼老，氣息急促。

但他畢竟功力深厚，調息了一會，功力恢復了八九成，他想到只因爲二十多年前心慈手軟，致遺下今日之禍患，古語云：除惡務盡。他今日決定下手除去這江湖煞星，武林魔頭，免致日後自己不得安寧，武林受其荼毒！

目中殺機充盈，顧子清一步步向着正在喘氣的霍無疾逼過去！

霍無疾不禁退了一步，嘶聲大叫：「還不給本帮主上！」

他身後的那堵「牆」，立刻移到他身前，重新築起，遮擋住他。

顧子清冷銳地瞧着眼前佈起的一堵人牆，搖搖頭道：「霍無疾，你以爲這樣就可以救你一命？」

接嘆一口氣：「你這個人眞狠，竟然想用別人的命，救自己一命！」

病夫霍無疾在那些巨漢佈成牆後語聲黯澀地嘶叫道：「他們是我的人，生死不用你操心！」

顧子清不是個嗜殺的人，他實在不想殺死這些罪不致死的巨漢，無奈這些巨漢擋在他身前，阻住了他向霍無疾出擊，但他仍向那些巨漢威嚴道：「不想死的，快讓開，何必替那毫無人性的魔頭賣命！」

但那些巨漢像沒有知覺的木頭一樣，一動不動。

顧子清把心一橫，準備出手擊破這道人牆。

但是，半空中一條人影如大鵬般在空中一個盤旋，倏地疾撲而落，擋在顧子清身前。

顧子清警戒地退了一步，往那從天而降的人瞧看。

從天而降的人是個穿黑袍的老者，鬚髮皆白，但一張皺紋堆叠的臉膛，却漆黑發亮，比鍋底還要黑，尖鼻鷹眼，樣子好不兇惡。

顧子清一見那老者，先是怔了一下，繼之猛然省起一人，臉色驟變脫口驚道：「閣下可是人稱『黑煞神魔』屠世仁？」

那黑煞神般的老者看上去年紀沒有一百，也有九十多，聞言梟笑一聲，蒼濁地道：「正是老夫！」

顧子清聞言，不禁再退了一步，驚疑地說道：「前輩不是在五十年前，早已死了？」

黑煞神魔屠世仁倏地發出一陣蒼宏的

笑聲，笑聲震得天上飄飛的雪花簌簌墮落。「老夫命大，倖得不死！留着這口氣，殺盡天下武林人！」

顧子清不自禁地打了個寒顫，第一次感覺到天氣之寒冷。

自從黑煞神魔一現身，那些巨漢全部跪在雪地上，垂首不敢仰視，同聲道：「弟子們參見太上帮主！」

顧子清瞧得目瞪口呆。原來黑煞神魔，這個在數十年前，他還未出世，便已橫行江湖，以殘殺武林同道而兇名昭著的老魔頭，竟是無敵帮的太上帮主。

但更令他驚駭的是，受了極重內傷，臉色灰黃的病夫霍無疾，竟然亦跪了下來，叩首道：「弟子參見師父！」

——病夫霍無疾的師父竟然是黑煞神魔屠世仁，這令到顧子清幾乎不敢相信，震駭得心底直冒寒氣。

黑煞神魔側身擺手道：「全部起來，無疾，爲師想不到你這樣無能，竟然再次敗在這小子手上！」

那些巨漢及穆豪皆叩頭站起來，垂手而立，獨有霍無疾不敢站起來，惶愧地道：「弟子該死，有負師尊教誨。」

黑煞神魔嘆口氣道：「起來，爲師不該責怪你，那小子身手確是比你高明了很多。」

「謝師尊！」霍無疾站起身，走前幾步，站在黑煞神魔身後。

顧子清在他兩師徒對答間，心中意念飛閃，暗自忖道：「想不到這老魔頭竟然沒有死，還是霍無疾的師父，一個霍無疾已令到武林同道談虎色變，加上這個功力絕世的老魔頭，江湖武林今次只怕要毀了，不知多少同道將會被殺害！」

他這時眞是又驚又急，驚的是自己絕對不是黑煞神魔的敵手，動手必定死在老魔頭手上，急的是自己一死，武林將慘遭浩刦，受制於這兩個魔頭之手，自己一死不足惜，但千百武林人的性命呢？

想到這，他萌生了逃走之念。

他想逃，不是怕死的逃，而是想保存一命，挽救武林中千百條性命。

——因爲他忽然省起了一個人，一個曾經在五十年前，制服黑煞神，並將之擊成重傷的一個武林奇人！

× × ×

他雖然從未見過這位武林奇人，但關於這位奇人的生平事跡，在他孩提時，已聽得耳熟能詳。

而其中一項事，更是令他永遠也忘記不了的！

那件轟動武林的事跡，就是那位前輩奇人將黑煞神魔擊敗的激烈搏殺！

那一次搏殺雖然當時武林中無人看見——因爲兩人約戰於大雪山峯，沒有一個人的功力可以抵抗大雪山峯頂的奇寒酷凍，只有他們兩個人能够，但圍在山脚下等待決戰結果的武林羣豪，從早上等到太陽下山，正在焦急萬分之際，終於看見皚皚白雪覆蓋的山上，有一點黑影如飛躍下，在衆人緊張的仰視下，那黑影終於來到山脚下，衆人看清楚了，不禁齊聲歡呼，雀躍不已！

那點黑影正是安然下山的那位前輩奇人！

既然那位前輩奇人安然下山，那麼，黑煞神魔必然被他擊敗或殺死了！

——因爲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而事實上也是黑煞神魔被那位前輩奇人擊敗，擊成重傷，眼看是活不了，那位前輩奇人自忖黑煞神魔必死，所以不忍再下手殺死他！

但想不到，這老魔頭生命力如此强盛，不但死不了，竟然還能活到現在，再出江湖，爲禍武林。

顧子清是從黑煞神魔當年身受重傷，竟能不死，並活到現在，而產生出一絲希望——那位前輩奇人大概依然活着。

那麼，只要找到那位前輩奇人，黑煞神魔就不足懼了，武林亦有救了！

× × ×

黑煞神魔眼中兇光閃閃，盯着顧子清，挫牙道：「小子，你兩次將吾徒擊敗，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日教你知道老夫的手段。」

顧子清已是五十多歲的人，却被黑煞魔神一口一個小子，令到他有啼笑皆非之感，但在黑煞神魔來說，這稱呼一點不算過份，因他年紀比顧子清大了足有四十多年。

顧子清既然盤算着逃走，當然不會說些激怒老魔頭的話，以免老魔頭盛怒之下向他出手，施展毒招殺着，令他沒有逃走的機會。「前輩言重了，晚輩不欲與前輩爲敵。」

黑煞神魔白眉聳動，陰笑道：「小子，你害怕了，你既然不想與本帮爲敵，那就加入本帮，共創偉業。」

顧子清想不到黑煞神魔提出這樣的難題，要加入他們，豈不助紂爲虐，殘害武林同道，一時間，他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絕黑煞神魔的提議！

黑煞神魔見他沉吟不語，奸笑道：「老夫也知道你們這些自命白道之士，不齒與咱們這些魔道之人爲伍，嘿嘿，那也好，你既然不答應，老夫就殺了你！」

這老魔頭可不講什麼武林規矩，說動就動，身形一幌，如一片烏雲般飄向顧子清，鳥爪也似的右手五指，幻出漫天指影，抓向顧子清全身大穴！

別看輕了這個老魔頭輕描淡寫的一抓，這一抓，最少凝聚了七成功力，以老魔頭的一身修爲，施出七成功力，是看得起顧子清！

顧子清也知道厲害，在漫天指影，絲絲縷縷的銳勁尖風襲體的刹那，雙掌合什，身形滴溜溜一轉，施展出金鋼佛手！

佛門玄功，確是威力無窮，黑煞神魔凝聚七成功力的「黑煞千幻爪」，竟然被顧子清的金鋼佛手消解於無形。

黑煞神魔見自己的黑煞千幻爪竟然奈何不了顧子清，不禁嘿地冷笑一聲：「小子果然有點手段，再試試老夫這一手！」

說話間化爪爲拳，一拳擊向顧子清。

黑煞神魔擊出的這一拳，名爲黑煞震天拳，拳勁凌厲無儔，一拳擊出，發出一陣轟轟發的雷鳴聲，聲勢確是駭人！

顧子清眼見那一拳推山塡海般擊到，不敢怠慢，忙運足十成功力，一記金鋼佛手，迎向那拳頭。

兩下裏這一擊，發出天崩塌地似的一



聲震響，地上積雪被四外激蕩的勁氣激揚起，而天上飄飛的雪花被震擊得化爲雪粉，向四外捲揚。

那些巨漢及穆豪，被四溢的勁氣逼得立身不住，向後退出足有七八尺。

只有霍無疾，仍能挺受得住。

拳掌一觸即分，亦分出了勝負！

顧子清的金鋼佛手雖然是玄門奇功，威力無儔，可惜他功力不及黑煞神魔，蹬蹬蹬連退三四步，才勉强穩住身形，但咀角已有鮮血溢出！

黑煞神魔全心想將顧子清置諸死地，殺之而後快，顧子清不敵後退，他絕不讓顧子清有喘息機會，身形如影隨形跟進，震天拳原式不變，照樣擊出。

顧子清想避已無及，百忙中身形向後一仰，足下力蹬！

但仍然被黑煞神魔的震天拳擊中，轟的一聲，胸口如中巨杵，人被擊得有如斷綫風箏般，向後飄飛出去。

只見顧子清一個身子飛摔出三四丈外，眼看就要墜落，驀地一個倒翻，平空翻縱出兩丈過外，脚才點地，揚起地上積雪，身形在積雪飄揚迷漫中，箭一樣向前掠去。

原來他在挨了黑煞神魔一拳時，足下一蹬，身形借勢倒飛出去，其勢快逾箭矢，落地時已在五六丈外，雖然已受了頗重的內傷，强忍着，挑起地上積雪，借着迷漫的雪花掩護，飛掠而去。

也是顧子清命不該絕，黑煞神魔對於自己的震天拳之威力，充滿信心，只道顧子清挨了他一拳，定必內臟震碎，氣絕而亡，所以眼見顧子清一個身形被擊飛，沒有追擊，站在原地。

那想到顧子清仰身後蹬時，已卸去了一部份勁道，沒有十足十挨受他的拳勁，保住一命。

待到他發覺顧子清在迷漫的雪霧中如飛掠去，他才發覺上了當，當下怒吼一聲，人如激矢般向前追掠，衝過雪霧，已失去了顧子清的影踪。

氣怒得他煞住身形，滿頭白髮揚飛，黑臉膛漆黑如墨，一雙兇光亂閃的鷹眼，左張右望，打量着大街兩旁的胡同口，希望能發現顧子清的踪影。

大街兩旁，每隔三四丈，就有一條胡同口，俱靜悄悄地，全無動靜，只有風雪在捲刮飄揚！

「師尊，若讓那酒鬼逃掉，今後麻煩就大了。」病夫霍無疾自後走上前，担憂地皺着眉。

黑煞神魔暴烈地哼了一聲，獰聲道：「好狡猾的小子，就算讓他逃了，也不足爲患，那小子挨了爲師一記震天拳，肯定活不了。」

霍無疾仍是不放心地道：「師尊，依弟子之見，一定要打探到那小子魂歸地府，咱們才可高枕無憂！」

黑煞神魔一瞪雙目，縱聲大笑起來：「無疾，你放心，就算那小子死不了，也不足爲患，放眼天下，武林中還有誰人是老夫的敵手！」

霍無疾却囁嚅地道：「師尊，莫……莫忘了……」

黑煞神魔倏地沉哼一聲，截斷了霍無疾的話，沉着臉厲聲道：「無疾，別吞吞吐吐了，爲師知道你說的是誰，雲海蒼客那老小子雖然曾經打敗過爲師，但自此之後，已一直音訊全無，誰也不知他的影踪，就算他仍活着，只怕也老得走不動，况且，爲師現在自信有把握打敗他。」

接又厲聲道：「若那老小子未死，爲師正好找他一雪前恥！」

× × ×

雙子集上住着一個很有名氣的人。

這個很有名氣的人不是在江湖上有名氣，而是只在雙子集上有名氣，一出雙子集，他就變成一個極普通極平凡的人。

這個人不是達官貴人，也不是富商巨賈，只不過是一個屠夫。

他就是雙子集上人稱「一刀過」的屠一宰！

屠一宰之所以在集上「此出名，是因爲集上幾百人每天吃的豬肉羊肉牛肉，全都是他一手屠宰的，要是那一天集上肉舖沒有肉賣，那麼，集上的人就知道，「一刀過」屠一宰不是病了，就是賭輸了。

屠一宰很少生病，集上的居民記得很清楚，屠一宰自操屠刀以來，只生過一次病，鎭上的居民也只有那一次因他生病沒有肉食。

但因他賭輸而沒有肉食，那就多了，雖然屠一宰不是個爛賭鬼，但每個月，他必賭兩次。

可惜，他十賭九輸，每一次賭輸了，他就無精打彩，渾身乏力，提不起勁去宰殺豬羊，而集上的人那一天就沒有肉吃。

集上的居民初時自不免對他不滿，但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每個月只不過最多有兩天沒有肉吃，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對於信佛吃素的善信們來說，求之不得。

據集上見過屠一宰宰殺豬羊的人說，屠一宰的手法確是一流，無論是殺豬殺牛殺羊，他從來都是一刀就能宰殺那頭牲口，從沒有殺兩刀的。

「一刀過」的名頭就是這樣得來的。

× × ×

今日集上沒有肉賣。

集上的居民都猜想到，屠一宰必定是昨晚輸了錢。

屠一宰昨晚確實輸了錢，所以沒有屠宰牲口，一直懶洋洋地躺在床上，日上三竿，依然瞪着一雙牛眼，怔怔地瞧着屋頂橫樑發呆。

他昨晚只不過輸了三兩七錢銀子。

但今天却有人自動送上一萬兩銀子！

那自動送上一萬兩銀子的人，是個身穿紫貂錦袍，黃臉膛，活像個久病初癒，但却神態懾人的中年人。

在這中年人的身後，一排站着四名巨熊一樣的巨漢。

將門口堵塞了，從門口射進屋內的光綫自然也遮擋了。

屠一宰就是由於屋內光綫一黯，才將目光自橫樑上移落，轉向門口，發現那中年人與及身後的四名巨漢。

當他發覺了這幾個不速之客，半點驚慌之色也沒有，亦沒有從床上坐起來，只是用懶洋洋的聲音說：「你們若是想我今天宰殺牲口，多多錢也休想。」

那病夫一樣的中年人正是無敵帮帮主霍無疾，只不知他今天忽然找上屠一宰這個屠夫，有何目的。

病夫霍無疾對於屠一宰的無禮，沒有絲毫惱怒之意，反而和顏悅色地道：「屠兄，我不是來要你屠宰牲口的，我知道你昨晚輸了三兩七錢銀子，所以今天特地給你送來一萬兩銀子，聊表心意。」

屠一宰一聽，還以爲自己在作夢，伸手揉揉眼睛，才像受驚的蚱蜢般，霍然從床上挺坐起來，驚詫地望着霍無疾。

——這個人無端端送他宰一輩子豬羊也賺不到的銀子，若不是瘋了，就是不懷好意。

他終於回過神來，不相信地注視着霍無疾。「你要送我一萬兩銀子，不是和咱開玩笑吧？」

霍無疾認眞地點頭道：「絕對不是開玩笑！」

屠一宰眨了眨眼，道：「你爲何無緣無故送咱一萬兩銀子？」

霍無疾沉吟了一下，才道：「你問得好，我當然不會沒來由地送你一萬兩銀子，只要你帮我一個小忙，我就立刻送你一萬兩銀子！」

說時手一翻，手上已多了一張銀票，雖然屋內光綫陰黯，但屠一宰一眼就看清了那張票上的錢碼——紋銀一萬兩！

銀票且是全國通用的萬寶錢莊發出的銀票，保證兌換！

「該不會是叫咱帮你去宰殺牲口吧？」屠一宰雙眼瞧在那張銀票上面，瞬也不瞬。

微微一笑，霍無疾故意揚了揚那張銀票：「比宰牲口還要簡單，只要你說出一個人的下落，這張銀票就是你的！」

屠一宰目光一亮，貪婪地咽了口唾沫，急逼地道：「你要知道誰人的下落？只要咱知道的，咱一定告訴你！」

「你一定知道！」霍無疾盯視着屠一宰，「這個人就是顧子清！」

屠一宰一聽，渾身震了震，喃喃道：「顧子清……顧子清，集上可沒有這個人，咱也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

霍無疾臉色一沉，語氣深沉地道：「你眞的不知道？」

屠一宰無限失望地一攤手。「咱眞的不知道，叫咱從何說起，你可不可以打聽一個咱認識的人的下落？」

霍無疾驀地踏前一步，惡狠狠地道：「屠一宰！別要把戲了，你裝得可眞像，可惜本帮主一早就摸清你的底，想不到當年名震江湖的神刀手屠宰，窩在這小地方，做一個屠夫！」

屠一宰臉色驟變之後，陡地從床上站起來，哈哈大笑道：「病夫霍無疾，你也以爲咱認不出你？咱不過想要要你，開心開心！」

霍無疾陰沉地哼了一聲，道：「敬酒不吃吃罰酒，屠宰，你到底說是不說！」

神刀手屠宰宏聲道：「不錯，咱確是知道顧大俠的行踪下落，不過，你休想咱對你說！」

霍無疾目中兇光一閃：「難道你不怕死？」

「死有何懼！」屠宰壯烈地道：「咱死了，你更加打聽不到顧大俠的下落！」

霍無疾陰沉地道：「那本帮主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你說不說。」

屠宰宏笑一聲，道：「只怕你未必制服得了咱！」

霍無疾驀然間退了一步，叱喝一聲：「將他拿下。」

站在門外的四名巨漢，一個從門口撲進，其餘三個撞塌了門兩邊的牆壁，咆哮着分從三面撲向屠宰。

屠宰手腕一翻，雙手各握着一把明幌幌、寒森森的牛耳尖刀，含着一絲冷笑，身形一幌，迎向四名撲來的巨漢！

那四名巨漢生就一身銅皮鐵骨，可說刀槍不入，各自握拳舒掌，合擊屠宰！

屠宰却夷然不懼，身形在四名巨漢的合擊下游魚般一閃，刀光如驚虹駭電般乍閃即隱，四名巨漢根本還看不清楚他是如何出刀的，各自悶叫半聲，用手捂着咽喉，指罅淌血，如山傾頹般先後摔跌在地上，咽了氣！

屠宰這一手神刀絕技，確實是名不虛傳。

霍無疾眼見四名從衞只不過一眨眼，就死在屠宰手上，不禁又驚又怒，厲笑一聲，欺身進逼！

屠宰自知不是霍無疾的敵手，所以他準備逃了。

就在他半轉身準備斜躍向側面窗口的刹那，驀然間一陣磚碎木折聲暴响，整間屋子在塵土飛揚中，四面牆壁倒塌了，只剩幾根柱子支撐着搖搖欲墜的屋頂，倒塌的牆後，屋子的四周，出現了十多名手持强弓硬矢的巨漢，每一枝箭矢，皆對準了他！

屠宰不禁呆了一呆，臉色刹那數變。

他知道逃不了。

陰陰一笑，霍無疾道：「你想逃，眞是異想天開！」說着突然出手，疾點屠宰身上七大穴！

他驀然出手點穴，不是想殺死屠宰，而是想制住他，不讓他有自殺的機會——因爲他要從活着的屠宰口中，逼問出顧子清的下落。

屠宰焉有看不出他的用心，但逃又逃不了，但死，他還是能够做到的！

就在霍無疾一指點在他腰間軟麻穴上的刹那，他閃電般反手一刀，像宰牲口那樣乾淨俐落，一刀扎在自己咽喉上！

霍無疾雖然封住了屠宰的軟麻穴，但屠宰已先一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於屠宰軟麻穴被封，扎進咽喉的一刀也就拔不出！

但這已無關緊要，因爲他已死了！

霍無疾想不到屠宰比他快了那麼一點點，乾淨俐落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由暴怒得狂吼一聲，一手插進了屠宰的心窩，跟着踹出一腳，將屠宰的屍體踹飛！

也怪不得他暴怒若狂，他花了不少時間與人手，才打聽到顧子清受傷後，曾經在屠宰這裏養傷，只有屠宰，才知道顧子清的行踪下落！

現在屠宰已死了，唯一的綫索也就斷了！

× × ×

顧子清經過一番查訪，終於查到了那位曾在五十年前，擊敗黑煞神魔的前輩奇人——雲海蒼客——的下落。



任誰也想不到，雲海蒼客，這位江湖奇人，自擊敗黑煞神君後，就隱居在與黑煞神君決鬥的大雪山最高峯！

大雪山終年積雪，氣候嚴寒，終年人跡不到，就算是飛鳥，也不敢在大雪山上停留，而大雪山的高峯，當地人叫作冰峯，氣候更加酷寒，由於峯上終年冰封，走獸難攀，飛鳥難渡，人更是無法攀登上去，所以，很難令人相信峯上有人居住。

怪不得黑煞神魔千方百計，也打探不到雲海蒼客的下落。

歷盡艱險，抵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徹骨酷寒，顧子清憑着一腔熱血，終於攀上了冰峯。

但攀上冰峯之後，他已凍得手脚僵木，累得筋疲力盡，再也走動不了，倒臥在峯上，昏迷過去。

待到他醒來時，發現自己置身在一個溫暖如春的山洞中，躺在洞中的一張獸皮上。

在他身旁，坐着一個鬚髮皆白，滿臉紅光，容顏豐潤穿一件白袍的慈祥老人。

那老人正滿臉笑容地望着他。

顧子清一見那老人，心頭不禁狂喜，因爲他已猜到，這個救了他一命的老人，一定是隱居在這冰峯上的前輩奇人——雲海蒼客。

那老人見他醒過來，吁了口氣，含笑道：「你是誰？爲何冒險攀上冰峯？」

顧子清忙挺身坐起來，發覺自己渾身精力充沛，疲累全消，恭敬地抱拳道：「晚輩顧子清，見過老前輩。晚輩這次上峯，是專誠來拜謁前輩的。」

那老人訝道：「你怎知道老夫的？」

顧子清恭聲道：「晚輩是從前輩昔年一位摯友的子姪口中探聽到前輩隱居在此的。」

那老人呵呵一笑：「想不到老夫隱居在這冰峯上足有四十五年，還有人記起老夫！」

語聲一頓，目注顧子清道：「想來你就是那位在二十多年前，擊敗病夫霍無疾的顧子清了。」

顧子清一聽老人竟然聽聞過他的事跡，不禁又喜又謙地道：「前輩隱居在此，原來仍然關注武林人事，晚輩與前輩比起來，簡直是流螢與皓月，不能相比！」

老人讚賞地瞧着顧子清：「你也別太謙了，老夫雖然隱居在此，但身爲武林人，始終有點放不下，間或下山一行順便打探一下武林近況。」

接着又問道：「你來找老夫，有何事幹？」

顧子清立刻正容道：「前輩，晚輩不辭艱險，攀上來冰峯找尋您老人家，是因爲江湖武林，將有大刧，特來請你老人家下山消弭此刧的！」

老人白眉一聳，道：「老夫自十年前下山一次，直到現在，當時江湖一片平靜，到底又是那位魔頭在興風作浪？」

顧子清回道：「就是五十年前，被您老人家擊敗，當時武林同道一致認爲他已傷重身亡的黑煞神魔屠世仁！」

老人白眉一展，動容道：「那老魔還未死？」

顧子清道：「晚輩月前曾與他交過手，被他一拳震傷內腑，他的徒弟原來就是病夫霍無疾，師徒兩人成立了無敵帮，老魔頭是太上帮主，霍無疾是帮主，師徒兩人揚言要殺盡天下武林人，稱霸武林，前輩若不下山，只怕江湖武林將陷於一片腥風血雨之中。」

老人呻吟了一會，道：「想不到這個老魔頭不知悔改，反而變本加厲，是可忍，孰不可忍，爲了武林一脈，老夫是非管不可了。」

顧子清喜道：「您老人家答應下山一行了？」

老人搖頭道：「老夫隱居在此多年，巳不食人間烟火，怕見塵世的煩囂，老夫無意再履出江湖。」

顧子清聽老人如此說，急得頭上冒汗，惶急地道：「老前輩，你若是不下山對付那老魔頭，放眼武林，還有誰制服得了他？難道你老人家忍心看着武林同道受他茶毒？」

老人捋鬚微笑道：「老夫怎會忍心武林同道受他茶毒！老夫雖然不允落山，但却想到一人，足以制服那老魔頭師徒！」

顧子清大喜道：「那位足以制服老魔頭師徒的前輩是誰？」他以爲這人一定是位與雲海蒼客同一輩份的武林人。

老人呵呵笑道：「那人不是一位前輩，而是你！」

顧子清一時間愕住，吶吶道：「老前輩，你不是開玩笑吧？晚輩差一點沒有死在那老魔頭手上，如何有能力制服他？」

老人自豪地道：「別担心，你目前雖然沒有這能耐，但老夫如若將一身所學，盡傳與你，你就綽有餘裕了！」

顧子清聽老人肯將一身所學盡傳自己，當然是大喜過望，但想到不知要學多久，又担憂起來，若學三五載，只怕黑煞神魔巳不知殺了多少武林同道，並且氣候巳成，那時要除去他，只怕沒有那樣容易！

想到這裏，他皺皺眉頭道：「老前輩成全晚輩的一番美意，晚輩銘感心中，只是……」

老人似巳揣摸到他的心意，呵呵一笑，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憂慮得對，老夫沒有看錯了你，你放心，老夫先讓你服食千年冰蓮，增加你的功力，再以速成之法，將老夫一套『雷電降魔掌』傳授給你，以你的資稟，三個月足可以大成。那時你就可以下山對付那老魔頭了。」

顧子清一聽，寬心大放，立卽拜倒在地，三跪九叩，口裏道：「師父在上，請受徒弟一拜。」

老人也不阻止，呵呵笑聲中，接受了顧子清的跪拜。

顧子清眞是作夢也想不到，五十多歲的人了，還拜師學藝。

老人待顧子清站起來後，才莊容道：「爲師一生從未收徒，今傳你衣砵，一是爲師看你是個忠肝義胆之人，二是你資質極高，三是爲師不想讓所學失傳，所以收你爲衣砵傳人，希望你能一秉俠義，衞道降魔，光大師門。」

顧子清垂手恭聲道：「弟子謹記師尊教誨！永誌不忘。」

老人滿意地看着這個年紀已一大把的徒弟，呵呵大笑，笑聲直傳出洞外。

× × ×

三個月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黑煞神魔師徒創立的無敵教，一方面毫不放鬆追查顧子清的下落，另一方面展開了對武林人的屠殺行動！

在這三個月內，武林中先後有雲門派，大同帮，龍虎會，華山派等十多個帮派組合給無敵帮屠殺摧毀了。

無敵帮就像洪水猛獸，所到之處，無不血雨腥風，武林人一聽到無敵帮三個字，莫不胆顫心驚，避之唯恐不及！

而黑煞神魔，病夫霍無疾的名頭，亦震撼了整個武林！

這兩個魔頭曾經先後將武林攪得腥風血雨，如今大小魔頭齊出，江湖武林更是如遭浩刦！

正當江湖武林人心惶惶，對這兩個魔頭束手無策之際，顧子清藝成下山，再現江湖。顧子清才踏足江湖，正打算探查黑煞神魔師徒的行踪下落，那想到黑煞神魔如今已耳目遍佈，早已得到手下的消息，搶先一步找上了他。

× × ×

不知是黑煞神魔不屑親自出手，還是認爲病夫霍無疾足以對付得了顧子清，這次他沒有親自來，而是病夫霍無敵帶着十六名手下，趕到雙子集，尋到了顧子清。

顧子清原是想到雙子集探望一下屠一宰，並向他打聽有關無敵帮近來的動向，以及黑煞神魔師徒的行踪的，想不到見到的是屠宰的墳！

他雖然沒有向集上的人詢問屠宰是怎樣死的，但當他看見屠宰那間被拆毀得七零八落的屋子，及屋子內的打鬥痕跡，地上紫黑的血漬，已知道是誰殺害了屠宰。

絕無疑問，這必是無敵帮之所爲！

站在屠宰的墳前，顧子清心頭熱血翻湧，暗暗立誓，誓爲江湖武林除去黑煞神魔師徒，瓦解無敵帮！

就在他剛要轉身離去時，病夫霍無疾已然率領着十六名手下，出現在墳地四周，將他圍了起來。

顧子清一見霍無疾，強壓心中怒火，冷冷道：「正要找你，想不到你自己來了，省却我一番功夫！」

曾經兩度敗在顧子清手上的霍無疾，有恃無恐地怒視着顧子清，冷笑道：「顧子清，本帮主以爲你變了縮頭烏龜，躲着不敢出來了，今日在這裏找到你，正好成全你，到陰曹地府找屠宰敍舊去吧！」

顧子清目中神光一閃即隱，強壓心中悲憤，沉聲道：「屠宰是你殺的？」

霍無疾得意地一笑：「本帮主本來是想親手殺死他的，無奈他自己搶先動手，自己抹了脖子，本帮主省了一番手脚。」

顧子清忍着一腔悲憤，怒聲道：「霍無疾，顧某今日要你血債血償！」

霍無疾仰天打了個哈哈：「口氣好大呵，死到臨頭，猶自亂吹大氣，待本帮主送你上路吧！」說完，欺身直進，一拳直搗向顧子清當胸！

別看他這一拳招式簡單，一拳擊出，其勢疾如電光乍閃，勁道凌厲，發出轟的一聲震响，聲勢駭人！

怪不得他這樣自恃，原來他施展出黑煞神魔新近傳授給他的絕學「震天拳」！

而顧子清正是敗在黑煞神魔的震天拳之下，差點身亡！

在他以爲，顧子清既不敵震天拳，如今他施展出來，正好一招取勝，置顧子清於死地，除去心腹大患。他那想到顧子清已有奇遇，功力比以前高了何止一倍，而一身所學，兼兩家之長，冠絕當世。

顧子清見他施展出震天拳，毫無所懼，仍然施展出那手金鋼佛手！

霍無疾一見，不禁暗暗發笑，得意地忖道：「顧子清，今日你大限已到，竟然不知死活，對抗本帮主的師門絕學，威力無儔的震天拳。」

但怪事却發生了，原不敵震天拳的金鋼佛手，這一次却奇跡般，出乎意料地顯示出其神奇的威力！

但見拳掌相擊之下，發出震天價响的一聲巨震，勁氣激旋，塵沙飛揚中，霍無疾發出一聲慘哼，人亦蹬蹬蹬連退幾大步，一臉驚駭欲絕之色，左手托着手腕折斷處滲血的右手，瞪着雙目，不相信地望着含笑卓立的顧子清。

這個結果當然大出他意料之外，三個月前，顧子清的金鋼佛手敵不過他師父的震天拳，但如今……他的手腕却折斷了！

「怎樣？你現在相信顧某有能力收拾你了吧？」顧子清沉穩地逼前一步。

痛得額上沁汗，臉色灰敗的霍無疾，不自禁退了一步，驚悸地道：「你……怎會如此的？」

顧子清道：「難怪你如此驚駭，告訴你吧，現在的顧某，已不是三個月前的顧某，如今顧某已是當年擊敗黑煞神魔的前輩奇人雲海蒼客的衣砵傳人！」

顧子清這一番話有如晴天霹靂，震得霍無疾渾身簌簌發抖：「原來那老鬼仍未死，怪……怪不得……」突然暴吼一聲：「全部上，殺了他！」

十六名巨漢聞聲轟諾一聲蜂湧而上。

霍無疾喝令手下上，他却乘機退後，身形一旋，沒命地往後縱掠——他逃了！

顧子清對於那些蜂湧撲上來的大漢視如不見，但見他的身形在巨漢羣中閃了閃，所有的大漢俱身軀抖了抖，個個如泥塑木雕般，擊拳踢脚，各具姿態，可惜都不能動了。舉手投足間，顧子清已將十六名巨漢的穴道點封了。

同時，他的身形絕不停蹄，口裏喝了聲：「霍無疾，你逃得了？」身形一躍而起，天馬行空般飛掠向在五六丈外拚命奔馳的霍無疾！

霍無疾此刻專心一意只在逃，對於十六名巨漢的死活，他全不在意，他只關心自己的一條命，對於顧子清的呼喝，他全不理會，展盡身形，往前飛掠！

可惜他眞的逃不了。

大概是他生平作惡太多，時限已到。

他自信以他的輕功造詣，放眼武林，除了他師父，就算再度打敗他的顧子清也猶有不及，要不然，在二十多年前那一戰役，他怎能逃過顧子清及羣豪的追殺？所以他對自己充滿了信心。

但當一陣急風自他頭頂急掠而過時，他的信心開始動搖，而當顧子清「颯」地



一聲急墜在他身前，阻擋了他的去路，他的信心已被摧毀，幸虧他身形煞停得快，不然，他無異將自己交到顧子清手上！

顧子清沒有乘機出手，讓他喘了一會氣，才悠然道：「顧某說你逃不了，現在如何？還不束手受死！」

霍無疾像一頭趕急了的瘋狗般，咻咻喘着氣，雙目中閃射出跡近野獸的兇厲之光，嘶聲道：「要本帮主來受死？發你的大頭夢！本帮主今天就算死，也要拉你一同上路！」話未說完，形如瘋狗猛獸般，撲向顧子清，指掌齊施，夾着連環腿，狂攻顧子清身上致命要害！

他這種打法，無異是拚命的打法！

一個人在拚命時，本身的潛力肯定全部發揮出來，比平時厲害可怕得多，何況是病夫霍無疾這種頂尖高手，其威力勢道，更加厲害可怕！

若是三個月前的顧子清，碰上他這種拚命的打法，恐怕應付不了，吃了他的虧，但如今的顧子清，一身功力，當世無匹，只怕前輩奇人雲海蒼客亦略見遜色，對付霍無疾這種拚命的打法，已綽有餘裕，從容得很。

不過，他還是採用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打法，以拚命對拚命！

這一來，霍無疾可說無所施其技，在一輪激烈兇險的拚鬥後，功力相差了一截的病夫霍無疾，在拚命的打法中，將自己一條命拚掉了！

而顧子清只不過拚掉了一幅衣袖。

以一幅髒衣袖，拚掉了霍無疾一條寶貴的性命，顧子清覺得很滿意。

× × ×

座鎮在無敵帮總壇內的黑煞神魔屠世仁，已經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他自病夫霍無疾帶着十六名手下去對付顧子清後，一直滿懷信心，認爲霍無疾足够能力擊殺顧子清，所以他一直在等待着好消息。

可惜，他等到的是壞消息。一個令他不敢置信，震驚不已的壞消息。

這確是一個壞消息，因爲這個消息說他的徒弟霍無疾雖然無疾而終，但却是被顧子清殺死的！

但更令他震驚的是，送來這個壞消息的人，竟然是顧子清自己！

顧子清將霍無疾的屍體連同壞消息，一同帶到無敵帮總壇！

所以當黑煞神魔在總壇外面對着顧子清，及地上霍無疾的屍體時，本來不相信的，也只好相信了。

黑臉膛上陰沉得像鍋底也似的黑煞神魔，時而瞧瞧地上霍無疾的屍體，時而瞧瞧氣定神閑的顧子清，好一會，才吸了口氣，道：「無疾的震天拳不能擊敗你？」

顧子清點點頭：「若在三個月前，他能够擊敗。」

黑煞神魔臉肌抽搐了一下：「那你是說，你失踪了這三個月，另有奇遇了？」

顧子清莊容道：「不錯！」

「可否說來聽聽？」黑煞神魔目中精光暴盛。

「當然可以。」顧子清仍是氣定神閑。「說出來，那位前輩奇人，你應該印象最深刻。」

黑煞神魔像被毒蜂叮了一下般，整個人差點沒有跳起來。「雲海蒼客？」

顧子清莊容道：「正是他老人家，顧某已是他老人家的衣砵傳人！」

「原來那老鬼還未死！」黑煞神魔切齒道：「怪不得無疾死在你手上！」

接又厲聲道：「好！好！既然你是那老鬼的衣砵傳人，老夫正好在你身上，一雪前耻，並爲無疾報仇！」

顧子清臉上神光湛然，「自古正邪不兩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這一戰在所難免，顧某求之不得！」

× × ×

當代武林中一正一邪兩位絕世高手的這一戰，可說精彩激烈兇險絕倫，可惜沒有任何一位武林人在旁觀戰，不然，這一戰定會傳遍江湖武林！

黑煞神魔不愧是魔道第一高手，這一戰可說是正邪你死我亡的一戰，是以，黑煞神魔施出渾身解數，狂攻顧子清不已。

反之，顧子清守多於攻，乍看之下，似乎只有招架之功，一直以金鋼佛手來化解黑煞神魔的殺手絕招。

這一戰，從日正當中戰到紅日西墜，才分出了勝負！

結果，顧子清以一招「雷電降魔掌法」中的「雷電交擊」殺着，破了黑煞神魔的獨門絕招「黑煞奪魂手」！將黑煞神魔當場擊得內腑盡碎，吐血而亡！

一代魔頭，終於遭到報應不得善終。

至於酒俠顧子清，在殲殺了黑煞神魔後，仍然回到那座小城中，做他的「酒君子」顧客之，每天都到醉鄉去，喝幾壺松子露酒……

（完）

## 拉弓射箭

小雲

白鶴派有一招叫做火箭拳，左右兩手輪流出擊，打完右手再打左手，施展這一招，無法停手，直到打中對方要害爲止，受攻之處就是中上門，如果臉部吃了一拳，發生劇痛，就會跟住連吃兩三拳，當然係輸定了，這一招在北方另有一個門派用差不多的方式發招，但却犀利得多，因爲這一招叫做拉弓射箭，仍然是火箭拳的招式，不過向對方中上門打出去的並非拳頭，而是兩隻手指，即是說，他把食指和中指屈曲起來，有如一條蛇的蛇口，給他用兩隻手指拑住咽喉的軟骨，使勁一挾，喉破人亡，另一方面，兩隻手指還可以壓爆對方的鼻骨，跟住一個掛搥打落對方前額，也是必贏的，更厲害的就是那隻手伸到對方眼睛前面，化爲二龍爭珠，兩隻手指就可以刺盲對方的一雙眼，因此拉弓射箭這一招係北方那個門派看做毒招之一。

這個門派跟蛇拳相差不遠，但却另有一個字，叫做「青蛇門」，係北方丐帮裏面最擅長的一種拳脚，如果不是用指頭出擊，就是用脚尖踢對方要害，那些招式俱是毒辣無比的，但要苦練多年，又快又準，有如一條蛇撲攻，然後發生威力，由於它出手毒辣，大門派的拳師不會學習，故此，它只是江湖上面的人馬然後施展出來。

江湖無處不風險故事

王　龍・文
黃白石・圖

# 血濺上海灘

（上）

## 舊地又重臨　景況與前非

「嗚——嗚！」

長長的汽笛聲過後，輪船上的搭客紛紛拾級而下。

碼頭上人山人海，擠滿接船的人羣。有的揮動帽子，有的揮動鮮艷的絲巾向甲板上的搭客示意。

這一刹那，輪船上及碼頭邊的歡呼尖叫聲與黃包車夫及小販的叫喊聲融合在一起，滙成一股巨大的聲浪。

有人因此而感動喜泣，亦有人感到十分不耐煩，接客的人把自己的親人帶走，人羣亦才逐漸疏落。

此刻船舷梯級上才緩緩走下一個衣穿藍綢面夾棉長袍的青年。

這青年似乎沒有親友來接他，也看不到他的臉面——一頂褐色的毡帽戴得低低的，寬大的帽沿把他的整張臉龐遮蓋起來。不過從他走動的舉止看來，他此刻的心情必定是十分落寞，一切行動都好似莫可奈何似的。

青年踏足碼頭，掂一掂手上的皮篋，略為辨認一下方向抬步向外走去。

「先生，儂去啥地方呀？阿拉送儂一程！」

青年側頭微微一瞥，只見一個黃包車夫肩上搭着一條白毛巾，對他哈腰說話，這車夫外面罩着一件粗布做的號衣，上面用白油寫着金龍兩個大字。

青年立即別過臉，輕搖一下頭，低頭急步而行。

臘月時分，北風陣陣，把街道上的紙屑及落葉捲飛，行人也都捂着衣襟急步而行。

走了一忽，青年突然覺得有對眼睛不停地盯着自己，他回頭一望，却沒有什麼發現，可是那個感覺却越來越强烈。

他略一住脚大刺刺地跨坐上一架停在路旁的黃包車。「南京路，南京飯店！」

車夫輕道一聲：「先生坐穩！」右脚在拉架上一勾，拉架便冉冉地升了上來，車夫雙手立時搭在把手上，輕巧地小跑着向前馳去。

儘管風大，車子却馳得既快又穩。青年把毡帽略略托高，露出半張俊朗帶威的臉龐來。上唇還長了一道濃密的小髭子，他把目光投向兩旁，這一切似乎沒有什麼變化，只是行人似乎比一年前多了。

冬天晝短夜長，天黑得特別快。遠處永安百貨公司的招牌已亮着燈。

青年噓了一口氣，自懷中取出一個黃色的扁鐵盒子，揭開盒蓋，取了一根白金龍的捲烟叨在口中。

當香烟剩下小半截時，車子已駛過寬大的跑馬廳，今日不是跑馬日，附近有點冷清，與賽馬時的景況大異其趣。

路旁兩株大槐樹在北風中沙沙亂响，樹葉不斷飄落。

青年扔下烟屁股，南京飯店已到了。這座灰褐色的建築物樓高五層，在附近頗有鶴立雞羣之感。



青年提起皮篋跨過車架，飯店裏已衝出兩個穿白衣制服的青年侍應來，把青年迎了入去。

×　　×　　×

晚飯過後，青年回到自己的房間，坐在寬大的沙發上抽着悶烟。暖氣管不斷散發着熱氣，房裏溫暖如春，地上的一張天藍色綉花北平地毡與室內佈置十分調和。

青年拉開窗幔，華燈初上，把上海點綴得更加美麗迷人，五光十色令人目眩。

這一切對這青年來說自然十分熟悉，他在這裏曾經住了將近十年，不但享受過它的繁華，也品嘗過它繁華背後的陰暗與風險。

上海，曾經令他拋掉一切毅然離開，如今在外頭流浪了一年又不得不投回它的懷抱，這是多麼的令人沒可奈何！

他本不想叨擾他舊日的朋友兄弟，可是此刻心潮起伏，說什麼也按捺不下，終於拿起電話聽筒，喊道：「接綫生，請替我駁一零三七！」

不久，電話經已駁通。「是大新湯池嗎？請問大木在不在？」

一會兒，聽筒飄來了一個响亮的聲音：「儂是誰呀？阿拉就是大木嘛！」

青年哈哈一笑。「大木，還記得我嗎？唔……我是王雁……對，王雁！我剛到，什麼，你要來找我？不必啦，我去找你吧，反正我也想去泡泡湯！」

王雁擱下電話，自皮篋裏取了一條羊毛領巾纏在頸上，然後下樓。

入夜後北風更猛，王雁拉起一角領巾遮住鼻端及口部，跳上一架黃包車，「大新湯池！」

大新湯池離此地並不太遠，不一會兒便已到了。一入門只見一個個子十分矮小但模樣十分精靈的小伙子自內衝了出來，雙手抱着王雁，驚喜地道：「大哥，你去了那裏？你不辭而別，弟兄們都……」

王雁立即截口說道：「等下咱們再聊聊！」

這個青年便是王雁口中的大木。大木之名並非指他生得粗大，也不是指他呆木像塊木頭，只因他姓林名森，姓名中共有五個木名，因此相熟的人都稱他大木。

大木是大新湯池的按摩師傅，他由打雜做起，捱了十年才做上師傅，而他也是以前王雁的那個組合的一個成員，只不過他很少露面。

湯池裏不斷地冒着白烟，澡室裏烟霧嬝嬝，只要踏足這裏，任何人都會覺得溫暖舒服。

王雁浸在池中，只露出一顆腦袋，他已不彈此調久矣，有如久旱逢甘露，足足泡了一個多鐘頭，全身皮膚一片通紅，閉封的毛孔此刻全部舒張。

池內有人道：「阿拉光顧大新池已足足一年啦！」

一年？王雁心頭一跳，一年前的往事倏地一一湧上心頭。

烟霧迷漫中，王雁抬頭一望大木，只見他臉上神情十分奇異，雙手不停地搓着，他心頭一動，雙手在池邊一撑，赤條條地自池水中竄了起來。

大木立即遞了一條大毛巾給他，王雁熟練地把毛巾纏在腰上，問道：「大木，有房間沒有？」

「有有，剛巧那個客人離開，那房還空着！」

店裏還設有幾間貴賓房，供客人作按摩之用，不過所謂貴賓房，也只是用木板格成的。

王雁躺在床上。林森放下布簾子，然後雙手落在王雁背上，替他按摩起來。

王雁半閉着眼，覺得全身上下無不舒暢，他輕聲問道：「大木，你剛才說兄弟們都怎麼樣？」

「哎，沒……弟兄們都念着大哥不知何時才回來。」

「這一年弟兄們可都好？」

「哎，好……好，很好！」

「瞧你，不該說的爭着要說，該說時又吞吞吐吐，像個娘們！」王雁突然覺得大木的手顫抖了起來，推動按捺之間全失去方寸，他驚奇地半轉過頭：「啥事？」

「沒，沒什麼！」

王雁見他眼圈紅紅的，奇道：「莫非弟兄們……咳，敢情是弟兄們讓人家欺侮了！」

林森叫道：「大哥——」

「輕聲一點，提防隔牆有耳！」

林森定一定神，語氣悲涼地道：「大哥，你真的不知道呵，洪七哥，他……」

王雁霍地轉過身來，急聲道：「老七他們怎樣啦？」

「七哥，他被人放倒了！就在這裏……七哥死得好慘啊，身上起碼不見了十多斤肉！」

王雁臉色陡地一變，他坐了起來，目光向周圍一掃，沉聲問道：「是那個直娘賊幹的！」

「是金龍帮那批禽獸做的！他們六七個人衝入來，七哥剛好脫了衣服，身上沒有『白光』，所以……」林森喘了一口氣，「那天剛巧我休息，後來聞訊趕來，已經……」

「他娘的，張玉簫竟敢趁我不在下毒手！」王雁眉頭一揚，「我離開後由誰主持一切？」

「大伙兒不見了大哥，只好把徐二哥推選出來。」

「他人呢？」

林森打了個冷顫，斷斷續續地道：「咱正在找他……二哥已不見了好幾天！」

王雁道：「現在有誰在附近？」

「彭九哥，他可能會知道一點。」

「他仍在那個地方賣炒栗子？」

「是的，大哥。」

王雁滾身而起。「把衣服拿給我，我去找他一趟！」

「大哥，待我跟掌櫃說一聲，陪你去一趟。」

「不必，咱們以後再聯絡。你以後行動要小心，可能已有人認出我了，提防會有人找你。」王雁說罷已穿好了衣服，急步而去。

外面北風呼呼，刺人肌膚，王雁戴好毡帽，纏好領巾，又把領巾的兩端放入衣裏，這才跳上門口的一架黃包車。

×　　×　　×

車子在那裏兜了兩圈，王雁還找不到彭老九，便吩咐車夫把他載到另一個地方

那是個貧民窟，王雁下了車，又故意在附近兜了幾個圈才往一條小巷裏走了入去。

黑暗中似乎有一對眸子在注視着他，這次，王雁却沒有感覺。

王雁走上了一座小樓，這是一座兩層式的木板樓。他記得彭老九是住在上面，他輕巧地走過木梯伸手在門上敲了幾下。

半晌，屋內有人問道：「找誰？」

「老九。」

「什麼老九，兄弟到底找誰？」

王雁露出了一個笑容，暗怪自己孟浪，把規矩忘掉，忙道：「兄弟自然是找自己的兄弟！」

「未知兄弟住什麼門牌？」

「兄弟的門牌是一號。」

木門呀地一聲打開，衝出一個矯捷的大漢，驚喜地叫道：「大哥，是你！」

王雁微笑地道：「老九，正是我！」

「大哥怎樣到此時才來，你什麼時候到的！」

屋內有人叫道：「老九，是誰來？」

彭勤忙道：「三哥，是老大回來啦！大哥，快請進來！」連忙閃開，讓王雁入屋。

王雁入了屋，只見廳裏點了盞昏暗的油燈，兩旁各有一間用木板格成的板房，木牆上嵌着玻璃，看來還不錯。

布簾一掀，房裏衝出一條高大的漢子，這漢子眼圈兒有點濕濡，行動間左腿一拐一拐的，好像船娘在搖櫓。

許老三的一雙手緊握着王雁的手臂：「大哥，你終於回來啦！」淚珠兒突然自眼眶裏滾了下來。

王雁眼眶一濕，感動地道：「弟兄們吃苦啦，老三，你的腿……」

「不用提啦，叫人洩氣，讓勇獅帮那個雜種砍了一刀！大哥快請坐下，老九，快去買幾瓶酒來，咱今夜好好談談。」

王雁截口道：「算啦，自家人何須客氣，兄弟能夠相聚有杯白水把手也好過幾斤美酒！」

許老三爽朗地一笑：「大哥一去經年，此番舊地重臨，做兄弟的本應替大哥洗洗塵風光一下，可惜現在光景不好，但這杯酒總是不能省的！」

王雁推辭不得只好道：「弟兄們的熱情實在令人感動，老九買酒要小心點。」

彭勤道：「這個小弟自會見機行事，大哥放心。」

王雁回頭對許老三道：「先說你的吧，勇獅帮什麼時候找上你的！」

「上個月一個晚上，小弟剛從『七重天』舞廳出來，街角突然衝出幾個勇獅帮的打手，小弟以寡敵衆，終於左眼吃了一刀，後來老七跟老九剛好趕到，才拚命把小弟救了下來，可是次日老七便在……」

「這個我已聽大木說過。」王雁臉有怒色，「老二呢？」

許老三臉上神色一黯。「二哥已被勇獅帮的人放倒了，屍首還未找到。」

王雁霍地一拳擊在桌上。「豈有此理！三大天王這次竟然聯手對付咱們，連唐超也動了手，老三，老二他是在那裏中伏的？」

「這個小弟也不知道，這消息還是錦江飯店的小廝告訴小弟的，說唐超在那裏排了兩席筵席慶功，從他們口中得知二哥給他們放倒。」

王雁緩緩吸了口氣。「其他兄弟平安吧？」

許老三遞了一根捲烟與他，自己也叼了一根，他長長地噴了一口烟，悲痛地道：「這一年來，弟兄們讓三大天王吃掉大半啦，他們存心把咱一口吃盡！如今風頭正盛，弟兄們都不敢露面，也都失去了聯絡！」

王雁心頭一跳。「各自分散，豈不更加危險！」

「大哥不在，弟兄們都沒辦法。」許老三臉上露出欣喜之色，「如今大哥既然回來，趕明兒再設法跟他們聯系一下！」

王雁喟然道：「我早知四大天王遲早不會放過咱們，却想不到他們的手段竟然如此狠辣！」頓了一頓，「我回來的事暫時不要洩露出去，弟兄既然散了也就算了，江湖風險豈能有長期的安樂飯吃！」

許老三一怔，半晌才道：「聽說大哥把四大天王的鄭元龍吞掉，可是真的？」

王雁點點頭。

「可惜四大天王只去其一，還有三個仍在上海橫行霸道！當日大哥要是……」

王雁機伶伶打了個冷顫，截口道：「當日即使四大天王全部死去，今日也會有新的四大天王出現，情況還不是一樣？這種腥風血雨何時才能了結？我就是厭倦了這種生活才毅然離開上海的！」

許老三不解地道：「那麼大哥這次回來，又是……」

王雁嘆息了一口氣，捺熄了烟屁股。「我以為返回故鄉便可以過着平靜的生活，誰知道正應了老大富那句口頭禪『天下烏鴉一般黑，江湖無處不風險』！在外頭浪蕩了一年，便回來看看弟兄們！」

老大富便是上海灘上四大天王之「白虎堂」的老大，他年紀及資歷比其他三大天王鄭元龍、唐超及張玉簫都要老，真是一頭老狐狸。

許老三望了王雁一眼，怔怔地道：「大哥這次回來不想久耽？」

王雁道：「你們不如離開這裏到別處謀生吧，即使咱能把四大天王扳倒，他日也難免被別人所殺！」

「小弟也知道，將軍難免陣上亡，瓦罐不離井口碎，可是大哥不是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江湖無處不風險麼！」

王雁不禁啞然，良久才嘆道：「總也會有一塊比較平靜的地方！」

「大哥，不是小弟頂撞你，這塊乾淨土在那裏？」

「我若知道還會回來麼？」

「這不得了！」許老三一拍胸膛，「既然如此咱把上海這地方清理一下吧！」

王雁雙眼一睜。「你還想跟他們硬拚？你莫忘記他們現在是聯成一氣，咱以前碰過的都是些較小的帮堂！」

「怕啥？反正不過一死，與其坐着等人來宰割不如奮起跟他們一拚！」

王雁目中神采一閃，輕聲道：「凡事不能衝動，咱們已經折了不少弟兄，再不能……」

未說完的話突然被拍門聲打斷。

許老三高興地道：「許是老九買酒回



來啦！」

王雁忙道：「老三你腿有事，讓我開門！」說着起身托起門閂！

許老三突然叫道：「大哥，暗號！」

王雁一怔，隨即把門閂放下。門板上立時傳來二重一輕的敲門聲，王雁鬆了一口氣，把木門再度托起。

許老三又叫道：「兄弟找誰！」

說時遲那時快，木門突然被人一推而開，接着衝入來十餘條大漢。

王雁大吃一驚，他反應十分之快，立時抄起一張硬木櫈，格開一把刺刀，隨即向前一送，櫈角撞在那人的胸膛上，耳畔立時聽到一聲清晰的骨碎聲。「老三快取白光，站在我後面！」

那羣大漢手上或持刺刀，或持利斧蠭湧入來，分頭向王雁及許老三殺去！

許老三想回房取刀已來不及了，他大喝一聲：「操你娘的，老子跟你們拚了！」抄起桌邊的一根柱拐，一掄一揮拐頭敲在一人的手骨上，那人的一口刺刀登時捏不穩，跌落地上。

未待許老三彎腰去取刀，另一把利斧已望他砍下，許老三急忙用拐一擋，「喀嗤」一聲，拐子斷了一截。

許老三連忙一閃腰避過，同時左掌揚起切在他左臂上！他眼明脚快，把地上的刺刀踢飛，同時叫道：「大哥，接刀！」

王雁飛起一脚迫退一人，櫈子一迎，「篤」一聲，刺刀插在櫈面上，他一手拔下刺刀，回身一掄，掃向一個疤面大漢！

那大漢吃了一驚，不求有功先求無過，連忙退了一步，王雁的櫈子突然脫手飛出去，同時人如豹子般向他撲了過去！

其他四個大漢怒喝一聲隨他之後而上：說時遲那時快，王雁已一手執着疤面大漢的衣襟，那大漢剛拍開飛來的櫈子，冷不防王雁的左手已抓着他的衣襟，這一驚非同小可，王雁到底不比泛泛，連他們頭子都畏懼三分，更何況是他！急忙中刀子向他一刺，不料王雁比他更快，左手一拉，右脚往下一勾，疤面漢的重心頓失，王雁手上用勁，把他向後一送，疤面大漢收不住脚向前撞去！

這剎那，他魂飛天外，急叫道：「兄弟們是我！」話音未落，他那幾個隨王雁身後而上的同伴，已有兩把利斧兩把刺刀都招呼在他身上。

屋內立時响起一道長長的慘叫聲。那四個大漢見殺了自己兄弟，剛自一怔，王雁的刺刀已準確地送入其中一個斧手的心房裏！

同時左脚一掃，掃倒一人，右脚迅即蹬在他小腹上，那人一口氣憋住，登時暈了過去！

幾個照面連傷三人，一干大漢全被震住，王雁喝道：「誰派你們來的？」

其中一個喝道：「弟兄們再上，殺死了他咱便有一百個大洋！」

王雁冷哼一聲：「王爺的命豈只值一百個大洋！」左掌切在一個刀手的手腕上，右手刺刀一揮，登時卸下他一條胳臂，鮮血像黃浦江江水般洶湧而流。

許老三答道：「大哥，他們是勇獅帮的人，就是那雜種上月砍了我一刀！小弟化灰也認得他。」

許老三說話分神之間，左肩一熱，被一把利斧劈去一塊皮肉，鮮血登時迸出。

王雁接口答道：「老三放心，我替你卸下他一雙腿！」

剎那三把利斧兩把刺刀同時襲至，王雁像大雁般向後飛退，「砰」一聲，背部撞及一個圍攻許老三的大漢，王雁眼明手快，右臂後揮，同時再一偏身，左手抓着他的外衣，輕輕向自己身前一送，刺刀與利斧登時又落在大漢身上。

王雁猛喝一聲，飛起一脚，猛蹬在那大漢屁股上。那個大漢身負五處刀斧傷口，早已痛得呱呱亂叫，手足亂舞，再吃這一脚，立時向前飛去！

他的五個同伴吃了一驚，忙不迭分散，王雁早已計算好這一切，刺刀一揮切下一個大漢的左臂！左手同時一接，抓着了跌下的斧頭，順手一揮磕飛了一把刺刀！

此時他左斧右刀，更加如虎添翼，左右手交錯揮動，又擊斃了一個大漢。

恰在此時許老三大叫一聲，王雁聽他聲音有異，立時回頭一望，只見許老三身上中了一斧，血流披衣，十分危險。

王雁一急 正想回身殺過去，不料腰上一麻，已被一把刺刀割開了一道傷口！

這一刀似乎激怒了一頭睡獅，王雁怒火盈胸，如頭受傷的獅子般衝前，左手一砍，格開一把斧頭，右手刺刀早已蓄勢以待，迅速向前一送，刺入了那人的胸膛，同時左脚飛踢，把屍體踢飛！

細數一下，十餘條大漢，如今只剩六個，王雁存心把這干大漢全部收拾乾淨，因此堵在門口。

王雁心想還得先弄倒幾個才好辦，故而虛幌一招，左脚飛踢，蹬在一個大漢的膝蓋上，右腿接飛，踢在他心窩上，這脚力蘊千鈞，肘骨「格格」亂响，看來起碼斷了三五條，那人跌落地上已不能稍動。

再一聲慘叫傳來，許老三在殺死了二個對手之後，又中了一斧，他隨即大喊一聲，拔出附在肩胛上的一把斧頭，脫手飛出，射向面前的另一個大漢！

那大漢眼前白光一閃，「噗」一聲，斧頭已嵌在胸膛上。

許老三慘叫道：「大哥！你……兄弟……」一言未畢撲地而倒。

王雁看得目眥欲裂，斧頭一揮，迫退一人，身子立即竄前，飛撲擊殺許老三的那個大漢。

那大漢見王雁來得兇狠，魂飛魄散，立即退開。王雁豈容他後退，左右劈殺，把他迫至牆角，以斧頭壓住他的斧頭，飛踢一脚，踹在他小腹上，大漢立時撫着小腹蹲了下去，王雁的刺刀立即釘在他背上，深幾沒柄。

剎那，餘下的三個大漢已趕至王雁背後，刀斧齊施，王雁忙伏地一滾，滾入許老三的房間裏，像豹子般彈躍起來，抛下刺刀，一拳擊在木牆上的玻璃窗上！

「嘩啦」一聲，玻璃向前擊射，「噗噗」連聲，全射在一個大漢的臉上，那大漢痛得像殺豬般大叫！

另二個大漢尚摸不清變化時，王雁又自房裏撲了出來，一拳擊在其中一人的鼻樑上，左手隨即一揮，斧頭過處，頭顱登時一分為二，血水及腦漿像噴泉般噴出！

死剩的一個大漢，這刹那像篩米般亂抖，突然拋下手中的刺刀，霍地跪下，哀叫道：「王大哥，王爺……饒命……小弟有眼無珠……」

王雁喝道：「你殺我的兄弟時可有想到終有一日也會被人所殺麼？」一頓，「王爺便讓你任選一條路走，看你……」

大漢忙道：「是那兩條路，請王爺說來聽聽，小的一定照王爺的意思去做。」

王雁冷笑道：「第一條路是你自個自絕；第二條路你拾起刀子再與我一拚！」

「我……我，小的怎敢。」

王雁自地上踢了一把刺刀在他面前：「拾起它！」

那個大漢顫巍巍地抓起刺刀，一雙手不斷地打哆嗦。「我……」突地虎躍而起，刺刀帶着一道白光斜刺王雁的胸膛！

王雁冷笑一聲，身子一滑，左手斧頭一揮，隨即聽見那大漢的一道長長的慘呼聲。「他媽的狗胆還不小！」

王雁拋下手中的利斧，走近許老三身前，伸手一探經巳冰涼，王雁心頭一沉，眉頭却不斷地跳動。心中想道：「看來老九也巳凶多吉少了！他媽的！唐超這老小子倒眼尖，王爺一回來就給他盯上了！」

他撕了一條布條纏紮在腰上受傷處，這傷口雖然不深，但行動時倒也碍事。

他悄悄推開一堵窗子，探了半個腦袋向下面望了一望，外面北風呼嘯，烈風撲面，四周黑黝黝的，好像潛伏了不少豺狼猛獸般，王雁心頭一凜，忙關回窗子，回身吹熄油燈！

屋裏也立時伸手不見五指，與外面融爲一體。

無數的罪惡與風險都藉黑暗來進行，美麗繁華的上海與這個貧民窟，好似風馬牛不相及。

黑暗中，不知王雁想着什麼，事實上此時他腦子一片空白，到底是再度遠走高飛到別處另闖天下，還是到僻遠的鄉村當個寂寂無聞的常人過着平靜的生活，又還是留下來跟三大天王見個眞章！

王雁一顆心亂糟糟的，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黑夜逐漸被寒風送走，迎來了天際的一道曙光。王雁强振一下精神，執起一把刺刀，把它藏在懷裏，然後自厨房的窗口爬了下去。

晨風吹拂，冰冷清新，冬日巳露了出來，路上行人漸多，昨夜的一切就像是一場噩夢般突然發生，又突然逝去。

王雁拉下毡帽，安步當車走回飯店。路上漬水經一夜的風霜，都給結成一層薄薄的冰屑。

## 虎無傷狼意　狼有殺虎心

王雁回到飯店，一般旅客好夢正濃。王雁輕手輕脚來到自己的房門前，他正想把鎖匙插入那個擦得精亮的黃銅門柄裏，走廊上人影突然一閃，王雁如驚弓之鳥般，立時退開兩步，把後背貼在牆上。

「先生，您早！」却原來是一個飯店裏的小厮。王雁暗噓了一口氣，尷尬地對他笑笑：「早。」

小厮向他鞠了一個躬然後離開。

王雁再度把鎖匙取了出來，他目光一掃，走廊上靜悄悄沒個人影，心頭一動，覺得那個小厮出現得太突然，大有蹊蹺，他決定不再急着入房。

想了一下，突然倒身下來，貼地自門縫裏望了進去，門裏黑黝黝，看不到什麼，可是王雁的一顆心却登時一沉，他記得昨夜他離開房時，桌上的一盞燈並沒有熄滅，如今房裏一片黑暗說明了什麼？

想到這裏，王雁立時自地上竄起，目光一落，走廊上有幾個小鐵桶，這些鐵桶上面裝滿了細沙子，乃是用作一旦發生火警時救火的設備。

他悄悄提了兩桶放在門前，突然把門鎖打開，接着輕輕推開房門。一眼望入去，房裏似乎沒有人，但王雁的戒備之心並沒有放鬆。

右首那邊視綫被浴室擋住，對方只要藏在浴室的牆後，出其不意給自己以當頭一擊，自己便難以倖免。

此刻他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怒火，不但沒有退縮，反而暗下决心把對方幹掉。

他又悄悄提來了一桶沙子，然後小心翼翼走了入去。

到了浴室牆角附近，他故意把脚步放重，果然人影一閃，撲出一條大漢，一把精光閃閃的斧頭，迎着王雁的頭顱劈下。

王雁悶哼一聲，左手一提，用鐵桶一格，「噗」一聲，斧頭劈在細沙上，沙子四濺，王雁適時手腕一翻，把鐵桶拋了出去，沙子立即像塵土般飛揚。

那個偷襲的大漢只覺眼前一片金黃色，不知是甚麼東西，正想後退，王雁上身向後側仰，同時右腿死命向前一蹬，使了招「懶虎伸腰」，鞋底奇準無比地蹬在他胸下小腹上。

那大漢氣血一陣翻騰，一口氣幾乎閉住，只覺胃腹似乎要翻了過來，人即如洩氣的皮球般癱了下去。

正在此刻，王雁突然聽見走廊外傳來一陣鞋履之聲，清晨中格外响亮。他當機立斷，立即自房門衝了出去。

果見長廊出口奔來了一羣如虎似狼的大漢，人人殺氣騰騰，手持刀斧，王雁不由一怔，緊接着斜對面的房門霍地打開。

王雁一見勢色不對，正想回身入房，又見自浴室內衝出兩條壯漢，眞是前沒去路，後有追兵。

這當口，王雁像頭怒獅般發了瘋，猛叫一聲，右脚一揚，把鐵桶踢起，飛向長廊出口那端，同時左脚連動，再把另一桶踢回斜對面那房門處。

塵沙飛揚中，王雁像豹子般竄起，飛向走廊的另一處。

那一端並沒有出路，不過有一扇玻璃窗子，面臨南京路。刹那，猛聽玻璃「嘩啦」一响，王雁巳穿窗而出。

那干大漢都是一怔，心想這地乃在四樓，由四樓跳下豈非自尋死路？但也一齊奔向窗口。

其中一個大漢自腰上拔出一柄盒子槍，探頭出窗向下一望，只見王雁立于三樓的一個窗簷上，他猛喝一聲把手揚起。

他快王雁也快，雙腿一曲一張，像高空跳水表演般飛下。

「砰」一聲槍响，沒中。

王雁巳凌空打了個跟斗，右手一揚，



一枚大洋自他雙股之中射出，「叮」一聲，擊在槍管上。

那大漢腕力頗大，手中槍並沒有因此而掉下，只是槍管被撞歪一邊。

「砰！」槍聲再响，這次子彈射到對面一排平房屋瓦上。

說時遲那時快，王雁身子又向下沉落，他臨危不懼，目光一瞥，突然再一個側翻，雙脚在旁邊的一桿硬木電燈柱上一點，然後冉冉落地。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快得像子彈出膛般，一閃即過。

這刹那，那個大漢巳回過手來，食指再一扣，「砰砰砰」連發三槍，向王雁掃去。

好個王雁，伏地一滾避過，街上寬闊沒處可作遮擋，情况依然險極。

槍聲驚動了街上賣早點的小販，他們紛紛拋下營生工具，沒命飛逃。

這一逃倒使王雁心中有了個主意，手一按，再滾八尺，突然躍起，一脚蹬在一担賣油條的担子上。

担子上一油鍋熱油翻騰，吃王雁一蹬，登時倒翻，熱油瀉在地面的冰層上，立時嗤嗤亂响，同時冒起一股白色的濃烟。

濃烟一起，王雁巳閃身在一棵大樹之後，接着又竄向另一棵。

× × ×

王雁急如喪家之犬，穿過幾條橫街，投入一條小巷裏。

他連續作劇烈的運動，腰上傷口火辣辣地疼痛，傷口迸裂，血水染紅了衣衫。

小巷異常狹窄，光綫不由一暗，王雁心中暗道：「王雁啊王雁，你得冷靜點，這樣亂跑還是難以逃脫三大天王手下的追殺。」

他想去找大木，又怕反而連累了大木，因爲那個地方很雜。那麼找誰？往日的兄弟今日不是殺的被殺，便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了。

心念未巳，巷內突然响起一陣呱呱的孩子哭喊聲，聲音異常响亮像是個男孩。

王雁脚步不由一緊，走近一間小木屋子外，孩子的哭聲仍然不息，只聽一個女人的聲音哄道：「乖乖，小虎子，你再忍一會吧，娘去買點東西給你吃。」

孩子的哭聲更响，他母親憂愁地道：「他爹死了一年，家裏能吃能押的都巳用盡，叫我去那裏找錢買東西？」過了一會兒，又道：「娘若去做傭人，小虎子又該托誰看顧，蒼天蒼天，你怎不應應我？你又怎能讓他爹三十未到的年紀便離我娘兒而去？」說罷輕輕啜泣起來。

屋內屋外只隔一道木板，少婦的每一句話都聽在王雁耳中，這刹那他觸動了心事，禁不住緬懷起自己的身世來。

他本就是一個孤兒，自小在戲班裏長大，他養父一早便喪偶，因此王雁一生尙未得過絲毫的母愛。

少婦的話令他聽痴了，忘了危險，忘了奔逃，一雙脚像被釘子釘牢在地上。

血水自他的腰上滴落在石板上，腥紅奪目，他絲毫沒有發覺。

孩子越哭越兇，少婦也禁不住哭了起來。「小虎子，小虎子，娘一生都不離開你……孩子啊，咱不如死在一塊吧！你爹死在黃浦江上，咱娘兒不如去找他……」

王雁再也忍不住，輕輕推開那扇難擋烈風的木門，跨步入去，只見一個衣穿碎花布衣的女人背着門，抱着一個小孩，一條腰纖細得可以盈握，想必很瘦。

孩子的一對大眼睛骨碌碌地轉着，雙頰陷下，益顯得眼睛更大，此刻見到一個陌生人，不由止了哭聲。

那女人覺得奇怪，緩緩轉過身來，露出一張清麗畧瘦的臉龐，一對大眼睛緊緊地瞪在王雁臉上，神色十分驚愕及奇特。

王雁見她髮際插了一朵白花，頰上掛着淚花，楚楚可憐，惻隱之心大動，伸手入懷摸出幾枚大洋來：「大嫂，孩子不能受饑餓，這點錢你取去買點東西給孩子吃吧！」

那女人身子猛打一個哆嗦，沙聲道：「先生，你……你貴姓？」

王雁不敢表露身份。「敝姓李，木子李，大嫂，快把錢收下！」

那女人一對大眼睛一睜，胸上彷似一黯，輕聲道：「原來你不是姓王！」

王雁身子一震。「大嫂，你……你認得我？」

那女人再沒疑問，叫道：「大哥，你是王雁王大哥！」眼淚突然又淌了下來，嗚咽道：「大哥，一山死得好慘啊！」

「一山？」王雁身子一抖，「孩子他爹岑一山，岑兄弟？」

女人哭聲更响。「去年春天我與一山……大哥曾來喝喜酒，所以如今還依稀認得大哥。」

王雁道：「我倒忘了，嫂子，大哥幾時死的？」

「去年大年夜，大哥剛離開上海不久，他便叫勇獅帮的人放倒在碼頭上，那夥狠心狗肺的把一山殺死後，還把他的屍首踢入江中……」

王雁嘴角肌肉不斷抽搐，恨恨地說：「好個唐超，今日的事也必是他幹的！」

金龍帮控制了城內的黃包車夫，勇獅帮的手下却都在飯店裏厮滾，所以王雁懷疑今早伏擊他的大漢必是勇獅帮的打手。

「嫂子，我記得你們以前好像不是住在這裏的？」

「因爲風聲緊，徐二哥便叫我母子連夜搬來這裏！」

她提起徐二哥，王雁又不由一陣心痛，徐老二名叫日安是蘇北南通人，自幼在上海浪蕩，對這個城市十分熟悉，因此便成了王雁的一個大將及智囊，如今他也叫勇獅帮的人放倒了，怎不叫王雁惱恨！

「嫂子先去買點吃的東西回來，一山只剩下這一根苗，說甚麼咱也不能讓他餓壞！」

岑一山的老婆，娘家姓蘇，閨名一個秀字，跟著名的蘇州刺綉只差了一點點，蘇綉跟蘇秀不但同音，連字也差不了多少，她人也跟名字一樣長得很秀氣。

蘇秀謝了一聲，伸手接過大洋，輕聲道：「大哥吃了沒有？」

「我不餓，你只爲你母子倆去張羅好了。」

蘇秀目光一落，驚呼道：「大哥，你受了傷？」

王雁不在乎地說：「小意思，沒傷着

要害，你快去快來，我還要到別處走走，孩子我先替你看着。」

孩子好像遇見自己的親人，望着王雁咭咭地笑着，王雁大喜，愁悶憤怒登時消了大半，忍不住伸手在孩子的身上一捏，孩子笑得更歡，王雁跟着大笑。

屋裏十分簡陋，只放了一張床舖，一張桌子，孩子的衣服尿片，蘇秀的衣服都掛在一根繩子上。

孩子笑了一會兒，便在王雁的懷中睡着了，王雁輕輕把他放在床上，替他蓋上一張破棉被。

眼見屋內的一切，不由令王雁心酸了起來，他心想假如自己不離開上海，這一切會是這樣嗎？

「三大天王豈會放過自己及一干兄弟！自己即使留在上海，情況也必定好不了多少。」他自問自答。

過了一陣還不見蘇秀回來，王雁有點納悶，剛好屋外响起一陣輕快的步履聲，王雁登時一喜，立即把屁股挪離開床板，準備去開門。

脚步聲到了門外，突然沉重起來，王雁心頭一跳，女人的脚步聲沒有這般沉重！他立即抄起一張櫈伏在牆邊，然後把門門輕輕拉開。

「砰！」門突然被一個大漢撞開，那人料不到門是虛掩着，用力過猛，跌跌撞撞飛了入來。

王雁蓄勢以待，手起櫈落，擊在那人的頭上，「噗」一聲大漢登時倒地暈去。

屋外立即响起一片驚叫：「點子果然在裏面！」

「快去叫劉三來，用『黑管』來對付他！」

王雁在上海混了不少時日，自然知道「黑管」是代表甚麼！他立時一掌推開木窗，人却自門口竄了出去，右手在懷中一摸，一把精亮的刺刀已握在手上。

那夥大漢共有五個，倒了一個還有四個，一見王雁竄出屋外，立時散開把他圍住。

王雁不想久耽，左掌虛劈一下，標前一步，刺刀戳向一個矮漢，那矮漢十分機靈，立時一退。

不料王雁這一刀却是虛招，身子突然一縮，左肘同時向後猛撞，撞在一個瘦漢的胸口上！

一擊之後又向左一標，刺刀向矮漢面上揮去，矮漢心胆俱裂，連忙一退蹲下，可是，王雁的左脚已至，使勁一勾，矮漢登時跌個狗吃屎！

矮漢叫聲剛起，王雁右脚已落在他胸膛上，「格格」連聲，肘骨立斷，叫聲戛然而止。

說時遲那時快，王雁猛覺背後生風，他連忙偏身讓開一把偷襲的斧頭，左脚後蹬，把他蹬飛！那人身子如斷綫風箏般飛去，「噗！」頭顱撞在石牆上，面上被白色的腦漿及紅色的血水染得一塌糊塗。

這一下可把其餘兩個歹徒震懾住，禁不住緩緩後退！

王雁喝道：「回去告訴唐超，叫他不要欺人太甚，否則迫虎跳牆他老兄可得自己保重！」

那個大漢唯唯諾諾，不敢應一聲，就在此時，屋裏突然响起孩子的哭聲。

王雁心頭一緊，臉色大變，連忙奔向門邊，只見剛才那個被王雁用櫈子擊暈的大漢抱着岑一山的兒子，踉蹌地走了出來。「別動，否則老子便先把他的小命一刀刺死！」

王雁喝道：「你敢！王爺不把你的皮剝掉才怪！」

那個大漢左耳缺了一角，料是被人用刀劈掉，他側着頭，沉着地道：「老子什麼不敢做！」

另兩個大漢料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登時大喜又再迫了上來，其中那個高瘦的漢子喝道：「孩子咱可不要，但你一定要跟咱走一趟！」

王雁身子不由一震，故意問道：「去那裏？」

另一個漢子又爆了一陣大笑。「去見見咱老大！你剛才不是有話要告訴他麼？不如由你親口對咱老大說，豈不更直截了當！」

王雁手脚一陣冰凉，恨道：「好卑鄙的手段，竟然以孩子作脅！」

缺耳漢子喝道：「別磨菇，先把你手中的刺刀拋掉！」

王雁輕嘆一聲，拋下手中刀。「把孩子放下吧，咱任憑你們處置！」

「笑話！你姓王的那幾下子上海灘上誰人不知，放下孩子還不是等於放虎歸山，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王雁臉色一沉，厲聲道：「難道大的你們想要，小的也想要！」

三個大漢互望一眼，缺耳漢子道：「請王爺拾起地上的那把斧頭！」

王雁一怔，但還是不敢逆他，略一沉思，彎腰拾起斧頭。

「現在請王爺把斧頭交給左手——對啦，多謝王爺合作！」

王雁怒道：「虎落平陽受犬欺！連你這小子也敢消遣大爺！」

「王爺別急，小的還有有話說。」缺耳漢子陰陰一笑，「現在請王爺伸出右手，伸直一點，運勁於臂，對對，就是這樣！對啦！咱請王爺表演個壯士斷臂的把戲，讓咱兄弟開開眼界！」

王雁手脚又一陣冰冷，斧頭幾乎拿揑不住。

「王爺千萬不要讓斧頭掉落地上，否則兄弟這把刀子便會落在孩子的喉管上！」缺耳漢子手上稍一用勁，刀子架在孩子的頸際。

冰凉的刀鋒觸及孩子的肌膚，他又呱呱哭了起來。

孩子的哭聲像一道催命符般，使王雁感到絕望，身子激烈的震動起來，觸及腰際傷口，扭得更加厲害。

缺耳漢子喝道：「老子不愛看你跳扭秧歌，快切下！」

孩子無辜，豈能遭此慘厄，王雁緩緩吸了一口氣，運勁手臂上左手高高揚起！

「喀嚓！」一聲，接着是一尖呼聲！

大漢們不由一愕，抬頭望去，只見一個女人尖叫着撲了過來，摔滿了一地的瓶瓶罐罐。「孩子，我的小虎子！」

王雁一聽聲音便知是蘇秀回來，目光一瞥，見缺耳的漢子因驚愕，刺刀已離開



了孩子的頸際，他左手一揚，把斧頭飛過去！

斧頭剛離手，王雁便飛也似的向缺耳漢子飛過去！

缺耳漢子倒也機靈，忙不迭閃開一步，避開斧頭！剎那王雁人已至，斗大的拳頭離他的臉上不覺只有半尺左右！

缺耳漢子想再挾持孩子作威脅已來不及，急切間缺耳漢子左手一揑，把孩子護在臉前，叫道：「有種你就不要收拳！」

不料王雁拳脚功夫的精湛實在匪夷所思，眼看拳頭即將擊在孩子的頭上，突然手腕一沉，狠狠撞在缺耳漢子的小腹上！

「哦」一聲，缺耳漢子幾乎窒息過來，剎那王雁又一脚蹬在他膝蓋上，缺耳漢子立時便軟下去！

王雁的左手立時向小虎子的衣衫抓下去！

不料缺耳漢子十分兇悍精俐，百忙中滾開一尺，同時把孩子拋向他的同伴！「老六，接住！」

他知道，只要孩子不在他懷中，他便沒有了危險，果然王雁怒哼一聲，顧不得殺他，立時轉身奔向孩子！

稚子無知，身在空中覺得十分好玩，忍不住格格笑了起來！

這笑聲聽在蘇秀耳中，却幾乎把心絞碎！

剎那，只覺一陣風吹來，蘇秀學過幾年拳脚，立時偏身一閃，高瘦漢子的那一刀登時落空！

王雁的去勢快得像出膛的子彈，那漢子還未來得及接住孩子，王雁已猛虎般撲到。

大漢心胆俱裂，連忙把小虎子向高瘦漢子推去！

王雁急怒攻心，只得又轉身向小虎子的去向撲去。

高瘦漢子背對着大漢，面對蘇秀，不知小虎子向他飛去，又聞王雁的怒叫聲，還以為王雁奔襲過來，他忙不迭丟下蘇秀，略一側身，左臂向後一揮！

這剎那，蘇秀及王雁同時驚呼起來，小虎子吃了高瘦漢子的一刀，哭聲剛起，「砰」一聲，身子落地，哭聲登時止住！

「小虎子——」蘇秀悲呼一聲，不顧一切地奔了過去！

王雁雙眼通紅，一掌切在高瘦漢子的肩上，左脚踢飛他的刺刀，右手一落叉住他的頸際，把他一推推至牆邊，使勁地把他的頭撞向石牆上，不幾下，高瘦漢子早已腦袋碎裂，王雁依然一下一下地撞擊着他，兩人都似已沒有了知覺！

「他媽的！他媽的……」王雁喊得像個瘋子。

良久，他才覺得手上沉重，腦子一清，放鬆了手，高瘦漢子「撲」地一聲跌落地上。

「小虎子——你，你等等我！」

王雁心神一震，回身抓住蘇秀的手，蘇秀嬌軀一軟，斜倚在他寬大堅實的胸膛上。

王雁目光一掃，另一個大漢已不知跑去那裏。

× × ×

黃昏，王雁把蘇秀安置在一個耍猴戲的老江湖客家裏，然後漫步在街頭上。

他已剃了唇上的髻子，又剪了個平頂裝，穿着一襲布衣，着一對黑布鞋子，雙手插在衣袋裏，像個剛入城的鄉下青年！

「嘟——」一架車子自他旁邊駛過，王雁抬頭一望，那黑色的車子已絕塵而去，看車牌，依稀記得是老大富的座駕。

王雁一怔，急跑幾步轉過街角，已見車子直往火車站駛去！

王雁心頭一跳，也急忙抬步往火車站走去。

到了火車站，已是華燈初上時分，車站內外，人來人往，十分熱鬧。王雁望向售票處，那裏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

他正想走前去，猛見附近有幾個兇悍的大漢目光不斷在人龍上來回掃射！

王雁吃了一驚，又見遠處散佈着幾個同樣的大漢，他心頭一沉，想道：「好傢伙，連車站也派了人，哼！這不是存心不讓我離開！哼哼，想要我的命可不容易！」轉過身往來路走去！

北風呼嘯，却吹不散王雁心中的怒火。「唐超，你既然不讓我活着，王爺再跟你客氣，豈非傻子！好，既然你迫虎跳牆，老子便重入江湖，跟你周旋到底！」

脚步越來越急，拐入一條小巷，再登上另一條街。

這條街十分熱鬧，店舖亮燈營業，行人頗衆。王雁望一望四周，向一家京菓店走了入去。

那掌櫃見來了個陌生的顧客，忙招呼道：「先生，你想買什麼東西？」

「烏棗，你們有沒有？」

「小店賣的烏棗不是自吹，全是上等的，來源又足，要是連小店也沒烏棗賣，別家的更加不必問了！」

「但我要買的却是熱的烏棗。」

「熱烏棗？」

「對了！會發熱的烏棗！你們有貨沒有？」

「這個……」掌櫃望一望周圍，輕聲道：「先生來自何鄉？」

「來自海南島。」

「難怪你要買熱烏棗！」

「不是海南島，是海南島附近的仙人島，咱島上的人都是吃熱烏棗長大的！」

掌櫃登時露出笑容，道：「請兄弟跟小弟入內見老闆！」

敢情這些都是黑話，這店舖表面上是賣京菓，而實際上是個販賣槍械軍火的黑店。

爲了謹愼其事，老闆還訂下一些黑話，用意只是賣給道上的熟人，以免被巡捕房的人偵破。

掌櫃揭起棉布簾子，王雁閃身而入。掌櫃隨之入去，順手把門關起。

裏頭是座小廳，擺着四張酸枝高背椅子，一張茶几，一張長桌，桌上放着一盞洋燈，光如白晝！

小爐上炭火正旺，廳裏溫暖如春。

掌櫃道：「先生請稍坐一會兒！」說罷繞過一座屏風入內。

不一會兒，一個半禿頭髮，臉如滿月的中年胖子走了出來，掌櫃跟在其後。

王雁認出他便是老闆胖吳，胖吳却認不出王雁。「先生貴姓？」

「姓吳，跟老闆五百年前是一家。」

胖吳一怔，脫口道：「你認得我？」

「聞名而未見面。」王雁微微一笑。

「誰介紹吳先生來的？」

「道上的兄弟，誰人不知道老闆有辦法，要『黑管』有『黑管』，要『烏棗』有『烏棗』！兄弟因身子單薄所以想請老闆抬抬手，每樣賣點給兄弟以作防身！」

「兄弟倒會說笑，不過，咱這裏的規矩，不知吳先生可有曾耳聞否？一定要有熟人介紹……」

王雁截口道：「熟人倒有一些！」說罷取出一個皮革袋子，一打開，把袋裏的大洋倒在長桌上，王雁食指一點：「老闆對這些諒必不會陌生！」

胖吳哈哈一笑。「兄弟說話十分風趣，咱對這些朋友自不會陌生，也罷，咱便破例買一點給你！」一回頭，對掌櫃道：「把貨拿一點出來，讓吳先生過目！」

掌櫃又再入內堂。不久，提了一個皮篋出來，放在長桌上。

胖吳把蓋子揭開，裏頭放着一枝長槍，幾柄不同型號的短槍。「請兄弟挑選，咱才可以開價！」

王雁目光一落，立時抓起一柄駁殼，看了一會，把它放在桌上，又再取了一柄快慢機出來。

「兄弟倒識貨！這兩柄都是新貨，價值不菲！」

「價錢嘛，兄弟倒未放在心上！有烏棗吧！」

吳老闆又對掌櫃道：「拿兩小袋烏棗出來！」

掌櫃應了一聲又轉身入內。一忽，出來輕聲道：「老闆，烏棗不見了！」說着向他打了個眼色。

吳老闆唔了一聲：「飯桶，我自家去拿！」回頭對王雁道：「請兄弟稍坐一會兒！」

這一切沒瞞過王雁一雙利眼，口上說道：「請老闆快點，兄弟還有事要辦！」

吳老闆及掌櫃轉入屏風後，王雁立即蹲下一望，屏風下竟然有十多隻脚，這十多隻脚全是穿薄底布鞋，擁着一雙皮鞋，進入一個房，這一發現使王雁心生警惕，立時長身站起，目光四處一瞥。四周牆壁十分堅實，靠屋頂處才有一道小小的氣窗，屋頂離地足足有一丈多，橫樑密佈，建得十分結實！

王雁心頭暗忖：「好傢伙，這豈非是一座監牢！」伸手在門柄上一旋，沒能旋得動，王雁立即知道已陷入了人家的圈套中！

恰在此時，屏風後傳來一陣步履聲。

王雁當機立斷，拾起長桌上的汽燈，飛拋過去！汽燈拋過屏風，落在地上，「嘩啦」一聲，摔個粉碎，廳裏登時陷入黑暗中。

驚呼聲中，王雁飛身而起，雙脚撐在屏風上，那座沉重的屏風立即向後倒去！

王雁快如大雁立時返身飛躍上長桌，接着身子又向上面竄起。

緊接着氣窗玻璃「嘩啦」一聲破碎，廳裏便再沒有其他聲音。

屏風終于被推挪開，只聽一個硬硼硼的聲音怒道：「胖子，你眞沒用！要是讓姓王的那小子逃去，大爺就要你好看！」

吳老闆哭喪地道：「石二爺，你也知道啦，誰想得到那小子會這般奸滑！」

石二爺喊道：「快追！」伸手擊在門上，門立即被人在外面打開！石二爺領着人衝出來，粗大的嗓門仍然淸晰地傳來：「分一半人去後巷搜索，那小子一定是從氣窗爬了出去！二爺帶人在兩邊阻截！」

聲音遠去，吳老闆才吁了一口氣，道：「他媽的，老子素來跟三大天王沒有什麼瓜葛，唐超竟然派人來破壞我的買賣！眞是豈有此理！學安，咱出去看看！」

那個掌櫃應了一聲，接着只聲見鞋履之聲逐漸離去！

黑暗中，輕响一聲，一條人影自樑上跌下，接着閃入內堂。

× × ×

午夜過後，王雁才回到那個江湖客家裏。一打開門，只見門後坐着一人，王雁一怔，脫口問道：「嫂子，還未睡？」

蘇秀臉上微微一紅，輕聲道：「大哥去了這許久還未回來，我心頭又難過，睡不着，所以……」

王雁笑道：「我不是回來了麼？快去睡吧！」他知道她內心因小虎子之死而十分悲痛，所以態度故意放得輕鬆一點。

蘇秀替他關好了門，輕聲道：「馮大叔剛睡下，你說話輕點。」

馮大叔便是王雁師父生前的行家，同是要猴子戲爲生的，他們相識之後便成了知己，今年他已滿頭白髮，看來沒有七十也六十多矣。



王雁眼光一掃，這木板搭成的屋子十分狹小，一個小廳兩頭各有一間小房，廚房在後頭，「嫂子回房裏睡吧，我睡在廳內。」

蘇秀到後頭捧了熱水回來：「大哥先洗一把臉吧！」

王雁忙道：「怎敢勞煩嫂子，讓我自己來。」

蘇秀又替他泡了一壺濃茶，王雁有點手足無措起來，連忙接了過來，一口喝盡，身上登時一暖。

「大哥，你入房躺在床上吧，我替你上傷藥！」

王雁急說道：「不必，小傷口不用上藥！」

蘇秀幽幽地道：「大哥說這話那裏有點像是大哥的樣子？三大天王正要把咱迫入絕路，弟兄們都盼望大哥能替他們頂住，你有傷不醫，怎能與那些豺狠搏鬥格殺！再說你有傷，我替你上藥也是盡一份心意而已。」

王雁期期艾艾地道：「嫂子好意，我心領了，藥我自己會上！」

蘇秀幽幽地道：「今夜我是說什麼也不能入睡了，一停下來，便想起小虎子，大哥，你讓我做點事吧，免得我又……」

王雁輕嘆道：「好吧，只是勞煩嫂子，實在有點不好意思！」

蘇秀爽朗地道：「咱江湖兒女有啥不好意思的！」

王雁放下茶杯，返身入房，蘇秀隨他入內。王雁把兩把手槍及子彈放在床頭，然後躺下，揭起衣角，露出腰上的傷口。

蘇秀的父親本是個跌打醫生，她先替王雁清理了傷口，然後替他敷上了藥，再用繃帶替他包紮起來。

屋外的北風呼嘯聲，不時傳入屋內，聽了令人毛管直豎，王雁却覺得全身暖烘烘的。

「大哥，七日之後，我包你傷口合縫，像個沒事的人！」

她手指落在王雁身上，王雁只覺得舒服無比，她的話更像是魔術師的催眠曲，加上日間的連番苦鬥，便昏昏沉沉睡去。

一覺睡來，只見自已睡在床上，蓋了一張棉被，回頭一望，蘇秀坐在床沿睡着了。

他過意不去，輕輕爬了起來，揭開被子，輕輕把她扳倒睡下，蘇秀雙眼緊閉，咀角露出一絲笑意。

王雁正想放手，猛覺手臂一緊，蘇秀玉掌緊握着他，喃喃地叫道：「一山、一山，你不要離開我！」

王雁大窘，連忙掙脫，這一掙，蘇秀登時驚醒，兩人目光互觸，都是臉上飛紅，連忙把頭別開。

王雁慌亂地走出房外，只見馮大叔剛下了床，他望見王雁，道：「小雁這樣早便起來啦！」目光一掃，咦了一聲，「你昨睡在那裏？」

王雁臉上剛退下的紅潮又再泛起，口吃般道：「睡，睡……裏面……」

馮大叔眉頭一揚，輕聲道：「岑嫂子也睡在裏頭嗎？」

王雁忙道：「大叔，別說笑，她是規矩的人家，你……我……她……」他一急，更加語不成句。

馮大叔臉上露出神秘的笑容：「什麼，我的你的，她的你可得說個淸楚！」

「我睡在床上，她睡在椅上，你不要亂猜！」

馮大叔笑道：「放心，大叔看着你長大的，你那個德性還會不知道？對着男人像頭豹子，對着大姑娘却像頭胆小的兔子！嘿，你也不知何時才能娶上媳婦兒！好啦，大叔出去買點東西，你休息一會吧，水缸內還有水，你先燒一鍋沸水吧！」說着牽着一頭年老的猴子出來。王雁急道：「大叔請替我到慶寧寺找個人。」

馮大叔住脚，回頭問道：「誰？」

王雁拿了一張紙片給他：「人名、地址、聯絡暗話都在上面！」

「好吧，那麼午飯便由你煮吧，大叔下午還得趕着去開場賺點生活費！」

王雁舀了水放在鍋裏，然後燒着了乾草，塞在灶膛裏，他顯然沒有經驗，一下子塞得太多，灶膛裏冒出了一股濃烟，令得他眼淚水也淌了下來，火熄了。

他只得把乾草拉了出來，準備重新點燃它，冷不防一隻溫暖的手掌落下：「讓我來吧，這種事我們女人較當行！」

（未完）

## 標馬掛搥 一招打贏

麥海雲

在中國功夫各門各派裏面，都有馬步，不過其中有一種馬步叫做「標馬」，却非普通門派所特別重視的，如果練習標馬有相當的時間，能够運用得靈活，非常有勁，兩個人相對七八尺，突然整個人飛躍過去，那雙脚却是貼住地面標過去的，因此更加快速，對方防不勝防，可能突然受到拳擊，普通打出去的一拳，如果只有一百磅重，標馬出擊，就會加倍，變成二百磅重了，一拳打中口鼻之間，可能立刻流血，牙齒脫落，那就一招打屑，標馬出擊不一定是用直拳打出去的，可能突然變成冲搥，由下邊打上去，打中對方的下頷，就有可能把對手擊暈，如果那一拳打中對方的喉核，就會使受擊之人受到重傷，因此之故，標馬上前一拳打落，十分厲害，假如對方橫臂擋格，還可以用左手壓低他的橋手，跟住右手收回少許，由下邊打到上邊去，再又𠍵落，變成掛搥，有如伸手掛衫一般，這一招也是又快又準的，萬一打不中對方中上門的要害，可以跟着起脚，那一條腿在對方最弱脆的一環出擊，亦有可能一招打贏，甚至可以把兩個人的軀體貼近，設法使對方絆倒，總之，標馬發招乃係中國功夫的特色之一，值得苦心練習．至於標馬掛搥．更加出色，毋庸多贅。



# 武林一條街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秦紅・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林歌趁南紅鳳睡覺之際，靜悄悄地到南仙的臥房窗口，試圖進入探查，突然被南仙抓住，正要舉劍刺殺林歌時，南紅鳳來到，求南仙放過林歌，南仙堅持己見，危急時，突有一隱形人擲出石頭，頓把南仙長劍擊斷，使林歌逃出險境，同時隱形人還揮鞭擊出，把南紅鳳擄去，南仙欲救南紅鳳，向隱形人處追去，而林歌趁機撲向南仙房中，只見房中排列不少古書，牙床上更有一具白骷髏躺着，但却找不到絲毫與「武林一條街」有關的東西，林歌只好退出……林歌趁隱形人攻向南仙之際，把隱形人擊倒，南仙對林歌這一行動感到愕然……

## 為解蠱中毒　重返地瓶谷

林歌道：「此事待會再說吧，你先去解開令嫒的穴道，我來問問他。」說着，又駢指點了老人身上三處穴道，將他蛇杖上的毒蛇一脚踩死，然後動手為老人推拿受傷的「命門穴」，救他蘇醒。

南仙站着沒動。

林歌詫異道：「你不去看令嫒麼？」

南仙冷冷道：「她沒事，白將軍已將她抱入屋裏去了。」

林歌「哦」了一聲，伸手將老人的蒙面巾扯下，一見他竟是那個長住在諸葛武侯祠的老麼些，不禁一怔道：「哼，原來是你！」

當下繼續為他推拿。

南仙冷冷問道：「你見過他？」

林歌說道：「是的，他住在大理一座武侯祠內，前幾天我曾去拜訪他，向他打聽『武林一條街』，他說不知道有這個地万。」

南仙道：「他是老土司的部下。」

林歌微驚道：「老土司有這樣武功高强的部下，那他本人更不得了了。」

南仙道：「不，老土司武功並不怎麼高强，倒是他的蠱術十分厲害。」

林歌問道：「你和老土司有過節？」

南仙道：「誓不兩立！」

林歌追問道：「怎麼結的樑子？」

南仙不答。

林歌道：「你說老土司的蠱術十分厲害，但你怎能無事？」

南仙道：「他的蠱術雖然厲害，却進不了我的地瓶谷。」

林歌說道：「南前輩，在下再度聲明：在下此番前來南荒，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希望從『武林一條街』中救回敝友金糊塗，此外別無興趣，如果你知道『武林一條街』在哪裏，尚盼示告，在下感激不盡。」

南仙冷然道：「我不知道。」

林歌輕嘆一聲道：「這老麼些剛才說你是『武林一條街』裏的首領，大概是胡說八道的吧？」



南仙冷冷道：「你如果要相信他的話，那也並無不可。」

林歌笑道：「我不相信。」

南仙道：「為何不相信？」

林歌道：「你如果眞是『武林一條街』的首領，那麼你的法力已能使任何一個武功高手束手無策，而且『武林一條街』上的人必不在少數，這是一股無人能抗的勢力，似這般情形，你怎麼會畏懼老土司呢？」

南仙冷笑道：「我畏懼老土司麼？」

林歌點頭點道：「我看是的，否則你便不會居住在這險惡無比的地瓶谷中了，也不會在谷外佈下可怕的蜘蛛陣，你大可率衆前往野人山攻擊老土司，殺得他片甲不留。」

南仙又不說話了。

林歌一指老麼些道：「我倒相信他們才是『武林一條街』的人，所以我要留下活口好好盤問他。」

南仙哼哼的冷笑起來。

林歌道：「你笑甚麼？」

南仙道：「你已替他推拿這麼久，他還不醒來，你不覺得奇怪麼？」

林歌聽他這麼一說，便低頭去細看老麼些的面部，竟發現他兩眼暴瞪，已經斷了氣，不禁心頭大震，駭然道：「我的天！他怎麼死了呢？」

南仙冷冷一笑道：「這就是老土司的厲害，每次他派出手下去對付敵人時，便先在手下的體內放蠱，一旦手下的任務失敗，立刻唸動咒語，指揮蠱咬死手下。」

林歌不勝駭異道：「他為何要這樣做呢？」

南仙沒有回答，而口發一聲呼喊，聲音落下不久，黑暗中驀見白影一閃，白猩猩趕到了。

林歌以為他要指揮白猩猩攻擊自己，立刻暗暗戒備，蓄勢以待。

南仙却非此意，他向白猩猩做了幾個手勢，然後喝道：「快去！」

白猩猩一躍而起，向谷中奔去，一眨眼便隱沒在黑茫茫的夜色中。

林歌問道：「你要他幹甚麼？」

南仙道：「待會便知。」

一會之後，白猩猩右臂攬着一捆乾柴，左臂攬着一捆乾草回到現場，林歌頓時明白其意，驚訝道：「原來你要——」

「噓！」

南仙制止他說下去，又向白猩猩做手勢，命牠繼續去取柴，接着便將乾草和乾柴堆在老麼些身邊。

白猩猩幾次往返，老麼些身邊的乾柴乾草便越堆越高，最後堆得像一座小山丘，將老麼些的屍體完全覆蓋在柴草裏面。

南仙這才掏出火石來點火，很快便點燃了乾草，熊熊燃燒起來了。

不料火勢剛剛轉盛，驀聞「嗤！」的一响，從乾柴下冲起一道霞光，似閃電般一閃而沒！

南仙頓足道：「可惜！」

林歌一愣道：「跑掉了？」

南仙恨恨地道：「正是！」

林歌驚異道：「那就是蠱？」

南仙道：「不錯，可惜被牠跑掉了，要是能够將牠燒死，老土司必死無疑！」

林歌問道：「怎麼說呢？」

南仙道：「養蠱的人，蠱就成為他的生命，當他放出來的蠱被人捉住或殺死時，他本人也將隨之死亡，可惜老土司精靈如鬼，竟被牠跑掉了！」

林歌聽了亦覺可惜，追問道：「你和老土司究竟有何深仇大恨？為甚麼他恨不得你死？你也恨不得他亡？」

南仙咬牙切齒道：「他殺害了我的愛妾！」

林歌道：「你房中那具白骷髏，莫非即是你愛妾的遺骸？」

南仙沉聲道：「不錯。」

林歌想起南紅鳳說她父親計劃找其下堂妻報仇之事，便乘機問道：「那麼，你的元配夫人哪裏去了？」

南仙目中登時放出怒芒，道：「她麼？哼哼，哪一天她落到我手裏，我要她一寸寸的死！寢她的皮，吃她的肉！」

林歌道：「怎麼回事？」

南仙道：「她——」

忽然發覺自己不該把秘密說給外人知道，登時大怒道：「你問這些幹麼？」

林歌假裝漫不經心道：「我只是順口問問，你不說就算了，何必冒火！」

南仙含怒凝視他好一會，突然說道：「我不殺你，你去吧！」

林歌頗感意外道：「你願意放我走的理由是甚麼？」

南仙說道：「因為你帮我殺了這個老麼些。」

林歌笑道：「好，這表示你恩怨分明，那麼在我離去之前，請明白回答我一個問題：你到底知不知道『武林一條街』這個地方？」

南仙目光一閃，道：「我無法回答你這個問題，不過……我可以指點你一條明路……」

林歌大喜道：「好的，請你指示。」

南仙道：「在說出之前，我對你有一項要求。」

林歌道：「好的，你說。」

南仙道：「你出了這地瓶谷後，切勿向任何人提起在此所見所聞之事，尤其是那具白骷髏。」

林歌道：「為甚麼？」

南仙道：「不要問理由。」

林歌道：「好，我不說就是了。」

南仙說道：「你出谷之後，一路向西方走去，越過幾重山嶺後，你會發現一座很高的山峯，遠望好像一支竹筍，那峯下有個山洞，你進入山洞後，也許會有所發現。」

林歌問道：「那地方距此多遠？」

南仙道：「大約是一百七八十里路，不過由於沿途都是山林，跋涉不易，最快也要兩天才能到達。」

林歌又問道：「那山洞的情形……」

南仙搖頭道：「我不能再加解釋了，你進入那山洞之後，如無發現，也不要感到奇怪，不妨多等一兩天看看。」

林歌拱手一揖道：「謝謝，你在洞外所佈的蜘蛛陣，我不知道怎麼走，可否麻煩你帶我出陣？」

南仙說道：「我命白將軍帶你出去便了。」

× × ×

在白猩猩的領路之下，林歌終於走出神秘的地瓶谷和能致人於死的蜘蛛陣。

這時，天巳破曉，回望那可怕的蜘蛛陣，但見亂石如林，雜亂無章，一些也看不出它是經過精心佈置的陣形，林歌覺得自己又像做了一場惡夢一般，雖然此刻巳走出「夢境」，但在地瓶谷的所見所聞却無一能解，就如從「夢境」裏帶出了更多的疑團！

最使他感到疑惑不解的仍是那具白骷髏，南仙雖會說明那是他愛妾的遺骸，是被老土司殺死的，但爲甚麼他又要求自己不要向任何人提起那具白骷髏呢？

南仙提出這個要求，是不希望有人知道他的愛妾巳經死亡麼？

但老土司是殺死他愛妾的人，至少這世上巳經有一個老土司知道他愛妾巳死，這件事還有甚麼秘密可言？

還有，他對南紅鳳的母親爲甚麼那樣痛恨？

難道此事與他愛妾之死有關？

林歌想到這些問題時，不覺敲了一下腦袋，啞笑道：「我理這些幹麼！這些男女間的私情可不是我來蠻荒的目的，我是來追查『武林一條街』的呀！」

於是，他重新整理思維，想着一些與「武林一條街」有關的事情——

南仙的地瓶谷就在此山之中，而他又有一身詭奇的武功，他會不知道「武林一條街」麼？

他一定知道！

但他爲何不肯明說呢？

莫非老麼些說他是「武林一條街」的首領乃是事實而非虛言？

不，他住在那樣秘密的絕谷中，過的是近乎與世隔絕的生活，怎麼可能是「武林一條街」的首領？

如果他是「武林一條街」的首領，那麼與他相處十多年的女兒南紅鳳不可能毫無所知……

那麼，老土司會不會是「武林一條街」的首領呢？

不，如果老土司是的話，南仙一定不會隱瞞，他與老土司有殺妾之恨，絕無替老土司隱瞞之理……

林歌想到這裏，終於理出一個結論：南仙和老土司都與「武林一條街」沒有關係，「武林一條街」是個非常神秘的組織，雖然它可能就在這點蒼山中，南仙也可能知道一些，但因「武林一條街」勢力太大，南仙也不敢去得罪他們，因此才只指出一條「明路」要自己前去追查。

這樣一想，他便決心跋涉一百多里的山林，去那座狀似竹筍的山峯下的山洞一探究竟。

照說要跋涉這麼遠的山林必須準備一些乾糧才可動身，但他救人心切，覺得再返客棧去準備東西不但麻煩而且要多走幾十里路，當下把心一橫決定先動身再說！

昨晚在地瓶谷中會吃了東西，現在還不餓，他當即縱身而起，向西方趕去。

點蒼山古時曾被蒙代封爲中嶽，前襟榆江，背環漾水，盤亘三百餘里，山高插雲，森林如海，山中野獸極多，一般人孤身一人是絕不敢深入的。

林歌藝高胆大，毫不畏怯，乘着體力尚是充沛的時候，施展輕功提縱術一路星瀉般的向西飛奔，翻山越嶺，穿林渡壑，一口氣趕了二三十里，才停下來歇息。

此時巳是晌午時分，由於體力消耗過大，他巳感到飢火中燒，便想捉一隻野兔甚麼的來烤而食之，但在附近找了一陣，只見到幾隻野猴從樹上一掠而過，竟未發現可吃的小動物。

他在一道山泉邊上蹲下，掬水喝了幾口，略略解了飢渴，看看四周山林險惡，不禁面露苦笑，暗忖道：「這地方比冰天雪地的長白山和奇熱無比的大戈壁還要可怕得多，我要是葬身於此，只怕水蜜桃一輩子也別想找到我的骨骸……」

正思忖間，驀聞身後傳來一聲輕响！是很輕很輕的聲音，好像一個輕功很高的人正在提輕脚步向自己走過來！

林歌心頭一震，暗忖道：「這地方人跡罕至，怎麼會有人出現？莫非是『武林一條街』的人？」

當下不動聲色，只暗中提氣蓄力準備應變。

步聲，一步一步的逼近，很慢很輕，若非地上盡是易碎的枯枝敗葉，根本聽不出來。

來人約莫逼近到三四丈遠，驀然「呼！」的一响！林歌聽出對方撲過來了，便以最快速的動作拔劍，轉身刺去！

只聽一聲震耳欲聾的怪吼，林歌只覺眼前一花，跟着便被一股銳不可當的猛力撞倒，在地上打了幾滾才停止，手上的長劍却不知道哪裏去了！

他趕緊跳起，頓足縱出數丈開外，定睛一瞧之下，不禁渾身汗毛根根豎起，暗叫一聲：「好險！」

原來，襲擊他的不是人，而是一頭花豹！

這時那頭花豹巳經倒在地上，原來林歌刺出的一劍，正中牠的頸部，劍還在牠的頸上，由於刺中要害，故當塲斃命。

林歌大大透了一口氣，上前抽出長劍，暗笑道：「我沒吃過豹肉，不知其味如何？」

當即動手割開腿皮，挖出一大塊肉，在一邊生起一堆火，把肉插在劍上烤了起來。

看看巳經烤熟，正要張口咬它一口，突聞「咻！」的一聲輕响，有暗器射到！

林歌吃了一驚，急忙倒身一滾，避到一座岩石後面，擧目往暗器來處望去，却不見發暗器之人，也找不到那暗器打到哪裏去了。

他對暗器一門也有相當的認識，巳聽出那是吹箭之聲，故一點不敢大意，因爲所有的暗器之中，吹箭速度最快，聲音最小，防不勝防，當下靜伏不動，凝神諦聽，而這一凝聽之下，登時大吃一驚。

因爲，他聽出四周七八丈外躲藏着好幾個人，自己巳被包圍住了！

令他感到震驚的是：那幾個人雖然躲藏在近處，却一個不見，只聽呼吸不見人，好像個個都會隱身術似的！

林歌再仔細搜望一遍，只見四面草木靜止不動，看不出哪裏藏着敵人，心想敵人必是伏在草木下，因此才看不見，要想



發現他們的踪跡，只有跳到樹上去……

可是，附近全都是低矮的雜樹，高僅一丈餘，他覺得若施展輕功跳上去，縱然能够發現敵人，却非常危險，因爲他們若同時吹出毒箭，自己必難完全避開，是以猶豫不決。

他想了一會，便轉身背靠岩石，將劍上的豹肉取下，咬了一口在嘴裏咀嚼着，一面注意前面的情況。

「咻！」

一支毒箭突從左方射到！

林歌早有防備，擧劍一撥，便將毒箭撥落一邊。

「咻！」

又一支毒箭從右方射到！

他又輕易的揮劍撥開，大笑一聲道：「朋友，這種攻擊巳經不靈了，換過另一種吧！」

「咻！咻！咻！」

只見三支毒箭同時從正面和左右兩方射到！

林歌長劍一揮，三支毒箭飛上空中，他接着又吃了一口豹肉，邊吃邊笑道：「諸位朋友若想吃豹肉，只管現身，那頭死豹的身上還有許多肉——」

又是一片箭响，這次射到的多達六支，林歌長劍使個巧招，六支毒箭便在他的劍下掉轉方向，反向來處飛去——

「哇！」

一聲痛叫，對面七八丈外的一棵矮樹中箭倒下，還有一棵矮樹更奇怪，忽然向上冒起，下面出現兩隻脚，那兩隻脚撒腿便跑！

可是跑沒幾步，忽然咕咚一聲摔倒在地，竟似死了一般。

林歌恍然大悟，才知躲在附近的敵人身上都插滿樹枝，僞裝成矮樹的模樣，怪不得看不見他們的踪跡，而那兩個人因被自己反撥回去的毒箭所傷，因此暴露了原形。

他又從那兩隻赤脚上看出對方是生活在山中的野人，這使他想起了老土司，暗忖道：「大家都說老土司是野人山之王，不知這些野人是否也受老土司指揮？如果是的話，今後可有痲煩了。」

他再凝神諦聽，聽出還有五個人潛伏在附近，由於到處都是矮樹，實在分辨不出哪一棵是眞哪一棵是假，當下又咬了一口豹肉，慢慢在嘴裏咀嚼着，準備以靜制動，等對方攻擊時，再予反擊。

等了好一會，果然有一個野人沉不住氣了，突聞「嗖！」的一聲，一支標槍朝他飛擲過來！

林歌左手一揚，接住了標槍，迅速掉轉頭反擲過去——

「哎唷！」

又有一棵矮樹發出一聲慘叫，倒了下去！

這之後，遠處深林中忽然傳來木鼓之聲，篤篤篤的敲着，時快時慢，似在傳達訊號。

木鼓聲歇，隨聽四周的林中「沙沙」的响動，有四棵矮樹迅速的向後退去。

林歌心知他們接到撤退的命令，頗想乘勢追擊，但轉而一想，傷害這些野人實無多大意義，當即長身掠起，施展絕頂輕功踏着樹梢向西疾奔……

又一口氣趕了十幾里地，估計巳遠離野人的監視，這才放慢脚步，一邊吃着豹肉，一邊披荊斬棘而進。

這天，當日頭偏西之際，他巳趕了八十多里地，來到一座高大的山下，仰望那巍峨的高山，忖度在天黑之前很難越過山頭，於是決定在山下過夜，但找來找去竟無一處可棲息的地方，最後便飛上一棵高大的老樹，在樹幹間坐下來。

不久，天黑下來了。

深山叢林，一入夜便成恐怖世界，各種野獸的聲音此起彼落，加上樹枝在晚風中飛舞，眞似衆鬼張牙舞爪，令人爲之胆戰心驚。

林歌則是疑多於驚，他對南仙所指點的這條「明路」開始產生懷疑，心想「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分明距大理不遠，而南仙却要自己跋涉一百多里地去一座山洞內追查，那座山洞內到底有些甚麼呢？「武林一條街」既然座落在距大理不遠的地方，他們難道會在相距如此遠的深山之中另有佈置？他們不覺得這樣太痲煩麼？南仙所指的這條「明路」會不會是個騙局？

爲此，他的心情很亂，担心萬一上了南仙的當，不但要往返奔跑三百多里冤枉路，攪不好還得把命丟在這裏……

不過，心中雖然有這層疑慮，由於巳走了一半路程，他仍然決定明天繼續動身西行。

夜漸深，遠近野獸的叫聲巳不再困擾他，他感到疲倦巳極，不知不覺便靠着樹身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感全身一緊，好像被甚麼怪物緊緊纏住，登時感到呼吸困難，心中大驚，睜眼一看，赫然發現自己巳被一條巨蟒捲住了！

巨蟒的身子大如海碗，全身花紋斑斕，林歌看清牠的模樣時，牠的頭部正高高仰起，不停的吐着舌頭，嗤嗤欲噬！

換了旁人，只這一下就非被嚇死不可，林歌經常歷險，臨危不亂，他發覺雙手雙脚全被緊緊纏住，而且巨蟒繼續在加勁，巳無法抽出手來抵抗，在此情況下，只有先求不被纏死，然後再設法脫身。

他連忙默運內力抗拒蟒身的緊箍，他內功極之雄厚，這一運功反抗之下，呼吸便暢順了一些，但仍無法脫出其緊箍。

巨蟒察覺他在反抗，知他未死，便繼續加勁纏捲，他也跟着加勁反抗，雙方就此僵持不下。

林歌知牠要等自己死亡之後，才要把自己吞噬入腹，當下靈機一動，除了運出穩定的內功予以抵抗之外，不要再加勁反抗，然後把頭一歪，僞裝死亡。

巨蟒見他不再反抗，果然以爲他巳死了，便慢慢把頭伸過來，張開那可怕的大口，欲將他的頭部吞入嘴裏——

「呸！」

林歌突然運出全力，對着牠的口中吐入一口痰！

一般內功高强的武林高手，每每遭受毆擊而能不傷，是因他能運行內功眞氣以其肌膚反擊之故，肌膚反震而能却敵，吐痰就更能傷人了。

這時，他吐出的一口痰，其威力便如

打出一顆鐵彈一般！

而這口痰，不偏不倚正中在巨蟒的咽喉！

巨蟒遽然受到奇襲，劇痛之下，全身勁道登時一鬆，林歌等待的就是這一刻，立時眞氣迸發，掙開蟒身急脫而出，飛身落到地上。

只聽砰然一响，巨蟒亦從樹上掉下，在地上疾速翻滾，勢如鬧海蛟龍，地上的石塊和樹葉「嘩啦啦」的向四下迸飛！

林歌拔出長劍，使盡全力砍去，巨蟒便從中一分爲二，又翻滾一陣才告氣絕。

驚魂一定，仔細一看，巨蟒從頭到尾長約四丈有奇，眞是罕見的龐然大物！

他正想納劍入鞘，忽然一眼瞥見對面林中出現一對慘綠綠的眼睛，心知必是野獸，連忙一縱身，再跳上樹去。

他一動，那頭野獸也跟着動，但聞「呼！」的一聲，倏然撲到樹下，竟又是一隻花豹。

還好這隻花豹沒有攻擊他的意思，只見牠撲到樹下，一口咬起巨蟒的下半截，轉身一溜烟的竄入樹林裏去了。

林歌透了口氣，由於天黑地暗，他不願再換地方，仍在樹上坐下，只是不敢再睡，睜着眼睛坐等天亮的來臨……

漫長的一夜終於過去了，當曙光在東方天邊出現時，他即下樹割下一大塊蟒肉，生火烤熟吃下，又找到泉水喝了一些，便繼續上路。

越過高山，眼前仍是重巒叠嶂的山林，怎麼看都覺「武林一條街」的人不會在那幾十里外的深山之中另立據點，但此時已無退回之理，心中暗暗說道：「不管怎樣，去那山洞看看也好，如果那山洞中甚麼也沒有，便證明南仙說謊，一旦證明他說謊，豈不正好證明他就是『武林一條街』之人？」

於是，放開脚力向西飛奔。

穿過一大片原始森林，眼前是一條山澗，其下澗水潺潺，景色頗美。

他正要下澗渡水，忽見右方不遠的林邊地上有一張完整的獸皮，一時好奇，便趨前細視。

一看，原來是一張虎皮！

虎皮很乾淨，四肢張開舖在地上，看樣子絕非一隻老虎死在該處，而是有人故意將它舖在地上。

林歌暗忖道：「這幹甚麼呢？」

便想伸手去揭起虎皮，臨時忽覺不妥，便拔出長劍，用劍尖去挑。

剛將虎皮挑起，驀聞「崩！」的一响，從地上射起數支飛弩！

敢情是個害人的陷阱！

林歌一驚，迅即暴退數丈，幸好他心存警戒，因此很容易便躲過了飛弩的襲擊，只是心中大怒道：「這陷阱分明不是爲捕捉野獸而設的，莫非是爲我而設的？」

再趨近一看，果見那地下挖了個坑，裏面架設一副弩箭機關，看其架設之精巧絕非野人的智慧所能做成的，登時疑心大起道：「這是誰舖設的？莫不成是南仙？可是他既願放我出谷，爲何又要殺我？」

他想不明白，游目四顧，見四下再無可疑事物，覺得不必爲此躭擱行程，當即走下山澗踏着露出水面的石頭跳躍而過。

到得對岸，忽見一隻野兔蹲在一塊大石下，他吃過豹肉和蟒肉，總覺味道不佳，這時見到野兔，心中一喜，便想打來烤食，當下悄悄從懷中摸出一小塊碎銀，對準兔頭運勁打去。

兔兒沒動，碎銀立中其頭部，翻身抖了幾下，便死了。

林歌上前提起，取出碎銀，便去山澗下開腔破腹，清洗乾淨，隨即生火烘烤。

野外求生的本領，他十分熟練，不消多久，一隻香噴噴的兔子已經大半進入他的肚子裏，他愜意的拍拍肚子，將未吃完的半隻兔子用樹葉包好端入懷裏，便欲動身繼續趕路。

就在這時，他突感腹中一陣絞痛，接着更有噁心頭暈的現象，經驗告訴他這是中毒的現象，這一驚非同小可，心想毛病會出在野兔身上麼？

回想剛才打出碎銀，野兔仍蹲伏不動，莫非牠已被人下了毒，對方就用這隻野兔來引誘自己？

剛想到這裏，腹部又是一陣絞痛！

他連忙就地坐下，開始運功欲將腹中之毒逼住，不料剛剛在行功運氣之際，突聞對面樹林中有人哈哈大笑道：「小子，太遲啦！」

隨着話聲，一個老人從樹林中走了出來！

這老人年約六十上下，體格非常健壯，看相貌頗像漢人，但却穿着一身五顏六色的夷人服裝，而且身上掛滿飾物，最引人注目的是掛在胸前的一串獸牙項鍊，下面的墜子，是一顆小小的骷髏頭。

就是這顆小小的骷髏頭，使得他看起來邪氣得緊，令人看了極不舒服。

林歌忍着腹痛，對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問道：「你是老土司？」

怪老人笑道：「林歌，你好聰明，居然一下就猜出我了。」

林歌心中暗驚道：「你在那隻野兔身上下了毒？」

老土司道：「不是毒，是蠱！」

林歌心頭大震，駭然道：「當眞？」

老土司點頭道：「不錯。」

劍光一閃！

鋒利的劍尖，有如靈蛇吐信，一下就已刺近到老土司的胸前！

老土司早就防到他可能會情急拚命，故林歌這一劍雖然奇快無比，他却能以毫釐之差躲開，避到尋丈之外，哈哈大笑道：「林歌，你的生命已操在我手中，還敢對我無禮麼！」

林歌騰身躍起，刺出了第二劍！

老土司斜出一丈開外，喝聲道：「躺下！」

林歌突感腹中一陣刀割般的劇痛，大叫一聲，人便從空中摔下，一陣陣的劇痛實在使他忍受不了，不覺在地上翻滾呻吟起來。

老土司道：「還敢對我無禮麼？」

林歌叫道：「不敢啦！不敢啦！」

老土司道：「好，起來吧！」

說也奇怪，他的話聲一落，林歌的腹痛立告消失，這使得林歌不得不相信自己腹中確實有一隻蠱，自己這一條命的的確確操在對方手中了。



老土司接着道：「從現在起，不論你走到天涯或海角，你的生命都操在我手中，所以你最好乖乖的聽我差遣，免得多受痛苦！」

林歌恨不得一劍摘下他的頭，但他深知蠱的厲害，好漢不吃眼前虧，只有暫時聽他的了，當下嘆了口氣道：「你我素不相識，沒有一點過節，你爲甚麼要對我下蠱？」

老土司笑道：「我聽說你武功十分高强，我要收你做我的部下。」

林歌道：「要收我做你的部下，就非要在我的腹中下蠱不可麼？」

老土司點點頭道：「不錯，這是我駕馭部下的一種手段，唯有如此，你才會死心塌地的跟着我，終生爲我所用。」

林歌問道：「你要我幹甚麼？」

老土司道：「我要你去爲我殺兩個人，一個是南仙，一個是毒西施。」

林歌一怔道：「誰是毒西施？」

老土司道：「你在地瓶谷中時，沒有見到一個美人麼？」

林歌立刻想到南仙房中那具白骷髏，心想那具白骷髏可能就是毒西施，這老土司不知她已死亡，因此要自己去殺她，如今自己要不要實說呢？

他思忖電轉之下，便答道：「沒有，我沒見到地瓶谷中有甚麼美人。」

老土司道：「你有沒有進入南仙的房中？」

林歌搖頭道：「沒有。」

老土司道：「那麼，那毒西施必定躲在南仙的房中，上次她和我鬥法受了傷，逃入地瓶谷後，就一直不敢出來。」

林歌連忙追問道：「她和南仙是何關係？」

老土司恨聲道：「她是我從小養大的一個女孩子，十多年來，我花在她身上的心血很多很多，前年我看她已出落得如花似玉，便選了個黃道吉日要收她爲愛妃，不料她竟逃走了，我幾經追查才知道是南仙拐誘的——哼，那個畜生，他竟敢恩將仇報，我不殺他絕不罷休！」

林歌說道：「所謂恩將仇報是甚麼意思？」

老土司滿臉憤慨道：「他原是我的女婿，我把女兒嫁給他，不料他竟不肯善待我女，經常對我女兒施加打罵，後來我女兒受不了他的虐待，逃回家來了。」

林歌道：「他沒有向我提起這些事情，不過他女兒南紅鳳告訴我說：他對其母十分痛恨，發誓要殺其母報仇雪恨……」

老土司嘿嘿冷笑道：「報仇雪恨，要報仇雪恨的是我，不是他。」

林歌心知他女兒和南仙必有許多糾葛，只是雙方都不肯明說罷了，淸官難斷家務事，他對這些可一點也沒興趣，當下問道：「既然你對南仙如此痛恨，爲何不親自入谷去殺他？」

老土司臉色沉了下來，道：「那畜生早年從中原武林學了不少本領，不但武功高强，而且還會佈陣，我破不了他的蜘蛛陣，所以一直拿他沒辦法。」

林歌道：「前晚有個老麼些闖入谷中，他是你的部下麼？」

老土司點頭道：「是的，我的部下中就以他的武功最高，這半年來他一直在苦思破蜘蛛陣的方法，他頭腦不壞，終於想通了，不料入谷之後，竟死在……對了，他是不是被你殺死的？」

林歌道：「不是，我與他無仇無恨，殺他幹麼？」

土司問道：「他和南仙動手時，你在場？」

林歌道：「是的。」

老土司道：「經過情形是怎樣的？」

林歌道：「他和南仙大打出手，後來不敵，被南仙點中穴道，結果倒地而死，當時南仙却說是死在你的蠱下，是麼？」

老土司冷冷道：「不錯，爲了我女兒的安全，我不得不殺他。」

林歌道：「怎麼說呢？」

老土司道：「他一直想找我女兒算賬，苦於不知我女兒躲在何處，老麼些知道我女兒躲藏之處，我怕他說出，只好唸動咒語指揮蠱將他殺了。」

林歌道：「你這樣對待部下，今後有誰肯替你賣命呢？」

老土司冷冷道：「你現在已是我的部下，我要你幹甚麼，你敢不聽麼？」

林歌苦笑一聲道：「說得是，那麼你不對南仙下蠱？」

老土司道：「那畜生對我的蠱術十分了解，我曾做了幾次，結果都被他識破，功虧一簣。」

林歌道：「你要我去殺他，我不一定辦得到，因爲第一，我無法通過洞外的蜘蛛陣，第二，他武功比我還高，我無力殺他。」

老土司悍笑道：「他肯讓你出谷，就表示對你有些好感，你可運用這層關係再去接近他，出其不意一劍宰了他啊！」

林歌道：「要是我辦成了，你肯不肯爲我解去腹中之蠱，還我自由之身？」

老土司點頭道：「可以。」

林歌道：「那些，我可以去試試看，另外我還有一事請教，你知不知道『武林一條街』在那裏？主持人是誰？」

老土司笑道：「老麼些告訴我你在追查『武林一條街』，老實說『武林一條街』這五個字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你且說給我聽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林歌便從賈彎刀的遭遇開始說起，一直說到自己來到大理「夢遊」武林一條街爲止，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老土司沉吟道：「這件事十分奇怪，老實說我的勢力遍佈南荒每一個角落，却不知這點蒼山中有甚麼『武林一條街』，也許……也許這是那畜生攪出來的花樣也未可知呢！」

林歌道：「南仙如是主持人，他女兒一定知道，但我看他女兒確實不知『武林一條街』這件事。」

老土司道：「他對我那外孫女一向不大疼愛，未必讓鳳兒參與他的秘密。」

林歌想起南仙對待女兒的態度，深然其說，道：「我昨天出了地瓶谷後，你就一路在跟踪我，是麼？」

老土司點頭道：「不錯。」

林歌道：「我碰上幾個野人的攻擊，後來又發現一個害人的陷阱，那都是你授意的？」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黃白石·圖

# 血蝙蝠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雪飛鵬被無面帶到一所大堂，見到一個赤髮碧眼，青面獠牙的生角怪人。此人自稱天魔，他告知雪飛鵬，說他已選中雪漫天父子，兩人已成爲他的手下，奴才、要服從他的指揮。說罷隨即揮手叫雪飛鵬離開。無面再將雪飛鵬帶到一石室內，並交代他一些飯食起居應注意的事項，同時說及隔壁住有兩位少女，叫雪飛鵬不妨去找他們聊聊。無面離開後，雪飛鵬便走過鄰室去，果見兩女在那邊，一叫梅玉霜，一叫方筠，兩人長得頗爲相似，雪飛鵬還以爲他們是姊妹，但相詢之下，原來不是。雪飛鵬細看之下，見兩女面無人色，疑是曾經易容……

## 打開石牢籠　飛鵬冲天去

梅玉霜、方筠兩眼相望，不由自主的點頭。

雪飛鵬接道：「還有你們的表情，是不是也太生硬？」

梅玉霜道：「你這樣一說，我也覺得是了。」

她盯着方筠，道：「你是否還記得我說過你的表情有時很奇怪？」

方筠道：「我還記得也會說過可能是環境影响，因爲你也是一樣。」

梅玉霜呆了一會，道：「難怪，難怪我有時總覺得面上好像有些什麼似的。」

方筠道：「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雲飛鵬道：「你們都不知道，我更就不知道了。」

梅玉霜道：「若是易容，怎麼我們這些日子每一天都盥洗，都沒有恢復本來面貌？」

方筠亦道：「總不成我們每一天睡着之後，他們就來替我們易容一次。」

梅玉霜失笑道：「那在我們盥洗之後，總會覺得有些不妥。」

方筠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雪飛鵬脫口道：「會不會是你們的面皮都已給剝下來，換上了另一塊？」

方筠道：「不會……」語聲突一頓，顫抖了起來。

梅玉霜亦爲之震動，道：「你不要嚇唬我們，好不好？」

雪飛鵬苦笑，道：「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只是有什麼說什麼。」一頓又說道：「我相信這種可能性並不高，天下間又怎會有這麼巧妙的易容術？」

方筠道：「可是我們的面龐……」

雪飛鵬抓抓腦袋道：「也許你們本來就有些相似，至於紅痣，是會脫落的。」

方筠看着他，道：「我知道你這是安慰我們，可是我們總得要面對現實。」

雪飛鵬道：「這裏有沒有銅鏡？」

方筠道：「沒有，這說起來的確是有些奇怪，想來，他們就是要我們看不到自已的臉龐。」



雪飛鵬道：「亦未可知。」他隨即伸手撫在自己的臉龐上，呆在那裏。

方筠看在眼內道：「你不是懷疑自己的臉龐也有不妥吧？」

雪飛鵬苦笑一下，道：「我正是有此懷疑。」他歎息接道：「現在我就已有些不相同的感受。」

方筠道：「你是說和以前伸手撫在臉上的感受不相同？」

雪飛鵬道：「可不是。」沉吟着接道：「方才你們看見我，顯得很奇怪，是不是因爲我的面龐有些特別？」

方筠道：「我們實在想不到走進來的竟然是一個男孩子，不過你……你的相貌的確是有些特別。」

雪飛鵬道：「特別在那裏？因爲我沒有眉毛。」

方筠道：「我們一樣也沒有，這又有什麼特別？」

「那是因爲……因爲什麼？」雪飛鵬急急追問。

方筠道：「你的眼睛，還有你的鼻子嘴唇都與一般人有別？」

「哦！」雪飛鵬急急的道：「你們說來聽一聽？」

方筠道：「你的眼睛長而尖，就像是人說的那種丹鳳眼，很俏很美，幸好你不是女孩子，否則眞不知要迷倒多少人。」

雪飛鵬怔怔的聽着，忽然歎了一口氣道：「我的眼睛眞的是那樣子？」

「沒有騙你，是眞的。」方筠肯定的說。

雪飛鵬又沉默了下去，梅玉霜接道：「你的鼻子很挺，這本來沒有什麼特別，很多人的鼻子也挺得很，可是你的比別人的看來，就是有一種不眞實的感覺。」

雪飛鵬的手下意識摸在自己的鼻子上，呆呆的道：「我的鼻樑的確本來沒有這麼高。」一頓接問：「嘴唇又怎樣了？」

梅玉霜看着雪飛鵬道：「實在太蒼白，好像一絲血色也沒有，不過看久了，倒不覺得怎樣？」

方筠道：「那是因爲你的面色也很蒼白，好像……好像死魚肉一樣。」

雪飛鵬呆在那裏。

方筠抱歉的道：「你千萬不要生氣，我形容得雖然有些過份，但都是事實。」

雪飛鵬歎了一口氣，道：「看來你們現在見到的，也不是我本來的面龐了。」

方筠道：「你本來是怎麼樣子的？」

梅玉霜笑道：「這要說，如何說得清楚？」

雪飛鵬歎息着道：「最低限度，我的眼睛本來就不是那樣，雖然不太大，但確實絕不是丹鳳眼。」

梅玉霜道：「那你有什麼打算？」她苦笑着道：「我們實在無法可施的了。」

雪飛鵬道：「你是說逃出這地方？」

梅玉霜頷首道：「這地方就像是一塊死地，沒有窗戶，就是門，也只是通入房間，與外面已完全斷絕連絡。」

雪飛鵬道：「你們都是從上面掉下來的？」

「都是。」梅玉霜反問道：「你呢？你也像我們那樣子，見過了天魔之後，就掉了下來？」

雪飛鵬點頭道：「那絕無疑問，我們都是置身在地底密室的了。」

梅玉霜道：「應該是的，換句話說，我們要離開，還得從上面承塵想辦法。」

雪飛鵬道：「那距離地面差不多有兩丈高，要上去眞還不容易，而且，我們說不定時刻都在天魔的監視之下。」

梅玉霜道：「總不成就呆在這裏，等候他們處置。」

雲飛鵬轉問道：「是了，你們是怎樣到這裏來的？」

梅玉霜道：「因爲我爹來了這裏，小筠也是。」

雪飛鵬追問：「你們的父親是否都是突然失踪？」

梅玉霜道：「也不是很突然，家父因爲看到了我拿給他的一枝小令旗，才貪夜匆匆離家。」

「沒有說去了什麼地方？」

「沒有。」梅玉霜道：「我們一家人甚至不知道他要離開，到了第二天才發現，然後那個女人又來了，引着我到這地方來。」

「那個女人？」雪飛鵬追問：「是怎樣的女人？」

「她的面龐就好像畫上去的，有時隨便一抹，就抹掉，只看見一片空白。」

「無面。」雪飛鵬呻吟一聲。

「她自稱就是無面，」梅玉霜吃驚的望着雪飛鵬。「你也見過她？」

雪飛鵬嘟喃着道：「看來我們的遭遇差不了多少，只不過我是追踪我爹到來這裏。」

「小筠的遭遇跟妳差不多。」

方筠一點頭，道：「這絕無疑問，是一個陰謀。」

雪飛鵬道：「不管怎樣，天魔的目的都是要我們到這裏來。」

方筠道：「你說他有什麼目的？」

雪飛鵬道：「也許就是拿我們來要脅我們的父親，帮助他們做什麼壞事。」

方筠道：「一定是，我們其實應該想得到，不該走來這兒的。」

梅玉霜道：「以我看，事情不會這樣子簡單，你們有沒有發覺，我們的父親，以前可能是他們的手下？」

雪飛鵬道：「即使不全是，也一定有什麼關係，否則沒有理由一看見那枝令旗，神色就起了那麼大的變化，而且趕到這裏來。」

梅玉霜輕歎一聲，道：「我們被囚在這裏，不知道他們是否已有消息？」

雪飛鵬道：「應該有了，我就是不明白，爲什麼要改變我們的容貌？」

「總會明白的。」梅玉霜說得有些無可奈何。

雪飛鵬道：「我來的時候還帶了一個朋友，他發覺我失踪，一定會想辦法。」

梅玉霜道：「你那個朋友的武功怎麼樣？」

「不很好，但是他的父親却是一間大鏢局的總鏢頭，認識的人很多，總會帮他一把的。」

方筠皺眉道：「以我所知，幹保鏢的都是以利爲重，未必會替你想辦法。」

梅玉霜搖頭道：「小筠，你這樣說太

武斷了，他那個朋友肯與他來到這裏，未必就是因爲錢。」

「當然不是了。」雪飛鵬道：「一路上的食宿，還是用他的錢，若不是他，我眞還不容易追踪到這裏來。」

方筠抱歉的道：「那是我說錯了，不過就是這樣，也只能怪我年紀輕不懂事，你們怎能夠對我這樣兇？」

梅玉霜噗哧笑道：「誰兇了？」

方筠道：「我們還是想辦法，看如何逃出這個地方。」

雪飛鵬苦笑，道：「你們在這裏已經有一段日子，到現在，仍然想不到辦法，我又還能想出什麼辦法來？」

方筠道：「連這裏也還未看清楚就說沒有辦法了，你這個人喲……」

雪飛鵬一呆，道：「我……我……」

梅玉霜道：「她是小孩子，心直口快，你別要怪她。」

方筠方待說什麼，雪飛鵬已先說道：「她說的也不是全沒有道理，我這個人就是自小給家裏寵壞了，沒有見識，胆量也弱……」

梅玉霜揮手截住他的話，道：「別說這些了，我們還是想想可有什麼辦法闖出去。」

雪飛鵬無言點頭，開始在周圍打量起來。

梅玉霜突然道：「其實，走不出去也不要緊，他們總不會把我們囚在這裏一輩子。」

方筠道：「我也相信不會，只是因爲有我們在這裏，他們要我們的父親做什麼壞事，我們的父親都不能不做的了。」

梅玉霜點頭。「我爹最疼的就是我，娘也是……」

方筠道：「我娘已經不在了，爹與我可是相依爲命。」

梅玉霜歎息着道：「他們想必就是看準這一點，否則，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理由誘我們到這裏囚起來。」

雪飛鵬一面逡巡，一面插口道：「那就該讓我們跟我們的父親見上一面。」

一個聲音即時應道：「本該就是的，不過即使我們不這樣做，你們的父親也一樣會相信。」

聲音是從承塵上透下來，不太响亮，但是清楚之極。

三人所有的動作都停下。

雪飛鵬脫口道：「是無面的聲音。」

那個聲音道：「乖孩子，要你忘記我眞還不容易。」

雪飛鵬冷笑，方筠接道：「我也聽得出，這女人很可怕！」

她的聲音並不高，無面却聽得清楚，笑應道：「若是我也可怕，由無珠來招呼你們，却不知你們要怎樣說了。」

梅玉霜一怔，道：「無珠？」

雪飛鵬道：「是一個老瞎子，脾氣好像很大。」

無面嬌笑道：「就因爲他是一個瞎子，招呼你們吃的也不會是好東西。」

雪飛鵬忍不住道：「我們不管那許多，只想問清楚你一件事情。」

無面替他說出來。「你們什麼時候才能夠離開這裏？」

雪飛鵬追問：「到底是什麼時候？」

無面道：「那要看你們的父親什麼時候才能了事。」

「是什麼事？」雪飛鵬追問下去。

「這個你們不用管，也管不了。」無面「格格」的笑道：「有你們在這裏，相信每一個人都會很服從，相信不會花太多時間。」

雪飛鵬悶哼，方筠索性閉上了嘴巴，梅玉霜忽然問道：「事了之後，你們就會眞的肯放我們離開？」

無面笑問：「你想到那裏去了？」

梅玉霜道：「我懷疑事了之後，你們可能會殺人滅口，不會讓我們活着離開，甚至我們的父親。」

無面嬌笑道：「好聰明的孩子，你想得很透澈，但你們的父親也不全是呆子，他們總會有辦法要我們不能夠下手的。」

她的笑語聲沉了下去。「所以到最後，只會是一種結果，大家都留下，在這裏終老。」

梅玉霜沉默下去，方筠想說話，結果還是噤回，雪飛鵬也沒有再作聲。

無面接又道：「你們這三個孩子不要再多說什麼了，好好的留在這裏。」

語聲漸弱，似乎這說話的片刻，無面已動身，已遠離這裏。

三人仍呆在原地。

又過了好一會，梅玉霜才輕歎了一口氣，道：「看來，我們眞的要想辦法離開這個地方的了。」

方筠、雪飛鵬都同意點頭。

梅玉霜又道：「失敗了，不見得他們就會殺我們，爲什麼不去嘗試？」

三人互望了一眼，一齊點點頭，目光是那麼堅毅，絕無疑問，他們一定會嘗試逃出去，至於成功與否，却就很難說了。

## 生死一線

正午，雲雖多却薄。

秋雲似薄羅，陽光透過這一層薄羅射下，更加輕柔，走在這樣的陽光之下，當然也該舒服得很，何況是坐在馬車之內？

趕車的並不是林成，是一個叫做丁豐的車夫，與楚浿沈勝衣都不認識。

沈勝衣認爲這反而好得多，無珠無面他們可能已認出林成那一輛馬車。

他們夤夜在鎮外找來這輛馬車，却在第二天早上，才出發。

馬車在長街上馳過，經過大方客棧的時候，楚浿實在很想下來再找雪飛鵬談一談，看看雪飛鵬是否仍然是昨夜那樣子。

沈勝衣却阻止，他的理由只是，只要雪漫天在，雪飛鵬就不會說什麼，而雪漫天却一定會要雪飛鵬留在身旁。

他當然怎樣也想不到，雪飛鵬並不是眞正的雪飛鵬，要找他們說話的反而就是雪漫天。

這種事情是不是太出人意料。

× × ×

毫不起眼的馬車，毫不起眼的車夫，馬車駛過長街的時候，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注意的都是一些認識車夫丁豐的人。

幾句客套的說話，或幾聲爽朗的大笑之後，丁豐驅車疾往鎮外駛去。



他要去的是數里外的一個清風鎮，當然他怎也想不到沈勝衣兩人的目的並不是清風鎮，而是松林中那一座奇怪的莊院。

車駛出了鎮外，繞着那片松林又馳出了老遠。

那片松林寬闊得很，接着一片雜木林子。

車馳入林中道路，沈勝衣就吩咐道：「老弟，我就在這裏下車，你到前面清風鎮五福客棧等我。」

楚浿嚷道：「大哥，眞的不讓我跟你去？」

沈勝衣搖頭，道：「日後總有機會讓你一顯身手的。」

楚浿歎息道：「都怪我武功不好。」

沈勝衣笑笑，一拍楚浿肩膀道：「以後下些苦功就是了！」

語聲一落，左手一掀車簾子，身形一動，已從車後掠出去。

馬車仍然在奔馳，沈勝衣身形未受絲毫影响，身形凌空落下，已穩立路中心。

楚浿移近車尾，掀高車簾子望去的時候，沈勝衣已遠在十數丈之外。

他只有歎息一聲。

× × ×

路上一個人也沒有，沈勝衣目光一閃，朝楚浿一揮手，身形再動，已掠進雜木林子之內。

他腳步不停，走過了雜木林子，來到那片松林的旁邊。

那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片松林就好像人工弄出來的一樣，與雜木林子分得很清楚。

沈勝衣直入林中，前行數丈，身形一動，陡然往上拔起來，掠上了一株松樹樹梢。

放目望去，松林如海，望不到涯。

沈勝衣身形隨即平射而出，樹梢上掠過，向前掠過去。

他的衣衫都已束起來，身形展開，並沒有發出多大聲响，也盡被松濤聲掩蓋。

三數個起落，他就停下來，傾耳靜聽，却一直沒有任何異响。

他繼續掠前，好一會，終於看見了那片空地，空地中的那座怪莊院。

居高臨下，可以看到那座莊院內的部份空地，一個人也沒有。

周圍也是空蕩蕩的，雖然是白天，却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靜寂，難以言喻的陰森。那無論怎樣看來，也不像是有人居住的地方。

沈勝衣身形再動，移前了兩三丈，終於找到了一株適合的松樹，就在那株松樹上一靠，坐下來。

他整個身子都在松樹枝葉圍繞之中，縱然有最好的目力，也不容易發覺他的存在，他却能清楚的看見那座莊院的情形。

風吹松濤一陣又一陣，時間在靜寂中消逝，莊院始終都是那樣，看不見有人走動。

一個時辰過去，空蕩蕩的草地上終於出現了一個人。

那個人一身黑衣，却滿頭白髮，蝙蝠一樣飄向那座奇怪的莊院。

距離實在太遠，那個人看來並不大，但沈勝衣仍然一眼就看得出，那人就是昨夜在長街上襲擊他與雪飛鵬的那個瞎子。

他的目光自然地一緊。

然後他又看到了兩個人，那是雪漫天父子，他們都是騎着馬。

風雖然正是從那邊吹來，沈勝衣却聽不到馬蹄聲，也聽不到任何聲音。

人與馬在他看來就是都好像有些不眞實，他的目光却更緊了。

黑衣的無珠掠到了門前，那道吊橋就落下來，無珠並沒有立即進去，只候在橋邊。

雪漫天父子的坐騎速度不變，終於先後來到了吊橋前面，馬不停蹄走了進去。

無珠這才舉步，跟在兩騎的後面。

然後吊橋就升起來，沈勝衣的目光亦越過高牆，轉向莊院內的空地。

又過了一會，他才看見進去的三個人，雪漫天父子已下馬一齊走向那個大堂。

跟着是無珠，他們之間看來並沒有任何說話，只是向前行，消失在大堂進口。

沈勝衣的眼睛不由瞇起來。

——雪漫天父子看來，並沒有任何不滿的行動，與無珠之間，看來也沒有什麼，難道他們眞的本來就已是一夥，現在已講妥條件？

沈勝衣無疑是一個聰明人，只可惜他遠在高松之上，否則他應該發現，雪漫天的面色表情實在很難看。

而亦會發現雪飛鵬的面色也不大正常，轉而懷疑到他是否眞正的雪飛鵬。

沈勝衣對易容方面雖然並無涉獵，也雖然從未見過雪飛鵬，但以他的江湖經驗，若是與這時候的雪飛鵬面對面，應該會有所發現。

然而他若是那麼接近，只怕亦瞞不過無珠的聽覺，何況松林之中，也許還藏有其他人。

他再看了一會，三人仍然都沒有從大堂出來。

反而高牆上，幽靈般突然冒出了一個人，這個人沈勝衣也並不陌生。

——是無面

無面白衣飄飛，一頭秀髮亦隨風飛揚，看來是那麼的飄逸出塵。

却不知怎樣，沈勝衣總有一種詭異的感覺。

他雖然沒有見過無面沒有面目時的樣子，但無面那種妖異的眼神，那種匪夷所思的武功，却已經深烙在他心頭。

無面在高牆上漫步而行，彷彿並無目標，又彷彿似要找什麼。

沈勝衣目光跟着她移動，他當然看不到她的表情，更猜不透她的心意。

他看着無面在牆頭上走了一圈，就消失在暗影中。

風仍然是那麼急，松濤一陣又一陣，陽光並不太猛烈，可是待在那之上，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他是要看清楚莊院內的情形，看準機會再偷進去。

甚至他希望能夠看得出莊院的一些秘密，可是到目前爲止，仍然是一無所獲。

× × ×

地下室之內沒有晝夜之分。

雪飛鵬從惡夢中醒來，駭出了一身冷汗，他是在極度疲倦之下沉沉入睡，就睡

在廳堂之中。

他張眼望去，就看到了梅玉霜方筠。

梅玉霜笑望着他，道：「你實在太倦了。」

雪飛鵬脫口道：「我睡了多久了？」

梅玉霜道：「很久的了，我們是在你睡着之後才離開，回房間睡覺，現在已醒了一段時候。」

雪飛鵬苦笑道：「那實在已太久沒有休息。」

梅玉霜道：「現在怎樣？」

「很好，」雪飛鵬吁了一口氣，四顧一眼，「現在我們該想辦法離開這個地方了。」

梅玉霜道：「周圍的情形你都清楚了？這個地方毫無疑問，乃在地底下，根本沒有門戶可以離開。」

方筠道：「食物等都是從上面吊下來的。」

雪飛鵬搖頭，道：「以我進來的經驗，這裏一定有暗門可供出入，只是我們找不到。」

一頓接又道：「即使找到了也沒有用，我們若是由那些暗門離開，一定會立刻被察覺。」

梅玉霜問道：「那我們應該怎樣？」

雪飛鵬低首道：「我們是由上面掉下來。」

他們說話的語聲一直都放得很低，可是方筠這下一脫口，却高了起來：「你是說……」

梅玉霜忙將方筠的口掩住，方筠尷尬的一笑，推開梅玉霜的手，低聲道：「我不是有意的。」

轉問雪飛鵬：「你是說我們可以從上面離開。」

雪飛鵬點頭，方筠道：「又是由地面到上面這麼高，我可沒這麼好的輕功。」

梅玉霜道：「我也不能。」低聲對雪飛鵬道：「你躍得那麼高，那你就先離開，通知別人來救我們。」

雪飛鵬正色道「要走大家一起走，叫我獨個兒離開，我可做不到。」

梅玉霜苦笑道：「我們知道你不是那種只顧自己的人，可是小筠與我的輕功實在不成。」

雪飛鵬道：「我的輕功並不比你們好，也沒有可能一躍那麼高。」

梅玉霜方筠詫異的望着雪飛鵬。

雪飛鵬語聲壓得更低。「我們可以利用這裏的桌椅等物架疊起來。」

梅玉霜方筠恍然大悟。

雪飛鵬道：「只是我們要非常小心移動，更要在對方將食物吊下來之前。」

方筠道：「可以將燈滅去，那便完全看不見了。」

梅玉霜道：「可是我們也一樣看不見，而且燈光一滅，也一定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雪飛鵬道：「不錯。」

梅玉霜道：「打從那兒着手？」

雪飛鵬道：「就找那間房子，我清楚記得掉下來的位置。」

× × ×

床几等物都可以移動，雪飛鵬雖然面目全非，氣力却並沒有喪失，梅玉霜方筠也沒有。

他們三個人輕易就將那張床豎起來，居然並沒有弄出多大聲響。

雪飛鵬當先掠了上去，隨即叫梅玉霜方筠二人將三張椅子抛上，他一一接住，將那三張椅子疊起來。

方筠梅玉霜二人隨即亦躍上，扶住了那三張椅子，雪飛鵬再一拔，掠上最頂的那椅子之上。

椅子在梅玉霜二人扶持之下，穩定得很，雪飛鵬站在那之上，距離頭上承塵仍然有半丈。

他早已準備了從床上折下來的木方，伸手往上推去。

跌下來的位置他當然不至於完全忘記，木方一推，已將一塊塵承推起來，露出了一個洞，他隨即放下木方，縱身往那個洞掠去。

他雙手先到，往洞口一扳，身形一躬，已竄入承塵之內。

那個承塵異常的穩固，完全可以承受得住他的體重，他探頭而下，向梅玉霜二人招手。

梅玉霜一見，向方筠輕聲道：「小筠，你上去。」

方筠道：「還是姐姐先上。」

梅玉霜搖頭，道：「這不是你推我讓的時候。」

方筠一咬唇，身形終於往上拔起來，手一搭洞口邊緣，雪飛鵬一帮一把，亦掠了入去。

梅玉霜看他們都已藏好，才拔起身子，那三張椅子沒有人扶持，一帶動就會掉下，弄出聲響來，所以她只有從床沿拔起身子。

就差那幾尺，她的手不能觸及承塵，雪飛鵬却手急眼快，及時一把抓住梅玉霜的手。

梅玉霜將勢就勢使力，騰身掠進去。

承塵內異常陰暗，從承塵空隙透上來一條條的光綫，並不怎樣亮。

雪飛鵬隨即在懷中拿出一樣東西來，一剔即亮起一團光芒。

梅玉霜輕呼道：「火摺子。」

雪飛鵬道：「一個朋友給我的。」

火光下，他們已可以看見周圍的情形，承塵上佈滿灰塵，對上四尺就是石壁。

石壁之中有一方丁方半丈的石板，雪飛鵬低聲道：「這必定是塊翻板。」

梅玉霜道：「能夠翻下來，我們就可以出去了。」

雪飛鵬道：「先聽聽上面有沒有人再說。」

三人不約而同躬身以耳朶貼着石板傾聽。

雪飛鵬性子急，聽了一會，道：「沒有，我們先四面找找，看這塊石板如何才能夠打開來。」

三人立卽分開。

火熠子的光芒由强而弱，在快要熄滅之際，他們總算找到了一條鐵打的軸子。

雪飛鵬大着胆子將那個軸子推進去，「軋軋」聲立起，那塊石板開始傾斜。

三人却傻了臉，那種「軋軋」聲，在承塵與石板之間聽來是那麼的响，震人心弦。



若是有人在外面，那還會不察覺，可是事情到這個地步，已沒有他們考慮的餘地。

梅玉霜當機立斷，一聲：「走！」疾掠了上去，雪飛鵬方筠亦一齊往上掠。

石板只是一條通道，沐在碧綠的燈光之中，沒有人在。

他們掠上來不久，石板亦覆上，梅玉霜左右望一眼，道：「那邊走才是？」

雪飛鵬道：「我來是從那邊走來的！」立即向通道右邊走過去。

他們的脚步起落放得很輕，但是仍聽到輕微的脚步聲，通道之內實在靜寂得可怕。

通道一轉再轉，已到了盡頭，一道石門橫截在面前。

他們在石門之前停下脚步，差不多半盞茶時候，才因爲雪飛鵬無意中手按在一方石壁上，觸動了機括，那道門才「軋軋」打開來。

三人已急得要命，更担心石門打開，無面就站在他們面前。

石門的後面一個人也沒有。

三人放下心，不由飛步向前奔，石門隨即在後面自動關上。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接着就簡單了，三人很容易又弄開了幾道石門，居然一路都沒有遇到任何人。

第十三道暗門打開，他們終於看見了天光，那赫然就是莊院的高牆之中。

當前是一片花樹，旁邊是一道石階通到高牆之上。

到處靜寂無人，連風也靜止。

他們戰戰兢兢的往那道石階走上去。

× × ×

沈勝衣的視綫始終沒有離開過那座莊院，所以雪飛鵬三人才出現牆頭之上，他便已發現。

相距雖遠，他仍然可以看得出那是有異於無面無珠的三個人，他的目光立時凝結，盯穩了他們。

不知怎的，他越看就越覺得那三個人不像是屬於那座莊院的人，而且還像是要逃出那座莊院。

他沉吟了一下，身形立卽從樹上拔起，越過前面的樹梢，向那座莊院掠去。

他的輕功已施展至極限，身形急勁如箭射，立刻已掠出了老遠。

這些年來，他的判斷很少出錯，這一次又怎樣？

× × ×

雪飛鵬三人的確是在想辦法離開。

牆實在太高，陽光下，他們也看到了倒插在溝中的無數利刄，那麼跳下去，只有是死路一條。

他們張頭探腦，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梅玉霜却突然叫起來：「看！」

不用她叫，雪飛鵬方筠也已看到了飛掠而來的沈勝衣。

方筠脫口道：「那是他們的人，發現我們了！」說着便要往後退。

梅玉霜一把拉住。「我看不是。」轉問雪飛鵬，「那是不是你的朋友？」

雪飛鵬苦笑。「我那個朋友可沒有這麼好的輕功。」

梅玉霜道：「那會不會是他請來的帮手？」

雪飛鵬道：「那就不清楚了。」

方筠道：「我們可要怎樣？」

梅玉霜道：「那若是莊院的人，既然發覺了我們，我們如何能離開得了，若不是，就等他到來再說。」

語聲甫落，沈勝衣已掠至溝旁，身形一穩下，立即向他們招手，隨卽將劍拔了出來。

梅玉霜道：「他是叫我們下去。」

方筠道：「問清楚他再說。」

梅玉霜道：「不，那要驚動莊院的人了！」

說話間，沈勝衣手中劍已飛出，奪的插在對溝牆壁石縫上，他的身形同時向前掠出去，脚落在劍上，左手插入另一條石縫，接招手。

梅玉霜三人立時都明白，相顧一眼，梅玉霜肯定的道：「我們跳下去！」

雪飛鵬方筠都在猶豫，梅玉霜看了他們一眼，縱身越過牆頭，往沈勝衣那個方位跳下去。

沈勝衣看得眞切，右手及時將梅玉霜攔腰一挽一送，將梅玉霜送到對岸去。

雪飛鵬方筠看得眞切，不再遲疑，雪飛鵬立卽道：「你快跳下去。」

方筠也知道不是推讓的時候，縱身往下跳，沈勝衣依樣畫葫蘆，將方筠送出。

然後雪飛鵬也下來了，沈勝衣將雪飛鵬送到對岸，身形亦動，將劍踢向對岸，身形往牆上一貼一飛，亦射向對岸，隨手又將劍接下來。

梅玉霜三人只看得又驚又羨，方待說什麼，沈勝衣已道：「此地不可多留，快走！」

三人一點頭，身形立即向前掠出去，這一掠，輕功便見高下。

梅玉霜輕功最好，雪飛鵬其次，方筠是最弱的一個，沈勝衣隨即一把拖住方筠，再往前掠去。

方筠又喜又羞，只覺耳邊風生，迅速已越過梅玉霜二人。

四人終於掠進了松林之內，回頭望去，莊院那邊並沒有任何反應。

沈勝衣並沒有停下來，繼續催促三人往前行，已快到松林出口，他們就聽到了一下鐘聲。

那一下鐘聲絕無疑問是從莊院那邊傳來，相距雖已有一大段路，仍聽得眞切。

沈勝衣聽在耳裏，目光一閃，道：「他們發現你們逃走了！」

梅玉霜道：「那該怎辦？」

沈勝衣道：「不過他們只怕想不到你們已逃出莊院，這下想必開始在莊院之內搜索，所以我們必須趁這段時間趕路。」

方筠脫口問：「到那兒？」

沈勝衣道：「前面清水鎭，我已經作好了安排。」

梅玉霜忍不住問：「公子，你到底是那一位？」

「沈勝衣──」

「沈大俠──」梅玉霜三人脫口叫起來。

梅玉霜接問：「公子怎麼會……」

沈勝衣道：「路上再說。」先行起步，三人忙緊跟在他的後面。（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石中火·文
盧令·圖

# 小鎮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威扶着疤面客入了房後，便替他與彭凌兩人敷傷，另拿出一粒「少林大還丹」交給彭凌服食。彭凌見此珍貴藥丸，本不想服食，但在雷威盛情催促下，才將大還丹吞下，跟着便盤膝調息療傷。稍後，雷威見彭凌調息已運行入定，便取出紙筆，寫了一張字條，又從包袱中取出一個鴿籠，放出一個信鴿，將紙條捲好，縛在鴿腿上，然後放走。鴿子展動雙翼，冲天而起，霎時隱沒於夜色中，幸好沒有被荊長空等人發覺。雷威放了信鴿後，再餵疤面客吃藥。疤面客吃了藥後，又昏昏沉沉睡去。雷威做妥一切後，自己也坐下調息……

## 風高雪飄夜 喋血客棧前

### 智壓羣雄

（一）

「篤篤，篤篤篤」一陣敲門聲響，雷威一愣：「誰？」

「荊明珠有事拜訪，請雷大俠開門！」門外傳來荊明珠的聲音。

雷威心中猜疑，看了床上的彭凌一眼，輕輕把放在几上的佩劍掛在腰際，然後打開房門，他見只荊明珠一人，不禁訝道：「荊姑娘貪夜造訪，不知有何指教？」

荊明珠一笑道：「雷大俠難道尚在生本姑娘的氣？」

「不敢。」雷威心中更加迷惑。

「若非如此爲何讓我立於風寒中？」

「在下一時失禮，請諒，姑娘請！」

雙方分頭坐下，荊明珠把她四姊的意思轉述了一遍。然後道：「想彭大俠不會拒人於千里吧！」

雷威考慮了一陣道：「這件事，既然是……」

彭凌適時行功完畢，聞言道：「荊姑娘可先去覆命，在下換過衣服即來與各位見面！」

「如此，我先多謝啦！彭大俠肯答應，小妹可以去覆命了！請雷大俠陪來一齊去吧！」荊明珠說完即興冲冲離去。

× × ×

荊明珠把彭凌稍候出來一事告知衆人，羣豪都是精神一振。就在此時，龐衝及荊長風等已聽到夜行人之衣袂聲。

龐衝面色一變，道：「花蜂你與丁家雙劍上屋頂看看，荊賢侄亦請派幾個人協助一下如何？」

荊長空親自帶着荊明珠及三個手下出門視察。不久各人回來，俱道毫無異象。

龐衝面色晴陰不定，道：「莫非老夫聽錯？」

荊長風道：「小侄亦聽見有夜行人飛掠上屋之聲！」

龐衝道：「花蜂有否到二樓察看？」



「小弟潛入二樓，見左面那邊渺無人跡，右面那間房，亦只有畢老闆在元龍高臥。」

「那麼夜行人去了那裏？」龐衝喃喃地道。

此時，剛好彭凌與雷威並肩而來，衆人只得把此事擱在一邊！荊明珠忙令手下讓出座位給與彭雷二人。

荊翡翠道：「深夜打擾兩位，小妹深感不安。」

彭凌道：「姑娘無須客氣，此事既然各位認爲是與大家有關，彭某敢不將所知如實托出？」

荊翡翠道：「彭大俠深明大義，小妹大爲佩服。」她鳳目一掃旁人，道：「如此請彭大俠把下午之遭遇詳述一遍，小妹等必洗耳恭聽。來人，替兩位大俠添酒禦寒！」

當下彭凌便把下午的遭遇一一詳告。跟着道：「以在下之判斷，這客棧即使與四大龍衞沒有關係，起碼亦滲透了他們的人，自今日起各位飲食要小心。另外，只怕一窩蜂亦是四大龍衞的人！」

龐衝道：「英雄所見畧同！彭兄弟誠年少有爲，未知系出何門？令師當亦是名震江湖的前輩矣！」

彭凌道：「在下之身份尚未至公開的地步。至于在下之師承，對不住這是彭某之私事，跟各位似乎沒有關連。」

龐衝乾笑一聲道：「彭兄弟多心了，龐某只是多口問問而已。」

彭凌目注荊翡翠道：「彭某聽聞荊姑娘之分析，其間之各種情況均能作多方設想，對於姑娘的聰明至感佩服，不過，彭某却另有所見！」

荊翡翠目光一閃，道：「小妹信口雌黃，料不到能作拋磚引玉，彭大俠若能不客賜教，小妹何幸之有！」

彭凌一笑，道：「姑娘之錯在於剛到二字，缺乏全面的了解。姑娘之分析，則略嫌低估四大龍衞矣。管見之以爲，若果四大龍衞是怕事之輩，則下午之事必不會發生。而是繼續躲于暗處，絕不會稍露風聲，若只求取彭某一命者，今後彼在暗，我在明機會多得很，亦不會在此時輕舉妄動！」

荊翡翠道：「然則，彭大俠認爲對方不但不會爲在座各人所嚇阻，而且尚有意吞下這條『大魚』？」

「正是如此，姑娘反應之快令人佩服！」彭凌面色一正道：「假如一窩蜂是屬於四大龍衞的話，這個論斷成立，則在下敢大胆說一句，對方所圖謀的亦絕非意只在各人而已！」

此言一出，羣豪不禁騷動起來，花蜂冷笑一聲道：「閣下不嫌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乎？」

荊翡翠提高聲音道：「尚請彭兄詳述之！」她由彭大俠改口稱呼彭兄，自是表示對他的觀念大是改變。

彭凌喝了一杯酒，道：「一窩蜂的限期是七天，用意何在？無非是希望在此七日間讓更多的魚兒入網，到時機成熟才突然收網。否則，他大可以只訂三日或更短的期限，再說四大龍衞擁有武君龍生前龐大的遺產，豈會把二十多萬銀子看在眼裏？何況尚要勞師動衆！」

龐衝道：「果然高見！彭兄弟若能與我等緊密合作又何畏四大龍衞哉！」此時連他亦對他刮目相看。花蜂妒火大盛，却不敢發作。

彭凌道：「還有一點，四大龍衞若果只動在座各位，一窩蜂絕不會只禁人出鎮而任由外人入鎮。」

此時，連惡和尚梁棟木之輩亦知彭凌之言絕非爲求語不驚人死不休了。

荊翡翠道：「聽彭兄一席話，使小妹茅塞頓開，請彭兄試論對方如此做法，到底用意何在！」說到這裏她雙目驀地發出一道神采，深深看了彭凌一眼。

荊長空十分奇怪，他素來知道其妹一向眼高於頂，輕易不認輸，而今看來好像連她亦五體投地，不禁回頭望了她一眼。

龐衝道：「且慢，先派些人手到屋外戒備，否則我等之一切豈非盡入敵眼！」

荊長空道：「是極，是極。魯智華你帶着兄弟到外面佈防。」

一個中年漢子應了一聲，推座而起。

彭凌含笑道：「無謂多此一舉了，四大龍衞若想掌握我等行動，只需在此間收買一二人已經可收瞭如指掌之效矣。彼等擁有龐大的金錢，在座諸人，試問有幾多人能敵得住引誘？」

此言一出，堂上一陣騷動，衆人都不安起來，一時之間你看我，我看你暗暗猜忌。

（二）

彭凌待衆人稍爲安靜才道：「各位無謂互相猜忌，否則軍心先亂，兵家大忌也。再說也可能是在下過慮。」一頓，「在座各位全是江北的英雄，江北昔爲『天龍帮』勢力所在，說不定現在尚有其潛伏份子，換言之，四大龍衞除非甘心一生蟄伏，否則，自會東山復出，江北之地對他們最爲適合，對各方勢力亦較熟悉。在座各人諒必不信四大龍衞會甘心蟄伏。」他雙目掃了各人一眼。

「各位都是十年內崛起江湖的，換言之與『天龍帮』毫無淵源，而且都是在冀豫皖一帶活動，若果『天龍帮』死灰復燃，各位正是他們的障碍之一！一舉滅了在座羣雄固然是清掃障碍亦可立威，使其他帮派臣服。」彭凌進一步分析。

荊長風道：「四大龍衞如視我等是障碍大可各個擊破，這樣豈非更有把握？」

荊翡翠嘆了一口氣，道：「大哥這就有所不知了！他們引大家脫離老巢，失却依據更有把握。唉！小妹實在對四大龍衞低估了！」

彭凌讚許地看了她一眼道：「正是如此。引大家來此，等於孤身犯險，我明敵暗，四大龍衞更有把握。殺賢昆仲姊妹，風雲會只怕已不能與之爲敵，剷除了龐當家的，則利用殺虎坡的一窩蜂控制北七省的綠林亦容易不少矣。」

羣雄聽了彭凌一番話之後，額上都沁出冷汗，深深領教了四大龍衞的手段，果然名不虛傳。

「各位諒必是得到武君龍的寶藏在長樂鎮這一消息才不作考慮迅速趕來！」

「正是如此！」羣雄至此對彭凌已佩服得五體投地矣。聞言即齊口應道。

「那就更證明在下之推論更進一步接近現實矣。否則此消息豈會等到如今才傳出？」

荊翡翠四兄妹商量了一陣，荊長風道：「由現在起，直至與四大龍衞衝突時爲止，彭兄將是風雲會的朋友，各位若與彭兄弟爲敵的話，即是衝着風雲會！」

荊明珠道：「還有雷大俠也是。」

龐衝乾笑一聲，道：「賢侄之話正合龐某之意。由現在起彭兄弟即是衆人的軍師，若有人與他爲敵，即是與老夫過不去！」他說得慷慨激昂，比荊長風更具「感情」。

彭凌忙站立道：「多謝各位厚愛，只是軍師二字說得太重。在下說出這番話的目的只求大家明白身在險境而已。在四大龍衞未正式露面時大家最好平安相處，好像疤面客之事不再發生於願已足。」

龐衝老臉一熱，尷尬地一笑。「不知彭兄弟對這兩天大家的行動有何指示？」

「指示不敢。」彭凌沉思一陣，喃喃地道：「明日是世俗之謝灶，亦即是寒食節，希望各位明早去買乾糧時多備一些，在下只怕這小鎭的存糧不知是否足够七日之用量！」

此言一出，衆人面色大變，此點果然堪慮。

「好了，大家去休息吧！」彭凌與雷威緩步回房。

荊明珠自後叫道：「兩位日後的飲食由本會負責供應，彭兄可放心養傷也！」

彭凌與雷威連忙致謝。

雷威道：「愚兄自問尚屬聰明機智，但跟二弟你一比眞有天淵之別。愚兄正担心義父等未至時，咱勢孤力單，你又受傷，想不到你一席話却令大家爭着獻慇勤！」一頓笑道：「如此愚兄今晚倒可放心睡一覺！」

彭凌道：「其實大哥亦有很多優點值得小弟學習的，只是大哥你過謙！」

雷威笑道：「自家兄弟你不用替愚兄面上貼金！」

殷一劍之眼光豈有看錯之理？否則也不會讓彭凌當堂主，自己義子則當副手。

雷威道：「是否要吩咐他們派人輪番當值夜班？」

彭凌笑道：「不必，荊翡翠自會分派人手。」

## 內奸

### （一）

陽光僅僅透過白茫茫的薄霧。雖然有了太陽，但似乎無濟於事，天氣依然十分寒冷。當值的風雲會弟子，抖落肩上頭上的霜雪，搬動沉重的雙腿走回店中休息。

他們手脚都有僵硬之感，恨不得能痛快地飲一壺酒，解解寒氣，振振精神，因此，一入店便呼喝店小二燙酒，及送些食物上來。

有個小二睡眼惺忪地從後堂跑了出來，道：「客官，今天是小年夜，厨房今天休假，大爺如果要吃只能切點醬牛肉送冷酒。」

幾個大漢對望一眼，想起昨夜彭凌之言，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

一個酒糟鼻的中年漢道：「也好，龐煩你替大爺們張羅一下！」他見小二扭頭入厨房，又對左手邊的一個同伴道：「你去告訴大公子一聲，看來爲求有備無患，咱可得先去搜羅食物。」

× × ×

隔了一會，羣豪紛紛出店買備乾糧。

惡和尚與毒道人聯袂而出，踏出店外，毒道人道：「和尚，咱分頭去買！不要落在別人之後！」

惡和尚道：「好，若有熟肉之類的，可要多買點。他媽的若要吃幾天齋，洒家可要淡出鳥來！」

毒道人一笑而去。

### （二）

又是那間密室。婉兒手脚被縛，躺在一角，她面色青白，身體因寒冷而時不時顫抖。

入口被推開，又出現那張熟悉的臉龐，她立即閉起眼睛，這個幾天前她尚叫他三叔，現在却連看也不屑一看。

那人道：「丫頭，你忍着吧，這才只是開始了，誰叫你吃裏扒外。」

婉兒心智立即被怨恨所盈塞，簌簌地流下淚來。

只聽那聲音道：「由今日起，他們都將吃不到飯，而且連水也難喝得到，你相機在酒中下毒，事成之後，咱當依諾言送你三萬兩銀子，這可比你四處去搶更要容易！」

婉兒大奇，不知此話是何意。

另一個聲音道：「多謝三當家的提拔，屬下必當盡力而爲！」

原來不知何時又有一人入來。

先前那人聲音一沉，道：「不是盡力，而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若果你臨陣退縮，須知後果如何。嘿嘿，本座只需派人對他們一說，你便死無葬身之死！」

那人禁不住打了個寒噤，道：「屬下怎敢背叛三當家？再說三萬兩銀子可不是個小數目。」

「你能明白最好。嘿，這下毒的時間嘛，過一兩天才進行，那時他們已近飢渴邊緣，自會飢不擇食。都聽清楚了麼？好，你先回去，別讓人懷疑。」

跟着聽見一陣脚步聲離去。一忽又傳來一陣脚步聲，顯示又有人入來。

又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老三，老大今早有消息到，他要我們在廿七日晚上收網！」

老三道：「老大可有說他何時回來主持大局？」

老二道：「他要愚兄暫時主持大局，而他本人會在咱最需要的時候出現，那時才會收取更大的作用云云。」

「眞不知老大葫蘆裏賣什麼藥，叫人摸不着頭腦。老二你說老大這幾年到底在幹甚麼？」

老二嘆了一口氣，道：「老三，你怎能有這種想法？十年前還不是樣樣以老大馬首是瞻？」

「十年人事幾番新，唉，難說，不過咱已蟄伏了十年，小弟是不能再等下去了，好歹也要拚一拚。」

「老三你所說愚兄亦有所感，咱也得自己準備一下。萬一不敵時就跟他們同歸



於盡。」

「咦，咱不是還有當年『霹靂堂』送來的霹靂子？」

「還有二顆，正好派上用塲，只怕只二粒威力不足。」老三接口道。

老三道：「咱可先在客棧埋好火藥，而以霹靂子作引子，這樣我想連屋子都可以揭掉！」

老二道：「昨夜愚兄只是略發出點聲音，已驚醒了那些王八蛋，要埋火藥豈是易事？」

老三道：「有辦法！廿七日晚上咱乘一窩蜂一陣衝殺，兵荒馬亂之際，乘機把火藥撒在客棧四周，那時就不怕有人知道了！」

老二喜道：「好，就這樣辦，老三你今天休息這消息就由你傳遞上殺虎坡吧！還有一點，你一定要對老大具有信心，不能在原天星等人面前稍露風聲。武帮主遺下的金錢全在咱手上，他會不來麼？再說這些寶貝在殺虎坡後山處，老大知道麼？咱四兄弟以他最貪財他豈會放棄！」

老三噓了一口氣，道：「不是你提起，小弟都忘記了，如今小弟亦放心了。」

## 人心惶惶

### （一）

臘月廿六日，一連幾日平安無事，可是現在「日上三竿」伙計除了畢覺曉偶然露面之外，餘無一人，羣衆燒水買食物都要自己動手，啃了幾天的乾糧加上存水發現有毒，衆人都有點人心惶惶，不知四大龍衞下一步又將使出何種手段。

在這種情況之下，每次燒水泡茶都要選派人手監督，以免被人下毒。

近午，惡和尚與冲冲的走入來，道：「酒家搶了幾斤肉脯，還有一大塊臘肉，今日喝個痛快，媽的，吃了幾天齋都淡出鳥來了！」

他前脚剛踏入，梁棟木後脚跟着入來，道：「嘿，小弟的更豐富，你們看，三隻臘鴨，一大串臘腸，還有一袋麵粉！」

羣豪都是大喜，不久又有幾個風雲會的弟子把搶來的食物扛了入來！

於是安排人手入厨烙餅、燙酒及切肉，一下子指定了五個人，那是花蜂，毒道人，荊明珠及二個風雲會的弟子。

荊翡翠忙道：「且慢，你們五個人把身上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

龐衝心中一動，道：「對，這樣才公道，另者，老夫有個意見，風雲會派三個人似乎太多，這樣吧，丁騎鶴代荊姪女一趟吧！丁氏兄弟幾天來什麼事都不做，老夫這樣安排你不會有意見吧！」

丁騎鶴道：「是的，在下本應爲大家效勞！」

龐衝道：「好，你們把身上的任何東西拿出來，老夫替你們保管！」

荊翡翠道：「五妹你去找彭大俠來一趟！」

荊明珠道：「他倆一早已經出店，至今尚未回店。」

荊翡翠一眼瞥見毒道人十隻手指都留有近寸長的指甲，道：「小妹還有個不情之請，希望各人把指甲重新修剪！」

龐衝忖道：「還是這丫頭細心。」嘴上道：「請各位把鞋襪也脫下，當各位準備妥當之後，老夫尚要檢查一次，另外請荊大姪子協助老夫一下。」

毒道人及花蜂心中都有氣，可是却也不敢反對，只得乖乖聽從龐衝及荊翡翠之安排。正在此時，門外又傳來一簇人馬，龐衝回首一瞥，禁不住心中大喜，道：「沈老弟你這才來，哈哈，歡迎歡迎！」

來者是豫西伏虎山白虎谷的人馬，爲首的是谷主沈浩流，在他後面的那人是副谷主田壘。沈浩流一見龐衝，喜道：「龐兄別來無恙？小弟這個半路殺出的程咬金，料不至被拒絕吧！」

「那裏那裏，你我十年前已是好兄弟，如今更需沈兄你襄助一臂之力！」

沈浩流道：「如此，小弟先行多謝了，龐大哥有何吩咐但請交代下來，小弟願當馬前卒。」

「沈老弟太客氣了，你乃大將，正是我等之柱石，今後尚要仰仗老弟之力，何須太謙！」

沈浩流大喜，兩人又暗中結盟，龐衝環顧在座，以彼一簇最具實力，不覺睥睨一切，道：「荊姪女，老夫爲求公平起見，選派田副谷主作爲是日之厨房監督，你可有意見？田老弟乍到，與各位均沒關連，且情況不明，他當監督實乃最適合不過了。」不待荊翡翠回答，轉對田壘道：「田老弟你跟他們去厨房準備午飯吧，你的任務是嚴防任何人下毒！」

田壘看了沈浩流一眼，應聲而去。

荊翡翠道：「大叔的安排，姪女怎敢反對？」

龐衝嘿嘿笑了一陣，他自忖即使荊振聲在場，他這邊亦不至處於下風。

### （二）

彭凌傷勢經已痊癒，估計即使再碰到趙飛，他與雷威聯手，有把握把他擒下，於是兩人到清心茶館搜查，幾乎敲遍每一個角落，最後才發現那個密室，可是裏面不但不見任何人影，除了幾張櫈子，別無一物。

時已近午，正是客棧中羣豪分派人手之時，彭凌不甘心，再赴婉兒住所搜索，此地除了衣物，雜食以外無一有關四大龍衞的資料。

彭凌見婉兒尚留下一小袋麵粉，半袋大米，便送去給福嬸。

福嬸見他無恙十分高興，並親手烙了幾張大餅，請彭凌及雷威吃。

彭凌實在不想吃他們那些搶來的食物，於是兩人欣然留下來吃飯。

### （三）

花蜂等五人除了風雲會兩個弟子稍懂烹飪之術外，餘者一生中也進不了多少次厨房，這頓簡單的午餐，居然弄了個多時辰才告成功。

儘管那些烙餅烤得生的生，燶的燶，平日羣豪根本連看也不看一眼，今日却吃得津津有味，刹那已吃得碟底朝天。

就在此時，毒道人臉色大變，道：「不好，有人下毒！食物中有毒！」

羣豪驚怒交集，龐衝喝道：「你們幾個怎麼攪的！田老弟，剛才誰下毒？」

田壘面色鐵青，道：「小弟不見有任

何人下毒？」

此時，堂上羣衆十之八九腹中絞痛，一時之間亂哄哄的！

龐衝內功較深，毒性尚未發作，怒道：「沒有人下毒，莫非每個都是口含毒藥，自個吞下去？」

田壘額上冷汗簌簌流下，顯示他亦忍受着無比的痛苦，道：「小弟確實毫無所發現！」

惡和尚怒道：「咱要你當監督，你担個鳥！洒家跟你先幹一場！」

堂上喝罵呼叫之聲四起，大都是辱罵田壘的，田壘臉如土色，他在急怒攻心之下，反而說不出話。

沈浩流高聲道：「各位英雄請靜一靜，沈某相信田兄弟，他說不見人下毒就是不見人下毒！」罵聲又起。

沈浩流沉聲道：「如今當務之急是先取得解藥，其他的事下一步才說。」此話一出，羣豪彷似鬥敗公鷄似的，不吭一聲，刹那堂上由混亂一下子變成死寂。

荊翡翠道：「沈谷主之聲頗有見地，可惜此時既不知下毒者是誰，亦不知是何毒性，這解藥如何去取？」

沈浩流一時考慮不及此，聞言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羣豪更有如履絕險之感，心中大是後悔此一行。

毒道人突道：「這藥跟貧道飛刀上之毒一模一樣！」話既出口臉色劇變，又喃喃道：「這有何可能？」他連忙取了一顆藥丸塞入口中。

梁棟木忙喝道：「好老道，原來是你做的手脚，快取出解藥來，否則即使吃了解藥你能逃得過衆人之一擊？」

羣豪大是憤怒，此時只需有人喊聲打，即使有十個毒道人亦死無葬身之地。

毒道人出了身冷汗，跳起站在桌上，呼道：「各位請聽貧道一言，貧道若是下毒者，又豈會說出毒性與貧道飛刀上的相同？再說貧道入厨可是經過龐大當家及荊公子搜查過的！難道各位亦不相信他們兩位？」

羣豪不覺無言以對，梁棟木道：「龐大哥，和尚你倆過來？」

龐衝此時即使有天大的架子亦端不起，迅速與惡和尚排衆上前。

毒道人立即取了二粒藥丸交給他倆，道：「吃下去！」

龐衝及惡和尚大喜，豬八戒吃人參果般迅速吞下，毒道人低聲道：「請兩位保護貧道安全！」提高聲音：「諸位，貧道身上只帶十粒解毒藥丸，如今只剩七顆，你叫貧道怎分配？」

梁棟木嗓門特別大：「咱與你合伙當然先給咱一顆。」

毒道人苦笑一聲：「梁兄莫怪貧道說句眞心話，在座頗多位也與貧道結過善緣，再說如今在座的全都是一家人，貧道也豈能對你偏心。」

「不錯，如今正是同舟共濟之時，大都是一伙人。」

「正是，正是，豈能對梁家寨的人偏心？」

「道人，咱三年前已合伙做過不少案子，他媽的，老子跟道長走江湖時，你還不知在何處了。」

梁棟木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發瘋似的道：「那就大伙兒一塊兒毒死吧！」

這時連一向自矜身份的荊長風亦忍不住道：「如今既是一伙人，道長且應把藥丸送與武功最高的七位，如此才能保全最佳實力與四大龍衞一拚，爲大家報仇！」

「扯你媽的蛋，武功低就不是人？」

「放屁、放屁，人都死了還講什麼報仇？」

「正是，只怕到頭來還是要被四大龍衞打死？」

荊長風臉色鐵青，冷哼一聲，不發一言。

毒道人嘆了一口氣，道：「看來這世上根本沒有一個好方法可以解決之，貧道唯有請祖師爺選擇了！」他把懷中的解藥毒丸盡數取出，往上一拋，那七顆藥丸分七個地方飛出。

一時之間人影晃動，接着暴喝之聲，呼罵之聲四起，再而互相厮打搶奪。

刹那堂上極之混亂，每個人在此生死關頭，平時不敢罵的話，不敢輕易使出的下流招式，此時通通盡量發揮。弱肉强食，武功較低的，尚未被毒死已先被打死。

毒道人手向上一拋，荊長風等已突躍而上，幾隻手齊往藥丸抓去，還是荊長風捷足先登，首先把藥取到，人尚未落地，已把藥丸含在口中咀嚼，並和涎吞下。

他冷冷對荊長空、荊明珠等說道：「不去別處搶，跟我搶！眞出息！」

事實上毒道人的藥丸一拋出，各人潛意識發生的反應都是往最近自己的那顆抓去，荊長空等自亦不能例外。

此時，毒藥性已發作，加上衆人剛才一陣爭奪，來得更烈，堂上一片呻吟痛苦之聲。

彭凌及雷威聽見「從日上三竿」客棧傳來的嘈吵打鬥之聲，匆匆辭了福嬸趕過來。

一入店見此情況不禁俱是一怔，毒道人把事情略說一次，彭雷兩人大吃一驚，羣豪未經正式接觸經已一敗塗地，細數一下，恐怕今夜亦只剩下十三個人了（疤面客沒有進食）。

雷威問：「對方是否在酒中下毒？」

惡和尚道：「不是不是，所有的酒罈子泥封絲毫無損？」

「那是在麵粉裏頭了。」

梁棟木在剛才的搶奪中右腿折斷，痛苦地道：「除非四大龍衞事先在全鎭的麵粉裏都下了毒，否則彼等又怎知咱要搶那一家的？」

雷威道：「這就奇了，對方到底在那方面下毒？」

龐衝道：「此時尚來研究這些，有個屁用！」他慷慨激烈地呼道：「如今是想辦法救治中毒兄弟的時候！」

彭凌突然插口道：「毒下在食油中！大哥你用銀針去試一下！」雷威連忙入厨，不一會，即聽見雷威大聲呼道：「油中果然有毒！」

羣豪千計萬慮竟計不及此，心中對四大龍衞的手段均不寒而慄。

毒道人突然縱聲大笑：「貧道此次一共帶了十二把飛刀，這點和尚可證明，如



今剩下九把，剛才都已看見，貧道入厨之前，全部解下放在桌上，此點龐大哥可證明。」

龐衝點點頭。

「廿二日貧道與一窩蜂交戰時共用去三把飛刀，此點和尚及疤面客可證明，甚至龐大哥可能亦見到，對方必是在現場檢查去貧道遺下的飛刀，並利用刀上的毒溶化在食油中，謀害我等，又可嫁禍貧道，如此，可使我等先行內鬨！」

梁棟木沒好氣。「我等即使明知你下毒，此時亦已無可奈何，你何須解釋！」

毒道人毫不理他，又是一陣大笑：「可惜，敵人千算萬算却不知貧道這毒遇熱毒性即滅，咱用油來烤餅，試問這油熱度是何等之高？」

羣豪此時都是心頭大喜，求生之念油然而生。毒道人拿眼掃了衆人一下：「由此，貧道斷定各位性命無危，可能這一兩天內，腸胃會時有絞痛而已！」轉對梁棟木：「梁施主剛才懷疑貧道下毒，若是貧道下毒會否把毒下在食油中？」

梁棟木此時得知生命無危已是心頭大喜，聞言道：「在下剛才有冒犯之處請道長亮察，嘿嘿，人在危急中自然會口不擇言！」

彭凌見四大龍衞毒辣手段無孔不入，禁不住亦心頭一寒，說道：「往後的食物，最好各人自己解決，這樣即使敵人得手，損失也不大！」說罷一拉雷威回房。

（四）

密室中，老三沉聲道：「怎地不毒死他們？」

「他們防備得很緊，屬下實無下手之機，要不是昨夜屬下剛好當值，乘機把飛刀浸在油中，簡直……幸好到底也間接殺了他們十多個人。」

老三哼了一聲：「那十多個人都是此間庸手，作用不大，你那三萬賞金麼，嘿嘿嘿！」一轉腔，「明晚大戰即至，你乘機再下手，事成之後，不但三萬銀子照賞與你，另加十二顆明珠，還有事成之後，天龍帮八大金剛一席之位，老夫給你担保必有你份兒？」

「多謝三當家提携，屬下一定全力而爲！」

老三一陣冷笑，道：「從今日起不是三當家，是三帮主。天龍帮必能比前更爲興盛！」

另一人顯然是羣豪的內奸，聞言媚笑道：「是，三帮主，天龍帮雄霸江湖之日經已可期！」

兩人相繼出去。婉兒眼角一瞥，見後面那人穿着一襲道袍。

## 風雨前夕

（一）

天甫黑，雪花又再盈塞天地，大地一片白茫茫。長樂鎭青石板街道上積雪盈尺，遠處突然露出幾個黑點。黑點來得極快，刹那已能分清那是七人七馬，順風馳來。一忽，「龍虎鳳風雲會，豫皖鄂唯我尊」之吆喝聲，傳遍長樂鎭。

「日上三竿」客棧大堂上，雄豪精神一振，荊氏兄妹更是心頭大喜，連忙打開門出迎！

龐衝臉色晴陰不定，「皓首蒼龍」荊振聲到來羣豪方面的實力無疑大增，可是，在爭奪武君龍遺產時又會是自己的心腹大敵，不過，他到底是個梟雄，略一考慮，還是站在門邊接迎。

刹那馬叫聲响，一匹青驄馬當先馳至，馬上騎者一勒韁，馬兒人立而起，停止去勢。馬上騎者騎功武功一流，馬雖人立，他仍穩坐鞍上，左掌在馬頸上一按，馬兒一對前脚迅即落下，地上積雪盈尺，馬蹄點地無聲。

馬上人一滾鞍伶俐地躍下馬。

荊長風叫聲爹，搶前二步。

「呵呵，」荊振聲抖下披氅上的積雪。「擾了各位清夢，荊某至感歉仄！」對站在門裏門外的羣豪略一點頭。

此時後面那六匹馬亦已相繼停下。

龐衝排衆而出：「荊兄老彌越堅，別後五年，不但髮顏絲毫未變，功夫却更老辣了！」

荊振聲道：「老弟神定氣閑更是進步良多，老夫老矣，幸好托福這身老骨頭尚未鬆散！」他眼尾一掃，訝道：「空兒你如何臉色奇青？莫非受了內傷？」

龐衝哈哈一笑道：「你看小弟只顧說話，忘了招呼。荊兄請即進來喝杯暖酒禦寒。雪夜把酒，正好說話！」

荊振聲一笑而入。荊長風把幾日來的事述了一遍，荊振聲立即陷入一片沉思。

冷不防門外馬嘶聲响，打斷了他的思路。「這般夜了，尚有誰來？」

衆人尚未來得定神，門已被人推開，一股寒風挾着紛飛的雪花捲了入來。

推開門的是一位身高七尺的中年漢子，瘦削的身材，配着一張瘦長的臉龐，面如刀削，雙目神光湛然。不知何人突然呼道：「快腿鄭剛！」

鄭剛站在門邊，跟着十多人在一位黑衣老者的率領下，魚貫入店。

黑衣老者一抱拳，道：「老朽莫求名，少在江湖上走動，諒必大家未曾耳聞，不過，這幾天只怕要與各位作伴，寒夜冒昧登門，老朽深感不安！」他雖說得謙虛，却毫無不安之色，「鄭副堂主，看看還有沒座位！」

一個臉色難看的葛衣老者，面目嚴緊，神色冰寒，語氣冷峻：「在下『鐵面神判』邱鐵心，忝爲大刀門刑堂堂主，請問在座有沒人知道敝門仗義堂堂主彭凌的行踪？」

大刀門三個字一入衆人耳中，都是心頭大震，龐衝及荆振聲互換一下眼色，面色都是一寒。

荊明珠道：「他倆在房中。」

莫求名道：「請問姑娘，小徒在那一間房？」

荊明珠道：「這廂院東邊最後那間。不如，晚輩帶你們去！」

荊振聲咳了一聲，道：「珠兒不可無禮，人家莫當家可能有些不可爲人知的話要與凌堂主談。」

莫求名道：「多謝姑娘好意，不敢勞駕姑娘！冷楓你先去找找。」一個滿身帶勁的佩劍青年應聲而去。

鄭剛道：「稟門主，屬下已找過，此

地座位已滿！」

荊振聲道：「兄弟們讓張座位給莫門主。」

龐衡對沈浩流打了個眼色，沈浩流會意亦忙吩咐手下讓了一張座頭。

莫求名忙道：「多謝各位盛情，老朽十分感激。」

冷楓出來在莫求名耳邊講了幾句，莫求名頷首。「邱堂主，本座先進去跟彭凌談談，此時你暫負責，不可事先衝突。」

邱鐵心應聲道：「屬下知道，門主請放心！」

（二）

約莫隔了一炷香的時間，莫求名才帶着彭凌及雷威出來。莫求名在上首坐下，彭凌在右首相陪。

龐衡乾咳一聲，道：「莫當家的可能已從彭兄弟口中得悉此地一切？」

莫求名頷首，道：「龐當家有話但請直說。」

龐衡道：「在座各位來此之目的，如鷄吃放光虫，心知肚明。不知莫當家的是要獨吞，或者見者有份？」

莫求名道：「莫某素來做事，反對獨吞。」

「如此是見者有份？」

莫求名道：「莫某不敢私相授受，龐當家自信能得到那份傳說中的遺產麽？」

龐衡一怔，道：「憑咱等的實力苦無把握。只怕江湖上也沒幾個人誰說有把握了。莫當家何必長他志氣！」

莫求名道：「荊會主又有何高見？」

荊振聲一字一頓地道：「本座同意龐老弟之見。」

莫求名一哂，道：「見者有份怎個分法？想來龐當家當不致採取人人各取一份這法子。」

龐衡乾咳一聲。「此地，可分三組勢力，即莫當家的大刀門，荊兄的風雲會以及龐某這批兄弟和白虎谷的人手。這三組勢力麽，實力相當，因此，龐某提議把遺產分成三份，每組取一份。至于其他的如何分法，則由他們各組自行分配。兩位意下如何？」

荊振聲本來在大刀門未出現之前，自認吃定龐衡，因爲龐衡人手雖不多，可是都是烏合之衆，白虎谷沈浩流荊長風已能應付，田壘則荊翡翠或派一二個堂主亦盡能敵得住，至於龐衡則他自己有把握制勝；餘者已不足畏懼，可是大刀門雖只十多人，但個個神氣充足，顯然個個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夫，更可慮者乃這批人，除了快腿鄭剛外，餘者俱聞未可聞，不知底細如何。

他考慮了一陣，決定即使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得拉攏龐衡，於是沉聲答道：「荊某同意。」

「如今只看莫當家的了。」

莫求名道：「莫某不置可否，一則，此時所訂的計劃屆時可能未必能夠實行，二則，只怕傳聞不確。」

龐衡微怔一下，「請莫當家把第一點詳加解釋。」

莫求名一笑道：「假若屆時莫某這邊只剩一兩個人，龐當家亦肯照分三份之一麽？」

龐衡乾笑一聲，對方既然明言，也只得放光棍一點。「龐衡豈會出爾反爾？只怕手下們不一定答應。」

莫求名道：「龐衡的坦白，倒令莫某少了些口舌。」

荊振聲忍不住插口：「莫當家自然另有高見，何不說出來參詳一下？」

彭凌心忖：「荊振聲果然名不虛傳，其心思之愼密當在龐衡之上。」

「這很簡單，到大功告成後，才作決定。」

龐衡道：「荊兄你看怎樣？」

荊振聲心忖：「姓莫的看來有意獨吞，却又怕在決戰之前多樹敵，哼，老夫可要小心，屆時可得保持實力？」口上却道：「莫當家的言之成理，本座豈能不聽？」他又對龐衡打了個眼色。

龐衡一時不能意會，只得和着他道：「如此龐某再堅持下去亦不好意思了。」

（三）

又是那個密室。時間正是莫求名剛入客棧時。

老二急促地道：「老三，老大已到鎮上。」

老三心頭一陣狂喜，聲音透着欣喜。「老二，你怎知道？」

「剛才愚兄發現老大的暗記，他並要咱盡量於拂曉前動手，因爲全部魚兒都已入網！」

「對，現時正是收網之時了！老二，我立即出鎮施放烟花。」

「好，動作要快，他們來了之後，你我先上小樓匿伏，到時成熟才猝然躍下！還有，上次你可有吩咐他們準備火藥？」

老三頷首道：「這種事，小弟豈會忘記？」

老二道：「好，你把那二顆霹靂子交與爲兄！」

老三遲疑地道：「一人一顆可好？」

老二臉色一沉，寒聲道：「老三你幾時學得跟我討價還價？」

老三在他積威之下只得在牆角取出一個鐵盒，從中取出二顆黑黝黝的鵝蛋般大小的彈子交與老二：「老二，這東西已經放了十多年不知尚有功效否？」

老二哈哈一笑：「霹靂堂的招牌豈是紙紮的？你放心，這兩顆寶貝一响，引爆了周圍的火藥，只怕周圍半里之內盡成灰燼！」

老三亦哈哈大笑，「這一戰咱可是有勝沒敗，咱熬了十年總算沒有白費！」

兩人相繼而去。

「半里之內盡成灰燼！」婉兒心中倒吸一口冷氣，心中不斷浮起一張張她熟悉的臉龐，是那般的和藹親切，但轉瞬之間這一切立即被一片火海所包圍。婉兒不寒而慄，此時一股求生的意念衝擊着她，她心中不斷喊道：「我不能死，不能死，我要活着出去：我不能見這麼多無辜的人無端端的死去！」

可是怎樣出去？婉兒不禁嘆了一口氣，她身子雖然沒有被制住穴道（老二生怕在這種天氣中點了她的穴道，氣血不流暢，很易凍死），可是雙手縛在一起，雙腳又被縛在牆角的一條鐵柱上。

她又有何辦法可想？



（四）

外面，朔風怒號，雪花如鵝毛般大小鋪天蓋地下着。天地間一片寧靜。

「日上三竿」客棧內燈光昏暗，羣豪是否都已就寢？又是否知道這是暴風雨之靜寂？

（五）

密室中，婉兒仍在苦苦思索着。

忽然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音，跟着一聲吱吱聲，婉兒心頭一動，「老鼠？」她目光觸及今晚老二給她準備的飯菜，腦中靈光一現，想了個辦法。

# 決戰

（一）

將近破曉，正是黎明前之黑暗。雪花已漸漸不見紛揚，寒風依然凜然。一陣陣強勁的朔風刮起地上的積雪，半空中彷彿一條長長的銀龍在迎風飛舞。

在「日上三竿」客棧門外當值的好漢都不由地把衣領拉高，背倚牆壁，搓動雙手，以免凍僵。

不知何時，有個人發現，雪地上出現無數的白衣人，白衣如雪，行動無聲，在此時份實在難以發現。

等到發覺時，先頭的白衣人已離店棧不足十丈。

莫求名的兩個貼身衞護之一的冷楓，驀地，尖嘯一聲：「客棧十丈周圍盡是不明來歷的人！」

隨即喝道：「汝等是誰？」

店裏燈光驀地一亮。

左邊爲首的一個白衣人自雪地中竄出，獰聲道：「閻王爺派來的！」從店內紗窗透出的燈光照在他臉上，依稀是一窩蜂八大金剛的黃金滿。

右邊的帶頭人亦即時撲上，喝道：「一窩蜂的來了，乖乖的投降受縛，可免一死！」

店內龐衡的粗壯聲音自門縫中透出：「薛揚，你不怕風大吹閃了舌頭！有胆的進來一戰！」

薛揚雖然胆大妄爲，但對方終究是實力堅强，聞言不禁一呆，身後驀地傳來趙飛的聲音：「把門踢開！」

薛揚一咬牙硬着頭皮把門踢開。

此時黃金滿與冷楓已互相攻了三四十招，雙方竟然難分勝負。

（二）

門一開，趙飛舉步而入，在他右首的是薛揚，左首的是康天星。

趙飛一入店見堂上的桌椅早已被搬開，露出一大片空位，他笑道：「想不到各位都已準備妥當！」目光一掃，停在莫求名臉上，良久，突然一陣狂笑：「昔年故人無恙，趙某倒要感謝老天爺之好意！」

莫求名冷笑道：「十年前劍底游魂，趙飛你又何足言勇！」他一拍腰際佩劍，「只怕你今晚難逃一死！」

趙飛怒極反笑，半晌寒聲道：「殷一劍，你這老匹夫死到臨頭，猶敢逞口舌之利！」殷一劍三字出自趙飛口中，聽在羣雄耳裏，心頭都是一震。

荊振聲忖道：「此人反璞歸眞，教人不能眼神中摸出點斤兩，我道是誰，原來是他，那就怪不得了！」

殷一劍（即莫求名）道：「你三個老大呢！怎只教你單身出來受死？」

趙飛道：「他們在必要時自會現身！」忽覺此語有點示弱，哼了一聲，「只老夫一人已可應付！」

殷一劍一捋頷下之長鬚，道：「只怕你連老夫徒弟也打不過！」

彭凌接口道：「趙飛，你敢跟彭某決一死戰麽？」

趙飛冷笑：「掌底游魂憑你也配！」

「當日彭某手無寸鐵，又在新創傷之餘，雖敗猶榮！如今彭某傷已癒，刀在手，只怕你不敢一試！」

趙飛怒不可遏：「老夫今日若不成全你，豈不教天下英雄恥笑！」一扭頭喝道：「上，全部殺掉！」

一窩蜂賊衆蜂擁出上，各自找對手廝殺。彭凌手按在刀柄之上，一股凜然之氣，迅即迸發。

趙飛一凜，自忖：「這小子莫非已得彭風老鬼之眞傳？」當下不敢再托大，抽出插在腰際的旱烟桿。他有爲而來，豈會客氣，手腕一振，依法泡製，旱烟桿又當小花槍刺出。

彭凌大喝一聲，拔刀而起，剎那之間，刀光閃處已自劈砍了十四刀。刀疾如風，快似閃電，不愧是「閃電刀」彭風的兒子。趙飛沉腰紮馬，化攻爲守，一桿旱烟桿或小花槍，或點穴橛，或短棍，變化萬千，沉着應付，只要彭凌氣稍竭．招微亂，他就將立即反攻。

可是彭凌一口氣劈了一百五十多刀，氣力既不見稍竭，刀法依然嚴謹凌厲。

趙飛心頭驀地一沉，不過他大小數百戰，經驗豐富，深知在這種情形之下，更加需要沉着。

薛揚立即找上快腿鄭剛，鄭剛勝在輕軟身功夫到家，薛揚則是勇悍絕倫，兩人亦是一時之間不能分出勝負。

康天星奔至龐衡跟前，拿眼瞪着他。

龐衡夷然不懼道：「來吧，當天在鎮外，老夫已有意找你鬆鬆筋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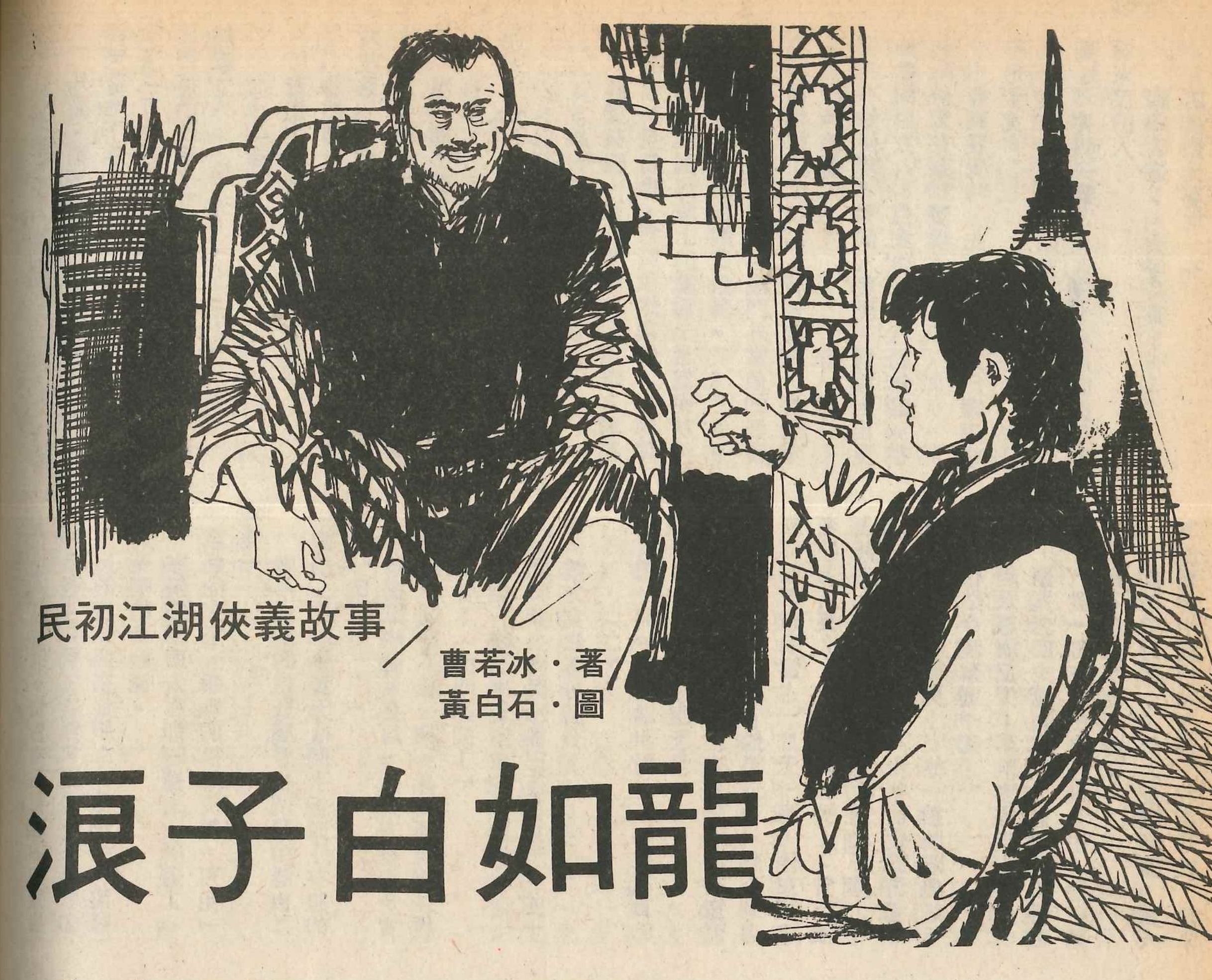
康天星一笑，又神秘地道：「龐當家，你說今夜雙方勝算如何？」

「六四之分，不如你把藏寶之處供出，老夫担保你髮膚不損，而且把遺寶分一大份給你。」

「龐當家的說錯了，六四之分不錯，但咱佔六分．你等只佔四分，不如龐當家做個識時務的人，反戈一擊，本座亦保你髮膚無損，兼且薦你加入本幇，這地位嘛，絕不在老夫之下。你不妨考慮一下，過了一盞茶之後本座再來問取你之意向！」

龐衡一陣狂笑：「姓康的你別把話說得太滿！」忽地心頭一動，道：「也好，你既然認爲你佔六分，老夫等只佔四分，自然有你之道理，不如待老夫先聽聽你的分析。」

康天星突用「傳音入密」道：「此一局是你等佔上風，不過，本幇武功最高的三個幇主尚未現身，假如全部現身，局面是否是五五之分？請龐當家莫忘記，你等已有大部分人中了毒，雖然沒有性命危險，可是．經過一個下午的腹瀉，氣力與精神都已打了一個折扣！」（未完）



# 浪子白如龍

民初江湖俠義故事／曹若冰・著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安家屯先後來了兩個青年。先來的自稱費玉琪，衣着寒傖，住進佟記客棧，與該店掌櫃的佟二爺一見如故，兩人甚爲投契。是晚，費玉琪躺在床上思潮起伏，輾轉反側，無法入夢。這時，適佟二爺經過房外，費玉琪即揚聲邀佟二爺入內聊天。閒談中，費玉琪吐露此來目的，是在找安大爺報仇，蓋因他懷疑安大爺是他的殺父害己之仇人，而且他自己就是失踪十年的費小琪，跟其後而到安家屯逕往安家大院的費小琪乃是冒牌貨，並將往事歷歷如繪向佟二爺細說。佟二爺聽罷，驗證確是費小琪，即要前去向安大爺問罪，但爲費小琪所阻……

## 戲假却情眞 成功已一半

「根據當年我爹那突然離奇的死法看，那害人的人的手法可說相當高明，事先既無徵兆，事後也沒破綻。可是，隔不多久却有明明白白的一枚金錢鏢打斷了山籐想摔死我。只要是老江湖，誰都會看得出那斷痕是有人用暗器打斷的，只要有人下崖底去找我，就有人可能發現那枚金錢鏢；這種手法又是何等的低劣？」小琪道。

「小琪，」佟二爺兩眼突然一睜：「你是說可能有人嫁禍？」

「就實際情形分析，不能說沒有可能。對不？二大爺。」

佟二爺不由爲之動容，點點頭說：「經你這麼一說，我倒也覺得這件事的確大有可疑了。小琪，你是對的，這件事還需要小心查證。以往我太魯莽了，我們幾個都太魯莽了；看來我這個老江湖當眞是不如你，而且是大大不如你。」

「在外頭跑了這麼幾年，我沒學到別的什麼，只學會了忍耐跟冷靜四個字。」

「小琪，」佟二爺雙目忽又一凝：「如果眞是他，你怎麼辦？」

「您的意思是指……」

「對小鳳，就像你剛才說的，小鳳無辜，她待你很好，當初你失踪之後，她比誰都着急，比誰都難過，有兩三年的時光，她臉上都沒見過笑容。」

費玉琪心裏一陣激動，唇邊肌肉又起了一絲抽搐，緩緩說：「我實在很感爲難。他要是只害過我，我可以不計較。可是事關我爹，我不能不追究；我希望不是他，萬一是他，我希望害我的是他，害我爹的是另外一個人。」

「娘的！這是作的什麼孽？」佟二爺一拳狠狠的搥在自己大腿上。

「二大爺，您也用不着太惱火，您是知道的，江湖上的事還不都是這樣，那一樣能不沾血腥？」

「可是，這是把兄弟間的慘事啊！」

「我知道，二大爺，親兄弟間不也常有互相火併的事麼？」

「唉！」佟二爺嘆了口氣：「我還能說什麼，我眞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二大爺，」費玉琪沉默了一下：「您已經見過安家大院裏的那一位了，知道他是個什麼來路麼？」

「你是說那小子？」

「嗯。」費玉琪微點了點頭。

「誰知道那小子是個什麼來路？你二大爺這雙照子看過的人不少，够亮的，可是一時間還看不出他是什麼來路。也許是我一上來就把他當成了十年前的小琪，所以沒多留意。哼！反正他不會是什麼好路道。」

費玉琪又沉默了一下，笑笑說：「他既然敢冒充小琪到這兒來，在幾個成名多年的老江湖眼皮底下耍這一套，足見他心智、所學兩都不差；據此而論，他也應該是個有來頭的人。」

「哼！」佟二爺兩眼一瞪：「有來頭又怎麼着？小子，他犯了江湖上的忌諱，他就是玉皇大帝的兒子，也沒有用，也得在江湖道義跟一個理字面前低頭。」

「您怎麼還是改不了您的老脾氣？」費玉琪含笑地看了他一眼。

「有什麼法子，娘胎裏帶出來的，一輩子也改不了，我也不想改。」佟二爺聳聳肩，雙手一攤。

「二大爺，」費玉琪沉吟地說：「您看他玩這把戲的目的何在？」

「還能有什麼好目的？黃鼠狼給鷄拜年，他小子當然是沒安好心。」

「二大爺，您費點兒腦筋想想，成不成？」

「要說他跟你大爺有什麼過節，大可以挑明，似乎用不着玩這一套把戲，以他玩這一套把戲看；恐怕他心裏藏着什麼陰謀。」佟二爺想了想之後，神色忽然轉爲凝重。

「您看會是什麼陰謀？」

「這就難說了。」佟二爺搖搖頭：「誰也看不到他心裏去。」

「二大爺，」費玉琪吸了口氣：「您是個在江湖上跑過多年的老江湖了，怎麼不想想，爲什麼他誰不好冒充，偏偏要冒充小琪？」

「這個……或許是他知道你在十年前失踪了。」

「小琪十年前失踪的事兒，別人有誰知道麼？」

「小子，你是說……」佟二爺搖搖頭：「不，不能這麼說，弟兄們大夥兒都分開了；往東的往東，往西的往西，難保沒有那個跟人閒聊的時候順口溜了出去。」

「二大爺，我承認事情有這個可能。只是這位既然敢冒充小琪直上安家大院，足見他必有十成把握，要不然他絕不敢在您幾位老江湖的眼皮下耍這一套。而所謂把握是什麼？除了他長得跟十年前的小琪有幾分相像外；就該是他熟悉當年那些大小事兒了。而當年那些大小事，他又是怎麼知道的？」

「不錯。小琪，這裏頭大有文章。」佟二爺突然瞪大了雙眼。

「這裏頭本來就大有文章。」費玉琪含笑凝目：「那麼，依您看，這是……」

「這小子到這兒來要這套把戲……」佟二爺沉思地說：「這似乎是有人處心積慮，籌謀已久了，而那指使並調教這小子的人，就該是告訴他當年大小事的人。」

費玉琪點點頭：「我不敢說那人就是當年打斷那根山籐之人，但事實上我却又不能不這麼想。我敢說他調教出這麼一個人來冒充我，一定有什麼意圖；也就是說安家屯上有引他覬覦、讓他垂涎的東西。但那是什麼呢？」

佟二爺怔了怔：「你問我麼？」

「你想想，我也想想。」

佟二爺皺起了一雙眉毛，默然苦思。

「有兩件事兒您記得不？」

「那兩件事兒？」

「我聽說當年大爺曾對我爹作過許諾，把小鳳許給我，是麼？」

「嗯！這件事我們弟兄大夥兒也都知道。」

「還有我爹曾交給大爺一個小鐵箱子，請大爺等我長大之後交給我，有這回事麼？」

「不錯，有這回事兒。」佟二爺點點頭，突然若有所悟地雙目一睜：「我明白了，那小子冒充你來安家大院，只怕竟在那隻小鐵箱子。」

費玉琪淡然一笑：「我有把握使他絕拿不去。」

「恐怕連他自己都得留在這兒。」

「二大爺，」費玉琪又淡笑了笑，目光一凝：「有一點您想到了沒有？」

「那一點？」

「我想，支使他的那個人，應該不會是外人。」

「哦！」佟二爺臉色一變：「對，外人不可能知道咱們兄弟幾個當年的事兒，而且知道得這麼清楚；這是誰？他這是什麼意思？」

「是誰？咱們暫且不必費腦筋去想他，事實上我也不敢輕指那一位；至於他這是什麼意思？可分爲好壞兩方面來說。」

「好壞兩方面?!」

「是的。」費玉琪微一點頭說：「以好的一方面來說，支使他的那個人；可能在懷疑謀害我父子的人是大爺。只是無憑無據，也找不到十年前失踪的小琪，所以他就另外造就出一個小琪，在十年後的今天來試探大爺的態度。」

「壞的一方面呢？」

「壞的一方面就可怕了。」費玉琪吸了口氣緩緩說：「想想那就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這個人，十年前他要殺害小琪，嫁禍大爺，十年後的今天，他還要奪取我爹的遺物，毀掉小鳳。」

「他好卑鄙，好狠毒！」佟二爺「砰」然一聲拍了桌子。

費玉琪緩緩又說：「要是後者，那麼當年謀害我爹的，十有九成也是他。」

「他跟你爹是什麼仇？什麼恨？要這樣對付你們父子？」佟二爺滿臉盡是激憤之色。

「這就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了。」費玉琪淡然苦笑。

「小琪，我要去安家大院揪那小子出來問個究竟。」他霍地站起了身子。

「二大爺，」費玉琪含笑地：「您怎麼這麼沉不住氣？這一點您恐怕眞還得要學學我這個晚輩。要知道，剛才咱們說的

都是些大胆假設？究竟是那一種？還待細心求證呢。」

「我可沒你那麼好的耐性。」他轉身要走。

費玉琪坐着沒動，但他一隻右手已抓上了佟二爺的胳膊：「二大爺，咱們事先是怎麼說的？難道您不怕弄糟了事情，鑄下遺恨？」

「小琪，」佟二爺臉孔不由一熱低下了頭。可是隨即又抬起頭來：「難道你眞能抱着一個悶葫蘆，瞪着兩眼看那小子在安家大院裏要把戲？」

「我能，您爲什麼不能？」小琪說。

佟二爺沒說話，雙目直視着費玉琪。忽然，他苦笑地嘆了口氣：「小子，你眞穩，眞沉得住氣。單這兩字定靜功夫，看來我眞得跟你學學。好吧！我聽你的。」

「您這脾氣實在讓人不能放心，要是可能的話，我眞想把您請離安家去，請得遠遠兒的。」

「行了。小琪，別得理不饒人了，你說吧，下一步咱們該……」

費玉琪微微一笑說：「下一步您請早一點兒睡覺去，明兒早點兒起來上菜市買菜去。明兒個您不是有客人嗎？」

佟二爺怔了怔，苦笑地：「小子，我算是服了您，鬆手吧。」

費玉琪帶笑鬆了抓着佟二爺胳膊的那隻手。

× × ×

「鳳姑娘，您可能好久沒來店裏了。」佟記老棧門口來了兩騎健馬，一名夥計由客棧裏快步奔出來，哈腰含笑地接過了馬韁。

「可不是。」安秀鳳含笑地向夥計點點頭：「這一陣子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人好懶，懶得連屋門都不想出。長順，你好吧。」

「好，好！託您的福。大爺安好，您安好。」

「好，都好。」

佟二爺腰上圍了圍裙從那裏面轟了出來，臉上帶着笑，可是那笑容有點不自然。一雙濕淋淋的手一邊在圍裙上抹試着，一邊說：「來了，裏邊兒坐吧。」

「二叔，」安秀鳳嬌笑地：「我可是不請自來的，您不會不高興吧？」

「得。」佟二爺笑了：「一根筷子吃藕，挑眼兒了。姑娘，請他就是請妳，幹嘛那麼費事，要我非張兩回嘴不可。」

「二叔，」一身白衣的小琪笑着說：「小鳳可眞是挑眼兒了。昨兒個我讓她陪我一塊兒來，她不肯，今兒早上我說了半天好話，才求得她點頭，我只差沒作揖磕頭了。」

「還好意思說呢。」安秀鳳瞟了他一眼：「一個勁兒的纏人，生似二叔您是隻吃人的大蟲，沒人陪他來，您能一口把他吞了。」

「那可難說啊！我這一陣子胃口特別好。」佟二爺意味深長地看了那位小琪一眼含笑說。

老少三個逗着，笑着，進了客棧門，往裏走。

「二叔，」安秀鳳瞟了佟二爺腰間的圍裙一眼：「今兒個怎麼親自下廚了？」

「怎麼能不親自下廚？」佟二爺笑笑說：「想從前，小琪跟我，我們爺兒倆最親不過了。十年後的今天，他回來了，說什麼我也得把大小事兒暫時放下，親自下廚做兩個菜給他嚐嚐。」

「二叔可眞偏心，這麼多年了，我就沒口福吃過一回二叔親手做的菜。」

「行了。」佟二爺笑哈哈地：「別又挑眼兒了，今兒個妳不就吃着了麼？」

「我這是沾了小琪的光，不領這個情呢。」

「好厲害的小嘴兒，給妳吃了還落個不是……」含笑地轉向小琪：「小琪，還記得不？有一回你偷偷跑到二叔這兒來吃飯。」

「怎麼不記得，一輩子也忘不了，二叔做的那隻香酥鴨當眞是既香又酥，吃了一回饞了我多少年，今兒個有沒有？」

這話聽得佟二爺微微一怔，旋即哈哈一笑：「好記性，隔了十年，我都忘了那回吃的是什麼了。有，有，香酥鴨是二叔的拿手絕活兒，怎麼能沒有？其實，二叔也只這麼一百零一手絕活兒。」

小琪笑了。

安秀鳳也笑了。

進了後院，一棵大樹下背手站着個人，是費玉琪。

安秀鳳神情微微一愣，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視在費玉琪臉上。

「老弟，沒出去呀？」佟二爺含笑的打着招呼。

費玉琪的目光從安秀鳳的臉上掠過，然後落在佟二爺的臉上，含笑地：「沒有，掌櫃的忙啊。」

沒事兒，今兒個來了兩位客人，店裏的事全擱下了，疏於照顧，老弟請多多包涵。」

「那兒的話，老讓掌櫃的您親自照顧，我那兒當得起。。」

「老弟客氣了，今兒個這兩位在我這兒吃晌午飯，我自己下廚房瞎湊合了兩樣菜，不敢說請，待會兒過來喝兩盅兒怎麼樣？」

「謝謝，我心領了，待會兒我還有點事兒得出去一趟。」

「老弟眞是太客氣了。那就改天再說吧，改天我陪老弟好好喝兩盅。」佟二爺似乎只是虛謙讓，沒堅邀，帶着小琪跟安秀鳳往後走去。

「二叔，那人是誰？」進了第二進院子，安秀鳳忍不住開了口。

「一個做生意的。」佟二爺不在意地淡淡說。

「哦！您跟他挺熟麼？」

「當然。」佟二爺笑笑說：「我跟店裏的每一個客人都很熟，和氣生財嘛，我做的是生意買賣，不跟客人們套套近怎麼行？總不能讓客人只到我這兒來一回，是不？客棧開在這種地方，要讓每個客人只到我這兒來一回，我吃什麼？不出三個月，非關門不可。」

安秀鳳笑了：「什麼時候二叔做生意的門檻也這麼精了？」

「活到老，學到老，幹那行，就得說那行，老是趕麵棒吹火還行？」

「這個人我見過。」一直沒有說話的



那個小琪突然冒出了一句。

「哦！」安秀鳳一怔：「你在那兒見過？」

「回來的那一天，我進屯子的時候，他在麻子汪叔的門口站着。」

「他站在麻子汪叔的門口幹什麼？」

「我看他手裏端着個碗。」

「或許是他跟麻子汪叔要水喝呢。」佟二爺說。

「多半是。」小琪點點頭。

安秀鳳沒再說話。

「二叔，」小琪又開了口：「您說這個人是做生意的？」

「是呀。怎麼樣？」

「是他自己說的麼？」

「瞧你說的，不是他自己說的，難道是你二叔屈指算出來的不成？」

「二叔恐怕走眼了。」小琪倏然一笑，笑得很狂傲：「我敢說這個人絕不是做生意的。」

「你怎麼知道？你認識他麼？」佟二爺心裏跳了跳。

「不認識。」小琪一搖頭，但臉上的笑意却狂傲了：「看也看得出來，他那有一點做生意的樣兒。」

安秀鳳突然冷冷說：「二叔是成名多年的老江湖了，當年二叔在江湖上創萬兒闖道兒，看人看事的時候，你我都還不知道在那兒呢。」

顯然，安秀鳳是看不慣他那種狂傲的態度，却又不便令他太難堪，所以說「你我」，把她自己也帶了進去。

可是這句話的份量相當重，够人受的；小琪臉上一紅，窘笑了笑說：「我只是讓二叔知道一下，二叔是咱們自己人。」

「長這麼大，我還沒聽說二叔看人那回走過眼。」

佟二爺聽得心裏暗笑：「這可讓妳說着了，薑是老的辣，妳二叔跑過多少路，吃過多少飯，那能連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都不如……」

「行了。」佟二爺笑着說：「姑娘，少爺，你們倆別鬥了，別忘了，你們倆到我這兒來是做客的。」

「二叔，」小琪又接了口：「這個人恐怕是個江湖人物。」

佟二爺打個哈哈。「就算是吧。江湖人物那兒不能去，咱們不能要人家不到安家屯來，是不？再說江湖人物多的是，有個把跑到咱們安家屯來，也不見得就有什麼意圖，安家屯也沒有什麼值得人貪圖的；咱們又不是沒見過事兒的人，用不着大驚小怪。」

「二叔，」小琪臉上又現出狂傲態：「江湖人物算不了什麼，咱們也見過多了；可是他偏偏先到麻子汪叔那兒要水喝，而後又住到您店裏來，這可就顯得不尋常了。」

安秀鳳冰冷地說：「麻子汪叔跟猴子孫叔住在屯子口上，是不是？」

「小鳳，妳少說一句，小琪有他的看法……」目光一凝：「小琪，照你看，他是來幹什麼的？」

「這個我不敢說。」小琪搖搖頭：「只要多盯着他點兒就能知道了。」

「安家屯一向平靜，我還得做生意，也不想給安家屯招災惹禍。」

「二叔，你高估他了，要說招災惹禍，那得先看看他是個什麼樣的角色。」

「照你看，他是個什麼樣的角色？」佟二爺有點忍不住，話聲也有點兒冷。

那小琪不知是聽不出來，還是改不了他那狂傲脾氣。「不論他是什麼角色，要說他會爲安家屯帶來什麼災禍，那恐怕還談不上。」

「那你還這麼在意他幹什麼？」安秀鳳冷冷說。

「我這並不是在意什麼，老實說，憑他還不够我在意的格。」

「行啊！小琪。」佟二爺哼哼一笑說：「當年你爹名滿江湖，八把飛刀天下無敵，他也沒敢自誇過一句，沒想到你比你爹更多一份自負，咱們這一夥可要光彩不少。」

「二叔，我想回去了。」安秀鳳突然停住脚步。

「怎麼了？妳……」小琪一怔：「小鳳妳……」

「我有點兒頭痛，也有點兒噁心。」安秀鳳冷冷說。

佟二爺哈哈一笑：「頭疼二叔這兒有頭疼藥，噁心二叔這兒有噁心藥，妳要在這節骨眼兒回去，那就太不給二叔面子了。走吧，姑娘，飯菜都已經做好了。」抓着安秀鳳的胳膊往屋裏拉了進去。

× × ×

該走的走了。

忙了一上午，佟二爺現在總算喘了口氣兒。他送走客人，折回來便直奔費玉琪的房間。

「給他吃，還不如週濟要飯的好呢。」他一進門便氣呼呼地說。

費玉琪正在炕上躺着，一見佟二爺推門進來，立刻起身下了炕。聽得佟二爺這麼一說，他笑了。「二大爺何其小氣？既然這樣，何必當初別請。」

「我後來打算不請的，都是你……」

費玉琪笑笑說：「開了口跟下了帖子一樣，臨時改變主意不請了，有這麼一說麼？何況您是個長輩，能這麼做嗎？」

「不能這麼做，就得忍一肚子的窩囊氣。」一屁股坐了下去。

「誰給您窩囊氣受了？那一個這麼大胆？」費玉琪含笑着。

「除了那小子還有誰？」佟二爺兩眼一翻。

「他怎麼給你窩囊氣受了？」

「他狂傲得讓人冒火兒。」

「哦！年輕人嘛，能有幾個不狂不傲的。」

佟二爺目光一凝，道：「你今年高壽了？」

費玉琪笑了：「二叔，我也狂我也傲，不過我會看對什麼人？在什麼時候？」

「這就是囉。那小子竟在我面前充起小江湖來了，硬說我對你看走了眼。」

「哦！」費玉琪目雙微凝：「是怎麼回事兒？二叔，他瞧出我什麼來了？」

佟二爺氣呼呼地把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費玉琪平靜地笑了：「二叔，事實上他並沒有錯。」

「够了。他小子吃得飽飽的，我是氣

得飽飽的，你就別惹我了。小子，你得留點神兒，說不定什麼時候他會來找你。」

「不會的，二叔，」費玉琪搖搖頭：「一個狂傲的人，是不隨便找人鬥的，我不担心他，倒有點担心小鳳……」

「你担心小鳳什麼？」

「我担心有一天她突然跑來找我。」

「她會跑來找你？」佟二叔怔了怔：「不會吧。」

「只別讓她多見着我，自然不會。」

「那你躲着她點兒不就行了麼？」

費玉琪勉强地笑了笑，輕吁口氣說：「十年了，小鳳還是老樣子，一點兒也沒變。」

「誰說的？黃毛丫頭十八變，現在可是個亭亭玉玉的大姑娘了。」

「那個冒牌貨已經注定要失敗了，他別想小鳳對他有好感。」

「你這話是……」

「二叔，小鳳的性格你是知道的，除非那小子現在趕快改改他那狂傲脾氣。」

佟二爺一巴掌拍上大腿：「小子，可眞讓你說着了，只憑這一點就更能證明他是個冒牌西貝貨。我看得出來小鳳對他討厭透了；兩個人從來到走，小鳳就沒給過他好臉色。」

「小鳳也是個沉不住氣的人！」費玉琪微皺皺眉頭。

「咱們爺兒三個，也只有你能沉得住氣。」佟二爺深看了他一眼。

「二叔，」費玉琪吸了口氣，緩緩說：「環境使然，在外頭流浪十年，我學會了冷靜跟忍耐，說得那個一點兒，我城府深沉多了；置身在陰險詭詐的江湖裏，我不得不如此。」

佟二爺沉默了一下：「也許你是對的，你承受了你爹的性格，可是你要比你爹活一點兒，當初你爹要能像你這樣，也許便不至於……」忽然深深地嘆了口氣，住口再沒說下去。

費玉琪淡然一笑，道：「二叔，你這是罵我？」

「小琪，」佟二爺目光凝注：「難道你眞還要等下去？」

「二叔，十年我都等過去了，還在乎多等十天半月麼？」

「小琪，」佟二爺又深深望了一眼：「你像座山，陸地上的一座山，你爹也像一座山，可是他那座山却是飄浮在汪洋大海上，來一陣巨風惡浪就能把他吹倒。」

「你誇獎我了，我怎麼能跟我爹比呢，我爹的爲人做事根本就是我永遠無法比擬的。」

「得了，小琪，還跟你二大爺來這一套，你爹是我的把兄弟，別人我不知道，還不知道他？現在你站在我眼前，兩下裏一比，你們父子倆誰怎麼樣，也就明明白白了。只是，多看你一眼，就不免多想你爹一分，心裏……」眼圈兒一紅，忽然站起身來，改口說：「你歇着吧，我得去忙點瑣碎事兒了。」

佟二爺就是這麼一個人，儘管他心裏難受，却不願當着人掉眼淚；那怕是對他的親人也不例外。

他忍淚藉口避開了，費玉琪看得很清楚，心裏還能不明白，他心裏比佟二爺更難受，只是他能忍，忍得不露絲兒形跡。

× × ×

天黑了。

安家屯的人都上了燈；一到上燈的時候，安家屯反比白天熱鬧。

本來也是，一天忙過了，吃過晚飯沒事兒，正是走動走動，串串門兒，閒聊的時候。

安家屯後頭是一片幽暗的小樹林子，天一黑就顯得陰沉沉的。

那個冒牌小琪，在小樹林子前背手來回踱步，神情顯得似乎很急躁。

踱着踱着，他突然停了步，轉過身去面對樹林發了話：「你怎麼到這個時候才來？」

「你約我到這兒來有什麼事？」樹林裏傳出一個冷冰冰的聲音。

「當然有事，沒事我不會冒險把你找來。」

「既然有事，你就說吧。」

「你爲什麼不出來說話？」

「我奉命不得現身露面，也就是不得讓你知道我是誰。」

「免得萬一事敗牽連了別人？」

「正是這樣。」

「放心吧，這件事既交給了我，絕不會辦砸的。」

「那就最好不過，只是我奉命行事，不敢稍違。」

「好吧，由你了。」小琪吸了口氣：「我約你來是爲了事情並不如預料的那麼順利，希望主人能對我有所指示。」

「什麼！事情不如預料的那麼順利？你是指……」

「安秀鳳對小琪似乎沒多大好感。」

「哦！安秀鳳對小琪並沒多大好感？依你看是……」

主人的計劃安排可能錯了，十年前都是小孩子，十年不是一個短日子，人總會變的。」

「不會吧，這件事的關係，沒人比主人更淸楚，要不然主人不會這麼做的。」

「那麼依你看是？……」

「多半是你走錯路了。」

「你是什麼意思？我不行？」小琪突然冷笑一聲：「既然我不行，主人爲什麼派我來？」

這本是件別人求也求不到的好差事，到這兒來充貴客；吃的住的都很舒服，整天裏還有個花朵般的人兒陪着，最後還可弄個黃花大閨女做媳婦兒，你還發的什麼牢騷，出的什麼怨言？」

「你這是教訓我？」

「教訓你又怎麼樣？我不妨先告訴你，要是我一旦拉下臉來，你的一舉一動都得聽我的。」

「笑話……」

「你看看這是不是笑話？」樹林裏突然飛出一樣東西，「叭」地一聲落在小琪身前地上。

小琪俯身檢起那東西一看，立刻低下頭，默然不語。

「怎麼樣？你是不是得聽我的？」

「請恕在下不知放肆。」小琪低着頭說。

「不知者不罪，我姑且饒你這次，從



現在起你知道了，是不是？」

「是。」

「那麼把東西丟進樹林裏來。」

小琪沒敢遲疑，立刻揚手把那東西向樹林丟了進去。

「現在你聽着，等會兒回去之後，你就跟安逢時攤牌；他答應把費老六留下的那口小鐵箱子交給你便罷。如若不然，你就拿出那東西來逼他就範，然後再想法子佔他的女兒，聽明白了麼？」

「屬下聽明白了。只是安秀鳳很靈精不好對付，恐怕不容易……」

「方法多的是，你學過的那些都到那裏去了？主人的命令；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你懂？」

「屬下懂得，只是……有個人屬下不放心。」

「哦！誰？」

「這個人現在住在佟二爺的那間客棧中，人長得不錯，看樣子相當落魄。」

「我知道你說的是誰了，這個人我見過，他怎麼樣？」

小琪猶豫了一下說：「也不知道是什麼回事，對這個人屬下感到不安。」

「沒出息！充其量是一個江湖好手而已，碰上這麼個人便感到不安，以後你還能幹什麼？」

「屬下並不是怕他。」

「那是什麼？」

「屬下也說不上來，只覺得有他這麼個人在這兒，對屬下是一種威脅。」

「那還不容易，現在這安家屯等於是你的地盤，趕他走不就行了麼？好了，在這兒，我的身份是極其秘密的，我沒有那麼多工夫在這兒停留，一切照我的話去做就行，只管放心大胆的去做，我會隨時給你援手，我走了。」

一陣輕微的「沙沙」脚步聲響動，樹林中那人走了。

小琪站在那兒沒動。忽然，他有所警覺地轉過了身子；不遠處，夜色裏嬝娜走來一個窈窕的人影；是安秀鳳。小琪站在那兒沒動，也沒有迎上去，也沒說話。

安秀鳳走近了；一襲晚裝，雪白的衣裙，長裙曳地，秀髮垂肩，在迷濛夜色裏嬝嬝邁步，輕盈，飄逸，好美！好美！那樣子，就跟來自廣寒宮的人兒一般；美極了，美得不帶人間一點烟火氣。

小琪有着一刹那的錯愕，可是一刹那之後，他馬上又恢復了平靜。

「這麼晚了，你一個人跑來這兒幹什麼？」安秀鳳一臉詫異之色地看着他。

「我出來看看，這兒的色夜依舊否？」小琪緩緩說。

「你好野性，害得大夥兒到處找你。」安秀鳳的嘴邊現出一絲輕微的笑意。

「有事麼？」

「沒事兒，上燈之後就不見了你的人影兒，房裏也沒有，能不找嗎？」

「哦！你先回去吧，我再站一會兒就回去。」

「你要再站一會兒？」

小琪微吸了口氣：「近十年來，這兒是我朝夕想念的地方，這兒的夜色也最能勾起我的回憶。」

安秀鳳笑笑說：「小時候什麼事兒都不懂，有什麼值得回憶的？」

「兒時是一生中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時光，無憂無慮，不知道什麼叫難過，也不知道什麼叫煩愁；只有快樂與歡笑，我但願時光能够倒流。」

「聽你的口氣，你好像有滿腔滿腹的憂愁。」安秀鳳深看了他一眼。

「物是人非，怎麼不？」

「你可知道，有這種感覺的，不是你一個人。」安秀鳳低下頭輕聲說。

「小鳳，」小琪的唇邊浮起一絲艱澀的笑意：「妳不該苛求什麼，因爲你一直生活在安家屯，生活在自己親人的翼護下。我呢？我有什麼？沒爹沒娘，十年流浪，挨凍挨餓，飽受世人白眼，嚐盡了人間的艱苦，性情自然難免有所改變。你若是覺得我有什麼不似以往的地方，妳應該原諒。」

「小琪，我沒想到這些，從來沒有。」安秀鳳一陣激動，情不自禁的伸手抓住了小琪的手。

「小鳳……」小琪身軀立刻像觸了電，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

安秀鳳像大夢初醒，心中突然鹿撞，神情一震，就要收回手去。

「小鳳，」小琪一翻手腕握住了她柔若無骨的玉手：「站在這兒，我好像回到了十年前；讓我們一塊兒回到十年前去，好麼？」

「我還是跟十年前一樣，你能回到十年前去嗎？」安秀鳳沒有收回手去，其實她也收不回去。抬眼凝目望着小琪；她那雙明眸淸澈、深邃、光彩動人。

「我能！希望你從旁拉我一把。」小琪毅然點頭，話說得很懇切。

「只要你願意，我義不容辭。」

「謝謝妳，小鳳。」他握着她的手緊了緊：「回來這麼幾天，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十年前的妳。」

「這却是我看到頭一次十年前的你。」安秀鳳眨動了一下明眸，輕輕說。

小琪笑了。笑得有點勉强：「小鳳，在家千日好，出門事事難，尤其是在險惡的江湖中；那份苦不是妳所能想像的，眞要說起來，我厭惡江湖，也怕了它。」他鬆開了安秀鳳的那隻玉手。

「眞的麼？小琪。」安秀鳳明眸凝視着他。

「這是我心裏的話。」

「那麼你昨兒個爲什麼告訴我……」

「那是假的。小鳳，那也是爲了點爭强好勝心。說實在的，小鳳，在過去十年之中，我之所以能咬牙支撐到現在，是爲了有一天要回到安家屯來，是爲了有一天能見到妳。現在我終於見到妳了，我又怎麼會放棄妳，我寧願放棄我的生命！」

「小琪……」安秀鳳心裏好感動；她那雙清澈，深邃的明眸中，突然湧現起一片淚光。

「我想這就找大爺說去，我什麼都不要，只要妳。」

小鳳心中一陣激動；兩串晶瑩的淚珠兒刹時奪眶。

她是個重感情，有至性的女孩子，跟她那些以義交的長輩們一樣；十年前，她最愛護小琪，十年之中，她也最想念小琪

。儘管那不是相思之苦，可也够人斷腸。

十年後的今天，小琪突然回來了，她心中的驚喜，是難以描述的；儘管初見面時的一腔熱情因小琪的表現冷却了下去。可是那只是暫時的冷下去並不是消失了。

本來也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童年種下的愛情種子，經過十多年的孕育；應該是根深蒂固，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又怎會一下子丟棄得乾乾淨淨。

「小琪，這兩天我冷落了你，想想我好難過。」原來只是深埋在心裏的，如今經小琪這突然改變一挑撥；自然又馬上又熊熊燃燒了起來。

「小鳳，」小琪深受感動，深情地：「我實在該感謝妳，沒有妳這些刺激，不是這兒的夜色，我不會『回來』得這麼快的。」

「你要這麼說，我就更不安了。」安秀鳳明眸流出了淚珠兒。

「小鳳，」小琪目光忽然一凝：「我們這就找大爺去。好不？」

安秀鳳沒有說話，流着淚珠兒，點點頭。

「那得讓我先給妳擦乾這滿面的淚漬，要不然我可不敢去見大爺。」小琪含笑地抬袖為安秀鳳輕柔地拭去臉上的淚漬。

安秀鳳閉上了一雙明眸，溫順地任他輕拭着。

此情此境最動人，小琪心中突然起了一陣激動；兩眼之中射出兩道令人心悸的異彩。他情不自禁地把臉兒往安秀鳳的臉上湊去，他的嘴唇對準了安秀鳳的兩片櫻唇。

可是，只是湊近了點馬上就停止了。

「行了，走吧。」他暗吸口氣，恢復了平靜。

安秀鳳一直閉着眼睛，適才發生在她眼前的一切，她一絲兒也沒有察覺。

如果她察覺了，她會怎麼樣？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小琪沒有及時停住，她除了有一種意外的震動之外，會表現得很溫順，不會有一絲掙扎。因為她剛才已經點了頭。

× × ×

安家屯，是安大爺「無影金錢鏢」安逢時的老家。

自從老六「飛刀」費慕天離奇死亡之後，安大爺於傷心之餘，便帶着把兄弟幾個跟汪痲子、孫猴子回到安家屯定居，退隱江湖。

為了安家屯的安樂，安大爺拿出部份闖蕩江湖半生的積蓄，買了十幾管槍，組織了一個鄉團隊。

開始，他自任鄉團長，負責訓練鄉勇團丁——屯子裏的青年子弟。

他化了一年多的心血，把鄉團隊組織成，訓練好了，便把這鄉團長的職務交給了他堂弟——安守仁。

安守仁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年輕的時候在北京城待過幾年，為人做事很精明、沉穩。

安大爺打從把鄉團長職務交給安守仁之後，便閉門家居，每天除了練練身子，種種花草外，剩下的時間就全放在書本子上，以讀書自娛。

他已決心不讓他唯一的愛女像他一樣，把半輩子歲月蹉跎在江湖風浪中。所以，他除了讓愛女練功學劍，為强身，為防身外，還督導愛女在書本上下功夫，他認為那才是一生享用不盡的財富。

事實上，由費慕天的死亡，到小琪的失踪，幾個把兄弟一個個悄然遠離他去，一連串的變故發生之後；也確實令他灰了心，寒了心。

安大爺正在書房裏看書，安秀鳳偕同小琪推門走進書房。

「還是妳行。在那兒找到他的？」安大爺有着一刹那的錯愕，旋即放下書含笑開了口。

「他一個人站在屯子後的樹林前。」安秀鳳帶着點兒嗔意，也帶着點兒憐惜地瞟了小琪一眼。

「這是幹什麼？聽『夜貓子』叫麼？」安大爺神色有點訝然。

小琪紅着臉，沒說話。

「他說去回憶兒時，想從前去了。」

「回憶兒時想從前？」安大爺目光一凝：「有什麼值得回憶的？小琪。」

小琪臉上又紅了紅：「我覺得兒時與從前的一切，都比現在的好；如果可能，我願意永遠不長大。」

「傻話。」安大爺笑了笑：「人那有不長大的，只要能永遠保持着兒時的一份純眞赤子之心，就算很難得了。」

「大爺，這些原是我過去十年之中失落的，如今小鳳跟屯子後頭的夜色，又幫我找回來了。」

安大爺怔了怔，雙目深注：「眞的麼？小琪。」

「我這就是要來告訴您，除了小鳳我什麼都不要，同時我也不打算再到江湖上去闖蕩了。」

安大爺臉上掠過一絲詫異神色，拿眼瞅了安秀鳳一下，安秀鳳沒說話。可是他從愛女臉上的表情跟目光上看得出來，那是堅定的。

突然，安大爺臉上現出一片肅色，抬了抬手：「坐下，你們都坐下。」

小琪應了一聲，偕同安秀鳳退後在椅子上坐下。

安大爺默默地凝望了小琪好一會兒，才緩緩開了口：「小琪，你剛才說的，可是你心裏頭的話？」

在這一刻，安大爺的目光是十分明亮，十分逼人的；跟兩把利劍似的，逼得人透不過氣來，也像能刺入人的心靈深處。

小琪想躲開他那種目光，可是他沒有躲。他也明知道這不能躲；因此他挺了挺胸脯，讓混身的冷汗往裏流。毅然地點點頭：「是的，大爺。」

「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我知道。大爺，小時候小鳳最愛護我，現在長大了，該是我衞護她的時候了。我可以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能受，絕不讓她受到一點兒委曲。」

安大爺忽然吁了口氣：「當初我有心把小鳳給你的，是因為你爹，現在讓我願意把小鳳交給你的，是現在的你自己。」

安秀鳳低垂下了頭。

「大爺，」小琪站起身來，道：「謝謝您。」

「你坐下。」安大爺又抬了抬手：「



我還有話說，等我把話都說完之後，要是你還願意要小鳳，你再謝我不遲。」

「您有什麼訓教？」

「你坐下，坐下聽我說。」

小琪沒有再說話，緩緩坐了下去。

安大爺拉開書桌的抽屜，從抽屜裏拿出一隻小小的皮口袋，袋口朝下，一抖；一陣「叮噹」輕響，十來枚金光閃亮的金錢成串地落在書桌上。

「這是我早年仗以成名江湖，博得『無影金錢』稱號的暗器，它總共是十二枚，可是現在只剩了十一枚。另一枚我找不到了，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丟的？而十年前你掉落崖底之後，我發現你拉的那根山籐，是被一種有刄的利器打斷的。把兄弟八個之中，除了你爹精擅飛刀，就只有我擅用暗器，帶刄口的暗器只有這種『金錢鏢』，我這話你懂？」

「我懂。」小琪點了點頭，神色出奇的平靜。

他抬手入懷摸了摸，當他的手由懷中拿出來時，掌心赫然托着一枚金錢；式樣，大小，跟書桌上的那十一枚完全一模一樣。

安大爺臉色一變：「原來你早就知道了，現在你還要小鳳麼？」

「請您告訴我。」小琪兩眼逼視地：「這枚金錢鏢，是不是從您手裏打出去的呢？」

「不是。」

「這就够了。」站起身來走過去，把手中那枚「金錢鏢」放在書桌上。

安大爺一怔，旋即一陣激動：「小琪！你就這麼相信？」

「我又為什麼不相信？」

「說得好。」安大爺神情激動地點了點頭：「小琪，你要知道，那根山籐是被有刄口的暗器打斷的，把兄弟幾個之中，也只有我擅用這種暗器。」

「我知道，只要這枚『金錢鏢』不是從您手裏打出去的，這就够了。」

「你相信我的話？」

「我相信。當年您是怎麼待我疼我的，我記得清清楚楚。」

「謝謝你。小琪。」安大爺如釋重負，吁了口氣。

「不，現在該是我說謝謝您的時候，」小琪說。

「我受了。」安大爺點了點頭：「這件事，要不是你正面提起小鳳的婚事，我還不會跟你提。現在……」目光微微一凝：「你今後有什麼打算？」

「不管幹什麼都行，我已決心不想憑着一身武功在江湖上走動，闖天下了。十年不是個短日子，我看够了，也受够了；我更不願讓小鳳担一點江湖風險。」

「你的選擇是對的，是正確的，我已經算不得是江湖人了；你們要是願意，儘可以在這安家屯住下去，要是不願意，也盡可以到別的地方去。」

「謝謝您。大爺，我想帶小鳳到別的地方去，我要靠自己的雙手，靠自己的能力，創出一些屬於自己的事業來。」

「好！有志氣。」安大爺為之動容：「小琪，我再問你一句；你爹的事，你打算怎麼辦？」

「寃寃相報，無休無止，世上自有天理在。」

安大爺呆了呆：「這麼說，你是不打算追究這件事了？」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就讓上天去追究這件事，不也一樣麼？」小琪的神情泰然而平靜。

「小琪，是什麼使你在半天之間有了這種轉變？」安大爺雙目深深地凝視着。

「良知。」小琪毫不猶豫地說。

「也許你是對的。」安大爺沉默了一下：「小鳳，把妳六叔留下來的那隻小鐵箱子拿下來。」

安秀鳳要往起站，小琪却突然伸手攔住了她。「大爺，我剛說過，我要靠自己的雙手，自己的能力，創出一些屬於自己的事業來。」

「這是你爹留給你的東西，你不像他的兒子，我可以不給你，你既然像他的兒子，我就不能不給你；再說，箱子裏放的東西也不見得就是錢財。」

「不管是什麼，我……」

安大爺抬手一擺說：「錢財你或許可以不要，要是別的遺物，你這個做兒子的却不能不受。小鳳，去拿。」

安秀鳳站起來往靠牆的一列書櫥行去；她在書櫥的最上一層挪開了十幾本書籍，由裏面捧出一口小巧玲瓏的鐵箱子。鐵箱子都生了銹，但是仍上着鎖。

安秀鳳捧下小鐵箱子交給安大爺，安大爺接過來停也沒停地遞向小琪。

「大爺……」小琪却沒有立刻伸手去接。

「不管裏面放的是什麼？總是你爹留給你的。」安大爺正容說。

小琪遲疑着伸出雙手接過，他那一雙手有點顫抖，其實他的心這時候抖得更厲害。他沒想到做夢也沒有想到；就這麼一個轉變，想得到的馬上便輕易的得到了。

他相當的激動，長這麼大從沒有這樣激動過。

「十幾年了，見了這口小箱子；你爹把它交給我的當時情景，彷彿就在眼前，覩物思人，難免不……」安大爺兩眼有點濕潤，吁嘆了口氣，緩緩說：「你也別難過了。你說得好，讓天理去懲治那狠毒的凶徒；只要今後你能上頂天，下立地，你爹在九泉下也就含笑瞑目了。」

小琪沒說話。

突然，一陣輕捷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安大爺微一凝神：「你們的猴子孫叔來了，這麼晚了他來幹什麼？」

「你怎知是猴子孫叔的？」小琪問。

「在一塊兒多少年了，是誰的脚步聲還能聽不出來麼？」

「大爺，我來了。」書房外面響起了低沉的話音。

「聽，是不是？」安大爺笑了笑，提高聲音說：「來了就進來吧，在外頭嚷什麼？」

猴子孫推開書房門帶笑走了進來，神色一怔：「喲！大爺，這是幹什麼？」目光落在小琪手裏的那隻小鐵箱子上。

安大爺淡淡說：「是誰的東西就該給誰，這還用問麼？」

（未完）

超人的故事

馬　雲・文
黃白石・圖

# 邪教風雲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章日明與阿蘭，爲了深入查證有關「死人復活」這一傳聞，他們兩人同到「神探私家偵探社」拜會該社社長屈臣。在屈臣的陪同下，他們首先參觀了該社有關辦案的各種設備及科學儀器。之後，雙方並作了一番親切的交談。同時，雙方就有關岑芬妮（即郭玉貞）死後復活一案，彼此交換意見。並且，對於同類的案件，屈臣也提出了顧客委託的檔案資料，供給章日明與阿蘭兩人參考。當屈臣提出上述這些檔案資料時，並對他們表示另有一件奇案。兩人一聽，都集中視綫在屈臣的雙手上，原來他兩手分持黑白、彩色照片一幅……

## 長綫釣大魚

屈臣向二人解釋：黑白照片是一位叫雷明堂的商人交來的，因爲雷氏夫婦發覺本屆的「市花小姐」，與他們「死去」的女兒十分相似。所以他們特來託屈臣派人代查眞相。彩色甫士咭照片正是本屆「市花小姐」符詩雅的近照。看上去也的確很似雷明堂夫婦的女兒。

章日明怔怔地問：「那麼，你們到底查到了一些什麼？有沒有證據證明他們同屬一人？」

「這宗案正在進行調查中。」屈臣道，「因爲符詩雅已貴爲市花小姐，我們較難入手。假如兩位有興趣的話，我們當然也樂意合作。」

阿蘭道：「這兩件事的確引起我們極大的興趣，否則我們也不會找上門來。如果閣下不介意的話，我們願意助你們一臂之力。」

「那是最好不過的事。」屈臣道：「那麼，你們希望從那一宗開始？」

「先去見岑太太。」阿蘭道：「然後再設法證明市花小姐的眞正身份。」

屈臣透過內部通話機，把一名探員召來。

探員叫呂竹善，他奉命帶同章日明和阿蘭二人到岑家去，向岑太太交代。

× × ×

## 險勝出重圍

這是一處住宅區，但樓下商店却是五花八門，吵吵鬧鬧的，一點也不寧靜。

呂竹善對章日明他們說：「岑太太吩咐過了，這時候她丈夫上班去了，我們要向她交代，正是時候。」

三人走進一幢多層住宅大廈的十五樓。呂竹善走到A座門前按了門鈴，出來應門的，正是岑太太。

呂竹善向他表明了身份和來意，岑太太立即開門讓他們入內。

當岑太太獲悉他的女兒仍在人世間時既喜亦驚，好一會兒也說不出半句話來。

呂竹善將她欠下的其餘費用收妥後，發回收據。然後又將一些地址和資料，留下給岑太太。



章日明這時候才開始問岑太太一些關於她女兒「岑芬妮」的情形。那是岑太太與前夫所生，但年前突然自殺身亡。岑太太爲了避免後夫不悅，惟有託親友代辦喪事。因此，有關她女兒「死後」的一切，她一無所知。直至後來有人說不斷遇見她女兒，她才生疑。

阿蘭道：「這件事的確奇怪，我想知道你那位代辦喪事的親友是誰。可否給我一個地址？」

岑太太於是把一本親友通訊册搜出，抄下一個姓名和地址，交給阿蘭。

因爲岑太太以爲二人也是偵探社的人，所以對他們說：「我只想知眞相，費用多少，我會照付。」

章日明道：「不，你不必付任何費用，因爲我們也急於要找答案。」

阿蘭看看那張字條，上面寫着：「賈保羅」。下面則是電話和辦公地方的地址等等。

× × ×

離開了岑家之後，阿蘭和章日明分道揚鑣，阿蘭去找郭玉貞，也就是被懷疑是岑芬妮的少女。章日明則按地址找一個叫賈保羅的人，他正是被岑太太委託辦理女兒喪事的人。

至於探員呂竹善，則獨自返回偵探社去了。

章日明按址找到一間殯儀館去。根據岑太太的提示，賈保羅正是這兒「死人酒店」的殯儀經紀之一。

通常這種地方 都會被人視作畏途，認爲是不吉利的。但章日明絕不計較，此刻他正被人帶到棺木叢中。

也許就是太清靜了，所以章日明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那個叫賈保羅的人。

「有什麼關照？朋友。」賈保羅突然從棺木後面冒出頭來 膽子稍小的人，也會給他嚇暈。

章日明根本就不是地球上的人類 所以他不但會飛，還有着一身銅皮鐵骨 刀槍不入，這時候自然他也不懂得去驚。

章日明對正由一副棺木後面繞過來的賈保羅道：「我是岑太太介紹來的，你可記得？她是你的貴親。」

「噢！是的。」賈保羅很客氣地說，「有什麼指教嗎？」然後又伸出手來，跟章日明握了一下：「請問閣下貴姓？」

「章日明。」超人道：「你既然記得岑太太 自然也記得她的女兒岑芬妮小姐吧？」

賈保羅的面色突然變得十分難看地，「嗯」了一聲：「就是她那位死去了的女兒麼？」

「是的，聽岑太太說，她那位千金死後，一切喪事交由你去辦理」章日明瞪住賈保羅，「她可是眞的死掉了？抑或另有別情？」

賈保羅拉長了臉 反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章日明道：「不妨告訴你 岑太太懷疑你將她那位千金的屍體胡亂地處理，騙了她一筆殮葬費。」

「胡說！」賈保羅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隨便你怎麼叫，甚至有人叫我超人呢！」章日明又說：「我只想知道岑芬妮是否眞的死了？」

賈保羅很不高興 嘿嘿地說：「死人我見得多了 超人我從未見過，朋友，乖乖的給我滾出去！岑太太信得我過才託我辦事，你可管不着！」

「如果我一定要管又如何？」章日明道。

賈保羅面色一沉 然後又冷然一笑：「那你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章日明道：「如果你不交代清楚，我會把你帶去交給警察那時你更不耐煩。」

「我說岑芬妮的確已經死了，你偏不相信；現在我倒有個方法令你相信。」

「那就最好不過。」章日明又問：「是什麼方法？」

「就是讓你死掉；只有你死了，到地府去自然就可以見到她了，對嗎？」賈保羅話猶未完 已見手中一幌 刀光閃閃，剎那間也看不清楚他究竟從何處拔出一柄利刀來，直刺向章日明的胸前來！

章日明想不到他如此狠毒 更想不到他出手這麼快 硬生生地被刺了一刀！

豈料刀鋒刺破了衣服 只聞「卡察」一聲 刀尖已折斷爲二！

賈保羅不知道超人有的是銅皮鐵骨，還以爲對方是穿上了避彈衣 當堂呆了一陣！

超人瞪住他：賈保羅雙手一頓，「錚」地一聲！刀子墮在地上！

賈保羅回頭就走，但被章日明一手抓住！

「問題還未解決，你怎麼可以走？」章日明道。

賈保羅吶吶地說：「你何必難爲我？岑芬妮是眞的死了。」

「如何能證明？」

「我可以帶你去看她的墳墓！」

「嗯——」章日明也知道 當一個人死了之後，是須要好好地埋葬的，於是他說：「好吧！你就帶我去看看，她的墳墓在何處？」

「市民公墓，就在郊區不遠處。」

「好吧！我們一齊走！」

賈保羅無可奈何，惟有與章日明一齊走，只是走不了幾步，他又對章日明道：「我有幾句說話 要對老闆交代一下，可否先讓我撥個電話？」

章日明於是親自監視着他，到外面大堂去撥了一個電話。只是賈保羅用潮州語跟對方交談，章日明根本不知道他們說些甚麼。

然後 賈保羅帶章日明到停車場去，因爲賈保羅的私家車就停在那兒。

賈保羅親自開車 把章日明載到郊區去 那是市民公墓之所在地。

這些日子，既不是清明，又不是重陽所以公墓範圍之內，十分寧靜！

賈保羅把車子停好之後，就帶領着章日明進入墳場裏面去！他們一邊併肩兒走一邊交談，章日明並未留意到，當他們的車子停下來之後 後面也有數輛車子，載了十多個人到這兒來。

那十多名大漢 正分頭進入墳場去。

賈保羅却若無其事地問章日明：「你是岑太太的貴親？抑或朋友？」

章日明道：「可以說是全無關係，只是爲了澄清一件事而已。」

「芬妮之死，並無可疑之處，而且，我已把殮葬費的數目開列清楚。」

「坦白對你說，我針對的並非金錢，而是芬妮根本未死，所以我要親眼看看她的墳墓。」

「她的墳墓就在前面，一切由我經手，我不會騙你。」賈保羅轉彎抹角地，帶領着章日明拐進了一處墓地裏去！

突然之間，他發足狂奔，同時發出了呼叫聲！

四方八面都是墳墓！

那些墳墓後面，忽然湧出了十多個人來！

那些人都分別持有刀棒。

在這剎那間，章日明當然明白，原來賈保羅那個「向老闆交代」的電話，只是一項陰謀詭計。

他心裏非常生氣！

當那十多名大漢分別用刀棒攻擊他的時候，他本來可以奮起神力，一一對付他們！但是，他一方面急於知道眞相，另一方面也憎恨賈保羅太過份。於是揮拳踢腿之際，虛幌幾招，雙手一伸，一條人影已凌空飛去！

十多名分別持有刀棒的大漢，殺氣騰騰，滿以爲可以生擒活剝，想不到竟然給超人從容地走了，他們也彷彿見了鬼似的，呆在一旁！

章日明撇下各人，凌空飛離墳場，俯視之下，只見一個人影急急有如喪家之犬拔足飛奔，走向墳場外停車的空曠地方。

飛行自然比雙足奔跑要快得多了，所以當章日明跑到那輛房車旁邊時，賈保羅仍然一邊拚命地跑，一邊不斷回顧，顯然是担心超人自後追來，却想不到他才開啓了車門，章日明已端坐在他的車子裏了。

他見鬼似的呆住一陣，回頭就走！

超人章日明是存心要戲弄他，所以沒下車急急追過去，只讓賈保羅回頭就跑。

這時候，墳場裏已有數名打手匆匆而來，將情形告知賈保羅，可惜賈保羅無意聆聽，急急登上另外一輛車子裏去，數名打手之中，最少有二名隨着賈保羅登上那輛車子裏去。

他們忙着把車子朝郊區那方面開走！

即使車子已在公路上飛馳，賈保羅仍然感到提心吊胆地，不斷回過頭去張望，看看公路上是否有車子從後面追來！

突然之間，「轟隆」一聲，彷彿有些東西墮向車頂，整輛車子震撼了一下。

「甚麼事？」

「停車看看。」

「不！不能停車，快些開車。」

車子上三個人，七咀八舌地爭論之際，驀地又是「嘩啦」一聲，車窗擋風玻璃被擊得粉碎！

那是一隻手，一隻由車頂伸下來的手當然也就是超人章日明的手！

車子不能不停下來了！開車的打手急急把車子朝路旁煞停，車上三個人也急急下了車。

一個人影自車頂飄下，他果然就是超人章日明！

賈保羅獨自奪路奔逃，二名打手則糾纏着超人，却給超人打得七顚八倒。

賈保羅一邊在公路一邊飛奔，一邊回頭望向公路上，希望他的其他同伴自墳場方面將車子開出。但是，這一段分支公路之上，此時根本沒有其他車輛出現，反而頭頂之上出現了一個人影。

超人章日明正凌空飛臨！

賈保羅明知無法再逃，惟有將車子停在路旁　氣喘喘地哀求着說：「好了，好了！請不要再難爲我，我照實告訴你實情就是了！」

章日明站立在他的面前：「好吧！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岑芬妮是否死了？」

賈保羅道：「她是拜月教教徒　她不會死的。」

「爲甚麼你却對岑太太說謊？」章日明問道。

「這是她本人的意思，我是被迫的。」賈保羅道：「岑芬妮不喜歡她母親改嫁，才佈下了這個局。」

「你說她是拜月教教徒，到底有何證明？」章日明是故意有此一問。

「她很早已加入拜月教，否則她怎可以復活呢？」賈保羅又說：「除了她本人可以證明之外　過幾天晚上，你也可以在拜月集會中見到她。」

章日明問賈保羅，道：「你可知道拜月集會在何處舉行嗎？」

「我倒不大清楚。」賈保羅道：「但是我知道拜月教信徒們，每逢月圓之夜，必有集會。」

章日明稍作沉思，然後說道：「我不妨坦白告訴你一個秘密，我正在千方百計找門路加入拜月教，既然你沒有門路，我只有把你交給警方，因爲你欺騙了岑太太的殮葬費，以及糾黨毆打我。」

賈保羅苦笑道：「我作弄你，無非想你放過我，現在我既然知道你的目的不外是想加入拜月教，那麼我們可否來一個交換了。」

「怎麼交換？」章日明反問道。

賈保羅道：「就是我設法介紹你加入拜月教，你放我一馬。」

章日明故意想了想，搖搖頭，道：「不，我放走你之後，如何找到你？」

「這點你大可以放心，我在原有的工作崗位上，每個月入息十分好，怎麼會爲了逃避你而離去？」賈保羅道：「你要找我，隨時可以到殯儀館來，一定可以找到我。」

章日明道：「好吧，我們就此一言爲定，什麼時候介紹我加入拜月教？」

賈保羅道：「先讓我搭好門路，我會通知你，」然後他又問章日明：「你的電話號碼可否寫給我？」

「好吧。」章日明把一張章記士多的咭片留下。

×　×　×

超人的女友阿蘭，找到一個住宅單位來，這是郭玉貞居住的地方，也是根據神探私家偵探社所提供的。

開門的居然是個男子，而且態度十分惡劣，他自頂至踵的，打量了阿蘭一遍，然後慢吞吞地問：「你是什麼人？找郭玉貞幹什麼？」

「我是她的朋友。」阿蘭道：「她在



嗎？」

「她不在。」那大漢目露兇光：「不過據我所知，她沒有朋友。」

「她什麼時候回來？」阿蘭問。

那大漢還未回答　裏面已有一個女子走了出來。

那女子打扮入時　正由鐵閘後面出來，阿蘭目光一亮，頓然想起了巴士站上所見的一幕，當時正有人扒竊　被扒竊的正是這女子。

一陣香風襲人　那女子掠過了阿蘭的身邊　往電梯那邊走過去。

阿蘭靈機一觸　也沒有再理會那大漢，回頭便走。

但是鐵閘後面的大漢　却追了出來：「你不要走，我們這裏是專拿白撞的！」

阿蘭早已懷疑這個地方有問題　也對那名大漢感到厭惡，所以儘管他由後面進來，阿蘭也沒有去理會他，尤其是當她目睹郭玉貞即將進入電梯裏去的時候。

阿蘭在這一剎那間　同時也明白到自己未必敵得過那名彪形大漢　何况對方又口口聲聲指責她是「白撞」，萬一驚動了同樓隣居，阿蘭所處的形勢也是非常之不利，所以她必須當機立斷。

那大漢三步拼作兩步的追了上來，阿蘭突然回轉身去，捧起電梯門口一個雲石烟灰座，出其不意地擲過去，那名大漢走避不及，當堂被擲個正着，往後直跌了回去。

與此同時，電梯已到了，電梯門打開，被懷疑就是「郭玉貞」的女子，正閃進了電梯裏去，阿蘭衝上去時，電梯門已關上了，只留下一條罅縫，阿蘭立刻把手掌插了入去，用指尾一撥　幸好電梯是自動的，電梯門一經碰撞，隨即彈開，於是阿蘭也可以及時進入電梯裏去。

電梯門一開一關　的確也阻延了不少時間　尤其是一般多層住宅大厦所採用的電梯　絕不像辦公大厦所採用的那麼快速自動的就更加有點慢吞吞感覺。

就在電梯門又一次關閉的過程中　門外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跑步聲！

毫無疑問　一定是那名被阿蘭擲倒了的大漢，也不難想像得到　此刻他已爬起來　想追進來！

可惜他不及阿蘭那麼聰明，也沒有阿蘭出手那麼快捷　所以當他伸手想阻止電梯門關閉時，電梯門已及時關上了。

儘管如此　阿蘭內心却明白自己的處境依舊是十分危險的　因爲對方固然有另外一部電梯可以利用　更加可以撥個緊急電話到樓下管理處去，叫管理員制止她離去。

因此，阿蘭趁電梯還未到達樓下之前對電梯內唯一與她一齊的電梯女乘客說道：「小姐，你的處境十分危險　我是來救你的　等一會兒你最好快些跟我一齊逃走！其他事慢慢我會向你解釋。」

話剛說完，電梯門已經彈開了。

果然　大厦大堂上　一名管理員正在管理處內接聽電話，他的視綫却一邊盯着電梯門口這邊，當他看見電梯內走出兩名女人時　他立刻放下電話聽筒　衝了出來，直指着阿蘭叫將起來。

阿蘭拖住郭玉貞　向着大門出口處飛奔而去。

但是大門出口處這時候却衝進二名大漢，阿蘭靈機一觸，立刻揚聲大叫：「非禮啊！」

大厦的大堂上，正人來人往，男女住客們聽到有人大叫「非禮」，自然非常觸目，但是，那二名大漢却不會因此而被嚇倒。

他們無論如何也不准阿蘭和郭玉貞離去，再加上那名大厦管理員的阻難，她們自然逃不掉！

擾攘一番之後　阿蘭和郭玉貞終於被人押上樓去。大厦管理員也因爲郭玉貞聲稱並不認識阿蘭，所以更加相信阿蘭是「白撞」！

阿蘭有如啞子吃黃蓮　被帶到那個住宅單位之後，就立刻被人綑綁起來。

「你是什麼人？」一名大漢故意亮出了一把閃閃生光的利刀。

阿蘭道：「如果我告訴你，我是私家偵探，你會相信嗎？其實，你們也應該心中有數。」

「什麼心中有數？」大漢盯住她：「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　爲什麼你會跑來我這裏找麻煩？」

「我只是找人，不是找麻煩。」阿蘭望住身邊正在發愣的郭玉貞，「你可是岑芬妮小姐？」

郭玉貞神態木然，不言不笑，不喜亦不怒！

一名大漢在她耳畔說了幾句，郭玉貞就走了。

阿蘭叫住她，但她沒有再理會她。

大漢用利刀架住阿蘭的頸項：「再吵我就割斷你的咽喉。」

「告訴你，我來此之前，首先已在警方那兒備了案：你敢殺我，除非你有勇氣接受死刑，」阿蘭故意撒了一個謊：「我們不如談談剛才那位小姐好嗎？她可是你們賺錢的工具？」

「這些事與你無關。」大漢又反問道，「是誰委託你來此查探的？」

「我們有權替顧客保密。」阿蘭道：「不過如果你眞想知道，我們也不妨來個交換？你告訴我，剛才那位小姐可是原本姓岑的？」

「我不知道，」大漢道：「我們只在此負起保護之責，其他一概不知。如果你再不知趣　下次怕你沒有這麼够運！」

說着，室內二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有人爲阿蘭鬆開了手上的繩子。

阿蘭早已經看透他們不敢過份難爲自己，因爲，在不久之前在樓下大堂上有許多人看見她被人捉了上來，說不定這時候已有人悄悄報了警，其次就是她撒了一個似是而非的謊言，對方可能相信她是私家偵探。

阿蘭獲釋後，落到樓下，剛好與超人章日明相遇，超人早已知道她來了這裏。

「怎麼啦？」超人一見阿蘭就問：「有收獲麼？」

阿蘭把手一揮，截住了一輛街車，一邊拉開車門，一邊對超人道：「看情形，郭玉貞的確就是岑芬妮，現在我們先到一間舞院去！」

這時候，司機正回頭問阿蘭，要往何

處去。

阿蘭一邊告訴了司機，一邊問超人：「你那方面又有些什麼收獲？」

「他們作賊心虛，竟然要圍毆我。」超人說：「我找到了賈保羅，他終於承認岑芬妮未死，而且說出她是拜月教教徒之一。」

「那麼，你爲什麼不把他抓來？」

「何必打草驚蛇，我正在放長繩，準備釣大魚呢。」超人又問：「爲什麼要趕到舞院去？」

「我知郭玉貞在一間舞院裏伴舞。」

「你找她幹嗎？」

「進一步證明一下。」

「不，我有不同的想法，反正巳經證實了，何必打草驚蛇？」

「嗯——」阿蘭忽然覺得超人成熟了許多，以前他頭腦是直綫的，現在似乎會想了許多。

「然則，你以爲目前我們應該怎辦？」阿蘭是故意有此一問。

超人道：「不如我們轉向市花小姐那方面查查看，說不定收獲更大。」

阿蘭也知道，當地每年一度競選的「市花小姐」，正是一般少女擠身上流社會的捷徑之一。

「市花小姐競選」也就是全市最美麗小姐的選舉。照往例，這是由一間娛樂機構主辦的，不少蓬門碧玉，千方百計的希望獲得提名，只要能進入四名之內，都會出盡風頭，說不定眨眼之間，即可獲得一名金龜婿，又或者獲得一紙演出合約，那時自會「一登龍門，聲價十倍」！

阿蘭聽了超人的話之後，看看腕錶，靈機一觸，就對街車司機說：「對不起，我想改變主意，到電視台去一次！」

司機由望後鏡裏面，瞪住阿蘭：「小姐，你主意拿定了麼？等會兒左繞右轉的，你可千萬別埋怨車費收得太貴才好。」

「放心好了，車費多少，我也會照付的。」阿蘭一邊回答司機，一邊又跟超人談論着一連串有關「死人復活」的奇聞怪事。

因此，他們都同時疏忽了司機的態度，以及行車的路綫，等到他們發覺時，爲時巳晚！

首先發覺的是阿蘭，她認出這不是到電視台去的途徑，所以她驚問道：「你要帶我們到何處去？」

但是街車司機並沒有理會她，車子的速度甚至開得更快。

阿蘭萬二分焦急，伸手想探前，但是街車前後座位之間，却有一塊透明膠板阻隔着。「蓬」一聲，碰得阿蘭手也痛了。

阿蘭急忙轉過身來，想求助於超人章日明，她內心甚至怪超人毫不緊張，只是這時候她無暇多說了，但求能脫身再說。

街車不但開得奇快，車門亦巳關上。

阿蘭還來不及向章日明說話，前面出現了一輛龐大的貨櫃車！

街車的速度這麼快，竟然朝着貨櫃車的尾部狂衝而去，是司機忙亂了手脚，還是懾於超人的聲威？

眼看二車即將相撞，因爲貨櫃車體積龐大，速度亦慢，街車的速度却沒有慢下來！

阿蘭嚇得差些兒昏迷過去，超人的內心本來另有打算，但這電光石火之間，也給嚇了一跳！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貨櫃車後面彷彿有一度門，緩緩地打開了，然後滑下了一條跳板。

跳板末端拖在地上。

街車狂衝而上，直駛進了貨櫃車的腹部去！

貨櫃車內部一片昏暗，阿蘭和超人什麼也見不到，只覺得車子迅速停了下來。

超人用手推開街車的車門，但車門顯然是司機控制的，鎖上了。

阿蘭也在另一邊推動着車門，同樣是鎖得牢牢的。

超人章日明氣力十分大，「隆」然一聲，車門終於被推開了。

與此同時，章日明也可以清楚聽到昏黑之中有人開啓車門以及奔跑的聲音。

但是，超人什麼也見不到，只是嗅到了一陣非常怪異的氣味，他很快便感到頭暈，迅速失去了知覺，至於阿蘭怎樣，他也不知道了。

其實阿蘭的情形也跟他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阿蘭暈倒在街車之內。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十分有計劃，有步驟的行動。

阿蘭和超人都在不知不覺中墮進了人家的圈套。

超人所以不迅速作出反應，是因爲他既然知道了街車司機的陰謀，就決心奉陪到底，看看對方是何方神聖，以及帶他們往何處。

現在他們終於又甦醒過來了。

首先甦醒過來的是超人章日明。他左張右望，只感到眼前的環境十分陌生，他看見阿蘭就躺在不遠處的一張床上。

那是一張頗爲特別的床，四周佈了許多尼龍繩，阿蘭就是被人綑綁在床上，看情形她仍未醒。

章日明開始想到自己，於是他試動了一下，發覺手脚都被綁住了。

他同樣躺在一張床上，身體不能自由活動。

他想再看看四周的環境，可惜他頸部活動的範圍是有限的。

耳畔忽然响起了一陣聲音：「朋友，你最好不要亂動，乖乖的躺在那裏，否則你女朋友會首先死去。」

超人章日明看不見說話的人，那聲音彷彿由天花板散播下來，但是，天花板却是一片空白，連咪高峯也見不到一個。

章日明不敢動，不過他私心底下估計過，如果他要掙扎的話，他可能有力量把綑綁住他的尼龍繩子掙斷，不過無論如何，他不會輕舉妄動，否則阿蘭就可能惹來更大的痲煩。

他側過頭去，一丈許以外，阿蘭的身體開始緩緩地移動了，最後阿蘭也望見他了。

「這是什麼地方？」阿蘭開口第一句就問。

章日明回答道：「我也不知道。」

有幾個人影出現！

這些人都穿上了黑色的長袍，黑色的頭罩，只露出雙眼。剛才說話的，說不定就是他們其中一個。



「二位，切勿急燥！」爲首一個可能是男人，他走近超人的身邊來，「我們只是怕你反抗才出此一着！其實我們是十分友善的。」

後面跟隨着的，是另外四名黑衣人。由於頭罩太過寬大，長披至肩膊，所以分不出他們究竟是男還是女。不過單從步伐和動作看，可能是男人。

爲首一人又說道：「拜月教歡迎兩位光臨！只要你們不懷敵意，我們將令你們大開眼界。雖然你們不是我們教徒，但爲了令你們信服，你們將破例獲參觀一次盛會。」

阿蘭道：「放我們坐起來好嗎？我們不會反抗的，因爲我們最終的目的，也不外如是而巳。」

爲首一名黑衣人打了一個手勢，後面一名黑衣人過去將床絞起來，讓阿蘭可以坐着。另一名黑衣人也走到章日明身邊，將床弄成「L」型。

「這樣舒服了吧？」爲首的一名黑衣人道：「現在，我要你們對拜月教心服口服……」

那名黑衣人沒有說下去，只拍了兩下手掌，後面一名黑衣人立刻走到屋內一角去，伸手在牆上一個按鈕按了一下。他的面前立刻彈開了一個活門，隨卽可以看見一座控制儀器由裏面伸出來，僅有一呎丁方左右。

黑衣人的助手就在控制儀器上按動了幾個按鈕。擋在二張「病床」前面的一幅壁牆之上，出現了一幅巨型銀幕。天花板上的燈光，也在這時候熄滅了。

巨型銀幕上出現了一些畫面，顯然是有人在傳道：看背景好像是在外國。

一批黑衣人出現在講台上，果然是有人在用英語傳道。台下聽衆都是外國人。

「留心看下去吧！」站在章日明身邊的一名黑衣人道：「好戲就在後頭！」

聽那銀幕上的「傳教士」說，拜月教是歐美近年興起的超現實教派。他們的宗旨是：用實際行動去拯救世人，而不是像其他宗教那樣，一切寄諸於來生。

「沒有人知道來生來世究竟是怎麼樣的，所以我們不想騙人，只想用實際行動讓世人多活一些快樂的日子。」黑衣傳教士在銀幕上對他的聽衆說，「現在我們要讓大家認識一個人——」

話說到這裏，銀幕上閃動了一下！

大特寫出現的，是個全裸的女子。

那身裁健美，滿頭金髮的年青女郎，一絲不掛地躺在一張可以推動的手術床之上。

那金髮女郎閉上了眼睛，頭部有血漬，渾身有傷痕。手術床上有一些布帶把她牽制住，所以當有人把手術床的上半部絞起時，那女郎並未倒下來。

一支探射燈就在這時候探射向她的面孔之上。

由於時在黑夜，所以那焦點變得份外惹人注目。至此，台下觀衆嘩然！

那銀幕上的黑衣傳教士道：「各位一定認得她就是昨日巳經宣佈死亡的模特兒黛茜小姐。她是被一班在逃的暴徒輪姦之後，將她殺死的。幸好她生前加入了我們拜月教，現在我們大家一齊來爲她祈禱吧！」說完，他首先在台上跪了下來，雙手平伸，頭臉向天仰起。

台下台上的信徒們，也紛紛下跪，也以同樣的動作——雙手平伸，頭臉朝天仰起！

鏡頭一移，只見天上一輪明月，萬里無雲。

鏡頭再一轉，台上那位黑衣傳教士雙手由平伸而合什起來，眼睛閉上，俯首下叩，口中喃喃有詞。台上台下的信徒們，動作也跟隨他變化，模仿十足。

最後鏡頭推向那裸女的身上。

就從銀幕上所見，那金髮裸女胸前原本是動也不動的，雙眼也閉上了。

但是，一經那黑衣傳教士走過去象徵式的在她頭頂之上比畫了幾下之後，那女郎胸前便開始起伏——這是表示她開始有呼吸了。

鏡頭緩緩地移向她的面部，只見她的一雙眼皮也開始跳動了！然後便見雙眼張開！

台下掌聲雷動！

台上台下的拜月教教徒們，紛紛又再朝天膜拜一番！「拜月教」之名可能正是由此而來吧！

燈光亮了起來，銀幕上也出現了一片灰白！

章日明和阿蘭身邊的黑衣人道：「剛才請二位參觀的，是美國某地的紀錄片之一，同樣的實例，眞是不勝枚擧。」

阿蘭忍不住問：「一個死了的女子的屍體，怎麼會落入你們的手上？」

黑衣人道：「這是我們的秘密之一，你們還沒有加入我們拜月教，自然不可以告訴你！」

阿蘭冷然一笑：「只有呆子才會相信你們這種宣傳手法。像剛才那套所爲紀錄片，根本就像用電影手法拍攝出來的特技影片。」

章日明正担心黑衣人會因此而生氣。黑衣人却大方地說：「你相信與否，我們並不計較。反正以後還有許多機會讓你們見識見識！」

說到這裏，章日明又看見黑衣人打了一個手勢，後面的二名助手立刻將阿蘭推走。

章日明的心裏十分焦急，迅速運勁掙扎，「卡察」幾聲，身上的尼龍帶子紛紛折斷。

黑衣人見狀也大吃一驚。

但是他並沒有阻止章日明，反而帶着四名黑衣人急急撤出了那一間房間去。

超人章日明担心被困在這裏，掙斷了所有綑綁住他的尼龍帶子之後，就衝向了房門口那邊！

說時遲那時快，「砰」然一聲，房門迅速關閉。

章日明雖然擁有超人的力量，一時之間也無法把房門弄開。

他回頭四望，只見這間房除了這房門之外，連窗口也沒有一個。

他非常焦急，走到牆角去，照剛才那黑衣人助手的手法，按動了牆上的按掣，又推出了那座控制儀器來了。章日明再按動儀器上的按鈕：燈光熄滅，銀幕上出現

一個半裸女郎。章日明細看清楚，竟然是他的未婚妻阿蘭。

牆上銀幕上出現的，顯然是電視傳眞。當時阿蘭正被人要脅着，她身邊的黑衣人都是超人不久之前在這間房間裏面見過的。他們正用刀子指住阿蘭。

這時候，天花板一角傳來了一個男人的說話聲音：「朋友，不要妄動啊！雖然我們知道你力大無窮，但爲了你未婚妻，我勸你還是冷靜一點！」

超人章日明呆住了一陣，擴音器中，又傳來了那個男人的聲音：「我們可以令到一個死了的人復活，當然也可以令到一個活人在剎那之間死掉。相信你一定不希望她死去吧？朋友，」

超人章日明問道：「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啊！」說話的可能是不久之前超人見過的黑衣人頭目，「我眞想知道，爲什麼你要處處跟我們爲難？」

章日明說道：「我們並非存心與你們過不去，只不過想知道一些事實的眞相而已！」

「只要你冷靜一點，好好地聽我們的安排，你一定可以目睹一切，我們決不會令你失望。」

「好吧！」章日明無可奈何地舒了一口氣！「請你們對我未婚妻客氣一些，否則，我可能不顧一切！」

「放心好了，只要你冷靜，她保證平安。」

「卡察」一聲！鋼門開了一個小門，立刻吸引超人的注意，他還未過去，已見到有些東西自小門外傳了入來。那是一個茶盆，上面有些吃的和喝的。

「隨便吃些東西吧，朋友。」那聲音自天花板一角的擴音器傳了下來。

超人章日明可以從銀幕上見到阿蘭被人推走！然後，在銀幕上出現的，是一些拜月教在世界各地傳教的影片。

章日明這時候的確有些餓了，於是走過去把茶盆拉過來，茶盆上面有一杯咖啡，一份三文治，此外就是一本小册子，那是有關拜月教的宣傳印刷品。

爲了阿蘭的安全起見，章日明的確須要小心謹愼。他一邊喝着咖啡，一邊伴作閱讀那些宣傳印刷品，因爲他不知道是否有電眼由天花板上監視着他，其實他那裏有心情看那些宣傳文字？他只是思索着應該如何闖出重圍，把阿蘭救出去。

他回到那張病床去，躺下來休息，銀幕上的閃動却令他無法安定下來，於是他走過去把聲和光都關熄了，就在這剎那間他找出了一些破綻，就是牆角那一處暗格，那是可以收藏着一系列按鈕機掣的牆洞。

他把機掣關掉了之後，試用指節輕輕叩了牆洞內幾下，從聲響的反應，可以想像得到那後面的牆壁可能很單薄。

超人章日明進行是次探測工作時，做得十分小心，而且很够技巧。因爲他一方面担心有電眼從隱蔽處監視住他；另一方面更不想因此而引起對方的注意，那時他就可能前功盡廢！

表面上，他只是想找些消遣，因爲眼前這種情形，令他感到納罕是誰也可以想像得到的事。結果他在那些控制儀器上撫弄一番之後，又回到那張唯一的床上。

他嘆了一口氣，一派無可奈何的神氣，然後躺下去睡覺。當然，他只是閉上了雙目，腦子裏始終想着如何逃出去。他不會在此束手待斃的。

另一方面，阿蘭這時候却在另外一間房裏面，接受一名黑衣人的問話。

「小姐，你當然不希望你的男朋友受苦。」黑衣人帶着威脅性的口吻，「這裏我們有些問題，須要你確實的回答，假如你不實話實說，我們可能被迫要對你不利，希望你了解我的用意。」

阿蘭也知道這班人絕不是泛泛之輩。他們已承認是拜月教徒了，現在只差未到他們集合的時候，所以阿蘭不希望令到他們反感。

阿蘭苦笑道：「如果我們知道爲了滿足好奇心而須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我一定勸他放手不理。」

黑衣人說道：「你男朋友到底是什麼人？」

阿蘭道：「男朋友，顧名思義，當然是男人啊！」

「不要再要花樣了，我沒有這份耐性。」黑衣人的表情雖然看不見，但是他的語氣是極不友善！「憑過去幾次的接觸，我們有理由懷疑你的男友不是我們地球上的人類。所以我們要知道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阿蘭道：「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我與他交朋友，只是覺得他這個人很不錯，至於他的一切，我知得不多。不過這一次，我們的確爲了好奇心，才與你們交惡。因爲我們不相信死了的人可以復活。」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你們已追查過兩個女人，也得到了答案，還在懷疑一些什麼呢？」

阿蘭道：「我們認爲她們根本未死，未斷氣，所以你們才可救活她們。如果他們眞的死了，我以爲你們會毫無辦法。」

「好吧！你這想法證明你有頭腦！」黑衣人不但未見生氣，反而拍了一下手掌，示意站在背後的二名黑衣人帶走阿蘭。

「現在我帶你去看一位朋友！」

阿蘭雙手仍被反綁，衣衫不整，被一名黑衣人押住離開了那間房，通過一條走廊，來到了盡頭處，仰首上望，只見那兒門上寫着：「殮房」二字。阿蘭心裏不禁感到有點毛骨悚然。

與阿蘭並肩走着的一名黑衣人道：「這裏面可能有位朋友是你認識的。進去看看如何？」

他順手把那扇門推開，立刻感到一陣寒氣迫人。

阿蘭發覺這間「殮房」之內，有許多像抽屜一樣的冷藏格，都有個編號，這裏面除了有空氣調節之外，還有光暗適中的燈光。但無論如何，置身其間，總覺得陰森可怖；阿蘭當然亦不會例外。

黑衣人陪着阿蘭進去，來到了一個冷藏格的前面，道：「你小心看看裏面躺着的人。」隨即順手把那個鋼製的「大抽屜」拉開了一呎左右。

（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蕭逸・文
黃白石・圖

# 塞外飛虹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冰用計誘使前來尋仇的黃面無常康淮上當，消耗對方的元神，將他打跑。豈料康淮逃離冰窖後，又遇上藍宛瑩路經該處。由於藍宛瑩嫉惡如仇，又深知康淮作惡多端，且她過去與秦冰曾有過一段戀情，因此便施法收服了康淮，正想把康淮置於死地之際，却被突然而來的崔玫喝止，康淮即急急狼狽而逃。之後，藍宛瑩舊情難忘，乃借土遁來到秦冰療傷之處慰問，相見之下，百感交集，藍宛瑩以秦冰藏身之處已經洩露，遂勸他遷地爲良。並邀杜鐵池一同駕雲向洗星堡而去，途至天山，被一怪道人施妖法迫降，雷姑婆更揚言要留下秦杜兩人……

## 施展借雷術

雷姑婆聆聽之下，霍地發出了一聲狂笑，獰笑道：「藍仙子妳不要用這種口氣對我老婆子說話，嘿嘿……別人怕了你們崑崙派，我老婆子可是不含糊你，只不過我老婆子當年受過崔玫崔仙子一點好處，故此對你們崑崙派多少還留些情面，要不然，哼哼……只憑妳們包庇這兩個人，我老婆子就放不過你。」

說時一雙三角怪眼倏地轉向一旁的杜鐵池，戮指怒聲道：「你這個小鬼眞是可恨透了，哼哼，你雖然仗着姓藍的帮忙，僥倖逃開了煉魂谷，偏偏又在這裏遇見了我，今天可是你的死期到了。」

話聲一落，只見她一隻瘦手迎空虛晃了一下，驀地幻化成一隻碩大無比的綠色大手，直向着杜鐵池當頭直抓了下來。

杜鐵池已與他有過交手經驗，此番再見，正所謂「分外眼紅」，他更知道雷姑婆所練的這種內悉玄牝極是厲害，一個不愼，如爲對方這種氣機沾上一點，便是不得了，可眞是大意不得。

## 巨蜈化飛灰

秦冰在冰榻上吃了一驚，他本人雖在傷勢之中，却萬萬不忍坐視杜鐵池遇險不救。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雷姑婆內悉所幻化的這隻大綠手，幾乎已將飛到了杜鐵池身上的一霎，即由杜鐵池正面前胸處，霍地湧出了大蓬霞光。

——緊接着一團車輪般地物什，倏地自他胸前湧了出來，隨即發出了紅紫兩種不同顏色的光華，迎着雷姑婆所發出的那隻大手倏地一轉——只聽得雷姑婆痛呼一聲，慌不迭的急急把那隻大手收了回去。

秦冰原本正思以自己元神化爲一隻大手，向雷姑婆所化大手迎去，此刻見狀不禁頓時止住，心裏大爲驚喜。却是不知杜鐵池敢情身上藏有如此厲害的寶物。

原來杜鐵池出手的正是「破月三寶」的那顆「兩刹神珠」，他此刻功力已呈能如意駕御。

雷姑婆乍見對方法寶，着實爲之吃驚

不小，認出是當年破月三寶之一，由於來勢突然，一時間簡直不知如何出擊防範。

——然而她身邊的那個棲霞嶺「天蜈上人」，却是一個相當厲害的主兒。

就在杜鐵池的那顆兩刹神珠，眼看着已臨向雷姑婆眼前的同時，霍然間却自天蜈上人肥大的袍袖內飛出了大片濃霧。

怪在這片霧光其實並非氣體，却是如漆似膠般的一種液體，方一出現不過是長長的一道，容得與杜鐵池所發出的那顆兩刹神珠將要接觸之時，霍地分散開來，形成了江海也似的一大片膠海。

如此一來，杜鐵池所發出的那顆神珠，便被陷入於大片膠海之內，雖說是仙家至寶畢竟不同凡响，奈何出自天蜈上人的那種奇異膠霧，却是怪異之至，而且越聚越多，短時之內竟是攻它不破。

杜鐵池因知這顆兩刹神珠威力至猛，設非是恨惡對方雷姑婆過甚，上來還不敢輕易施展，這時見狀自是吃驚不小，偏偏雷姑婆所幻化的那隻玄牝大手又自放不過他，直循着他當頭猛抓下來。

杜鐵池如今已非弱者，一時情急之下，默念七修道統口訣，右手向着空中虛探了一下，即由其手指尖上倏地爆射出一片刺目銀光，正是七修道統中上乘「內炁性光」，一經其手上射出，也同雷姑婆一般幻化爲一隻銀色大手，倏地迎上當空，頓時與雷姑婆所化大手糾在一團戰在一處。

此舉非但出乎雷姑婆意外，現場各人中，也只有藍仙子認爲必所當然，是以在雙方動手之初，她始終未曾插手相助，果然杜鐵池在情急被迫之下，施出了潛在的上乘功力。

雷姑婆一面聚神運用着那隻玄牝大手，與對方那隻銀手戰在一團，一面怒聲喝道：「好個小輩，我道你怎麼有這麼大的胆子，敢情是有些名堂，嘿嘿，今天我老婆子就跟你們拚了！」

一面說着，她遂即轉向身邊的那個黑臉老道說道：「老蜈蚣，這次你可是看見了吧，你看看他們該有多可惡，殺死了我兒，非但沒有一絲歉意，現在竟然連老道我也不放過。」

黑面道人似乎早已被她說動，一面與藍仙子飛劍相對，一面鼻子裏連聲哼個不已。

雷姑婆還怕他不肯全力相助，兀自大聲的道：「你聽見了沒有？今天你要是不施展全力，把那個姓秦的和這個姓杜的小輩給我捉住，以後我們的事情也就完了，往後你就別打算再理我……」

這幾句話說得實在肉麻露骨，簡直明告各人，她二人似乎別有交往，儼然已具有夫妻之份了。

這幾句話聽在藍仙子等三人耳中，自是肉麻好笑，只是天蜈上人却像是着實的爲她給唬了住。

——只聽他怒嘯一聲，霍地右肩一聳，只聽得霹靂一聲雷鳴，一條紅色彩鏈般的物什，倏地自其背後飛出。

杜鐵池這一霎才注意到，敢情在他背後緊緊有一個長方形的匣子，那道紅色彩鏈，顯然便是由那個匣子裏穿飛射出。

這道紅色彩鏈並非直奔對方三人，却是飛向當空那片如膠似漆的濃霧，一時之間，便已混身入內。

各人驚慌之餘，這才看見了那道紅色光條其實並非是什麼索鏈般的法寶，敢情是一條前所未見的碩大蜈蚣，乍見之下，眞不禁各人都吃了一驚。

衆所週知，一般蜈蚣不過數吋長短，如超過一尺長短者，已十分罕見，眼前天蜈上人所放出來的這一條，竟然足足有四尺長短，粗若兒臂，通體上下泛着藍晶晶的耀眼奇光，頭尾處却是色作金黃。

天蜈上人這個外號，正與他豢養蜈蚣有關，自然這條罕見的大蜈蚣，絕非等閑之物。

此刻隨着他的出手之勢，這條蜈蚣在空中一連幾個盤旋，登時加大了數倍。

妙在天蜈上人先時所放出的大片霧海，正爲眼前蜈蚣所喜，兩者一經交合，聲勢大增，隨着這條蜈蚣巨口張處，噴出了百十丈的粉色濃烟，遠遠直向着藍仙子等三人當頭罩壓了下來。

藍仙子冷笑道：「好個妖孽！」

說時一雙玉手一搓一揚，即由其掌心裏射出了大片霞光，陡地迎上形成了一面扇屏，將那條大蚣所噴出的粉色毒烟，格於障外。

杜鐵池見狀也自吃驚，雷姑婆所幻化的那隻大手好不厲害，杜鐵池到底臨陣經驗不够，所出內炁性光雖然極爲厲害，却不能熟於應用，反之，雷姑婆凶殺成性，早已將這隻玄牝大手練得巨細由心，收放自如，當得上無孔不入。

如此時間一拖延，杜鐵池已急得全身汗下，他第一次運施內炁性光，不敢絲毫分心，雖然如此，仍有好幾次差一點被對方攻了進來。

這番情景一經落在了雷姑婆眼中，立刻便猜知是怎麼回事。表面上不顯著，却將那一隻玄牝大手運施得變化萬千，時上時下，時而偏左時而偏右，引逗得杜鐵池更加應付不暇。

猛可裏當空霧海裏，閃出了一道紅光，即見那條巨蚣幻化成數丈長短一道赤練，夾着滿空紅雲，陡地直向着杜鐵池當頭俯衝下來！

其實在整個戰鬥的過程裏，藍仙子大可一力承當，她却故意給杜鐵池留下動手應敵機會！設非到情況萬不得已之時，絕不插手相助！

杜鐵池這時稱得上多面應敵，一面運施着那顆兩刹神珠，敵擋住天蜈上人前此所放出的妖霧，另一面施展本身性光，尙在與雷姑婆所幻化的大手戰在一團，原已是危機萬分，偏偏天蜈上人聽從雷姑婆之搧動，兀自放他不過，竟然將他所豢養的千年巨蜈放出。

原來天蜈上人共養有兩條千年巨蜈，平素膏以百獸之血，數百年豢養以來，早已與他心靈相通，二蚣得上人特殊調養之法，早已深具氣候，所練丹氣，奇毒無比，無論人畜，只要沾上一點，只在極短的時間裏，必將化爲膿血而亡。

杜鐵池乍見這物什向自己飛來，情急之下，右手抬處，先將那口七修仙劍飛出，劍身一經射出，在空中劃出了一道經天長虹，直向着那條蜈蚣當頭絞了過去。

倒也不能小瞧了這頭蜈蚣，既已成精，又與天蚣老人心靈相通，當然不是易與——杜鐵池這等厲害的仙家至寶，竟然會傷不了他！



隨着劍上的一道白光，眼看着已經飛臨對方身上，却由那蜈蚣前額處，倏地爆射出兩道血也似的紅光，竟然雙雙擋住了杜鐵池飛來的劍光。

非但如此，只見一團團的紅色氣團，密如貫珠的直由那蜈蚣嘴裏噴出，不過是片刻之間，眼前四週，早已聚集了千百團紅色火球，將三人四週團團圍住，情景看來竟是萬分危急。

藍仙子看到這裏，微微冷笑了一下，她爲人最是穩重，極少發怒，即使出手對敵，也甚少見她怒形於面，想不到此刻竟爲對方激發起一腔怒火！

是時杜鐵池三面受敵，不免有些緊張，眼看着敵人這般厲害，心裏一急，正思把那面破月仙鏡取出施展，耳邊上却傳來藍仙子的口音道：「杜道友功力如今已大半恢復，可喜可賀，還請稍安勿燥，現在還不是除他們的時候，俟時機一到，我們再聯合起來，便萬無一失了。」

杜鐵池心裏稍定，也就暫時打消了再出破月仙鏡的念頭。偏頭一望，只見藍仙子正自向自己點頭示意！

須知對方二人乃當今魔道上極厲害的人物，杜鐵池能够一上來保持不敗已是不易，此刻只不過略一分神，即感覺到雷姑婆的那隻玄牝大手，勢若山岳般地，當頭罩落下來！

由於這番壓勢來得過於疾猛，杜鐵池本身性光所化的那隻銀色大手，簡直招架不住，一時間面色赤紅，雷姑婆見狀心內竊喜，當下伸手往空中指了一指，那隻大綠手竟然霍地一分爲二，新變的那隻大手，看來竟似與先時的那隻一般無二，帶着凄厲的一聲呼嘯，這隻手，反過來竟向杜鐵池背後抄了過去。

就在這當兒，一直睡在冰榻上不曾動彈的秦冰，竟然會忍不住彈指飛出了一點銀星！

這枚小小的火星敢情威力至猛，秦冰雖然長年臥傷在榻，但是其功力畢竟不可輕視，尤其是這一點星星之火，乃係秦冰長年冰居無聊歲月之中，採集冰層內萬年奇寒氣機所練成，威力端的是不同凡响。

雷姑婆怎麼也沒有想到，她心目中的一個廢人，竟然也會向自己出手，一時大意之下，再想抽手那裏還來得及？——耳聽得「轟」然一聲大响，隨着那顆小小的銀星爆炸開來，形成了萬點寒星，突地濺空而起！隨着這聲爆炸之下，雷姑婆所幻化而成的第二隻大手，早已被炸成片片飛烟，隨風四散！

就雷姑婆而言，這却是她意想不到的結果，那隻玄牝大手正是其內炁玄牝集結菁華，一經爆破，自己受傷不輕——耳聽得雷姑婆發出凄厲的一聲長叫，全身禁不住簌簌的一陣子顫抖，那張泛黑的長臉，一霎間變得雪也似的慘白！

非但如此，由於這麼一來，杜鐵池本身性光所幻化的那隻大手，頓時便佔了上風，霍然以雷霆萬鈞之勢，反向着雷姑婆頭上壓下來！

一旁的天蜈上人看到這裏，怪嘯了一聲，一拍後腦，霍地自其頂門昇起了數十丈長短的一條綠色光柱，恰恰迎着了杜鐵池那隻銀色大手！

「好個小輩，你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你可知道本眞人是誰麼？」

天蜈上人嘴裏發出了連串的冷笑，緊接着用手向着藍宛瑩指了一指，說道：「妳大概就是崑崙七子中的藍宛瑩吧——我們雖沒有見過，但是應該彼此都有一個耳聞吧！」

藍宛瑩點點頭道：「不錯，我是聽說過你，你大概便是當年慘敗在七修仙長手下，數十年來未敢再出的天蜈上人葛嘯海吧！」

原來當年七修眞人力敗天蜈上人，念其修爲不易而手下留情，將其囚禁於百蠻山，此事甚是隱秘，鮮爲外人所知，在天蜈上人葛嘯海來說，這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所幸此事似乎鮮爲外人所知，也從來沒有聽人提起來過，想不到却爲藍仙子開門見山的一語道破，自是大感臉上無光，一時之間，那張黑臉，變成了豬肝顏色。

對於天蜈上人葛嘯海來說，這是他萬難容忍之事，聆聽之下，由不住連連怒哼不已。

「好說好說……」天蜈上人咀裏一連串的發着冷笑：「閣下對於這件事似乎記憶得很清楚，這件事若不是閣下提起來，我倒幾乎忘了，實在對妳說吧，這件事我一直藏在心裏，無日不在心存報復，七修老兒既已飛昇，總還有身後之人！」

說時，他那一雙怪眼直直的向着杜鐵池臉上逼視過來，冷森森的道：「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七修老兒雖然不在，倒還留下這麼一個徒弟，今天說不得就拿你這個小輩開刀！」

葛嘯海在此對答之際，雷姑婆因爲秦冰先時所發之「冰雷」震傷內脈，已傷了元氣，憑她功力雖不致於重傷當場，却是不便再逞能鬥狠，只見她身子一連幌了兩幌，竟自就地坐了下來。

天蜈上人葛嘯海見狀就像是嚇了一跳！連聲怒哼不已，一面駕御着那口「赤蟒劍」，與藍仙子拚鬥，另一面却運施着本身元炁功力所化成的青色光柱迎着杜鐵池的銀色大手——這已使他疲於應付，偏偏杜鐵池先時所發出的那顆兩刹神珠威力甚猛，逼得他不得不加緊催施所出之霧海，再加上他那條本命所豢養的蜈蚣，無不使他疲於應付！

其實以藍仙子的功力，原可以上來即給以顏色，一來她本身修養已到了某一階段，不欲輕舉妄動，更不會動輒傷人，再一方面也有心要看看杜鐵池的法力到底恢復到如何地步，有了這許多因素她才會對對方一再破格優容，遲遲不肯全力出手！

眼前形勢端的是凌厲萬分——最厲害的應該是天蜈上人所放出來的那條本命蜈蚣，不過是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却只見由那條蜈蚣咀裏所噴出來的紅色氣團，少說也在千百之數，密密麻麻將眼前當空全數都幾乎佈滿！不時的傳出幾聲爆破聲音，天空中頓時飄浮起一片片淡淡紅烟，杜鐵池心知這類紅色烟霧，實在即是這條巨蜈所煉的丹元之氣，以其道行論，這類丹氣必然奇毒無比，那怕是沾着了一些，也是

非死不可，是以特別小心防範。

天蜈上人葛嘯海原本只把藍宛瑩看成唯一敵手，却是沒有想到，對方那個少年弟子已是這般厲害。

他原由雷姑婆咀裏，已對杜鐵池有所認識，却是並非眞個相信他便是七修眞人返世之弟子，直到此刻杜鐵池施展出那口七修仙劍時，他才眞正的信以爲眞，頓時殺機大起！

按說天蜈上人葛嘯海已是修爲多年之人，輕易不會妄動無名，錯就錯在雷姑婆從中挑撥，雷姑婆因知葛嘯海對七修眞人恨惡之深，偏偏七修眞人早已飛昇，對葛嘯海來說不啻報仇無望，乃自引爲生平最大恨事，雷姑婆既知杜鐵池是七修門下弟子，乃以此鼓說與葛嘯海，把杜鐵池說成了一個專門欺壓異派，無惡不爲的壞蛋。

雷姑婆這一借刀殺人之計，果然見效，葛嘯海聆聽之下，大動無名，馬上就要往尋杜鐵池報仇雪恨，雷姑婆見時機成熟，這才又將杜鐵池目下藏身於崑崙山，托庇於崑崙七子之事道出。

天蜈上人葛嘯海一聽崑崙七子之名，登時就涼了一半，他雖一向自負，目高於頂，但是對於像崑崙七子這般厲害的對頭，却也不便輕以招惹！

雷姑婆見狀，乃又大費了一番唇舌，一面譏笑葛嘯海欺軟怕硬，又復鼓動葛嘯海，說是崑崙七子與杜鐵池原無深交，杜鐵池只不過得其中藍仙子一人相助而已，又說藍仙子雖屬七子之一，但功力並不如外傳之厲害，如果刻下不向杜鐵池下手尋仇，俟到杜鐵池七修門道統恢復之後，再想除他便千難萬難了！

天蜈上人目下因正在修練「百毒功」，偏巧雷姑婆得有一卷有關這類毒功練法的訣要功譜，大大投合了天蜈上人的志趣，雷姑婆便以此要脅，天蜈上人只得俯首聽令！

二人經過一番密謀商議之後，乃相偕潛行至西崑崙暗中窺伺一番，湊巧看見了藍仙子斬殺寒谷二老使者之一幕——更偵知一行三人待將要飛離崑崙，前往投奔洗星堡作客！

雷姑婆天蜈上人俱不禁大爲吃驚，如果等到他們到了洗星堡之後，再想動手向秦杜二人下手，可就千難萬難了！

由是二人經過了一番密謀之後，才選擇了這一處地方，暗中埋伏下來，專候着三人經過時，中途與以下手刦殺，天蜈上人到底修爲有年，深知藍宛瑩之不可輕敵，既然雙方勢將動手，便不得不事先作好萬全之準備，遂即施展妖法，將這雪山附近百里內外，作好了重重埋伏障碍，一切就緒才出手向三人發難！

自然這一次出山，天蜈上人與雷姑婆俱是有所準備，全身披掛而來，法寶層出不窮，雖然這樣，但是到目前爲止，他們非但沒有佔了上風，雷姑婆却還受了傷，這便使天蜈上人大感震怒凶性爲之大發。

陡地，只見他咬破舌頭，就空噴出了一口血雨，現場像是起了一天狂風暴雨——頃刻間那片無邊霧海忽然蔓延了開來。

霧海裏的那條蜈蚣，平空裏搖身猝變，有如百十丈長短的一條大飛龍，呼然有聲的已來到了三人當頭之上——只見牠巨口張處，噴出了赤紅如流的一道火焰，轟然有聲的已在三人當頭的那片光罩裏燃燒起來。

天蜈上人那張黑臉一時漲得赤紅，手指向杜鐵池大聲罵道：「姓杜的小輩聽着，你不過是仗着七修老兒留下的一口仙劍與破月神君身後的幾樣法寶，便敢對老夫無禮，等一下你就會知道老夫的厲害！」

狂笑了一聲，他遂即轉向藍宛瑩道：「藍仙子，我們話可說在頭裏，你們七子之中的墨雲子蓋空，當年曾與我有過一些交情，看在這點份上，老夫才對妳格外留情。倒不是怕了你……哼哼，這裏眼前情形妳也都看見了，老夫這條飛天蜈蚣，已十足的有千年氣候，不是老夫小看了妳，妳能對付得了麼？」

藍宛瑩冷冷的道：「葛道友你錯了，既然你抬出了我那蓋師兄來，我倒要奉勸你幾句話了，當年七修仙長是如何囑咐你的？莫非你全都忘了？哼——眼前給你一個機會，速速收回你的幾件破銅爛鐵，帶着你的這條蜈蚣就此去吧，你要是自恃有幾年道行，便敢胡作胡爲，那你就不防試一試看，話可是說到了這裏，你就看着辦吧！」

天蜈上人葛嘯海面色一沉，厲聲道：「不要再說了，既然這樣，我們手底下見功夫吧！」

二人對答之際，雷姑婆已似乎恢復了元氣，却把二人對答之話全都聽在耳中。

——即見她霍然由地上跳起，一面手指向藍仙子破口大罵道：「好個賤人，我兒平白的死了，難道就算了不成？明明沒有你什麼事情，妳却要偏偏從中插手，難道我們就眞的怕了妳不成？還有你這個死鬼！我還當你眞的死了呢！」

說時，她手指向冰榻上的秦冰，咬牙切齒的罵道：「你這個老不死的老鬼，要不是你，我兒子那裏會落得如今下場，今天我老婆子拚着這條命不要，也要給你們拚了！」

越說越氣，就見她雙手連連搓動，霍地向外一揚，發出了一連串震天價的霹靂巨響，數十團雷火直向着三人護體晶罩內撞擊了過去！

藍仙子冷哼了一聲道：「我看妳充其量也不過如此，雕虫小技，又奈我何？」

說時一面抬手向着光罩內東南西北各指了一下，頓時光華大盛，宛若一面透剔晶瑩的水晶罩子，將三人實實罩住，雷姑婆所發之雷火，看來那般猛厲，却是攻它不破，非但如此，簡直震動一下也不能！

雷姑婆空自忿怒，暴跳如雷，一面却像潑婦罵街也似的大罵了起來！

罵了半天，見對方三個並無一人理他，她那一腔怨氣却不自禁的又發洩在天蜈上人葛嘯海頭上，一時冷嘲熱譏，怪罪他不肯全力相助，又說錯過了今日，再想尋對方報仇，便絕無此機會！

天蜈上人葛嘯海因早先曾在雷姑婆面前誇下過海口，說只要他一出手，即可將杜鐵池手到擒來，想不到事與願違，對方除了癱瘓冰榻上的秦冰，不能動彈之外，就連姓杜的那個小輩，也不是好惹的，手上法寶更是威力至大，想要取勝着實不易，這時被雷姑婆當面一激，一時動了肝火



，決計施展全力，無論如何也要先傷對方一人，也讓雷姑婆不敢小看了自己。

這麼一想，葛嘯海把心一橫，冷笑一聲向着雷姑婆道：「好了，妳也不要吵了，老夫答應妳的事，幾曾失信過，只不過念在與對方門派略有淵源，不得不先行打上一個招呼，現在妳既然這麼說，倒像我怕了他們似的——」

雷姑婆見他被激，已似動了肝火，心中暗喜，只是表面却不假以詞色。

聆聽之下，更自撒潑的道：「什麼淵源不淵源？你這個糊塗東西，再這麼耗下去，你連命都沒有了，我看你八成兒是看上了那個姓藍的賤人有幾分姿色，腦子裏別是在打什麼歪主意吧……」

雷姑婆這麼潑婦罵街的一撒起潑來，可眞是叫人受不住，加上她聲音沙啞，貌相奇醜，哭鬧起來，簡直形同妖怪，就連平日對她言聽計從的葛嘯海，也大是吃受不住，頻頻皺眉不已！

尤其是當着敵人面前，這麼哭鬧不休，言下毫不保留，天蜈上人到底一方之尊，今後要是傳揚開來這張臉又何以見人？

偏偏雷姑婆越罵越覺得自己有理，又見葛嘯海遲遲不向對方出手，不知葛嘯海是在運聚無上功力，待向對方出手，只以爲他怕了對方，一時口沫橫飛，更是喋喋不休！

葛嘯海實在是忍無可忍，就在雷姑婆口沫橫飛，指天罵地高潮迭起之際，陡地掄手一掌，「叭！」地一聲，擊在了雷姑婆臉上。

這一掌葛嘯海因在氣憤頭上，當然力道不輕，直把雷姑婆打得一溜跟斗般的翻了出去——待到她坐起身來，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也就不出聲了。

「閉上妳的狗嘴！」葛嘯海大聲嚷道：「且看我斬殺了這個小狗，妳還有什麼話說？」

雷姑婆幾曾被人這般欺侮過，那張黑臉頓時腫起了老高，整個臉看起來簡直像是個大紫茄子，想不到這般凌辱她竟然也忍下來了，只是翻着一雙白眼珠，斜看着葛嘯海，倒要看他說話算不算數！

天蜈上人再次誇下海口，便不再遲疑，當時怒吼一聲，只見他向着當空那條本命蜈蚣霍地噴出了一口血雨，雙手霍地向着空中一抖，驀然間化身爲一道紅光，直向當空射起。

杜鐵池冷眼旁觀，察覺到對方將有花招，見狀心裏一驚，正待指揮空中飛劍迎去，耳邊上却響起了藍仙子聲音道：「道友不可妄動，一切都有我在！」

原來天蜈上人所化身的那道紅光，並非直向對方三人飛來，却是迎向空中那條蜈蚣！兩相一經會合，頃刻間那蜈蚣暴長了一倍有餘！

前文亦曾述過，天蜈上人葛嘯海所豢養的這條大蜈蚣，早已與他本命相結合，這時葛嘯海求勝心切，不惜以本命化身，投入蚣軀，如此一來，自然平空增加了極大的威力！

眼看着當空的那條大蜈蚣，在天上一陣子滾翻，百足齊滑，目光爆射如電，巨口張處，再次噴出了大片火焰，一經出口，狀如疾流奔泉般，直向着三人環身的那層光幕上衝擊過去！

這一次攻勢遠較先前更厲害得多！前次所噴火焰爲紅色，這一次却是綠色。

眼看着這片綠色火流一經噴出，方一與三人身外光罩一接觸，登時首尾相啣，作環狀將對方護體光罩圍了個水洩不通！

杜鐵池只覺得身外一陣子奇熱徹骨，只覺得頭上吱吱有聲，數縷髮絲先自吃熱不住，被烤得紛紛倒捲過來！

——緊接着，耳聽得「波！」地一聲，杜等三人護體光罩，便自吃受不住，爆炸開來！

「飛花仙子」藍宛瑩似乎先已料到有此一手，就在護身光罩方自破裂的一霎那，即見她一聲清叱，霍地縱身而起，隨着她張開的雙臂，猝然發出了大片青光！

這片青光，看來與對方所發綠光一般式樣，雙方一經接觸之下，天蜈上人所化身的火勢頓時即被後來的青光迎住，在一陣推拉之後，綠色火焰終於被逼得向後頻頻退縮不已！

只見大片青色光海，興起了一個個連續不斷的波浪，有如萬馬伏波般，一波波連續不已的直向着「天蜈上人」化身所投入的那條大蜈蚣身側湧去！

這一霎，杜鐵池已不再覺出炙身的奇熱，反倒感覺出透過了空中的青色光海，傳來了陣陣清涼，較之先時的灼熱難耐，實是不可同日而語！

其時，藍仙子眞身已盤坐青霞之上，那如海巨濤，顯然滙集發自她頭頂之上，正是多年苦練的本身眞元菁英，端的神奇莫測，令人嘆爲觀止！

天蜈上人以本身眞元，融會了那條巨蜈所煉丹氣，自是具有不可思議的威力，滿以爲對方三人萬難抵受得住，只要沾着一點，必當人事不省，大可聽憑自己發落，那裏想到藍仙子功力如此了得，竟然以其所煉眞元，化爲萬頃碧波，以此相迎，非但將自己陽魄所化之炙骨熱流消滅了個乾淨，反倒乘勝而上，向自己包圍過來！

一驚之下，天蜈上人那裏敢怠慢，趕忙摧動那條本命巨蜈，首尾一搖，爆發出驚天動地的一聲霹靂，雷火萬丈裏，却自蜈蚣嘴裏狂噴出大股赤烟，想必爲蜈蚣所煉之丹毒氣息！

藍仙子想是知道厲害！

她自己甚至於杜鐵池在內，俱可無虞，担心的是秦冰原在重傷癱瘓之中，如此劇毒萬難當受，只要吸上一點必死無異！

有此一念，藍仙子那能不格外存下仔細？

說時遲那時快！

一霎時間，那條巨蜈所噴出的紅色毒烟，已如同大片流霞雲海，江海也似的泛濫起來！

妙在藍仙子前此所發的大片海光，一經與巨蜈所噴出的紅色丹毒所交接，頃刻間通體變成了殷紅之色，遠看過去，眞似一片血海，所有丹毒俱都滲入其間！

藍仙子料不及此，見狀冷冷一笑道：「葛道友恁地執迷不悟，也就怨不得我手下無情了！」

話聲出口，一隻手揑着法訣，霍地向外一施，只聽得四空遠處，响起了隱約的一陣雷鳴之聲。

那陣雷鳴聲，初聽起來，並不十分顯著，一經留意，却已來到眼前，其聲震耳欲聾——頃刻之間電光交錯，滿空亂閃，滙集成一團團桌面大小的紅色大火團，光華閃爍，白焰如流，其強度簡直令人不敢逼視，顯然四方雷電所結！

那條巨大蜈蚣，原本一路逆流直上，待向藍仙子身側襲進，忽然發覺到眼前形勢，猝然覺出不妙，倏地就空一個翻身，划動腹下百足，興起了一片紅雲，待將快速離開時，其勢已是不及！

只見盤坐霞上的藍仙子，忽然駢指向着空中那個大紅火圈指了一指，叱了一聲：「疾！」

猝然間，即見由空中大紅火團裏爆射出一道白光絲焰，閃電也似的直循着那條巨蜈身後追上去！

那條巨蜈蚣顯然發覺出不妙，顧不得再行迎戰，陡然間掉過身子來，百足一起划動，形若箭矢也似的，直向着遠方遁去，只是却慢了一步！

原來這番施展，屬於仙法中最最上乘的六種之一，名喚「借雷」之術，非有十足圓滿的功力不足以施展！

藍仙子也是最近才達到如此境界，從來還不曾施展過，由於此番功力乃須借助於自然界威力，自是不比等閑，天蜈上人何等見識之人，自是一望即知，那裏還敢戀戰，轉身就逃，却已是不及！

電光閃處，只聽見「霹靂」一聲雷鳴，一片紅紫光華閃過，正中那條蜈蚣尾節部位，緊接着又是一聲震天價的霹靂，卒將那條巨蚣全身炸成片碎，爆射出滿天血雨。

就在這條巨蚣全身片碎的一霎間，眼看着自其破碎的軀體之內，遁出了一道其紅如血的光華，顯示着天蜈上人負傷的身影，有如彩虹一道直向着遠處疾遁而出！

藍仙子此刻，只消再次運施「借雷」手法，分出雷電一道追上去，天蜈上人便將萬無活理，總算她居心仁慈，念及對方多年修煉不易，不忍加害，事實上那條與對方本身心靈所聯結本命巨蜈的慘死，已聯帶着使得天蜈上人受傷不輕，忖思之間，天蜈上人已遁逸無踪！

這番情景看在雷姑婆眼中，早巳嚇得魂飛魄散，幾乎爲之當場昏了過去！

蓋因爲雷姑婆與天蜈上人俱是一般想法，都對藍仙子的功力低估了，以爲對方雖屬崑崙七子之一，實在並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力，直到對方施展出「借雷」術，才不禁大吃一驚！

雷姑婆原本期望天蜈上人能爲自己報仇雪恨，保護自己，想不到事到臨頭，他自顧尚且不暇，那裏還能兼顧這邊！

——這時雷姑婆眼見藍仙子「借雷」手法厲害，悉知此乃當今最上乘之六大仙法之一，妙處在聚天地之菁英爲己用，一且爲它命中身上，只怕形神俱滅！

雷姑婆有多大胆子，胆敢嚐試，當下駭得全身亂顫，驀地長嘯一聲，化爲一道碧焰，連同所放出之法寶物什，直向遠處遁去！

無奈藍仙子却是容她不得，她深知此人不除，終留後患，自己固是無懼於她，秦冰與杜鐵池却更躭上許多風險，把心一橫，一聲清叱：「那裏走！」

隨着她纖手指處，空中那團金光雷火之中，立刻分出了一道奇白刺目光華，閃得一閃，直循着雷姑婆身後疾追了上去！

雷姑婆遁光方自飛出里許，耳聽得身後尖風破空，回頭一看，只嚇得慘叫一聲，叫聲未完，巳爲那道雷電自身後趕上！

兩廂裏一經交接，奇光乍閃，耳聽得「霹靂」一聲雷鳴，巳自爆炸開來。

雷姑婆色身如何當受得住？頓時被炸了個稀爛——惟她亦修煉數百年，非比等閑之人，肉身雖已破爛，元神總還能凝聚不散，慘叫聲中，化爲一團黑氣，陡地彈空直起，待向西天而逝！

藍仙子眼看着對方元神將遁，那裏容得？冷叱一聲，再待施展同樣手法，分出一道電光追上，忽然耳聽得下方的杜鐵池大聲叫道：「仙子留情！」

藍宛瑩原本決計要對方形神俱滅，突然受驚於杜鐵池這聲喝叱，怔得一怔，雷姑婆所化身的那團黑氣巳自彈起當空，一逕向西而逝，消遣無踪！

這本是奇快的一霎，稍縱即逝！待到藍仙子再想追殺時，巳是無及！

——她遂即儘收各物，飄身直下！

是時杜鐵池也將先時出手空中之各樣法寶一一收回！

藍仙子搖頭嘆道：「杜道兄你一時心慈，只怕爲自己留下日後百年禍害了！」

杜鐵池苦笑道：「這個我並非不知，只是仙子如若毀了她的元神，豈非結仇更廣，日後只怕崑崙將無安寧之日了！」

藍仙子原是明理之人，略一運神思索，不覺微微一笑道：「道友說的極是，有此一見，足見你大有長進，可喜可賀！」

秦冰在旁嘆息道：「杜道友果然所見高明，雷姑婆雖是百死有餘，這其中倒還有一番牽連，果眞藍道友毀了她的元神，這個樑子便更大了！」

一面說，他目光遂即轉向杜鐵池道：「恭喜小友你智域全開，想必道力巳恢復如初了？」

杜鐵池原本倒未曾自覺，這時聽他們雙方都這麼說，不免自行運神一思，果然所見大有不同，即便是自己數代身世之來龍去脈，也清楚了然！這才知果然巳不同於先時。道力一經恢復，神色亦自有所轉變，儼然一派宗師風範也！

藍仙子在與杜鐵池對答之時，早巳留意到對方之神態，以她道力自可一目了然，證明所料不差，不禁大爲驚喜，當下連連又向杜鐵池道賀不巳！

七修道統，微妙無極，杜鐵池即爲七修眞人三世衣鉢傳人，自然功力巳儘得其神奧，想不到在力求復元而不可速得的情況下，一經復元却又不着任何形象痕跡，甚至於自己都無所知！眞正是「有凌雲駕虹之勢，無縷冰剪綵之痕！」一堪稱神妙莫測之至了！

藍仙子、秦冰自然知道其身世，深知七修道統之博大精湛，杜鐵池眼前功力既巳完全恢復，自是大爲可觀，一時好不爲他高興！

按藍仙子之私下心意，此去洗星堡，原有借重洗星老人加惠於杜鐵池之意，既然杜鐵池此刻功力巳完全恢復，便似多此一舉！心中正自思索着，是否還有拖着他一去的必要？



杜鐵池功力既復，私下自是竊喜不巳，試一運思，無不融匯貫通，正所謂「深得自然之趣，獨闢越妙之境」，目光在藍仙子面上略轉，立刻巳明白對方所思。

當下微微一笑，說道：「仙子不必多慮，若道友固然與我不熟，倒也並非陌生，總還有三數面之緣，多年不見，就是去拜訪他一下，也不爲過之，此去洗星堡還有長遠路途，爲秦道兄計，也宜趕在『亥、子』時之前後到達爲佳，仙子意下如何呢？」

藍宛瑩這時與他正面對答，聽其聲，觀其態，更見其一片仙風道骨，其深奧處更非自己所能盡測，以此而計，似巳與自巳幾位拜兄等駕齊趨，即使拿來與七子之首「銀眉子」李鐵民相比較，亦毫無所遜，七修道統竟然深奧有如此者，不能不令人衷心折服了！

心裏這麼想着，就手把杜鐵池所說運神一思，其中所謂的「亥、子」二時，果然大有所見！所見高明！心裏既喜又驚，遂即向杜鐵池點頭含笑答謝。

「道友所見高明，我們這就走吧！」

杜鐵池目光遂又向一旁的秦冰看了一眼，點頭道：「道兄所中屍毒，百年來巳化毒火攻心，故此痛苦無名，敝門之『安心神光』可能對道兄有助，此去洗道友處，更將大受裨益！」

秦冰臉上一喜，望向杜鐵池含笑點頭道：「道友所見固然高明，貧道亦知貴門之『安心神光』，對賤恙大是有助，却不知道友亦精於此術，還就……」

藍宛瑩在一旁含笑點頭道：「這就更難得了，還請杜道友不要藏私，助他一臂之力才好！」

杜鐵池道：「遵命！」

二字出口，遂即轉向秦冰身側，仔細向秦冰上下注視不巳——秦冰見他神充內實，尤其是一雙眸子內蘊無限神光，全身上下較之前此所見，簡直脫胎換骨，完全換了一人，一派仙風道骨，分明巳是金仙之流，心裏好不傾慕！

杜鐵池運用本身感應神光，將秦冰上下細細察看一遍，巳知其毒火聚結所在，喟嘆道：「好厲害的毒火，如非道兄功力精湛，百年來取寒冰菁英加以鎮壓，只怕早巳串流全身構成大害了！」

一面說時，只見他雙手連連搓動不巳，霍地揚掌相向，即由其掌心之內，穿射出兩道杯口粗細的白色氣體，齊向秦冰一雙足上射去！

秦冰頓時身子起了一陣顫抖，鼻子裏由不住哼了一聲，藍宛瑩在一旁看見，微微點頭笑道：「七修道統果然高明，只此二氣，就非別派所能，佩服！佩服！」

杜鐵池微笑道：「仙子誇奬了！」

說話之時，那哼哈二氣所化之神光，巳儘數貫穿入秦冰體內，並似巳起了作用，却只見秦冰軀體顫抖得甚是劇烈，然而那只是極爲短暫的一刻，瞬息之間遂即歸於平靜。

秦冰的臉上遂即興起了一些笑意，誠是難得，也許是近百年以來，第一次發自內心的微笑，那張慘白的臉上，居然也自顯現出一些血色，呈現血脈巳然暢通，大異於從前了。

「道友這安心神光，眞有妙手回春之功，貧道感恩不盡，領受有愧了！」

說時由不住觸及滿腹辛酸，兩眶熱淚只在瞳子裏頻頻打轉，稍稍眨動，遂即奪眶而出，順着腮邊淌了下來。

藍仙子在一旁看着，頓時有所感觸，想到百年來對其之冷漠，咫尺天涯，雖說這其中有不得巳之苦衷，到底有違於昔年相愛時之海誓山盟，心中頓時感覺到無限內疚，一陣難受，熱淚亦不禁爲之湧出！

杜鐵池目睹之下，頓時內心雪然！

他如今智域巳然全開，對方二人之過往一番戀情，全然瞭解，正因爲如此，也就格外對他二人感到同情，一時也默然無語！

短暫的一霎，竟然誰也沒出聲說話！

又過了一會兒，藍仙子才喟然嘆息一聲，臉上强作微笑，向着杜鐵池道：「我們走吧！」

說時雙手輕輕搓動，即發出前見之透明晶罩，徐徐將秦冰全身罩住，向着杜鐵池含笑略一點頭，一幢雲光昇起，將三人托住，箭矢也似的直向着預定方向飛去！

這一場節外生枝，非但對三人沒有構成傷害，反倒有所成全也算是因禍得福！

杜鐵池道統功力俱巳恢復，自非昔日可比，以其目前功力，雖未見得就能勝過藍仙子多少，最起碼可作等量齊觀！

這時，即見他含笑向藍仙子道：「此去洗星堡，還有甚長距離，待我助仙子一臂之力，加速前進吧！」

藍仙子含笑道：「那敢情好！」

即見杜鐵池右手手揑靈訣，向着前方指了一指，足下彩雲頓時有如神助，平白裏加快了許多！

三人駕乘雲上，只覺得兩耳呼呼生風，空中白雲連續衝體而過，其速度幾乎較諸先時快了一倍，如此速度眞個驚人了。

杜、藍二人各有道氣護體，秦冰雖然無能施展，却賴藍仙子神光所護，俱無懼於空中猛烈罡風，這等飛行速度，端是前所未見，三人置身雲上，除了隱約可聞的呼呼風聲之外，就像站在平地上一樣的安穩，絲毫無覺於氣流的昇降！

杜藍二人併肩雙立——行雲破氣之間，面對萬里長空，變化無奇不有之乾坤，亦不禁有所感覺，尤其是杜鐵池道法初回，所見皆新，自是另有一番感受！

藍宛瑩佇立雲端，笑向杜鐵池說道：「我還不知道杜道友與君堡主也是舊識，此番前往，料必令他大感意外，驚奇不巳哩！」

杜鐵池頷首道：「此人雖然巳是散仙之份，却仍然性情頑固，不改舊風，能够對仙子待之以禮，却也是不容易了，至於我這個稀客，倒不知他是否歡迎了！」

藍仙子搖頭笑道：「這一點道友大可放心，令師七修前輩當年在雁盪山對他有恩，這件事他亦曾屢有道及，你此番突然來到，正是他求之不得！」

杜鐵池微微笑道：「仙子與我，俱都無求於他，只盼他能對秦道兄加以援手，果眞秦道兄能去，說不定於他正是求之而不可得呢！」

（未完）

游俠英雄傳

# 神手紅纓槍花青雲

蹄風・文

作者・編者 增删・潤飾 修訂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空長老將於圓寂之前，乃將天台藏寶秘密告知二徒弟王崇明，並着他帶同青龍會北五省「把舵」信物——龍吟劍，前往金陵拜見靜因老尼。王崇明到達目的地後，在一尼庵謁見靜因，將來意表達，靜因於知悉各情後，即爲王崇明舉行授職儀式，此後遂繼承「把舵」職位，並將青龍會的創立，沿革經過，向王崇明述說——當時黃梅居士的二徒弟燕于南，加入紅燈會，並膺任頭領，他自告奮勇，要把江槍會與青帮兩帮人馬拉攏，一起參與反清復明的運動，豈料他來至青琶拜會龍頭卞金剛時，却被對方設下陷阱，將他擒下，準備送官究治……

凌道尹自從幹過這樁違背良心的勾當後，知道燕于南在紅燈敎裏地位很高，武林中更是不少生死交的朋友，說不定會來把他搶走。雖然官裏已加派了守衞到來，可是還放心不下。俗語所謂作賊心虛，凌向時愈想愈慌，最後便飛信到各地同僚武官和教場子去，請挑選一些武技名手給他聘用。

過了月餘，凌向時已重新組成了一隊護院打手，都是挑選一班有武藝的人充當。那天卞金剛幾兄弟又到來，凌向時迎到書房裏來。卞金剛便問道：「凌大人，前些時我曾提過，要你打造一輛鐵囚車，到起解時先把蒙藥迷倒這廝，加上手脚鐐，才移到囚車上去，這些你都準備好了嗎？」凌向時答道：「大龍頭，都預備好了，現時祇等候京裏來人一到，便要起解了。」這時有人輕叩室門，稟道：「凌大人，總督府有書來到。」凌向時說了聲：「進來！」便有一個下人捧着漆匣子走進來，打着千兒遞上。凌向時取過文書，打開一閱，便遞到卞金剛面前，說道：「大龍頭，好了，刑部派來善撲營親兵二百人，後天便來宜都提犯了。」說畢，吩咐傳護院李師傅來。一會，聽見皮鞋子格格地響，進來了一個全身短褂，脚踏箭鞋的少年。生得眼若流星，面如傅粉，祇是眉宇間柔裏帶着一股英剛之氣。卞金剛初時以爲護院的定是個威風凜凜的勇士，那知却是一個廿餘歲的小伙子，因此看得出神。那少年給他看得不好意思，對着兩人略一俯身，問道：「主人有什麼吩咐？」凌向時從抽屜取出一包東西來，先喝退了左右侍從，才對少年吩咐道：「李芳，官兵後天便到這裏來提解犯人了，你明天準備把這包蒙藥放進食物裏，將石室裏的犯人迷倒之後，便立刻來見我！」少年把小包接過，應了聲「是。」打了一躬便退出室外。

卞金剛笑道：「凌大人，怪不得人家說你老尙風流，原來你連護院的也聘個姣媚像兎子的小伙子，難道你眞的想換些兒口味嗎？」凌向時面上露出尷尬之色，答道：「大龍頭不要取笑，這小子的本領實在高强呢，連往日護院的一枝花也給他挫倒了。你忘了前次我說過那邊滄州教場子的靶頭吳七兒薦了個人來嗎？不就是這小子。他初來時我也瞧不起呢，祇管給個閒缺湊數便了。那知有一天他說一枝花討他的便宜，鬧起來，我親眼見他幾下子便把一枝花撲跌開去。一枝花那斯跌羞了，拿刀要和人家拚，我爲要看看他的武藝子，所以由他們鬥下去。祇見這小子空手迎上，施的閃展騰挪巧妙招數。我還未有看得眞切，他已經一脚把一枝花手裏那柄鬼頭刀踢開了，隨勢一貼身把一枝花舉起來，如果不是給我喝住，一枝花定給他摔個半死呢。後來我又着幾個護院武師和他較量，都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所以才將他升充這個職位，現時底下也沒有人不服氣的。大龍頭，如果你以貌取人，便會失之子羽呢。」卞金剛聽了，半信半疑地道：「你說得有聲有色，但聞名不如見面，遲些時待我試過這小子一兩手，才眞的相信你所說呢。」

卞金剛說得不錯，那凌向時表面上雖一派正氣，骨子裏是個老淫虫。原來往日士大夫階級有一種最不良的風氣，便是養兎子。一般達官貴人，家裏養着三兩個孌童是頂閑的事，還說這是名士風雅之舉呢。凌向時自升了李芳任護院師傅以來，常在沒人處斜起一雙淫眼來，捫手捏臂的，醜態畢露。無奈李芳總是故意避開，恨得凌向時心裏癢癢地，仍是死心不息，以爲日子久給些恩寵，便終有弄到手的一天。

凌向時和卞金剛談了一會，便一同到囚禁燕于南的石室來。遠遠便看到李芳站在石室外面巡邏，凌向時領着卞金剛上到房頂，他們從窗穴望落，見燕于南蜷伏一



角，七首放在身旁。那石室三面是石垣，一面用五寸厚的鋼板隔開，就算插翼也難飛出的。他們兩人正在得意地微笑，突然室裏一縷寒光冲上，卞金剛也有聽風辨器的本領，忙一仰身子，跟着伸手想把凌向時拉開，無奈站處相隔過遠，那度光已像流星一般飛到，眼看凌向時就要被刺中咽喉了，急忙裏祇有連喊「快閃！」喊聲未畢，驀地一條白臂膀伸過來，把寒光一接，那動作快同閃電，正是接鏢的上乘功夫，眼看一柄光閃閃的七首已給李芳接在手裏，凌向時這時已驚得面青唇白，動脚不得，李芳跟着一脚把穴口的鐵門蓋上，扶着凌向時走下石梯，回到書房裏來。這時凌向時才回復神智。卞金剛便道：「這死囚方才的一着，來得很兇，如果不是李師傅接得快，凌大人險些兒便送了性命呢。」李芳聽了，祇說：「那算什麼，小可保護大人是份內的事呢。」說了面上又微泛紅霞，閃身出了室門。

× × ×

且說燕于南被困在石室裏，每天都是從屋頂那個穴口投進一些飲食來。室裏昏昏暗暗，和置身地獄一般，也不知過了多少時日。這天忽見食物裏夾着一包東西，他打開一看，是一具火鐮石，還有兩根蠟燭蒂和一些紙煤茸。那時還沒有火柴，生火便要敲擊火鐮石來燃着紙茸。燕于南心裏覺得詫異，只管把火鐮石燃起燭來，不料燭光照出包裏還附着一張字條，急拿到燭火下照着一看。紙上寫着：「明日卯刻，救你出險。」紙下寫了一朵花。燕于南看了不禁驚喜交集，他認爲是師妹花尙武的筆蹟，那花朵便是她的記號。他不知她爲什麼會來到這裏，還能够走近石室？他一時精神百倍。熱血沸騰起來。

那兩根燭蒂很快便燃過了，又不知過了若干時刻，燕于南微微聽到屋頂聲響，那窗穴已打開了，上面有人投下一塊石子來，看用意是告訴他起來準備。跟着便聽到隆隆聲響，地板慢慢向上移動，跟着他升高。他藉着窗穴投下的光綫，看到三面石牆緩緩向下消失，才知道所站的是鐵地板，這時地板像昇降機一般升起，瞬間已停止不動。他再看面前，那面鐵壁也漸漸離地升高，這正是當日落下來把他和凌向時隔開的鐵板。轉眼間面前景物，豁然開朗，燈光明亮，已變回先日被困時那一間書室。

燕于南在强烈燈光照射之下，看到面前站着一個少年，全身黑衣，頭上也纏了黑巾，手裏一口利劍，滿面殺機。他立刻認出是花尙武到來，一時喜得難以形容，正想說話，尙武忙打手勢止着他，把劍向屋角一指。燕于南隨眼望過去，凌向時已躺在血泊裏，面目猙獰可怖，看情形正是剛才殺死的。

燕于南走上前向屍體一蹴，那屍身翻了過去，他便從腰帶裏搜出一串鎖匙來，走到屋角把那具鐵櫃打開，他翻檢了一會，櫃裏那有什麼白玉塊，知道當日凌向時是故意賺他的。忽然外面有人敲門，花尙武忙把他一扯，站過一角，跟着她喝問：「誰個敲門？」外面有人應道：「李師傅，是小的呂全，請稟告大人，現在已將近辰刻，請大人準備。」花尙武把室門拉開一綫，應道：「知道了，你們在外間伺候罷。」她立刻拿出一套夜行衣給燕于南換上，然後走近屋角，向壁間一捺，那鐵櫃立刻移動，露出一扇小門來。她回身拿了燭擎，一手牽燕于南走進小門裏，下了十幾級，原來是一條隧道。兩人一路走出，看到面前透進魚肚白的天色，已到了隧道外面。花尙武領着他展開急行身法，瞬即便到了江邊，那裏泊着一艘風帆，兩人剛踏上船，那船便立刻駛開，剛好順風順流，如箭般向下游駛去。燕于南隨着花尙武進到船艙裏，聽到一種很熟識的雄壯說話聲音，神手紅纓槍花青雲已經迎出來了。

× × ×

自從日前花青雲飛信往各路江湖人馬，營救燕于南。那時河南有一個江湖人物叫六合手李全，是花青雲的拜弟，他正來了安徽六安地面組「稔會」。接到紅槍會的信，自然記在心裏。剛巧底下巡哨兄弟捉獲一個陌生人，知道是滄州教場子薦往凌向時那裏去的，還有教場子靶頭吳七的親筆信。教場子便是後來的武館，不過在當時就是一所武官訓練所，教出來的武士多數充當皇宮侍衞和王侯護院的。六合手李全看到這人和凌向時有關，便立刻把他交到紅槍會花青雲手裏。這時花青雲父女正在焦急無策，便把那人詢問一番，是姓李名芳，剛巧是金壇人。花尙武在旁聽了，她一雙烏溜溜的眼珠一轉，便有了主意。當下她便把要冒認做李芳，化裝往見凌向時的計劃對父親說出來。花青雲覺得這一行動有些冒險，可是禁不得女兒堅要前往，他祇有暗中跟隨躲在船裏等候接應。

花青雲父女救了燕于南出險，不日已安抵鎭江華蓋莊。他們離開差不多已兩月，這期間來了三個人：一個是大師兄陸元華；一個是青龍帮北五省把舵太極手王維揚；另一個是紅燈敎第二頭領一塵居士施亮。原來陸元華這時在青龍帮裏，跟着掌印盤龍劍俠，在江湖裏已闖出個名堂來，大家都叫他作「鐵鷹子」。他和王維揚是拜把兄弟，所以一度同來。至於施亮這次趕來，是奉了紅燈敎總頭領朱藩的命令，因他是敎裏文武兼全的人物。他們三個人先後來到華蓋莊，知道花青雲父女已去了宜都，陸元華和王維揚心裏急着要早日把燕于南救出，便留下施亮等候消息，他兩人乘了上水船起程，算起日期來剛和花青雲父女等碰頭。

燕于南聽見師兄和王維揚因自己那樣出力，心裏感激難安，便要趕去會面。施亮攔着道：「燕賢弟，你去不得，須知花小姐這次把你救出，現在兩湖地面定然鬧得震天價響，你斷不能再露臉的。何況陸兄等去已多日，行踪也不可知，還是讓小弟替你前去一遭，暗中打探他兩人行踪，你在此等候消息罷。」

施亮去了之後，過了幾天，剛好是花青雲六十壽辰。那天紅槍會底下各路頭目和遠近到來的江湖人物，由朝到晚，前來賀壽的絡繹道上。華蓋莊外，張燈結綵，堂裏紅帳高懸，鼓樂聲响。大堂正中高掛着紅緞金字壽帳，花青雲端坐堂上，花尙武站在一旁替父親招待人客。原來花青雲妻子去世多時，至今還未續絃。燕于南不好露面，祇躲在後堂裏飲酒。這天賀客裏

面，有些連花青雲也不認得的，因他是一個帮會的總頭目，那些慕名到來結交，藉這好日子來遞個門帖的，也所常有，還好廳上輪流設席，一些人客已散去，剩下來的都是紅槍會大小頭目，一直聚宴到了晚上，內中也有一些遠道客人，混在裏面。

燕于南在後廂裏飲得半酣，到了掌燈時份，忽見院子裏人影一閃，以爲是外面賓客偶然撞了入來。一會又覺樹影搖動，便聽到瓦上的瀝响聲，這番燕于南覺得奇怪。急一縱身到了院子，脚下一點便上了屋頂，立刻見到前面有兩條黑影，一瞬間便沒入前面天階裏，他本想追前去看個究竟，但心想：「使不得，外面正在賓客滿堂，他們一混身便找不到了。」於是回到後廂，走近大堂屏風，向外一望，廳上擺了十桌酒席，正在杯盞交投。他伏了一會，想走返後廂。忽聽到門外一聲炮响，廳下兩廊，立刻躍出幾十人來，手裏都執着明晃晃的利刀，奔上堂來。大門外也是喊聲震天，一隊人衝了進來，爲首的兩個大漢，揮動大刀盾牌，把那些莊客追得東歪西倒。燕于南知道有了伏兵，急返身回到廂裏抓回軟劍，又把架上兩根鑌鐵紅纓槍拿起，飛步出到堂前。那時花青雲已一脚踢翻了桌子，拿起椅子來擋着撲前來的幾個人；賓客中一些是紅槍會的人馬，急忙中沒有兵器在手，都抓起椅桌來自衞，但那些凶徒祇奔向花青雲父女。祇見尚武一手飛出錫酒壺向那盞洋燈打去，乒乓一聲，燈火滅了，剩下廊外透進的燭光。燕于南乘時躍出廳外，劍光一匝，迎風展開，把圍着花青雲父女的幾個人橫截過去，當堂人頭飛起，斷劍折刀，倒了一半，但隨後的又一閧圍上來，燕于南忙把兩根鑌鐵紅纓槍抛到花青雲手裏，頓時如虎添翼。花青雲展開雙槍，挑挪戳刺，十幾個衝前的人紛紛散開，瞬巳有一半中了槍，這時花尚武巳竄到燕于南身畔，從凶徒手裏搶過來一柄刀，擋着門外進來的一股人。燕于南看那些凶徒，像波浪一般襲過來，前仆後繼。他看到廳裏混亂非常，分不清誰是敵人，乘着花青雲雙槍一舉，把那些人逼向後退，他忙揮起軟劍，縱身躍起，把一堂紅帳橫截一劍，裂下一幅來把那堆人迎頭蓋着，蠢蠢亂動。燕于南喝出一聲：「合字兄弟們都走過來。」一聲問紅槍會方面的人跟着走近花青雲身畔來，那些不懂得武技的也退到一隅躲着，即時敵我分清。燕于南站在堂前擋着衝上來的凶徒，劍風過處，都像倒地葫蘆般滾在階上。他擧眼看時，大廳裏巳剩下十來個凶徒，但門前殺進的還有幾十個人，領頭的兩個大漢正敵住花尚武，那兩個人的刀法相當緊逼。他猛喝一聲，飛身庭前，展開「雁落平沙」劍鋒橫掃，那些凶徒，見前面的頭顱飛起，便退近大門，燕于南運劍如飛，東奔西逐，祇見凶徒們自相踐踏。這時耳畔聽到慘叫一聲，花尚武巳一刀劏進一個大漢的脅裏，另一個心裏一慌，燕于南巳劍隨人到，將他一隻臂膀削下來，倒身階上。

廳上花青雲兩根紅纓槍左右迴旋，看不到人影，餘下來的祇幾個人，見形勢不對，想退出廳外，剛巧花尚武回身到來，一刀一個，切瓜一般。大門外給燕于南追殺的人，逃過劍鋒，早巳一溜烟跑出了大門，祇恨爹娘生少了兩條腿，逃命去了！

這次來襲華蓋莊的匪徒，死傷的共五十多人，花青雲方面，莊漢也有十來個死傷。花尚武看到捕獲那個斷了臂的大漢，十分面善，一時便想到他是凌向時手下衞士之一。那人也直認是卞金剛派來的，其中還有宜昌縣的捕快。因爲卞金剛查出了燕于南是紅槍會救出的，便想稟請官兵前來圍捕，但又畏懼紅槍會的勢力，如果拿不到燕于南，那時便會受到誣告反坐的罪名，所以逼得出此下策，乘花青雲壽辰賓客雲集，便混身到莊裏來突然襲擊。

花青雲聽到了，怒不可遏，憤憤的道：「我花青雲在這碼頭站了幾十年，沒人敢這樣來塌我面子的。卞金剛這個江湖敗類，竟敢惹到老夫身上來，我終有一天把他弄到手上，教他嚐嚐我兩根紅纓槍的滋味。」他又吩咐掌牘師爺，把匪黨明火執仗，乘他壽辰打刦華蓋莊的事詳報了鎭江府，燕于南看到諸事皆由自己惹出，心裏很是不安。他不想累了老英雄父女，知道在華蓋莊住不下去。但大師兄陸元華，雲中劍王維揚和一塵居士施亮等人都爲着自己的事去了湖北，怎可以不等候他們消息。這晚他便把心事告訴了花尚武；她本來極不願燕于南離開，何況經過了這次冒險相救，燕于南對她更是感恩知己，言語間對她表示着永遠忠誠相待，這個小姑娘的心，正在浸在愛河裏，甜蜜蜜的，那捨得他又離開自己。當下她便把心事吐出，無論今次燕于南去什麼地方，她定要跟隨，這令到燕于南沒法推搪。

第二天，花尚武把心事稟告父親，花青雲也早巳看出了女兒意志，便對燕于南道：「小女早年就失去了母愛，依着老夫長大，遲早也要擇一門人家的，燕頭領既然不嫌小女醜陋，就此一言爲定。」燕于南立刻跪下來叩拜未來丈人，這樣便算定了親，擇日再擧行婚禮。

燕于南携着花尚武，這一對未婚夫婦，不日回到金陵。燕于南雖然家在金陵，但自從別過黃梅師傅下山，至今是初次回到家裏。他的父母兄嫂見了，自然喜出望外，又見未婚兒媳同回，更是安慰。燕于南吩咐家人不必對外間說他回到家來，防着官府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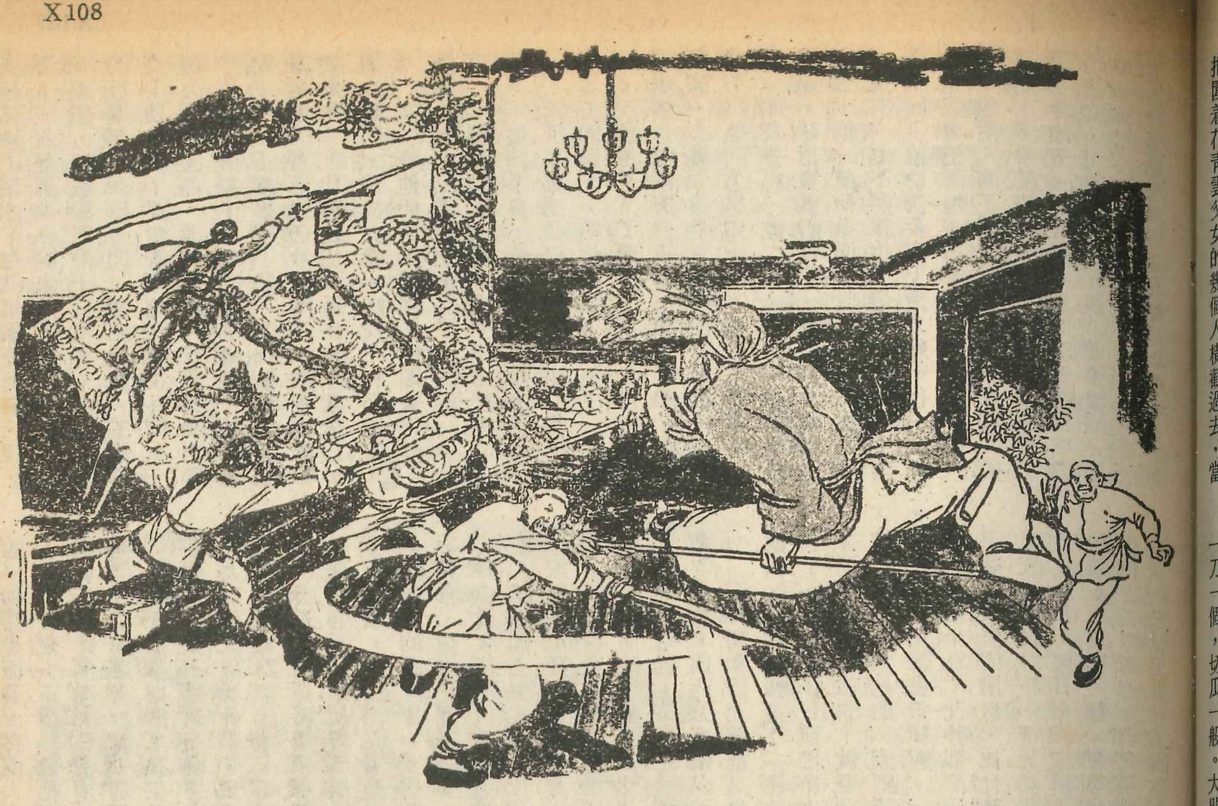
他每天都同花尚武遊山玩水，到處遣興。這天來到玄武湖，兩人忽然想起，當日黃梅師傅遣他們下山時，曾到檀度庵的石洞來發過誓。當下便信步行來，到了檀度庵，那掌香火的老人，也是昔年隨過史可法的武弁，叫做林得勝。見了他們便道：「難得燕公子和花小姐舊地重來，且進後山洞謁過靈，再到來喝點雨前茶罷。」

這一說，觸起兩人回憶，便走到山洞來。那時還未建有山神廟來掩蔽着洞口，祇是雜竹亂石，遮蓋了巖穴。兩人一找便見到洞口，俯身進入，石隙射入光綫，看到洞裏石巖下有人打坐，細看却是師傅黃梅居士。兩人心裏也不知是驚是喜，忙上前叩見。

黃梅微微開目，說道：「你兩人來得正好，我有點事要交託你們的。」

燕于南應道：「師傅有什麼吩咐，弟子沒有不奉行的，弟子來到金陵多日，不





花青雲兩根紅纓槍風捲殘雲一般展開，燕于南飛身把紅帳割下來蓋凶徒。

知師傅就住在這裏，請恕我兩人來遲。」

黃梅道：「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和尚武小姐訂了婚，我應該向你們道喜，不過……」說到這裏，他望着花尚武，微微露出一點惋惜，可是兩人察看不出。

花尚武便卽問道：「師傅，不過什麼呢？」

黃梅答道：「不過十年之後，你記着回來此處見我。」

燕于南又把這次落在卞金剛手裏經過，和現在大師兄陸元華等還未知道下落等事稟告一遍。

黃梅便道：「過往我都知道，這次陸元華和王維揚定會成功的，可是將來會招惹江湖間一番誤會，你們不必担心。」兩人知道黃梅精於大六壬神算，凡事都卜得八九，心裏一時寬下來。黃梅又吩咐道：「你們見了大師兄和王維揚，記得代我傳話，說這次我保護那姓袁的不力，終給鷹爪子暗算了。他的遺孤袁無愁，我巳遣人送到五台王家裏藏着，教他們保護到袁無愁長大了爲止，今後担子便落到他兩人身上，不要像我那般失策。這番話就是我要你們替我傳達的，你們記得嗎？」

兩人忙應說：「謹記師傅吩咐。」黃梅居士又道：「今天你們先回去罷，將來有機會再見。」兩人又拜了一拜才起身，又到史閣部肉身前上過香，叩了三叩，才向黃梅居士告辭。燕于南走出洞門，黃梅居士又叫他回來，雙眼瞪着他欲言又止。燕于南以爲師傅還有什麼的要吩咐。祇見黃梅居士黯然撫着他的肩膊，說道：「孩子，沒有事了，你去罷！」兩人這才離開石洞。

按下燕于南慢表，且說雲中劍王維揚和鐵鷹子陸元華離開華蓋莊，他們還未知燕于南巳經脫險同到鎭江。那雲中劍是太極手掌門人，昔年他的父親太極王，和盤龍大俠，黃梅居士，滄州神彈子李元，蜀山一鶴卞雲龍等五個人，創立青龍會，推擧盤龍大俠做會裏的掌印，作爲青龍會的總舵。後來太極王，李元，卞雲龍都先後身故，華北五省的把舵便由王維揚繼承下去，仍受盤龍大俠的指揮。剛巧陸元華奉了黃梅居士的命令下山，帶着龍吟劍到來見盤龍大俠，因此結交了王維揚，兩人一見如故。本來陸元華習的是少林派正宗武技，王維揚却是武當本門，派別不同，可是盤龍大俠見到陸元華人品老成，武功底子不錯，便留他跟在身前，又着王維揚和他結成異姓兄弟。當王維揚結交陸元華之前，他從父親手裏傳下來一塊玉石，那石用牛皮套着，刻上了圖形，是一宗寶物埋藏地點的暗記，但歷來都沒人猜得出內裏的玄妙。王維揚只知道另有一塊同樣的玉石收藏在別處，如果找到了，便可把寶藏取得。

有一年，卞金剛派了親信人到五台見王維揚，說他們帮裏兄弟得到一塊玉石，和王維揚手裏的一般無異。所以特地請他前往漢口會面，大家拿出玉塊來比拼一下，如果符合，將來得到了寶藏，他們祇要三分之一便算了。王維揚不疑有他，也恃着自己一身本領，祇帶了幾個隨從，携了玉石前往。

那料這是卞金剛佈定了圈套，他曉到

王維揚到了漢水，在仙桃鎭要轉船，他便派了一個帮裏頭目叫水獺子的，預先僱定一艘船，把艙房造得十分稠密，却將衣橱的板壁開了一扇暗門，通到艙底。王維揚到了仙桃鎭，果然着兩個親隨往外間包一艘大船到宜昌。他的親隨一找便找到水獺子佈定那艘船，祇有它最是寬敞，於是便定下了。王維揚下了船，看到艙房門扇也頗牢固，可是他仍放心不下，把那塊玉放在懷裏。到了晚上，水獺子從艙底開了衣橱的暗門，翻檢衣箱，都找不到那塊玉。

第二晚他便開出硬功，把悶香燃起，透進艙裏，王維揚便像服了安眠藥一般酣睡。水獺子偷進房裏，把王維揚腰裏的玉解下，盜到手裏，乘夜泗水登岸去了。

到了王維揚發覺，搜遍全船，都不見那塊玉的影子，明知被盜，但船主一口咬定，說艙房是下了鎖的，沒人走得進去。王維揚追尋兩天沒下落，想報官時，又沒證據，心裏知道是卞金剛使的詭計，可是探不出他們怎樣盜走的。遣人往問他時，卞金剛却推得一乾二淨。又說王維揚借故抵賴，想把寶藏吞沒了。弄得雲中劍啞口無言，他一氣便返回五台，從此記恨心裏，沒有一刻不想報仇。這次他和陸元華南來，除了協助營救燕于南之外，也一心想趁這機會把那塊玉石弄回手裏。

他兩人到了漢口，住的是一家最大的客店，名叫鴻安棧，漢口是青紅兩帮勢力的交界地方，而且還有別的帮會在這碼頭上設立，可說得三山五嶽，龍蛇混集，就是要探宜昌消息時也較爲容易。有一天他們在鋪面看到兩個漢子匆匆走進來，其中的一個甚是面善。這兩人和賬房說了幾句，返身便走。王維揚聽他們說的都是江湖唇典，頓時省得人是河南分帮裏的兄弟。他們立刻向賬房打聽，那賬房道：「客官，你問青龍帮則個？如果你是帮裏兄弟，來到這碼頭，難道不曉得拜會青龍山！我們大哥黑太歲沈仲强，頂好結交朋友，那處江湖人物路經此地，不上門來遞個帖子的。」王維揚這時記起青龍會湖北分帮有個沈仲强，是個仗義疏財的好漢，祇是未曾會過面，今次忙亂間連這人也忘掉了。便向賬房的說道：「我們都是華北地面合字兄弟，煩老兄通報一聲，說五台王維揚要拜會沈大哥。」當下遞進帖子，一會便有人請進閣上去，祇見沈仲强迎了出來，大家亮過照子，依會裏規矩打着見面手勢。王維揚在武林裏輩數雖低，但他是華北的把舵：而沈仲强是湖北分帮舵主，地位比王維揚略低，可是在禮數上大家都是一帮的頭領，因此大家便以平輩兄弟相稱。

王維揚和陸元華把這番來湖北的任務說出，沈仲强便道：「兩位不必再前去宜昌了，燕兄在幾日前巳給人救了出險，剛才兄弟正接得報告，就是鎭江神手紅纓槍的女兒設計救走的，還把淩向時殺了，目下官方，正嚴密追緝呢。」兩人聽到了，還是半信半疑，沈仲强又道：「兩兄不必思疑，這裏的消息，比什麼都淸楚，兩兄且安心在此住下，等兄弟得個機會來盡些地主之誼，遲日再回去鎭江未晚。」王維揚聽了，眉頭一皺，便把此番定要進入盤山把玉石取回的意思向沈仲强說出，並道：「燕兄脫出險境，固然心裏的一塊石丢開，可是卞金剛幾年前給陷洞子過兄弟踏過，怎能就此罷手呢？」

沈仲强答道：「盤山地面十分險要，隨處都是卞金剛的耳目，我想兩兄不是這樣容易可以入得手的。現在兄弟心目裏有一個人，如果兩兄求得他的帮忙，便有幾分成功的希望了。」

原來沈仲强說的人，便是長江三劍俠之一，名叫荊山一老，這人早巳隱居雲夢多時，昔日他和卞金剛的父親卞雲龍，武當山穿雲燕方剛，同稱三劍俠。當下沈仲强修了一封書，又備了兩乘駿馬，第二天王維揚和陸元華便起程趕往雲夢，見到了荊山一老金仲華，道達來意。那時金仲華結廬雲夢山深處，不問世事，見了沈仲强來信，嘆了一聲，說道：「我和卞金剛的父親是結義兄弟，本不想置身是非圈裏，無奈卞金剛所作所爲，太對武林中的朋友不起。也罷，你們到盤山時，如此如此，便可不至動武，便可得回那塊玉石，但也要看你們是否求得這個老婆子的答允，你們祇管碰碰運氣罷。」說罷便寫了一封書函交給他們兩人，於是兩人即日下山。

王維揚和陸元華回到漢口，立刻乘船往宜昌，扮作商販裝束，混進盤山去。盤山是鄂北一處盤地，四面高山，祇有東西兩道山隘可通，此外便是一條急激溪流從山谷流出。卞金剛住的地方，是一所依山建築的石厦，崇樓傑閣，園林圍繞，到處建起望樓，守衞十分嚴密，屋後一度溪流，十分湍急。這天初更後有兩條黑影，越過了高牆，飄忽像狐狸一般，瞬巳竄上了菩提棚架上，這個長滿了密葉的菩提架直透到樓外，作爲蔽蔭長廊。兩個黑影蛇行鼠伏，無聲無息，扒到了樓前。

他們仗着輕身功夫，越過幾層樓房，窺看樓裏，都是一些客厢睡室，不見卞金剛的影子。忽然一陣木魚聲响，從後樓傳來。

### 帮會結仇龍爭虎鬥

王、陸循聲來到後樓，展開「燕子投林」小輕功，縱身到了二層樓上。他們乘月色舉頭一望，樓頭一面紅漆金字的匾額，寫着「絕塵精舍」四個大字，一陣檀香氣味，隨風送來。兩人走近樓欄，向裏窺望，樓內是一間小佛閣，看到一個老婆子的背影，正敲着木魚念經。兩人心裏知道這老婆子便是卞金剛的繼母方氏，一時脚下蜘躕，未敢闖進。忽然樓裏高聲問道：「外面的是誰？爽脆的進來，不要鬼鬼祟祟的！」兩人一時怔着。王維揚壯着胆子應道：「五台太極王家後輩王維揚叩拜兄陸元華，有事來見師太。」樓裏答道：「那麼，進來罷！」

兩人一飄身走近樓門，推開便進，那老婆子巳站起來，望去精神矍鑠，兩眼藏神，腰子還是挺直。兩人上前一揖，說道：「後輩等蒙荊山一老金仲華修書，着來叩謁，日裏恐驚動了令郎，因此乘夜到來騷擾，望師太恕罪！」老婆子略一欠身，指着面前椅子說道：「兩位請坐！」她回頭又喊了一聲：「小環，客人來了。」便有個丫環出來遞茶。

那婆子的眼光向兩人身上一瞥，便問王維揚道：「你便是太極王兒子叫雲中劍



的嗎？這次你的來意我巳猜中了八九，且把信拿來。」小丫頭向王維揚接過信遞上，老婆子看罷便說道：「也罷，你們遠道到來，看在荊山一老的面上，老身不能不替你們想法子。不過那塊玉石是在我兒子的手裏，我要設法才取得來，你們明天這時候再來罷。」

兩人起身謝過了方太君，隨說道：「晚輩等現在就先告辭，明晚再來打擾了。」那婆子點了點頭，指着後樓說道：「這處屋後有一道溪流，明晚我着婢子亮着火光來接你們。」

兩人應了聲是，一飄身出了樓頭，看見屋後果然有條急激的溪水，便飛身越過，乘夜返回宜昌。

第二天，王維揚、陸元華入黑便進盤山，扳籐附葛，到了溪邊，找幾根竹木紥成木筏，隨流冲到卞金剛的屋後。一會樓上有燈光閃動，跟着抛下一根繩子來，兩人緣着上到石台基，那婢子持着燈籠，帶他們兩人走進樓下的一間客廂，卞金剛的母親巳候着，見了他們便道：「兩位賢姪，老身幸不辱命，那塊玉巳取來了。可是將來我兒子如果知道，他決不會干休的，你們明早就要離開宜昌，切不可停留。」說罷從身畔取出一個布包，解開了便露出那皮套子，王維揚認得是原物，喜得心花怒放，立刻和陸元華跪下來叩謝。

方太君把兩人扶起，黯然的道：「老身早巳勸我兒把玉石送回，無奈他聽信那班狐羣狗黨的擺佈，總不知悔改，因此老身也就索性不管他的事了。」說了吩咐兩人早些離去。

原來老婆子方太君，是蜀山一鶴卞雲龍的繼室，當初她和卞雲龍比武定親，江湖裏成了佳話。她一家都是武術名手，兩個弟弟就是名聞關中的「武當雙燕」。大的叫「穿雲燕方剛」，小的叫「鐵翼燕方正」。提起這兩人來，武林中人多不敢招惹的，因他們有一手騰空衝擊的絕技叫「水波拳」，一向就未曾遇到敵手。

王維揚和陸元華別了方太君，出到後院，黑暗裏突閃出一人，手裏一對梅花鋼刀，攔在面前喝道：「好賊走不得！你們好大的胆子，敢到來偷取玉石。」說罷梅花刀一擺，刀圈子嘩喇的响着。兩人一縱身分開，乘機拔劍在手，展開「老叟携琴」來護着身子。王維揚站前應道：「卞金剛，那玉石是我所有的，現在蒙太夫人交還，怎的說偷？」

卞金剛也不再答話，一對梅花刀，閃電般直奔王維揚，這一記「落花待掃」，向咽喉點過來，勢如奔馬。王維揚急撩劍上提，護着面門，回頭一變，使出太極劍的「翻身提斗」，劍隨身進，祇見青光一閃，和梅花刀碰出火花來。卞金剛的梅花刀端的神出鬼沒，這時使個「敗式」向後一縱，看看刀鋒有沒有缺口，才轉身衝上。



林玉坐騎中箭，一擰身平地縱起，三根長矛剛好從脚底下戳過。

今番展出「大鵬展翼」，兩柄梅花刀左右伸開，橫戳過來，夾着一股刀風。王維揚叫了聲「好刀！」連忙一記「分手雲麾」，劍尖成九十度角向右一抹，向對方右臂削去；卞金剛雙肩一晃，躲過劍鋒，揑了一把汗。王維揚施的是太極十三勢本門，一式一式的連綿接續，像游絲一般不斷地密襲過去，卞金剛雖是名師傳授下來的武當刀法，也佔不到一絲兒上風。王維揚見他刀沉力猛，兩柄刀好似五瓣梅花吐開。從上下左右中五路並進，但見金刃劃空，身隨刀走，知道一時不易把他蚪倒。」

正在殺得難分難解，旁邊一條烏龍似的兵器直擘在兩人中間，王維揚定睛一看，原來是方太君把一根鐵拐杖攔着。怪不得剛才來勢如風，斜裏一亮便到，使兩人沒法再接觸，知道這老婆子的功夫實在不凡。這時方太君滿面怒容，站在兩人中間，氣得有些顫抖。她把鐵拐指着卞金剛罵道：「畜生！你在我面前這樣無禮！」這一喝，卞金剛果然歛手屏息起來。方太君邊對王維揚和陸元華說道：「你們去罷！」王維揚和陸元華看到時機，乘勢一擰身，衣襟一晃便上了高牆。

卞金剛眼看他們竄走，提刀縱身想追，誰料給方太君一手抓着腰帶，罵道：「你這忤逆畜牲！」她牲字還沒脫口，卞金剛火性陡起，曲起手肘回轉身子一撞，竟把老婆子撞倒地上，鐵拐也拋開一旁。一刹那間，王維揚在牆頭回身下望，當堂怒髮衝冠，眼眦欲裂。立刻摸出他的柳葉鏢來，向卞金剛射去，一發三鏢。這柳葉鏢比七首短，兩邊鋒利，鏢身扁平，每邊有三條陷綫，是他們太極王家獨有的。

卞金剛聽風知有暗器襲來，連忙一矮身子避過第一枚，右手一撩便把隨後兩枚鏢接着。也虧他做得狠毒，祇見他手上一揚，兩枚鏢前後一齊射出：一枚打向牆頭，一枚却射向身後。王維揚見他把鏢反射過來，側身閃過；但倒在地上的方太君，這時剛給婢女小環出來把她扶起，料不到柳葉鏢無聲無息地打來，察一聲射中了咽喉，那鏢相隔太近，勁力又猛，方太君連

喊也喊不出便斷了氣。這個慈祥英勇的女俠，就此喪在兒子的手裏。

王維揚和陸元華看到卞金剛施出毒手，不免切齒憤恨，但知道再留便會惹上一身是非，急飛身出外，乘夜扒山越嶺，離開盤山。

那邊卞金剛心裏暗喜，但面上擺出一副悲愴容色，把方太君抱到屋裏施救，那時他的家人手下都來到後樓，先把柳葉鏢拔出，傷口血如泉湧，身子已是僵直。他詐作伏屍痛哭，大罵王維揚兩人下此毒手，誓與他不共戴天之仇。祇有小環看在心裏，但也不敢出聲。卞金剛這毒計叫作移禍東吳，也可見他平日的陰險。後來他不祇送了自己性命，還惹出武林中不少是是非非。

再說王維揚和陸元華到了漢口，才鬆了一口氣，因這處已離開了卞金剛的勢力範圍。兩人來到鴻安棧拜會黑太歲沈仲強，知道一塵居士施亮已到了多日。施亮就是紅燈教裏的二頭領，前回說他離開華蓋莊打聽王維揚等消息。他是走慣江湖的人，每到了一處碼頭，自然曉得拜會當地的帮會頭領，何況青龍山在漢口地面沒人不知。因此他會見了沈仲強，知道王維揚等已持着金仲華的信去宜昌。這時大家見面，知道已把那塊白玉石取到了手，都替王維揚高興；可是聽到卞金剛怎樣把方太君暗算，都切齒痛罵他滅絕天性，連畜牲也不如。

施亮忽然一拍桌子叫道：「王賢弟，你今番中了卞金剛借刀殺人之計！他這樣做法是想把殺死方太君的罪過推在你身上，我看以後還有麻煩。」

沈仲強也點頭道：「這柳葉鏢是你們王家獨有的暗器，而且當時沒人看到，你便怎樣水洗也難清的，我看你還是早些返回五台。金仲華那邊待我寫信告訴他，希望他能够相信便了。」王維揚聽了，也覺得事情果是很糟，但一時又想不出補救的方法。

到了翌日，王維揚和陸元華等別了沈仲強等，匆匆取道北返，施亮因要回去鎮江見燕于南，所以各走一路。沈仲強待他們起程去後，才修了一封書告知金仲華，不料帶信人到雲夢時，金仲華已去了別處。暫且按下不表。

施亮返到華蓋莊，才知道燕于南偕同花尙武返金陵原籍居住。那時官方對通緝燕于南已漸寢息，神手紅纓槍花青雲便託施亮前往催速燕于南早日回來舉行婚禮，於是施亮又趕至金陵。

這時八臂郎君燕于南和花尙武住在金陵，正渡着甜蜜的日子，他們自見過師傅黃梅居士，過兩天再去檀度庵，那掌庵的說黃梅剛走了。他們知道黃梅有着重任要幹，便不再找他。這天一塵居士施亮來到，大家見面，知道師兄陸元華已隨雲中劍王維揚北返，已應了師傅說他們會成功的預言。便央施亮逗留幾天，把金陵名勝都遊遍了，大家才返鎮江來。

當他們三人回到華蓋莊，那些莊丁迎出門來，露着驚惶神色。又見紅槍會大小頭目都聚在廳上，花尙武心裏已料到有事發生。她和燕于南連忙走進花青雲的臥室，見到花老頭子臥在榻上，面色青白，背部裏上了傷帶。花尙武一步搶前，叫聲：「爹爹，你怎麼樣？」花青雲雙眼瞪視着她，淌下了淚來，軟弱地說道：「你爹給人暗算了。」花尙武一聽，哇一聲哭出來。這時紅槍會裏一個小頭目走過來，對花尙武說道：「總頭領中了毒鏢，現在瘡口迸發，這裏所有大夫都說沒有這種解藥，昨天已派人到金陵催你們回來了。」

× × ×

花青雲自從施亮離開後，有一晚，還未睡着，聽見窗外像風吹落葉的聲音，他是內行人，自然分辨出有夜行人來到。他從牀頭拿起七星刀，繞身出室，剛想飛身上瓦，院子裏便有一團黑影竄落，迎面一劍剁來。

花青雲提刀一撥，退後兩步，喝道：「那路的朋友，我花青雲有什麼對不住的地方，先說個明白。」那料屋上又有一個全身穿白的人躍下，一雙鵝稜銼直撲過來，說時遲，花青雲早已來一勢「天師遞簡」，把鵝稜銼撩開。

那人開口便罵道：「你這老忘八，我們青帮和你素來河水不犯井水，爲什麼要勾結紅燈教賊黨到來和我們作對，你這老狗想是活不耐煩了！」說罷便和先前持劍的人一起過來夾攻。花青雲有點生氣，他平生身經百戰，那曾有過人這樣罵他。忙一揮七星刀，施展白猿刀法，連竄帶跳，「迎風掃塵」，雙腿配合刀鋒連環踢出。左手空出隨勢伸展，乘空擒攫，兩個刺客殺得滿頭大汗，鬥了五六回合，花青雲向白衣的一刀連扎帶洗，把鵝稜銼貼着，翻手一圈，那根鐵銼已飛到半空，左手向這人腰裏一抓，挾了過來，但他那柄七星刀並未停頓，一直風一般捲向其他一個的面上，那人一抑身子避過，乘勢翻個觔斗上了牆垣。

花青雲那肯放過，急把挾着的人腦穴一摸，定了穴道，摔在地下，跟住雙足一點，一鶴冲天，憑空越過牆垣，上到屋脊。就在他飛身的當兒，索索索三聲，從左側飛來三點白光，他熟練地側首一避，七星刀又把兩根撥在瓦上，知道是連環三角鏢。看前面時，剛才的人已不見了，四處一望，不見影跡。忽然一陣像是蟬兒振翼的微响，前面側面一連點點白光射來，他知道屋上四處都伏了人，不敢怠慢，手裏刀一擋，叮叮噹噹幾聲，把幾根沉重的鋼鏢擋落，但右側射來的祇有躍高避過，兩根從鞋底擦去了，左邊又飛蝗般一連三發飛到，他提起左手一接，就在這時，他覺得最後接着那一枝鏢一陣聲响，便感到肩上針刺一般痳痛，暗叫「不好！」原來接在手裏的幾根鏢，最後射來的一枚是子母鏢，這種鏢是空膛子的，裝了彈簧，外邊連着關鍵；射出來的地方就在鏢身三角地方，開了三個暗孔，透到空膛子裏，當敵人接鏢時，定然接觸到關鍵，彈簧一鬆，三根像釘子大小的毒鏢便射出，因爲三個暗孔射出方向都不同，不論對方怎樣站着，也會射中的，所以誰也防不了。這種子母鏢裝作特殊，武林中祇有幾路人使用。

花青雲站在屋上稍一遲疑，便聽到兩丈開外有人縱笑起來，說道：「老傢伙，你這番還不掛彩，眼看你活得幾時？」倏忽看到四條黑影，消失在暗裏。



花青雲不知道賊人的數目，也不窮追。夜風一吹，肩上驟覺有點痳痹，急飛身下到院子，他回到屋裏把衣襟解開，先把肩上兩根毒鏢拔出，擠出毒液來，然後敷了金瘡藥，以爲沒事了。不料第二天瘡口腫起，一根紅氣貫到胸口，感到脹悶。兩天來花青雲發着高熱，時昏時醒，腦袋已受了毒侵，解救更不容易。

燕于南看到花尙武哭得像淚人一般，便勸道：「這不是哭的時候了，快請施二哥入來商量一下罷。」花尙武這才記得施亮留在外堂，忙使人請進。施亮在紅燈教裏素來就是智囊，在江湖上閱歷較多，他討當晚的鏢一看，見鏢身印着兩個燕子，當下大驚，說道：「原來是武當雙燕的鏢，怪不得這樣沉重。」施亮說的武當雙燕，就是卞金剛繼母的兩個弟弟，穿雲燕方剛和鐵翼燕方正。

燕于南聽了便道：「我看這事是大師兄和王維揚這次往宜昌招惹出來的。但現在救人要緊，施頭領你看該怎樣辦？」一塵居士施亮答道：「這鏢雖然是雙燕的物件，但我看這次不會是他們兄弟到來。因爲兩人一向都是兄弟拍檔，從來未偕同別人一致行動的。雙燕這手子母鏢祇金仲華那裏有藥可解，如果過了七天便沒命了。現時祇有上雲夢走一趟，如今不過是第三天，倘我們能够在四五天裏取藥回來，還是來得及挽救的。」

花尙武聽了，立刻便要往雲夢求藥。施亮又道：「花小姐，不是我愛說掃興的話，金仲華和卞金剛的父親蜀山一鶴卞雲龍，武當穿雲燕方剛等同稱長江三劍俠，卞雲龍的繼母方太君就是雙燕的姊姊，今次卞金剛殺了方太君，誣在雲中劍身上，金仲華定以爲王陸兩兄恩將仇報，這樣他未必肯把解藥給我們的，我看……」說到這裏，燕于南截住道：「這樣我們到時如果軟取不到，就是硬取也要到手。」施亮嘆了一聲，說下去道：「這番想不惹事也難了，我和你同往走一遭罷，現在剛是上游水漲，我們去時乘馬，回來乘船，四天內大概可以趕得及回來的。」

燕于南施亮兩人星夜起程，施亮說道：「燕頭領，那荊山一老不是好惹的，我們還是先偵察一番，看情形下手。」兩人展開輕功，穿林越澗，從松陽觀後竄上牆頭，向呂仙閣扒進。

兩人看到閣下有些燈光，忙飄身落到閣後，伏在窗櫺窺視。見兩個十四五歲的道僮，背着短劍，伏在壇前說話。一個說道：「我看祖師爺明天可返來了，這幾天來他們都去了，賸下我們兩個人來，晚上總覺得心驚哩。」另一個答道：「我看還有幾天呢，聽說祖師爺和那姓卞的還要上武當山，這下子可苦了我們守夜了。」兩人在窗外聽了，知道這兩個道僮是金仲華的徒孫。這時剛才那道僮又道：「那麼，祖師爺和師父們不是同一度去的嗎？爲什麼都一起出去的呢？」便聽答道：「師弟，你來到日子淺了，今次師叔們是祖師爺叫去鎮江的，我看是要和人家動手呢。那晚趙師叔叫我打整了半天武器，擦得我的手腕也痛了。」這時那個先說話的已頻打呵欠，說道：「我要瞌睡一會了，師兄，你關照……」未說話便伏在几上睡去了。

施亮一招手，兩人一縱身到了閣上，室裏檀香燃起，寂無一人。燕于南弄開了窗門，躡足進去，施亮把火石敲起，燃上燭來。看到五供架後有一檀木箱子，他們是內行人，對於暗器收藏的箱櫃特別觸目，燕于南伸手便想揭開箱蓋，施亮在旁把他手腕一掃，說道：「且慢，這使不得！」燕于南還未明白，施亮已把窗簾的繩子扯下來，一端縛上箱蓋挽子上去，一端執在手裏，一牽燕于南同躍到架頂站着，然後把繩子一拉，祇聽到拍拍幾聲，那五供架放着玩器的格子裏射出幾枝箭子來，察的釘在對壁上去，燕于南伸了一下舌子，兩人才跳下來，看箱裏時，貯了幾枚三角子母鏢，旁邊有兩瓶紅白藥粉。那紅色的寫着外敷，白的寫上內服等字樣。

燕于南忙的抓起揣在懷裏，施亮也順手取了兩枝鏢，兩人一抽身出了暖閣，不料忘記把蠟燭吹熄，當他們離開之後，窗門未關，北風吹進，剛巧施亮把簾幔的繩子解去，那布簾便吹到燭火上，燃着起來，火隨風勢，不可收拾，因此把松陽觀別院燒個清光，還好未波及到正殿。燕于南等闖下這個大禍來，他兩人還沒知道。

且說神手紅纓槍花青雲得到了解藥之後，搽服兼施，果然兩天後便漸漸痊癒起來，可是受毒日子太深，從此他的一條臂膀便癱瘓無力，變了獨臂神槍手。

過了幾天，燕于南和花尙武行過婚禮，也沒有通知外人，祇在紅槍會裏飲宴了幾天，燕于南急於返回山東紅燈教去。因此他便把一部金銀細軟給女兒作爲粧奩，叮囑一番，燕于南新婚夫婦便離開華蓋莊，偕同一塵居士施亮起程北上。

且說陸元華王維揚回到直隸，他們先往滄州謁見青龍會掌印盤龍劍俠，把經過的情形詳細述說。盤龍聽到了卞金剛殺了方太君，也皺了眉頭，說道：「王賢姪，你這番中了卞金剛的毒計了，你知道方太君的兩個弟弟武當雙燕，何等厲害！這番定要青龍會替你出頭，不過我還未想出善法，你們且住幾天再說。」

王維揚一天早起，到後園散步，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童，在草地上練功夫，打的一套是六合拳，橋手也頗有度，祇是脚步虛浮一點。他心裏暗想：「這是我們黃梅居士師傅從六合掌改成的拳法，給初習技的人作入手功夫的，怎的這孩子也是這一門路？」他也不想去驚動小童，這天見了盤龍劍俠，便問原委。盤龍劍俠道：「這孩子嗎？他是黃梅居士送來這裏的，今後要交給你和元華兩人保護至長大成人，不許有絲毫損傷。這裏有黃梅居士的信，是給你們的，你拿去看過便知底細了。」王維揚接書在手，展開一閱，才知道小童是東莞袁崇煥的曾孫，叫袁無愁。他的父親一向由黃梅居士手下一班俠士迴護着，寄身鎮遠鏢局裏，隨身有兩俠士跟着，一個叫十五彈子林玉，一個叫鐵沙掌樂如松，都是武藝了得的武林高手。那時杜致遠已經娶妻生子，他的妻子也不曉到他本身姓袁，所以兒子也改作杜無愁。

杜致遠一家，便住在鏢局隔隣。那時鎮遠鏢局的業務，蒸蒸日上，局裏鏢師都是武林有名人物，歷來押運貨物都未試過失手。但林玉和樂如松兩人，不論那一次

押鏢，必留下一人座鎮局裏，暗地保護着杜致遠。

有一年，鎮遠鏢局接到一家很貴重的鏢，那天到了黃崗地界，忽然竹林裏衝出三騎人馬來。林玉立刻吩咐兩個副鏢師監護着紅貨車輛，自己一騎迎上。那邊來騎已喊着：「留下紅貨來，放你們過去！」

林玉知道遭遇了刼鏢，他便先發制人，一响彈弓，十五枚連珠彈子一連串射出，空間發出嗚嗚的响聲來。那料對面爲首的一騎人從鞍上擧起一具東西來，看去像個撈魚子的網袋，迎風一擋，彈子都被吸進袋裏。跟着又聽見弓弦响處，那人身後兩騎連環弩箭射過來，飛蝗般穿空便到。

林玉忙把彈弓左右撥去，弩箭紛紛墜地。他拔劍在手，雙腿一夾馬肚，直衝那三騎人。那邊連環弩一刻不停地射出，看看臨近，霍地一聲他的坐騎中了弩箭，當堂把林玉掀下馬來。三騎賊人轉瞬間已越過林玉向載了紅貨的車輛撲去。林玉沒有坐騎，祇有展開輕功追上，眼看兩個副鏢師和一班鏢手出來抵擋，都給三個賊人長矛挑刺，紛紛倒下，賊人躍到紅貨車輛上，擧矛一拍馬背，便衝出車馬羣，林玉一急，抽開彈弓把彈子一連發射，不料又給走在後頭的一個賊人拿起那古怪東西來，收攝進去。林玉既追不上，心裏暗說：「不妙！這番却倒在幾個無名之輩手裏！」

正在徬徨無策，前面塵頭起處，一騎白駿馬風馳電掣一般迎頭奔來，馬上一個中年黑漢子，飛舞着一對九齒鍊子鎚，風捲殘雲般，衝到三個賊人的車輛前，鍊子鎚盤旋打圈，幾根長矛紛紛折斷。那人再掉轉馬頭從後衝上，這番鍊子鎚在賊人頭上打轉，那三個賊人把頭一低，忙拔出腰刀斬斷了貨車牽手，抱着馬頸死命前奔，三輛載了紅貨的車便溜下來。那個黑漢子仍揮起鍊子鎚追上，但先前賊人的馬給鎚揮動，都驚起狂奔。那漢子祇顧趕去，林玉已在後叫道：「好漢，車輛未失，不要追了！」那人才回馬過來和林玉見面。

林玉覺得這次挽回鎮遠鏢局的聲譽，得回紅貨，都全憑那漢子相助，於是便拜問姓名。那人說姓萬名剛，是峨嵋派專練兵器的名手，這次想投奔廣東一個親戚找個武職。林玉道謝一番，便請他一道同行。他們兩人在路上談得很投機，又見萬剛武藝出色，等到押貨點交完畢，便請萬剛回返鎮遠鏢局。林玉將路上情形向總鏢頭鐵面猴趙無畏細說一番，從此鏢局裏便多了萬剛一個鏢師，他雖然年紀在四十開外，但對人圓滑，因此鏢局的人對他的感情不錯。這樣過了半年，鏢局生意日盛一日，萬剛又寫信到滄州請了他的師弟「金槍白鵬」到來，這個人年紀未到三十，使得一手好槍，總鏢頭趙無畏見了，自然表示樂得聘用。他們師兄弟兩人和林玉交情特別好，漸漸竟稱兄道弟起來，十分親熱。

且說和林玉負責保護杜致遠的鏢師鐵沙掌樂如松，有一次押鏢經過盧山，回程順道往見黃梅居士。他們都是青龍會的人，每年見一兩次面，交換一些消息。那次黃梅居士叮囑他道：「你回去記着告訴林玉，我們青龍會北省兄弟，探到魔王派了四個宮裏高手出來，跟踪袁爺。盤龍掌印手下有一個探子叫「草上飛」的，探到鷹爪已混進福建一家鏢局裏，但未知是不是你們的一家，你們兩人不要一刻疏忽，那姓袁的更不可外出了。」樂如松記在心裏，回來告訴林玉。自此林玉和樂如松便停止出外押鏢，掩護杜致遠更嚴密。

那時鏢局有一宗貨物要押往濟南，本來是萬剛領隊的，不料起程前一天，萬剛病倒了，請人叫林玉到他房裏，央請代他一行。林玉見却不過，便答應下來。林玉去了幾天，有一晚，樂如松睡在鏢局樓上，夜裏微微聽到窗外叩了三下，他一躍下牀，見到窗外人影擧高手來打了幾個手勢。樂如松認得是自己一派人的手語。當下拿劍鞘在桌上繼續在敲了幾聲，作爲回答訊號，隨即打開窗來。那人影穿窗而入。

他還未開言，黃梅居士已把他一拉竄出窗外，越上屋脊，才細聲問道：「那兩個自認是峨嵋派的鏢師住在那間房子？」樂如松向後樓一指，黃梅居士直奔前去。那處一連三幢樓房品字排開，樂如松搶先一步，向左側那邊子望進，但見兩張牀子都垂下帳子，牀前放一對棉睡鞋。黃梅居士在簷角倒身掛着，看到窗戶張開，他燕子般飛進室裏，手裏短劍挑開帳子，床上棉被祇是假裝有人睡着。他喊出一聲：「來遲了！你快引我到袁爺處去。」樂如松急抽身躍出，兩人飛簷過脊，來到鏢局牆外一幢房子。那座小樓全沒有窗子，就是屋頂也不建水窗。樂如松帶着黃梅居士躍到後院子裏，把井蓋揭開，伸手一挽，隱隱聽到隆隆聲响，壁上那幅泥塑山水畫慢慢移動，露出了一扇暗門。兩人便走進去，走了幾步便是梯級，上面是一房一廳，全無通路，四壁嵌了鐵板。樂如松踏入房裏，當堂後退，口裏喊出呀的一聲。黃梅居士已看到杜致遠夫婦倒在地上，一撫鼻子已沒氣息，體上找不到傷痕。黃梅居士見桌上油燈還未熄滅，便說道：「他們幹了不久，看看有沒有救。」樂如松忙跑回鏢局找救藥。剩下黃梅居士，他把油燈移到地上，細檢一番，看到杜致遠夫婦的天靈都有一個小穴，但沒有血流出，他便暗暗搖頭叫苦。這時樂如松已把藥拿到，黃梅便道：「救不來了，他們是被『鐵念珠』貫穿腦子的。魔王手下有個頂厲害的『鐵指禪陸虹』，來的定是他。這人是天山派無塵道人的弟子，宮裏算得一流俠士，這樣，那萬剛便是他的化名了。」黃梅又着樂如松到梯級照視，果然看到另有兩顆足印。樂如松道：「那麼，他們連機關也先探到了？」黃梅居士便道：「可不是嗎！他們混跡鏢局將近一年，什麼查究不出，祇怪你和林玉失察便了！」樂如松便領着黃梅居士走到屋前叩門。一會，有個老媽子睡眼惺忪地出來開門，樂如松一見便問道：「樓上出事了，無愁小官人去了那裏？你快說出來！」老媽子驚惶着答道：「小官人前天出了痲疹，因此帶了他到外婆家裏。」黃梅居士聽了，忙吩咐樂如松道：「事不宜遲，你立刻取到了無愁公子，交到滄州盤龍掌印那裏。」他說了就在屋裏修了兩封書，一封寫給盤龍，一封交給王維揚和陸元華，着他兩人今後負起保護袁無愁的責任。樂如松不敢怠慢，即晚問明了老媽子地址，把袁無愁這孩子取出，化裝北上。（未完）